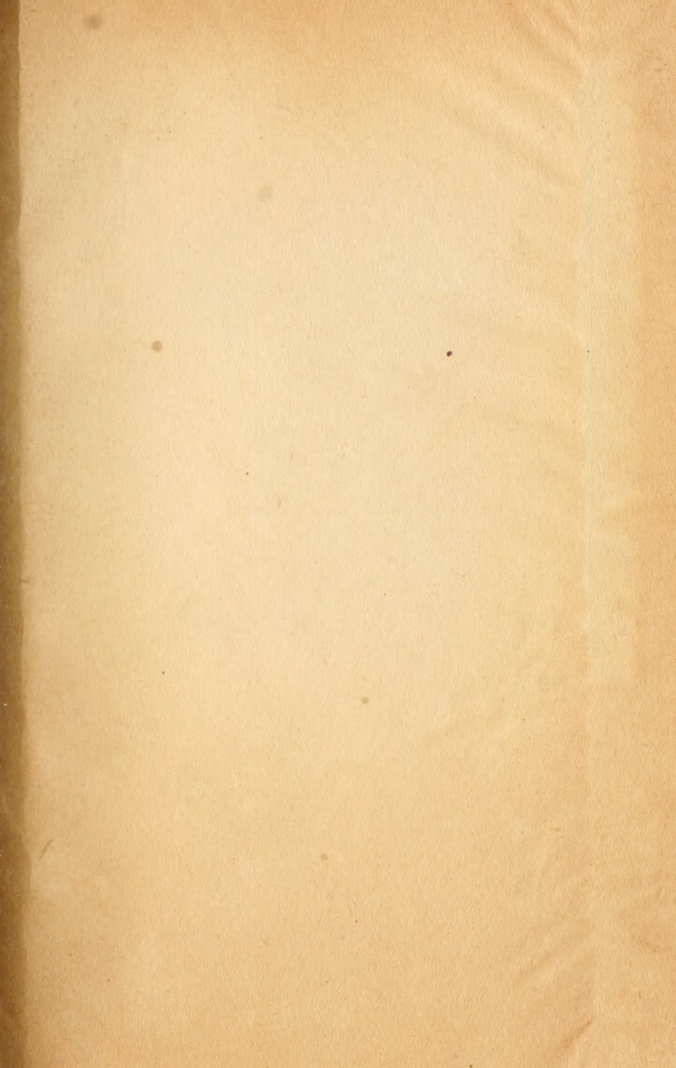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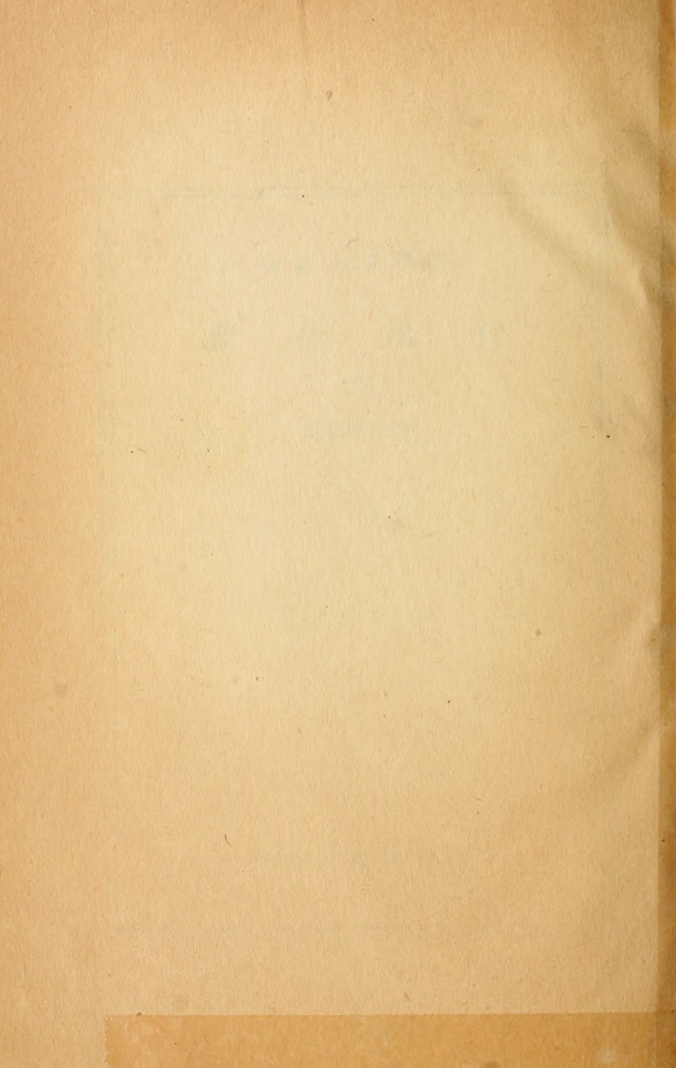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叢書
行水金鑑
四






LIBRARY
JUN 12 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九

河水

邳、睢、靈、三州縣．黃河北岸．上自徐州交界起．下至宿遷縣交界直河口止．計程八十二里零．係邳州境．蓄蕞云．州在淮安北四百五十里．州志云．黃河舊繞半戈山北．崇禎末．改流羊山之南．水勢散漫．沙墊底高．於是青墩營．張家灣．大壩等處．屢報口決．而邳歲受河患．本朝康熙七年．河水泛溢．全城盡沒．自此積爲巨浸．己巳春天子南巡．所在問民疾苦．允邳民前奏．發帑金四萬三千兩．改建州城於艾山．艾山之前爲小山．山下爲城．黃河在舊城南．自彭城．歷呂梁．由睢寧界．至五工頭迤東．始入邳境．流四十里．接阜河．抵宿遷縣界．清水河．即舊黃河．南岸屬睢寧．北岸屬邳州．順治初．塘池壩塞．始由今河．而清水河猶存其跡．在舊城護城隄南．董家堂北．是也．河防雜說云．邳州南去離城五里許．有小山一座．高不過十丈，然係礓石．最爲堅硬．名曰象山．其山原在大河南岸．前此河直之時．離山尚遠．近年上流河勢逐漸南徙．大溜直搗山根．山堅而硬．不能衝塌．竟成兜水之形．水原向東南而行．因被山阻．反折而往西北．以致上流南岸．既生戴家樓一險．而下流北岸．又生塘池大壩一險．上年於塘池大壩之下．又生羊山寺前一險．費料甚多．究皆象山兜水之所致也．仍須於南岸使之暢流．其險自然稍平矣．邳州治城．在黃河北岸．緊臨大河．向稱富庶之區．然地勢甚窪．是以康熙七年．河流泛漲．全城陷於水底．廬室盡漂．田畝俱浸．人民四散．僅存一二百家．棲息護城隄上．隄外里許．有埽工一帶．通長五百七十餘丈．所謂董家堂險汛也．自十八年以來．西堵花山決口．北築唐宋山．并運河隄工．于是州城附近方四五十里．約有田數千頃．皆可耕種．但董家堂埽臺卑矮．埽臺之內．又係積水深坑．取土一擔．往返數里．每夫窮日之力．不過挑土十餘擔．二十一年伏秋．岌岌有潰之勢．二十二年春夏兩季．竭盡人力．僅僅加高二尺．而伏秋之水．亦復加長二尺．又幾幾漫溢．百計搶救．方保無虞．此亦當設法加幫．以防非常也．黃河自睢寧南岸韓家莊．折而向北．直搗邳州．北岸五工頭堤工．遂成險汛．其來已久．此工長二百餘丈．歲歲修防．與董家堂相等也．

黃河南岸．上自徐州交界起．下至睢寧縣．蓄蕞云．在淮安府西三百九十里．黃河自縣西北七十里．自徐州界入縣境．睢水自宿州．靈璧．東流而下．入睢寧界．歷孟山潼郡．至子仙鎮．經堤頭．過廟灣．繞縣治後．再東．抵高作．耿車．而盡於小河口．入黃河．自天啓二年．崇禎二年．黃河衝決．故道遂湮．今小河自孟山東下．歷縣治南界．由找溝而東南．入祠堂湖口．俗之所謂小河者．即昔睢水也．泗水合沂水．歷睢治．經小邳．入於淮．所傳沂泗交流是也．因黃河南徙．遂合

爲一・而沂泗之名・亦不存矣・交界衞工頭止・計程二十二里零・係靈壁縣境・蕃蕞云・在鳳陽府東一百二十里・有磬石山・禹貢・泗濱浮磬・卽此・北爲黃河與睢寧縣接界・河防雜說云・靈壁隄工在在窪區・從前每多漫缺・大爲歸仁隄・高家堰・清水潭等工之害・康熙二十二年大漲・堤頂僅高水面一二尺有奇不等・且萬頃汪洋・風浪不時・大爲可畏・亦須一律加高・約以六尺爲度・并加僉排樁・庶可禦風浪而無虞矣・靳文襄公治河書云・自徐州界房村起・至睢寧界賈家灣止・三十里地勢甚卑・而張寒二堡尤窪下・形兜灣・築堤輒圮・蓋地窪則水積・形兜則囊水也・而風濤難禦・因於瀕河高處築子隄一道直接峯山・以暫捍漫溢・而於子隄之內・大隄之外・開小河一道・於清涼寺建涵洞數聯・以引黃・計十年之後・窪地皆可淤高・此後堤工既易築・亦易保矣・然涵洞雖建・必須着兵夫常川看守・修其圮壞・通其壅積・以放黃入淤・否則洞亦空建・或以此地去十數里・可無大虞・然地卑易衝・民田交錯・司河者能無慮乎・

上自靈壁縣交界衞工頭起・下至宿遷縣交界古堤頭止・計程一百里零・係睢寧縣境・設有邳睢靈壁河務同知一員・管理修防・其汛三・曰靈壁縣汛・睢寧縣汛・邳州汛・

靈壁縣汛・自徐州交界起・至睢寧縣交界衞工頭止・縷隄長三千九百四十八丈・康熙二十三年修築・

自徐州交界撑堤起・至龍虎山止・臨河子堤長二千六百八十四丈・內接徐州子隄長七百七十四丈・係民築・其一千九百一十丈・康熙二十四年修築・徐靈交界處・縷堤與子堤不同・縷隄在謝家樓之西・子堤在墨家口之西・

墨家口工・康熙三十年舊隄塌斷・復築小堰・猶恐卑薄・不足以捍禦・口西有民築撑隄一道・長一百一十六丈・康熙四十年・令河兵加幫・以防墨家口出水・不致倒灌張寒二堡・張寒二堡・卽在謝家口地方・最爲窪下・向來常常漫缺者也・

睢寧縣汛・自衞工頭起・至峰山四閘止・縷隄長一千三百四十五丈・康熙十七年創築・內自龍虎山、至峰

山共閘四座。康熙二十四年建以洩異漲之水。流入孟山等湖。河防雜說云・睢寧縣黃河南岸・舊有遙隄・卑矮不堪・而清水口一帶・內係窪區・而外有積水・如黃河風浪搏擊・最爲危險・歲修之費・每苦不貲・康熙十八年於峯山龍虎山上下・創築縷隄數千丈・包清水口積水於隄內・然後挖開舊遙隄・撤乾積水・變成膏田數百頃・睢民賴之・今則全河歸故・新築縷隄尙屬卑矮・亦當按水跡一律加高也・

自峯山四閘起。至武官營止。縷隄長三千二百一十一丈三尺。康熙十七年創築。上兩隄、內有遙隄長三千二百五十丈。今廢。

武官營子隄。長七百四丈。康熙二十四年舊縷堤塌斷復創築。

武官營大月隄。長三千一百三十四丈。康熙二十四年修築。康熙三十年間。武官營險極。曾於月隄之中。又築重堰未竣。而北岸沙灘開空引河告成。河流北徙。其工遂廢。

自武官營起。經朱家樓、王家堂、至佘家堂止。縷隄長二千四百二十三丈。康熙二十三年修築。

朱家樓前格隄。長五百三十五丈。康熙二十四年創築。

王家堂歲修險工。長三百一十一丈五尺。康熙三十八年秋漫缺七十四丈。賠修新隄卑薄。三十九年口題明動帑重修。又撥令河兵於漫口西頭建挑水壩一座。東頭、建迎水壩一座。不使水衝新隄。又幫築兩壩埽臺。共長五十五丈。加寬二丈。始足防禦。

王家堂舊月隄長一千六百丈。前被水衝殘。康熙三十九年、撥令河兵修築。

自余家堂起．至戴家樓止．縷隄長一千九百丈．康熙二十三年修築．

戴家樓歲修險工．長三百四十丈．舊有月隄長五百九十三丈．康熙三十八年加幫北段二百五十五丈．又另築南段長八百四十丈．自戴家樓起．至韓家莊止．縷隄長二千八十二丈．康熙二十二年修築．韓家莊月隄．長一千一百一十丈．康熙十七年創築．河防雜說云．戴家樓一帶大河．去隄原遠．乃近年逐漸南徙．竟成極大險工．今須用長樁大埽．徹底鑲護．又須多築壩臺．迎溜抵禦．始保無虞．自董家堂折而歸南．至睢寧南岸之韓家莊河．離隄根原不過數十丈．上流花山決口未堵之前．大河水勢緩而且少．是以未遽成險．及康熙十九年．花山堵塞．全河歸故．水急溜大．直搗隄根．彼時飛集料物．儹下大埽．隨機鑲套．始得保固．今已成最險之工．必須歲歲修防．無一勞永逸之策也．韓家莊月隄．一千一百十丈．蓋緣全河大溜頂衝而來．勢甚勇悍．不得不築月隄以障之．又上自韓家莊埽工東頭起．下至宿遷縣界止．隄工長六千一百九十餘丈．此係民工．甚屬卑矮．必須加幫．以防異漲．

自韓家莊起．至古隄頭宿遷縣界止．縷堤長六千一百四十一丈五尺．康熙二十三年修築．靳文襄公治河書云．睢寧之境．盡於南岸．險工三．一曰王家堂．一曰戴家樓．一曰羊山寺．河自鯉魚山．峯山兩崖中．建瓴而下．南北衝突．三處皆頂衝也．

邳州汛自徐州界起．至廟山止．縷隄長二百二十三丈．康熙十七年創築．內有舊格堤．

自綿山起．至拐山止．格隄長二百一十九丈．康熙十七年創築．

馬家山格隄．長一百九十五丈．康熙十七年創築．

自劉家寨起．至劉家店止．縷隄長三百四十丈．康熙十七年創築．

自豐山起．至青羊山止．縷隄長一百八十三丈五尺．康熙十七年創築．

自青羊山起至塘池舊遙隄中間止縷隄長一千八百六十二丈康熙十七年創築自青羊山至舊遙隄頭有隄今廢

塘池搶修險工長九十一丈柳園頭搶修險工長七十四丈兩工相連共長一百六十五丈　塘池月隄長四百一丈康熙三十六年創築

自塘池起至羊山寺前止縷隄長四百九十二丈康熙十七年修築　羊山寺前歲修險工長二百七十八丈

自舊遙隄中間起至羊山寺西止遙隄長五百二十一丈康熙十七年創築羊山至牛戈山有隄今廢

自羊山寺前起至董家堂頭壩止縷隄長一百一十四丈康熙十七年修築羊山寺東有格隄格隄南頭又有橫堤今俱廢

自董家堂頭壩起至馬船幫止歲修險工長六百二十一丈

自馬船幫起經宋家莊至五工頭止縷隄長一千一百九十二丈五尺康熙十七年修築　邳睢廳署前有撐隄長九十八丈康熙十七年創築今居民鱗集已爲街市又自邳睢廳署前起至五工頭西止有隄又自前隄中間起至戚字堡月隄頭止有舊遙隄今俱廢

宋家莊搶修險工長九十八丈

自五工頭起。經戚字堡、至舊遙隄頭止。縷隄長八百四十五丈。康熙十七年修築。

戚字堡歲修險工。長一百一十九丈。康熙四十年置鐵犀一座。於工上鎮水。

戚字堡險工。因對岸沙灘日長。逼溜頂衝。康熙四十年。遵旨取直。於南岸開空引河。長五百七十丈。分殺水勢。今已成河。

戚字堡西撑隄。長七十八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築。又月隄長四百四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將舊遙堤改修。

戚字堡東有舊遙堤。今廢。

自舊遙堤頭起。至沈家堂止。縷隄長九百五丈。康熙十七年創築。

自沈家堂起。經青墩營、姚家莊、三官廟、至直河口宿遷縣界止。縷隄長二千四百五十三丈九尺。康熙十九年創築。

青墩營搶修險工。長七十七丈。姚家莊歲修險工。長一百三丈。三官廟歲修險工。長二百二十二丈。三工相連。共長四百六丈。　青墩營、姚家莊、三官廟三工埽臺。康熙三十八年。雖經修築。長三百八十八丈。頂僅寬三丈三四尺。四十年。撥河兵重修。新舊頂共寬六丈有餘。足資捍禦。　青墩營、姚家莊、三官廟、共月隄長六百四十丈。康熙三十六年創築。

靳文襄公治河書云。邳州之境。盡於北岸。險工四。曰塘池大壩。曰羊山寺。曰董家堂。州旣去舊治。移寓城南隄。其南里許卽董家堂。乃剝膚之處也。曰五工頭。在治東南。河防雜說云。邳州北岸隄工。因有險汛相隔。分爲五段。第一段工。上自徐州界起。下至鯉魚山止。計長八百三十餘丈。第二段工。上自鯉魚山起。下至塘池險工止。共長三千六百七十餘丈。第三段工。上

自塘池險埽工迤東新堤頭起・下歷羊山寺至董家塘埽工西頭止・共長五百七十餘丈・第四段工・上自董家塘埽工東格隄起・下至五工頭埽工西頭止・共長九百九十餘丈・第五段工・上自五工頭埽工東頭起・歷青墩營・至宿遷工界止・共長四千二百三十餘丈・皆係康熙十七八兩年・動帑新築之工・十九年以前・大河去隄甚遠・至二十年・忽然北徙・直衝隄根・況其中地勢甚窪・半為鍾水之區・乘風撞擊・設或破隄而過・則黃流隨躡其後・為害不可勝言・所以年來屢用幗埽・百計護隄・頗為費料也・今須於頂衝要處・多築壩臺・埽工要處・並簽排樁・餘俱加築高厚・設遇意外之漲・有備無患矣・又於徐州界起・至廟山止・綿山起・至拐山止・各築格隄一道・此兩處皆係山澗深溝・設或縷隄有失・則建瓴之勢・北瀉堪虞也・又於羊山寺東至西・築遙堤一道・防其北流・羊山寺南・築格隄一道・障其東注・如此・不惟邳州民祉可安・而邳宿運河・亦保無虞矣・

宿遷縣・薈蕞云・在江南淮安府西二百四十里・有馬陵山・去舊治北二里・其山高聳・為一邑雄觀・本朝總河靳輔・大興河工・鑿山洩七十二道山河水・設橋於上・以通行人・舊治西北一里・曰靈傑山・馬陵之餘脈也・前阻黃河・濟、汶、沂、泗、諸水合流・自直河入境・經流小河・以會黃河・自古城入桃源縣界・有侍丘湖・周圍三十餘里・水由草狠溝入河・有上泊水湖・由武家溝入河・黃河南岸上自睢寧縣交界古隄頭起・下至桃源縣交界白洋河鈔關口止・計程六十三里・北岸自邳州交界起・至張莊運口止・又自吳家墩起・至桃源縣交界止・計程共七十八里・屬宿虹河務同知管轄・其汛四・南岸曰蔡家樓汛、陳家道口汛・北岸曰攔黃壩汛、大古城汛・

蔡家樓汛・自睢寧縣交界起至徐家灣西張王廟止・縷隄長六千三百五十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蔡家樓歲修險工・老隄頭歲修險工・二工相連・共長三百五十丈・

彭家堡歲修險工・長一百四十二丈・

蔡家樓墩郎廟月隄長二百九十五丈・老隄頭月堤長四百三十九丈・彭家堡月隄長八百七十五丈・俱康熙十八年創築・又三工總大月隄長二千一百九十六丈五尺・三十八年創築・

陳家道口汛。自張王廟起。至桃源縣交界止。縷隄長五千一百一十七丈九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徐家灣龍門搶修險工。臨河堤、長一千二十一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陳家道口歲修險工。舊長九十一丈五尺。又坍塌河崖二十五丈。共長一百一十六丈五尺。
陳家道口月隄。長九百五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築。
攔黃壩汛。自邳州交界起。至張莊運口止。縷隄長五千九百一十六丈。
自邳州交界起。至皁河石磡迤西止。縷隄長二千四百八十五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朱家莊舊險工。今河溜南徙。堤外沙淤。停修。
朱家莊月隄。長五百二十三丈一尺。康熙三十六年修築。
皁河攔黃壩西堤。長二百四十九丈六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築。攔黃壩臨河隄。長三十六丈五尺三十六年修築。內歲修險工。舊長八十四丈五尺。新生七丈五尺。
攔黃壩東隄。長二百二十九丈三尺五寸。康熙三十六年修築。
攔黃壩迤裏攔運河隄一道。長三十九丈。康熙三十六年創築。
自攔黃壩東隄起。至張莊運口止。縷隄長三千四百三十一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大古城汛。自宿遷縣西門吳家墩起。至桃源縣交界大古城止。縷隄長八千一百五十八丈五尺。康熙九

年創築。

蕭家渡舊決口戧隄長八十五丈。康熙三十六年幫築。

朱家堂舊減水壩基長一百一十三丈四尺。康熙三十六年拆壩創築。

楊家莊舊決口戧隄長七十八丈。康熙三十六年幫築。河防雜說云。黃河自宿遷以下旁洩。方有入海之途。而自宿遷至清河縣。黃淮交會之處。計程一百八十里。其間舊堤未嘗不高也。祇因河底屢墊。故河灘亦隨之墊高。河灘既已墊高。則堤工每被淤沒。是以覺其低耳。然從堤外河灘而觀。則覺其低。而由堤內民地而觀。則巍然高峻。外高內窪。故凡有漫決。卽成建瓴之勢。理固然矣。此一百八十里堤工迤北之地。在宿遷不過十分之三。桃源約有十分之五。淸河約有十分之七。沭陽、海州、則全在其中。此各州縣地畝原極卑窪。非地窪也。河高而祇覺其窪也。故每遇隄工潰決一次。則民地亦漸漸淤高。楊家莊未決之前。止有桃源北岸之地。被新莊口。七里溝、黃家觜等各決口之水淤高。其自徐昇壩迤西十里許起。歷崔鎭、古城、楊家莊、朱家堂、蕭家渡。以至宿遷。計程一百里。近隄一帶。全係水田。不可以耕。而遠隄去處。亦莫不低窪停水。自楊家莊潰決之後。大溜經行四載有餘。朱家堂以下。俱行墊高。朱家堂以上十餘里。尙屬卑窪。迨蕭家渡一決。而宿遷附近。亦俱墊高。總之前此水田。今則皆成高亢之區。其減水壩分洩之水。自有河形。流歸大海。不致淹田。且再經數年之後。凡有未墊之窪地。亦可逐漸淤高。此所以楊家莊埽工一百六十餘丈。蕭家渡埽工九十餘丈。不可不堵築堅固也。

溫州廟舊減水壩基長三百二十七丈五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河北鎭下灣搶修險工。挑水壩三道。其第一第二道。康熙三十六年築。第三道四十年築。第二第三道俱搶修。河北鎭險工戧隄長二百三十六丈八尺。康熙三十六年幫築。河北鎭月隄長九百七十八丈八尺。康熙三十八年創築。

自卓家莊起至大古城桃源縣交界止。縷隄長一千六百二十六丈。康熙三十六年修築。

大古城歲修險工長一百一十四丈。

宿遷黃河北岸上自張莊運口起。下起矮隄頭止。計程一十一里。屬宿桃中河通判管轄。

臨黃縷堤自張莊運口起。至駱馬湖口西裹頭止。長一千九十一丈五尺。又自駱馬湖口東裹頭起。至攔馬湖砂礓嶺迤上矮隄頭止。長九百八十三丈二尺。俱康熙三十八年捐工人員承修。薈蕞云・府縣志・駱馬湖去宿遷治西北十里・由董家溝、陳瑤溝、以入運河・河防雜說云・自宿遷縣城西北起・一帶連山・約行九百里・至山東歷城縣地・始見平陽・再西北二百里・至德州城南・名黃河涯・乃宋朝以前老黃河故道也・黃河北行・則必過歷城西北・南行則必出宿遷東南・然後有歸海之路・自宋神宗十四年・黃河南徙由汴河東南・奪淮入海・歷今六百餘載矣・北道壅塞多年・盡成田廬・久已不可復問・至今日而求黃河之故道・卽會淮入海之道也・但黃河自星宿海發源・其派原大・僉以山陝河南萬山之水・合流而來・每至不可測量・從前雖百計隄防・而隄高水亦高・常被漫潰・一經漫潰・則水盡旁洩・正河淤墊・運道不通矣・是以爲今之計・不得不建減水壩・以洩其非常之勢・俾保隄工・以全運道而衛民生也・然上流碭山之毛城鋪・徐州之大谷山・邳州運河之萬家莊・馬莊集・以及[illegible]兒窩之各減水壩・不過暫分其怒漲之勢・其水仍歸黃河・若徑洩入海之壩・則自攔馬湖始・康熙二十二年・伏秋異漲・皆賴此壩宣洩・得以保全各處隄工・其所洩之水・俱入宿遷侍丘湖・歸楊家莊決口迤下舊河形內東北入海・至此壩先則清黃並洩・自黃水消落・河邊拄口斷流・止洩駱馬河清水・壩係五座・內兩傍高底減水之地・計寬一百八十餘丈・中央深河洩水之地・計寬十八丈・蓋爲蕭家渡初合龍門・求其分洩・故用此中央之深河也・今蕭家渡合龍已經一載・下流黃河・俱經漸加寬深・不必更留深河・相度籌維・將中流挑土實塡・另於兩旁添造高底橋壩一百丈・以待他日異漲可也・

駱馬湖口竹絡石壩一座。康熙四十年題准修建駱馬湖口迤東臨黃外口險工搶修。

臨黃外口迤東石閘一座。康熙三十九年修建。

石閘迤東攔河大壩。長十六丈。康熙三十七年築。靳文襄公治河書云・宿遷南岸險工四・一曰蔡家樓・一曰彭家堡・一曰徐家灣・一曰白洋河草壩・北岸險工三・一曰朱家堂・一曰楊家莊大壩・并遥水壩・一曰古城・諸險之中・朱家堂逼近運河・尤爲險要・河防雜說云・康熙十六年以前・黃河大溜・緊貼宿遷南岸白洋河鎮市而行・是年楊家莊潰決・今河北瀉・勢不可遏・從此歷年以來・每多水患・若

一面改挑引河．又築大磯觜埽壩臺一座．逼水全歸引河．而白洋河鎮．自無水患．但此壩逼臨大河．欲保無虞．又須築格隄一道．約長七八十丈．此亦工之不可緩者．

歸仁隄．在宿遷縣黃河南十六里．始於明嘉靖間．所以捍睢水、湖水、及黃水、使不得南會於淮．而又遏睢水、蓄叢云．括地志．睢水首受浚儀縣浪蕩渠水．東經臨慮縣入泗． 今一統志稿曰．睢水、汴水之支流也．今自河南陳留縣東北．與汴河分流．經永城縣南．而入徐州碭山縣界．下流至邳州宿遷縣東南．而會於泗．謂之泗口．亦曰小河口．以睢水亦兼小河之名也．漢志．睢水歷郡行四千三百六十里．今經流多爲大河所奪．按河南通志．開封府下．睢水在陳留縣東北四十里．又名隄河．合小黃河東流．經、杞、睢、寧陵達於徐．彰德府下睢水．在夏邑縣南二里．經永城縣合沙白二水．達於宿州．宿州志云． 睢河在州北二十里．源出河南夏邑白河．東流經州之符離．會泗水．入淮．夏邑與永城接壤．然則睢水無二源也．湖水使之幷入黃河．助其衝刷也．歷年隄工廢棄不修．致祠堂湖一帶、連決七口．盡諸水而注之淮河．以爲高堰害．幸我皇上審悉形勢．知其緊要．詔令興修．隄工既完．又開引河．引諸水至桃源老隄頭出．以達於黃．又慮黃水消長靡常．於歸仁隄建閘三座．於老隄頭建閘二座．黃水大、則閉老隄頭閘．開歸仁隄閘．以放水入淮．黃水小、即閉歸仁隄閘．開老隄頭閘．以引水刷黃．節宣有制．可以垂久遠而無弊矣．舊屬宿虹同知管轄．今新開引河在桃源境者．屬桃源同知管轄．

歸仁集西烏鴉嶺土隄．上自虹縣屬鳳陽府交界起．下至歸仁集石工頭止．計長五百九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歸仁隄舊石工．上自歸仁集起．下至五堡格隄頭止．計長三千八十八丈六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砌．其內土隄．四十一年重修．

五堡迤上雙金門閘三座。西曰利仁。東曰歸仁。中曰安仁。俱康熙三十九年建。五堡舊減水壩。於二十三年被水衝決。四十一年堵塞。

歸仁石工東舊隄。上自五堡起。下至桃源縣交界止。長三千七百五十七丈。康熙三十九年修築。內自五堡迤下起。至九龍廟止。石工長一千一百丈。三十九年創砌。其下自九龍廟起。至桃源縣界止。卽作新開引河之南岸束水隄。　格隄。自五堡起。至便民閘止。長二千七百二十五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便民閘。係十九年建。

引河自九龍廟起。至桃源縣境老隄頭黃河邊止。計長三千七百丈四尺五寸。在宿遷境。長三百五十七丈七尺五寸。在桃源境。長三千三百四十二丈七尺。康熙三十九年挑挖。

桃源境引河南岸束水隄。接宿遷隄起。至老隄頭黃河邊止。長一千四百六十二丈。康熙三十九年創築。

　引河北岸束水隄。自格隄三堡起。至桃源縣黃河邊止。計長三千七百七十六丈七尺。在宿遷境。長六百八十三丈。康熙三十九年創築。在桃源境長三千九十三丈七尺。內五百九十五丈。係舊隄重修。其二千四百九十八丈七尺。係創築。

宿遷境北岸束水隄。內小石閘一座。通運料小河之水。康熙四十一年建。

桃源境老隄頭出水閘一座。曰祥符閘。又月河小閘一座。曰五瑞閘。俱康熙三十九年建。月河長九十六

丈九尺。三十九年開空。

引河口門束水橫隄長四十丈。內草壩一座。俱康熙三十九年建。

康熙三十八年七月初十日。上諭看圖內將歸仁隄便民閘等口。俱已堵塞。其毛城鋪以下各口。尚未堵塞。卽將此處堵閉。則毛城鋪等口所出之水。由何處洩去。必致於散漫各處。民受大害。所關甚屬緊要。此處宜速籌一策。 三十九年九月初十日。總河張鵬翮摺奏。康熙三十八年七月初十日。上諭云云。到前河臣于成龍查勘。於四堡空引河。由胡家溝出黃水。尚未估計。臣到任後。率同部員廳縣等官相度形勢。胡家溝迤東地勢頗高。恐引水不暢。且地係沙土。難以建閘。復於八月初十、二十四等日。率同道廳等官。再加查勘。挑空引河之處。在於涵洞口起。至老隄頭迤東出黃河。地勢低窪。打量水平。黃河崖地平。比黃河水面高五尺五寸。縷隄外地平。比隄裏地平高三尺。舊河崖地平。比舊河水面高一尺七寸四分。通平牽算。湖水比黃水高七寸六分。自涵洞口起。至黃河邊止。共長四千八百五十丈四尺。內自涵洞起至九龍廟止。見有舊河一道。計長一千二十七丈九尺。河身深窪。不必挑浚。唯有舊河起至黃河邊止。應挑引河。長三千八百二十二丈五尺。估挑面寬十丈。底寬四丈。深八九尺一丈不等。應於黃河縷隄出水之處。建造石閘。又於臨河之處。建築草壩。隨時啓閉。以防黃河倒灌。再加歸仁隄五堡。建磯心石閘。若遇黃水異漲。則閉黃河縷隄之閘。將此五堡之閘開放。以洩湖水。不致漲裂隄身。於引河南北兩岸。築束水隄。並

補築九龍廟舊隄缺口七處．加砌石工．使水不致旁溢．如此引河開成．則洩歸仁隄之水出黃河．可以衝刷河身．可以保護民間田廬．不致淹沒．又使此水不盡歸洪澤湖．可以減高堰水勢．但事關緊要工程．約需錢糧二十九萬餘兩．微臣不敢擅便．伏乞聖裁．奉旨此事曾屢經面諭于成龍．最爲緊要．乃于成龍性偏．未行詳看．遷延時日．以至於今．觀張鵬翮所奏．甚爲合理．此事所關至要．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行詳議具奏．趁今年黃河水小之時．興工毋誤．圖幷發九卿會議具覆．奉旨依議速行．以上俱張文端治河書．

史蘱歸仁隄考曰．歸仁隄．堧黃淮．界桃宿．與高堰相表裏．蓋高堰爲淮揚之長城．而歸仁隄又高堰之屏障也．其上流來源自徐溪口．歷蕭縣．靈璧等處．二百餘里．合永堌姬村湖水．由宿遷之符離溝．經邳之睢河．而匯於皐子．白鹿等湖．從白洋河東西兩溝．入黃河．黃之泥沙．得此而汰．故俗亦名汰黃隄．河防一覽．謂本隄所以捍禦黃水．睢水．湖水．使不得南射泗州．並攻高堰．而又遏睢水．湖水、併入黃河．益助衝刷．關係最重大．然其櫜籥．則又在小河口之通塞．蓋小河通．則睢湖諸水徑入黃河．而歸仁之水減半．其藩籬則又在耿車時兒灘一帶之隄．蓋此隄高厚堅固．則睢水不得漫入皐子等湖．而河常通矣．故上自高原．下至時灘．皆當接築長隄．歲加修守．蓋修守此隄．卽所以守歸仁也．況小河常通．則盧、睢、宿遷．積水得洩．而沮洳漸成沃壤．又舟行徑直．免犯湖險．而小民便於販易．爲地方利．又非淺鮮也．又按盧貽麥堂記云．隄受白鹿等湖水．由白洋河與黃水會．其越小河口者．又上流之支分也．二水既合．直趨高堰．淮揚之民．不爲魚鼈者幾希．隄成．諸水悉由小河故道復入於黃．高堰得殺水勢．而保無衝決．水不旁流．而永無奪河之患．御史徐越修復歸仁集隄疏曰．黃河水勢本強．淮河水力原弱．前人借水以濟運．必欲助淮力得北．而與黃爭先．防阻淮水趨東南．而與湖會．何也．近黃河者有睢水．皐子湖水．其勢甚大．且遇黃河一張．則能與此水相連．倘無隄以攩之．直下而東．則中阻淮水北行之道．淮水半趨而南．其北道者無全力．則爲黃所阻．而不能入河以濟運．其南趨者且匯諸湖之水．漫溢於周橋閘一帶．爲高寶各邑淪胥之患．今議者從事於周橋啓閉．及堅築翟壩傾圮．於水勢．不可謂不審．但淮水有源有委．臣謂當先施力於上流之歸仁隄．然後議及於下流之周橋閘一帶．乃獲有利無害耳．夫歸仁隄．上遏睢水．皐子湖水．使併白洋河出口．以刷董口一帶之沙淤．而爲益於運道．下則兜睢湖諸水．使不得衝入淮流．以阻其勢．復南借周橋、翟壩、過淮水下湖之便．安得不怒激以取路清口耶．淮水全出清口．而兩河治．運道通矣．河防雜說云．宿虹二縣歸仁隄一工．共長六千三百二十五丈六尺．內創工二千七百二十八丈．幫工三千四百八十八丈六尺．防民工一百九丈．皆所以流上灘水．并毛城鋪減下之水．以及碭、蕭、徐、宿、靈、睢、宿遷等．各州

縣雨水・又因黃河之底・自數十年來・節次墊高後・尚未得驟然刷深・誠恐漢水積高・有傷隄岸・是以又建五堡減水壩一座・暫洩異漲・又建便民閘一座・以通行旅・康熙二十二年・伏秋時雨最大之時・五堡減水壩底之上・過水二尺五寸有奇・三教堂便民閘底之上・過水五尺七寸・及用水平將此清水與黃河較之・其黃水面尚高於清水六尺有奇・迨至隆冬・黃水已消七尺有奇・清水僅有其尺許・而清黃始得相平・然不能外洩也・惟將便民閘底改深三尺・閘墻亦加高三尺・一經改深・則上流清水由閘者多・而由五堡減壩者少・再於黃河南岸大隄之內・挑小河一萬八千餘丈・引此水直至清河縣出口・仍歸黃河・則不特分其注高堰之勢・而且可為沿隄運料之資・河邊多栽柳樹・將來采伐・亦易於轉運・不至誤大有益於河防耶・・泗州志云・按歸仁隄・去州治幾二百里・去州境亦近三十里許・自歸仁集迤東・至桃源之于家岡・約長五十七里・此雖虹、睢、桃源等處地界・而實居泗之脊背也・通白洋河・東流與黃水會・其曰小河口者・又上流之支流也・徐邳而下・河身卑窪・以故湖水隨漲隨涸・間漫及泗境・猶為害不甚・自黃水徙蕭縣義安山・合永堌湖水・流入宿州之符離溝・・歷邳州之睢河・與宿虹、白鹿、埠子・藕湖等水・匯為巨浸・由拖犂溝、南流入泗境安河・會淮水為患・一遇伏秋・倒灌小河口・白洋河由歸仁集東・橫闊四十里・奔泓而下・闢後逐年衝決・經蕭、碭、宿、睢、靈、虹、濱河州縣・田廬淹沒彌甚・萬歷二十年・隄東轉北・新接小土隄衝漫・自岳家莊入大橋口・由黃家壩・過六師院・接安河・凡七八十里・俱被淹蕩・居民奔竄・巡按舒公・題改石隄三千餘丈・後相繼增修・自是泗境無患・迄康熙五年・隄久傾頹・水勢衝突・直逼泗境・與高堰平，即淮揚之災益烈矣・夫泗受淮患・三閘閉・既無所疏・歸仁摧・復有所入・彈丸尺土・水上浮漚・三版孤城・中流一葉・幾何不胥而為魚也・康熙十年奉旨修砌・河歸故道・泗可無憂黃・而為今日切膚之憂者・蓋又專在淮矣・



行水金鑑卷第六十

河水

桃源縣。蓄葭云。桃源縣在淮安府西北一百六十里。黃河在治北百十餘步。由淮達海。徐邳泗河之下流。治西六十里。有白洋河。上通汴河。下達黃河。鎮東屬桃源。鎮西屬宿遷。有黃壩新河。萬歷二十四年。分黃導淮。開挑自三義鎮上起。由毛家溝等處。達灌口下海。黃河南岸上自宿遷縣交界白洋河起。下至清河縣交界駱家營止。計程八十八里。北岸上自宿遷縣交界古城起。下至清河縣交界駱家營止。計程八十二里。設有桃源河務同知管轄。其汛四。南岸曰煙墩汛、龍窩汛。北岸曰九里岡汛、磯觜汛。

煙墩汛、臨河堤。上自宿遷縣交界白洋河鈔關口起。下至舊縷堤止。長一千四十一丈。康熙十九年創築。

白洋河舊縷堤。自宿遷縣界起。至臨河堤頭止。長七百六十丈。康熙十七年築。今廢。

自臨河堤頭起。至煙墩舊險工東頭止。縷堤長七千二百九丈六尺。康熙十七年創築。內四千四百二十六丈六尺。三十六年加幫。

自半邊店起。至熊家莊止。縷堤長八百三十丈。康熙四十年修築。半邊店、一名野飯店。河防雜說云。自宿遷以至白洋河。四十里之間。兩岸堤工。離河俱不甚遠。加以蕭家渡、徐家灣、楊家莊、三大工。埽臺緊貼河邊。束水太急。若下流再不稍爲寬縱。則必有疎失之虞。是以白洋河迤下。南岸堤工。不築於近河。而直與築於離河七八里之外也。但築堤之處。其地高低不等。內有謝家窪、野飯店等、窪區數十丈。最危最險。二十二年已經全釘排樁。本年伏秋異漲。賴此樁工護土。不特堤無損傷。而堤外窪灘。俱淤高三四五六尺不等。業已改險爲平。此又皆遙堤之功也。

煙墩、歲修險工、舊長二百五十八丈、康熙四十一年、東頭新生險工一百五丈、此工近來對岸沙嘴日長、逼溜南射、以致加險、四十一年閏六月間、大水暴至、舊埽衝盡、堤土坍卸、亦幾無餘、臣督率河員晝夜搶築、不數日而戧堤成、以次下埽、畢復幫築、埽臺長三百六十丈、又於對岸開引河長五百九十二丈、以殺水勢、又煙墩迤東舊有護城堤長五百七十丈、今加幫高厚、又接築六百一丈、共長一千一百七十一丈、爲煙墩之月堤、以資防禦、以上俱張文端治河書、

煙墩險工、於康熙四十二年皇上親閱、在於大王廟東、指示建築挑水壩一座、長十五丈三尺五寸、寬五丈、發帑遣官建築、桃源廳治河事宜册、

龍窩汛、自煙墩舊險工東頭起、至駱家營清河縣交界止、縷堤長七千七百四丈八尺、康熙九年創築、內自煙墩舊險工東頭起、至高家灣止、三十八年加幫卑薄處、自高家灣起、至駱家營止、四十年加幫卑薄處、

張家莊、歲修險工、舊長四百三十丈、康熙四十一年、又新生險工五十四丈、此工於三十五年七月間、漫缺三百五十二丈、是年堵塞、四十一年閏六月間、異漲之水、復於張家莊之下顏家莊、漫缺八十餘丈、至十月間堵塞、張文端治河書、

龍窩張家莊險工、於康熙四十二年、皇上親閱、指示建築挑水壩一座、壩臺長二十七丈三尺、壩身出水

長十丈。寬八尺。發帑遣官建築。桃源廳治河事宜册。

張家莊北岸顧家灣引河。長九百二十丈。康熙四十年開挖。

談家莊、歲修險工。舊長二百七十丈。康熙四十一年。又新生險工五十丈。康熙四十年置鐵犀一座以鎮水。四十一年創築月隄。長六百一十六丈。又加幫埽工尾縷堤。長一百二十丈。

九里岡汛自宿遷縣交界起。至河北鎮止。縷堤長八千一十二丈五尺。康熙三十六年修築。歲修險工長三百二十三丈三尺。埽臺長三百二十八丈。康熙三十八年加修。張文端治河書。

九里岡險工。於康熙四十二年。皇上親閱。在於大王廟東。指示建築挑水壩一座。長九丈八尺。寬四丈。分帑遣官建築。又於四十四年。聖駕南巡回鑾。指示舊龍門處建壩二座。第一座長十四丈。寬五丈。第二座長十三丈。寬五丈。桃源廳治河事宜册。

崔鎮石壩一座。康熙三十二年閉塞。

徐昇石壩一座。康熙二十五年閉塞。

上渡口歲修險工。長六十丈。壩臺長二十八丈四尺。康熙三十八年加修。

磯嘴壩汛自河北鎮起。至清河縣交界止。縷堤長六千八百二十九丈一尺。康熙三十六年修築。內馬家莊一段。長四百四十丈。三十八年又加幫。

七里溝磯觜壩歲修險工。長五十七丈。

支河石壩一座。康熙三十二年閉塞。

新莊口排樁工。長一百四十丈。康熙二十七年建築。

三義石壩一座。康熙三十二年閉塞。

三岔歲修險工。舊長一百一十九丈。康熙四十一年又新生險工長二十丈。

三岔險工壩臺長二十四丈。康熙三十八年加修。張文端治河書。

半路劉險工。於康熙四十二年皇上南巡。在於上水頭頂衝處。指示建築挑水壩一座。長五丈。寬八丈。上下雁翅各長八丈。分帑建築。桃源廳治河事宜冊 新文襄公治河書云。桃源南岸大險工三。曰烟墩。曰龍窩。曰李家口。北岸險工五。曰九里岡。曰上渡口。曰七里溝雞觜壩。曰新莊口。曰三岔。河防雜說云。桃源縣南岸李家口一工。向來溜走堤工。祇因北岸七里溝新莊口。楊家莊等工。相繼潰決。大溜北潙。是以不爲修防。今河歸故道。此工險倍平時。若挑引河一道。并築挑水壩一座。相機修守。自可永保無虞矣。

清河縣。薈蕞云、清河縣。在淮安府西五十里。河去縣一里。縣西三十里有三汊河口。泗水至此。分爲大小二清河。大清河。經縣治東北入淮。俗稱老黃河。今湮。其小清河。於縣治西南入淮。即今之清口也。但舊日泗流清於淮。故名清河。至宏治初。黃河從徐邳入本河。而水愈濁。遂爲黃河矣。黃河北岸上自桃源縣交界駱家營起。下至山陽縣交界泗鋪溝止。南岸上自桃源縣交界吳城薈蕞云。吳城去清河縣治南三十里。在大河之涯。東西有二城。相隔五里。宋紹興三年。罷楚州吳城縣爲鎮。自此城廢。起。下至山陽縣交界季家淺止。

山陽縣。薈蕞云。山陽縣。即淮安府治。東北至草灣黃河二十五里。北至老壩口黃河三十餘里。西北至清口六十里。東至海口二百三十里。黃河自汴至徐。經邳、宿、桃源三義鎮入口。由毛家溝。抵清河縣後。謂之大河口。會淮流、過漁溝、達安東。下雲梯關。入海。謂之老黃河。明嘉靖初。三義口塞。南從清河縣前。亦與淮合。謂之小清口。徑清江浦。至草灣。轉西南。過淮安新城。北達安東。萬曆四年兵備副使舒應龍。開草灣河成。分爲兩道。各

四十餘里・復合過安東・總下雲梯關・入海・十六年・勘河給事中常居敬・因淮侵陵寢・抵於強黃・而不能洩・・銳意欲復老黃河故道・知府張亣濟・力持不可・乃止・

黃河南岸・上自季家淺、清河縣交界起下至海口止・北岸上自泗鋪溝、清河縣交界起・至安東縣舊志云・安東縣・在淮安府東北九十里・淮水在治南百餘步・經雲梯關東北入海・蓋自清口至此・皆古淮水・為黃河所奪也・縣志・過縣南東流五十里・又東北過雲梯關折旋入海・雲梯關在縣東北一百里・又東北一百二十里・為海岸墩臺・又東北六十里・為大海・閻百詩先生曰・雲梯關海口闊處・幾十四五里・或七八里・安東而上・大約二三里・・此卽禹貢以來・淮水入海之道也・王宗沭曰・海州東海口・在州東一十五里・黃淮之正流・於此入海・安東縣張綱海口・・在縣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淮之支流・於此入海・諸說不同・未知孰是・淮南水利考曰・海道自兗而北・以至於薊・自揚而南・以至於廣・其海口內外・皆有山有島・唯淮口獨有沙・潮落微露其形・潮來則翻騰而上・勢若排天也・河防一覽云・議者因海壅河高・致決隄四溢・遂以浚海為上策・不知漲沙當海口之中・潮退則見・潮長則沒・無可施工之處・・則縱乘潮退施工・而一沒之後・濁流淤泥・隨復如故矣・故海無可浚之理・唯當導河以歸之海・繕治河堤・俾無旁決・・則合流勢勇・沙隨水去・海口自不虞淤・・若堤日繕而決日聞・非庳薄不能支・卽迫近不能容・・與雜以浮沙而不能久耳・誠多築縷隄以束之・・又為遙堤・使水有所游蕩・築必以眞土・則復何患哉・如上流聽其旁決・・下流復歧而分之・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安能導積沙以達之海乎・支河一開・正河必塞・近事良可鑒也・交界顏家河止・下又自安東縣交界雲梯關起至海口止・安東縣・上自北岸顏家河山陽縣交界起・下至雲梯關山陽縣交界止・三縣黃河南岸・共計程二百六十餘里・北岸共計程二百四十餘里・分屬山清外河・山安河務兩同知管轄・

山清外河同知所轄黃河北岸・自駱家營起・至泗鋪溝止・南岸自吳城起・至陳家社迤下止・其汛五・在北岸曰清河北岸汛・在南岸曰清河南岸汛・山陽外河汛・山陽上河汛・山陽下河汛・

清河北岸汛・自駱家營桃源縣交界起・至中河口西岸止・縷堤長二千三百四十丈五尺・自中河口東岸起至泗鋪溝山陽縣交界止・縷堤長六千四百六十三丈一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築・三十九年加幫・地勢

窪下堤身卑薄處。龍王廟。黑魚汪一帶。五百七十六丈。及前工未竣。王家營至泗鋪溝。八百六十三丈五尺。四十一年又加幫自護縣堤頭起。至玉皇閣埽工止。二百二十一丈五尺。又玉皇閣險工卑薄處。四百八十五丈。

石人溝、歲修險工。長五百丈。

玉皇閣歲修險工。長六百九丈。河防雜說云。清河縣北岸。玉皇閣一工。緊貼縣治。計長二百二十五丈。二十二年大溜侵堤。而河高地窪。危險非常。雖嚴督下埽。不時墊陷。此清河之第一險工也。

陶家莊堤外引河。長七百八十丈。康熙三十八年。聖駕南巡。親閱水勢。恐黃流逼近清口。淮水不得暢出。詔開引河。引黃北注。乃屢挖屢淤。至四十年。臣復題請開挖寬深。已經告成。

護縣堤。在縣治後。自娘娘廟起。至龍王廟止。長一千四百四十二丈八尺。康熙二十六年。前河臣靳輔開鑿中河。築堤以護縣治。四十一年。陶莊引河告成。水勢附近縣東縷堤。恐致侵害。創築撐堤於縣治東護縣堤之內。自縷堤起至護縣堤止。長二百八十四丈。又加幫護縣堤於撐隄之外。自撐堤頭起至縷堤止。長一百九十丈。以爲縣治重門之障。

王家營迤西縷堤上。舊有減水壩。歷久圮廢。康熙四十年重建土壩。口寬三十丈。壩內挑引河。以洩黃水異漲。由鹽河入海。河防雜說云。清河北岸西。王家營大減水石壩一座。洩水之地。計長一百丈。此係創建之工。更當加築三合土。并添建磯心。以資啓閉。又中減水壩。寬十二丈六尺。東減水壩。寬十二丈六尺。俱係

創建之工・尙須添置木枋・

清河南岸汛．自吳城桃源縣交界起．至張福口橫堤頭止．縷堤長三千五百一十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未竟．四十年重修．

張福口橫堤．自縷堤起．至清口西壩止．長四百九十二丈．康熙三十七年築．清口兩岸東西兩壩．俱三十七年建．

陳家莊東、挑水新壩一座．康熙三十八年．聖駕南巡．駐蹕於此．相度河勢．親定方所．命築壩挑黃水北入陶莊引河．不致逼向運口．今土人俱稱御壩．四十年建設雁翅一道．又清口西壩亦添築雁翅．又自挑水壩至西壩、築順堤．長四百八十丈五尺．今河溜全趨北岸．淮流暢出．四十一年異漲之水．清黃俱順軌而東．絕無壅抑之虞矣．

自挑水壩尾起．至縷堤止．撐堤長三百四十六丈．康熙四十一年創築．

自陳家莊至挑水壩．順水小堰一道．係民築．

清口東甘羅城隄．自甘羅城西南角迤西裏河交界起．至卞家汪工頭止．長一百三十一丈．舊椿埽工．康熙三十八年修築．內接卞家汪．長五十五丈搶修．舊志云・甘羅城・舊傳秦甘羅築・徐節孝以爲卽淮陰故城・水經注・淮水東北經淮陰故城・卽此・相近有韓信城・卽韓侯舊釣處也・烟波淼然・孤城西枕・渡者從城隅接流而過・片帆一葉・捷如鳧鷖波中・豪客騷人・每多歌詠・寰宇記云・信封侯築・河防雜說云・清河南岸甘羅城椿埽工・二百一十五丈・當黃淮交會之衝・防守最宜嚴密・

卞家汪堤。自甘羅城北起。至天妃壩石工頭止。長八十四丈。舊搶修椿埽工。今題准改建石工。康熙四十年置鐵犀一座以鎮水。以上俱張文端治河書。

康熙五十一年。奉上諭。今年清水小。黃水大。黃河大溜過西壩。直向卞家汪。激成回溜。以致倒灌清口。迨後清水暢出。刷通清口。船行無阻。今欲於天妃壩以上。卞家汪以下。相度形勢。彷照御壩規模。建壩一座。內蓄清水之勢。外禦黃水回溜。諭總河趙世顯勘明形勢。酌妥。即行具奏。再將陶莊引河疏濬深通。務必導流仍由北岸而行。清口自無倒灌之虞。遂遵旨估計。題請發帑。在於卞家汪建壩一座。挑溜仍由北岸至陶莊引河。遵奉皇上指示。再加疏浚。亦估計加挑寬深。黃流暢行。現今成河。外河廳河工事宜冊。

天妃壩石工三百四十七丈。康熙二十九年建砌。三十一年添設雞嘴壩一座。長十丈搶修。河防雜說云。清河南岸天妃壩。磚石工三百三十餘丈。此二當黃淮交會之下。內運外黃。最爲險要。歷年既久。工程不堪。每逢大漲。則黃水漫過。每漫磚石之上。所賴迤裏尾土。必須加高數尺。捲埽擋溜。以爲經久之計也。

惠濟祠後舊埽工。自天妃壩尾起。至龐家灣止。長一百六十二丈。康熙三十九年題准改建石工。張文端治河書。

康熙三十八年十月內。前部院于疏稱。清河縣惠濟祠後一工。乃黃淮交匯埽灣之處。一線孤堤。每遇風浪撞擊。危險堪虞。奉上諭。將惠濟祠後題請改建石工。又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內。恭逢皇上南巡。指授方略。於惠濟祠前後。建築挑水壩二座。并卞家汪舊挑水壩。亦加寬厚。前河院張題請發帑建築。挑溜開行。以保運道。外河廳河工事宜冊。

自龎家灣起至季家淺、山陽縣界止。縷堤長四百六丈五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山陽外河汛自季家淺起至三岔止。縷堤長一萬一百九十五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內自上張莊至三岔一千四百八丈。四十年又加高二尺。

王公堤石工。靳文襄公治河書云。此堤一線石工。內捍運河。外抵黃淮二瀆之衝。爲數百萬國儲咽喉地。一有所失。不特其上烟火萬家。舉爲魚鱉。而自清江浦以至高寶一帶。必無運道。清水潭必至再決。下河周圍千里。必盡陸沉。是時卽更費數百萬金錢。竭數年之民力。恐未易竣。然此一堤。最難保護。若開引河。則地形未便。非用帑四五十萬。不能。唯有歲修石工。排樁固址。一有坍陷。便行補葺。而於上流。層次築逼水壩二三重以護之。一則搊溜以禦衝。一則回溜以聚砂。使其日漸壅墊。若石工之外。得淤灘二三十丈。則堤址愈固。永無衝決之虞矣。自海神廟至老壩口長五百九十五丈。明萬曆三年漕督王宗沐捐俸創築以禦河患。民爲立碑廟祀。號曰王公堤。歲久淤墊。乃築外越隄長六百二十丈。二十八年加幫護以椿埽。張文端治河書河防雜說云。山陽縣黃河南岸。乃清江浦王公堤石工也。計長五百九十五丈。亦係內運外黃。勢屬頂衝。其險要情形。更甚於天妃壩。康熙十六年之前。黃河淤高。堤外有沙灘數百丈不等。附近居民蓋屋於沙灘之上者。不可勝計。且堤頂有僅露石一二層者。有俱埋沒沙內者。近年以來。淮黃漸次歸還故道。堤外沙灘。盡行洗去。前此居民築室之處。水且深二三丈矣。大溜直衝。迴漩淜湃。年遠未修之工。或裂或卸。不時報險。除十八、二十一兩年修過之外。其餘不堪舊工。俱應通長加高。以禦異漲也。上自王公堤石工東盡頭起。下至雲梯關止。二百里之間。有老壩口、湯董莊、潘家窰、高家莊、顏家河、上張莊、朱家賔、眞武廟、周家渡、唐家堡、小茭陵、大茭陵、何家莊、沈家園、馬邏、左家口、時家塢等。各險工。埽臺竟如林立。皆緣河勢南行。是以北岸河灘。多係離堤甚遠。而大溜屢屢南侵也。然其間工程有大有小。忽險忽不險。總要隨機度勢。加緊修防。以衛民生運道耳。

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初三日。聖駕南巡。看閱黃河堤岸。上諭王公堤甚屬險要。務須加幫修築堅固。遵卽具題加幫。又於康熙四十二年。聖駕南巡。上諭王公堤關係運道民生。最爲緊要。堤岸單薄。椿埽亦漸

朽。應再加幫。河院張卽估計題請發帑加幫。又於康熙四十四年。恭逢聖駕南巡。上諭王公堤建築挑水壩一座。河院張卽估計題請發帑。在於王公隄外建築挑水壩一座。挑溜北向。外河廳河工事宜册。

老壩口、歲修險工。長一百四十二丈。

小車路口、歲修險工。長六十丈。

大車路口、歲修險工。長二百五十丈。

兩車路口、月堤長三百三十丈。康熙三十七年創築。朱家溝、歲修險工。長一百九十四丈。

洪福莊、歲修險工。康熙四十年、長六十丈。四十一年又新生三十二丈。幫築裏戧堤。長二百丈。以資防護。

自老壩口、至洪福莊、五險工相連。康熙四十年。置鐵犀工上以鎭水。

柴市、歲修險工。長一百九十三丈。雞觜壩一座。康熙二十八年築。湯董莊歲修險工。長二百四十二丈。

此兩險工相連。

上張莊、歲修險工。長五百一十九丈。

自車路口起。至上河汛大菱陵止。汰黃堤長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九丈八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山陽上河汛。自三岔起。至葉家營止。縷堤長八千八百九十七丈三尺。康熙二十八年修築。未竟。四十年

加幫卑薄處。長六千三百八十四丈一尺。

尹家莊歲修險工長二百七十丈。韓家莊歲修險工長一百六十五丈此二工相連康熙四十一年築大月堤一道長八百八十丈又加幫韓莊埽臺長八十丈。尹韓二工對岸引河。長六百四十丈。又韓莊東引河長五百二十丈一以分尹韓二工之水勢一以分安東便益門之水勢俱康熙四十年開挖。

新港、歲修險工長一百五十丈。

周家渡、歲修險工長二百四十丈。

唐家堡、歲修險工長六百六十七丈。

小菱陵、歲修險工長一百四十四丈。

小菱陵格堤。自縷堤起。至汰黃堤止。長一百八丈。康熙三十六年創築。

何家莊歲修險工。長九十丈。

大菱陵、歲修險工。長四百二十六丈、以上五險工相連。

山陽下河汛。自葉家營起。至陳家社迤下山安交界止。縷堤長一萬三千一十二丈。康熙三十六年修築。

自上河汛土壩頭起。至下河汛童家營止。共長三千二百九十三丈。又自馬家社起至時家塢流泉溝止。長一千八百四十一丈。俱康熙三十八年簽訂排樁。

胡家莊、歲修險工。長一百六十丈。

童家營、歲修險工。長一百七十八丈。此工於康熙三十五年決口。至三十六年堵閉。大溜衝決於外。積水蕩漾於內。新堤單弱難恃。康熙四十年建月堤一道。長六百七十丈。於對岸開引河一道。長六百二十丈。又堤內下埽壓土幫戧以資捍禦。

左家口、舊險工長一百二十丈。今堤外沙淤停修。蕭蔵云。靳文襄公治河書言。山陽之險。俱在南岸。險工最多。凡十有二。曰王公堤。曰老壩口。曰草灣湯董莊。曰顏家河上張莊。曰眞武廟。曰周家渡。曰唐家堡。曰小茭陵。曰何家莊。曰大茭陵。曰馬邏沈家圍。曰羅家左家口二十里。今較之張公所載者。多寡又不同也。

自馬家社起至塗州馬頭止。排樁工。長一千八百四十一丈。康熙三十八年修建。

北沙臨河堤。民修。

陳家社、迤下縷堤。其下有泉水迸出。屢築屢陷。康熙四十年於隄外築兩小月隄。以護陷處。又築大月堤。長四百八十丈。護小月堤之外。

山安河務同知所轄。黃河北岸自泗鋪溝起。至海口六套止。南岸自陳家社迤下山清外河交界起。至海口陸家社止。其汛五。在北岸、曰安東汛、上河汛、下河汛、北岸汛。在南岸。曰南岸汛。南岸自陸家社竈工尾。至海。計程五十四里。北岸、自六套堤尾、至海。計程六十九里。

安東汛、自泗鋪溝、山清外河交界起。歷顏家河、至安東縣東門止。縷堤長九千一百四十一丈八尺。康熙三十六年修築。三十九年又加修。

邢家河、險工長六百五十丈。康熙四十年於埽牛之上。加鑲丁柴高四尺。又壓土二尺。以資捍禦。

鄭家馬頭、歲修險工長一百三十五丈。

時家馬頭、險工歲修。新舊共長二百二十九丈八尺。又搶修三十五丈。此工於康熙三十六年漫缺。周五十餘里。民田廬墓。盡沒水中。至三十九年堵塞。四十年又築磯觜壩一座。

便益門、歲修險工。長三百一十八丈。康熙四十年置鐵犀工上以鎮之。

南東兩門、歲修險工。共長二百五十丈。　安東一邑頻遭水患。康熙四年河決茆良口。又小決口數處。漂溺廬舍人畜無筭。九年九月二十六日。風雨大作。城闕衝決。城內水深數丈。溺死男婦甚衆。十年河決邢家河口。二鋪口張駱二口。至十七年堵塞。邢家湖等決口。在康熙十年。今郡縣志載十五年者、誤。　三十五年七月初二日。中河水溢。由便民塘入城。本年居民自行堵塞。三十六年六月初十日。河決時家馬頭。以致便民塘又開。次年六月、居民又自行堵塞。前河臣以此非黃河堤岸。故置弗理。數年來城中積水。地上行舟。房屋坍塌。人民遷徙。至四十年。臣設法開放。涸出平陸。民始復業。西北郊外一帶汪洋。今皆得而耕種矣。

上河汛。自安東縣東門起。至彭家灘止。縷堤長八千九百三十三丈。康熙三十六年修築。三十九年加幫險要處。

汪家莊、搶修險工。長二百五十丈。康熙四十年建築磯觜壩一座。長十二丈。　二塘搶修險工。長四十丈。

汪莊、二塘兩險工相連。康熙三十九年水勢洶湧。幾至漫溢。至四十年汪莊西頭。建築磯觜。逼溜開行。兩工稍平。所以題乞汪莊引河。業經奉旨允行。復題停止。　汪莊、二塘、月堤長五百九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創築。

窯灣、搶修險工。康熙三十七年、搶修一百四十二丈。三十九年、搶修一百五十五丈。四十年、河身漸深。水勢稍平。止搶修挑水壩二丈七尺。四十一年、異漲之水。搶修一百五十七丈八尺。

下河汛。自彭家灘起。至雲梯關山陽縣交界止。縷堤長八千七百一十一丈五尺。康熙三十六年修築。三十九年重修。

龍潭口、搶修險工。長五百五十丈。此工內外積水汪洋。風浪盪激。最屬險要。康熙四十年堤外創建排樁鑲柴。堤裏下埽塡土。共資防禦。

老堤頭、歲修險工。長三十四丈。康熙四十年建築磯觜壩一座。

佃湖、搶修險工。長四十五丈。康熙四十年建築磯觜壩一座。

北岸汛。自雲梯關起。至六套止。縷堤長八千一百四十二丈五尺。內有康熙三十六年修築卑薄之處。又有三十八年捐工人員領工、未經興修之處。三十九年俱重修。　雲梯關、乃黃淮入海故道。相傳當年關下卽爲海口。所以立關設營。有守備駐劄。關以外、舟楫所不及也。潮落沙淤。滄海漸爲桑田。南北兩岸。有

港、有套、有渠。本無堤岸。前河臣靳輔、以一望平灘。不分是河是地。若不爲之一束。則雖黃河仝歸故道。而大溜到此。四散而去。究無入海之路。因築兩岸長堤。南岸地勢窪下。多築二千丈。然沙淤之土。時合時開。是堤保守之難。未可與他處同年而語者。河防雜說云。雲梯關外。以至海口。竟有百餘里之遙。向來原無堤堰。自靳公於大修案內題允。始築此兩岸長堤也。良以一望平灘。不分孰是河。孰是地。若不爲之一束。則雖黃淮仝歸故道。而大溜到此。隨便四散而去。究竟不能成河。終無入海之路。雲梯關外。旣無入海之路。則關內壅遏無歸之水。衝決頻仍。殆無底止。是以不得不爲加築此兩岸長堤也。然北岸止築堤至六套。南岸止築堤至陸家社者。蓋河至此處。稍稍寬深。可以不至四散。至如北岸之堤、短二千餘丈。南岸之堤、長二千餘丈者。則因南岸地勢窪於北岸。惟恐水到旁洩。是以多爲之束此二千餘丈耳。目今一帶河漕。俱寬一二百餘丈。深二三丈不等。海口大闢。急溜奔騰而下。較之數年前之形勢。實有大不同者。皆兩堤之功也。

馬家港。康熙三十五年、前河臣董安國、以海口淤淺。開穵引河。導黃由小河口入海。至三十九年二月間、前河臣于成龍堵塞。是年六月間、被水衝開。復築未就。今大通口寬深。河流順軌。此港盡淤。四十年置鐵犀堤上以鎭之。

大通口。卽舊攔黃壩處。康熙三十八年議拆攔黃。前河臣僅拆其半。至三十九年。臣遵旨盡行拆去。是年賜名大通口。　淮水。由清口經安東。出雲梯關。以達於海。此自夏禹至今數千年之故道。黃河自宋神宗時南徙。而與淮合。今亦六百餘年。其出海之口。廣至數百丈。深至數丈。非人力所能爲者。或因上流不治。水緩沙停。以致梗塞。而遂欲別尋一道。以達於海。此必無是理。明潘季馴辯之甚詳。邇來河臣不察。誤築攔黃壩。欲令河水盡由馬家港出。下流旣窄。則上流愈益壅遏。東衝西決。將無已時。幸蒙皇上宸謨獨運。

命盡毀攔黃壩．賜名大通口．又命廣闢清口．淮水悉出會黃．二瀆合流．奔騰東注．積沙盡滌．今河面寬至二百餘丈．即水落亦一百八九十丈．深至四丈五六尺．即水落亦三丈五六尺．自大通口至惠家港八灘入海之處．俱深三四丈不等．自此兩河皆復其故．而淮海之間．永慶安瀾矣．

柳園頭．新生險工．長二百九十五丈六尺．

四套、險工．舊長五十二丈．康熙四十年水勢漸平．止修二十五丈．四十一年水勢更平、停修．其題築月堤．亦暫停止．

南岸汛、自陳家社下山清外河交界起．至陸家社竈工尾止．縷堤長一萬二百六十一丈五尺．內有康熙三十六年修築卑薄之處．又有三十八年捐工人員領工未經興修之處．三十九年俱重修．

歪枝套、堤長二千三十五丈九尺．康熙四十年加幫高厚．

辛家蕩、滾水大壩一座．現在興築．

陳家莊、新生險工．正在大溜頂衝之處．嚮年各處堤岸漫缺．水勢至此平緩．自康熙四十年清黃並下．衝刷堤根．遂為危險．

西磡、險工．即在陳家莊下．水勢頂衝．兼以河面窄狹．河中突出沙觜．洶湧愈甚．康熙四十年、加幫外坦堤八十丈．內戧堤三百一十五丈．臣又督令官弁挑挖沙觜．及對面河灘．舊水面僅寬六十丈．今衝刷至一

百餘丈矣

掌家港、險工。在西磡之下。康熙四十年七八月間。陳家莊西磡危急。此猶稍緩。今西磡河面漸寬。大溜直衝掌家港。防護更須加謹矣。（以上俱張文端治河書・蓄蕞云・按靳文襄公治河書所載・險工凡六・曰二鋪・曰傾盆門・曰南門・曰東門・曰茆良口・曰佃河・而今張公所記・則又多矣・）

修防事宜。（勝國河臣言之詳矣・文端公所記・事近而言簡・尤可法也・） 凡應用埽箇須捲長十丈八丈者方穩。高一丈者埽臺要寬七丈。方捲得緊。如遇堤頂窄狹者。架木平堤。名曰軟埽臺。然後捲下。先將柳枝細成埽心。拴束充心繩。揪頭繩。取蘆柴之黃亮者。縛打小纓。總繫於埽心之上。每丈下鋪滾肚麻繩一條。或不必用麻者。即用蘆纜。又將大蘆纜二條。行繩一條。密鋪於小纓之上。鋪草爲筋。以柳爲骨。如柳不起。用柴代之。均勻鋪平。需夫五六十名。如長十丈者。共需夫五六百名。八丈者。四五百名。用勇健熟諳埽總二名。一名執旗招呼。一名鳴鑼、以鼓衆力牽拉細捲。後用垈桿戧推。埽將臨岸。將小纓均束於埽。埽岸上每丈釘下留橛二根。將滾肚繩挽於留橛之上。每揪頭繩一根。亦釘留橛一根。看水勢之緩急。定揪頭繩之多寡。漸次將埽推入水中。將橛頭滾肚。用活扣結於留橛之上。然後慢慢壓土。俟埽將次沉下、然後下樁。每丈用一尺八寸木一根。若水勢湍激頂衝埽灣、並合龍之埽。須用大木。不在一尺八寸之例。每丈用料物細數。照現行工部則例配用可也。（捲埽下埽之法・運河同・）

凡黃河內埽工。有修防、有救險、有搶險。有新生險。修防工程。於霜降後水勢退消。驗查舊埽傾欹者。蟄陷者。卑矮者。朽爛者。須將舊埽清消平妥。相機補下。層層簽釘大樁。照依大汛水漲

之痕。仍高出數尺。一律下成順埽。薄敷以土。俟其蟄定。方可下丁頭埽。若埽未蟄實。即下丁頭埽。前順埽一有蟄陷。將別埽俱爲帶動矣。其救險工程。將有危陷。埽尙未去。急須臨河添壓大埽。長樁靠堤。急淸舊埽。恐爲匯崖。塡之以軟草。將兩傍安穩之埽。亦須補下大樁。併力救護。勿使走動。則工程平穩矣。其搶險乃因舊埽朽爛。或因頂衝急溜。將埽下衝空。舊埽全去。水匯崖岸。舊堤坍卸。岌岌堪虞。當此之際。人皇皇莫知所措。搶險工程。事有先後。埽有緩急。若悞下一埽。悞釘一樁。反致逆溜湍激。衝刷舊堤。欲去不能。每致僨事。須責令久慣埽手。或熟諳工程人員。殫心料理。責任既專。令其度量穩妥。然後急爲接下埽箇。晝夜搶下。庶舊堤無虞。兩旁之埽平穩矣。其新生險工。每於舊險工之上下。黃河大溜一時衝至。埽傍舊堤坦坡坍卸。急須下埽。直至開溜之處而止。大率埽料。黃河之內以柳柴爲重。次則枯草。樁必長大。繩須堅實。至於壓土。非比淸水埽箇。黃水一入埽中。即泥沙停滯。若壓土太厚。反恐欹卸。俗云下埽無法。全憑土壓者。乃是言淸水之埽也。黃河內下埽之法。

凡黃河初決。且不必急計裏頭。亦不必急計堵塞。初開之時。水勢洶湧。未可與爭。看其出口急溜。若有奪河情形。須建挑水壩、以過其勢。上流挑空引河。以挽其流。速運積料物。料物既積矣。猶在得時。時可堵矣。裏頭舊堤。務必多下邊埽。堅固停妥。然後逐漸進埽。埽不可緩。緩恐決口漸深。又不可急。急恐下埽有失。埽必欲其大而長。長大則穩。捲埽首重於繩纜。其揪頭滾心滾肚。必須長壯。務使繩勝埽。莫使埽勝繩。埽既下矣。薄用土壓。埽將沉於水。方釘簽樁。再加套埽。其樁亦必須長

大計埽將到底。方可再進沉水。將次合龍之際。須查在工料物。除合龍之外。仍多積料物。須防合龍之後。必有一大蟄陷。每於合龍之後復開決者。率因蟄陷故也。於合龍之時。晝夜兼工堵塞。遇有毛道過水。或係樁頂不平。或係埽手作弊。故留罅隙。必須急爲壓土。使其平實。於罅隙用稻草或紅草塞之。務使斷流。若涓涓不息。漸至蟄陷。蟄陷不急搶救則潰矣。欲杜樁埽手之弊。惟有恤其勤勞。厚以賞賚。不必按日計値。惟以成工爲主。則工易舉而成亦速也。至決口初開時。不係頂衝之處。出口勢緩。去口平散。亦不必急計堵塞。久之率多掛口淤墊也。黃河塞決之法。

凡黃河迎溜之處。宜建築挑水壩。又名順水。又名磯嘴。又名馬頭。其功最大。如清河縣境內之運口。每爲黃水急溜直逼卞家汪。闌攔清水。不得暢出。以致運口淤墊。陶家莊引河。數挑不成。仰遵聖謨指示。於運口迤西築挑水壩一座。將黃水挑逼北徙。清水得以暢出。陶莊引河得以成功。今二瀆合流。河工告成者。攸賴於是。凡遇有險工之處。照式築之。裨益非小。酌試建築之法。壩欲其寬。不可甚長。須做雁翅邊埽。以順上流。勿使埽頭逆溜。有掀揭之虞。若離縷堤遠者。須接築格堤。捍禦以防異漲時、黃水溢壩後衝刷之虞。建築挑水壩之法。

上諭黃河灣曲之處。俱應挑空取直。於是挑空陶家莊。引河工成。而淮水暢流。挑空感字堡、楊橫莊、引河工成。而險工遂平。仰見聖謨精詳。黃流取直之明效也。挑引河之法。審勢貴於迎溜。而施功宜於深闊。且俟水大漲。乘機開放。則有一瀉千里之勢。若挑空太窄。則受水無多。遽難挽溜以入新河。若挑空太淺。水不全趨。勢緩則墊。若挑引河太短。水流不舒。爲正

河所抑。洄洑漩淤。須挑穵六十丈。或四十丈。即窄亦須十餘丈。須長二千丈。或千餘丈。即短亦須八九百丈。方趨溜有勢而成河。若挑穵引河太直。因屬節省錢糧。又恐直則平緩。而無波瀾湍激之勢。久亦漸淤也。須隨黃河大勢開挑。俾其河頭迎溜。河尾洩水。中間灣處。急溜衝刷。漸次河岸倒卸。再於河頭築接水埽壩。河尾築順水壩、埽壩。對河築挑水埽壩。庶引河可成也。（挑穵引河之法。）凡屬河道。必築堤束水歸漕。以防旁溢。無論創築加幫。總以老土爲佳。但黃河兩岸。率多沙土。恐難盡覓老土。須於堤完後。務尋老土蓋頂蓋邊。栽種草根。以禦雨淋衝汕。築堤之法。每土六寸行硪。其岐縫處、用夯堅築。其新舊堤交界。又用鐵杵力築。層層夯硪。期於一律堅實。總以簽試不漏爲度。（幫築堤工之法。河防志）

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一

淮水

導淮自桐柏。禹貢

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傳言南陽郡之東也。孔氏疏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水經

山海經曰。淮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風俗通曰。淮、均也。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釋名曰。淮、韋也。韋繞揚州北界。東至於海也。淮水、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為醴。東流為淮。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在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也。山南有淮源廟。酈注・今南陽府新野縣西・有朝陽故城・桐柏縣東・有復陽故城・漢並屬南陽郡・元和志云。桐柏山在唐州桐柏縣西南九十里。淮瀆廟、在縣西六十里。山之東北。桐柏縣志云。縣西三十里、有淮井。石砌水池。方七尺許。有泉三處湧出。即於池邊伏流地中。經六七里成川。醴水西流。逕平氏故城東北。又西至唐縣界、而入泚水。醴亦作澧。又元和志云。唐州桐柏縣。本漢平氏縣東界。梁置義鄉縣。開皇十八年。改以桐柏山為名。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一名大復山。渭按此山東南接湖廣德安府隨州界。西接襄陽府棗陽縣界。峯巒奇秀。餘山乃桐柏之異名。縣志云。大復山。

在縣東三十里。胎簪山在縣西北三十里。皆其支峯。禹貢則總謂之桐柏也。以今輿地考之。淮水出桐柏縣西北桐柏山。（縣在河南南陽府東南三百里・）東南流。逕其縣南。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者也。（禹貢錐指）

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禹貢）

與泗沂二水合入海。（孔安國傳）

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孔氏疏・水經沂水篇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琅邪臨沂縣東・又南過開陽縣東・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西南流・又屈南過郯縣西・又南過良城縣西・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泗水篇云・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南・逕魯縣北・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漷水從東來注之・又南過平陽縣西・又南過高平縣西・洸水從北西來流注之・又南過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涓涓水從東北來流注之・又東過沛縣東・又東逕山陽郡・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又東南過呂縣南・又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入於淮・）

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淮浦。（蔡沈尚書集注・淮浦漢屬臨淮郡・其故城在今江南淮安府安東縣西・）

泗沂二水均敵。不以沂既入泗而沒其名。如朝宗並稱江漢之例。（吳澄書纂言・）

淮出桐柏初甚湧。復潛流三十里。然後東馳亦尚淺。其深處爲十四潭至并汝、潁。始大汝、潁。禹時不費治導。故不書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金履祥尚書表注・）

地志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至下邳西南入泗。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逕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又水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太山也。（古沂水入泗・泗水入淮・今泗入河・與淮合矣・）泗水出魯國卞縣桃虛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

因以爲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卞縣、今襲慶府泗水縣也。（泗水縣・今隸兗州・）許愼說文。泗水受
洙水東入淮。按泗受洙者。桑欽云。濟水至濟陰乘氏縣分爲二。一水東北流爲北濟。一水南流爲南濟。
通志云。今此水與濟不通。但菏水亦自乘氏至。方與入泗。而菏水通濟。則泗可以達菏。菏可以達濟。而
自濟可以通河矣。（黃鎭成尙書通考・）以今輿地言之。沂水出沂水縣。（屬青州府・）歷沂州郯城。（並屬兗州府・）至邳州。合泗
水。又東南至清河縣入淮。（邳州・清河・並屬淮安府・）導淮云。東會於泗沂。是也。泗水出泗水縣、歷曲阜、滋陽。濟寧、鄒
縣、魚臺、滕縣、（並屬山東兗州府・）沛縣、徐州、（沛縣屬江南徐州・）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入淮。（並屬淮安府・）此禹迹也。今其故道。自
徐城以南。悉爲黃河所占。而淮不得擅會泗之名矣。漢志。淮水出平氏桐柏山。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
四。（南陽・汝南・九江・臨淮・）行三千二百四十里。疑太遠。按易氏曰。淮自桐柏縣東流二百八十里、至眞陽。又三百
里、至汝陰。又二百十里、至下蔡。又五百里、至蘄縣。（今宿州南・有蘄縣故城・）又二百四十里、至臨淮。又二百七十里、
至漣水縣。入海。通計一千八百里。金吉甫云。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二說近是。漢志云。至淮陵入海。
淮陵故城。在今盱眙縣西北八十五里。此地距海甚遙。淮何得于縣界入海。淮陵乃淮陰之訛。三千字
亦謬也。淮之所納。其山源之水、泗、沂、汝、潁爲大。汝潁不見於經。以未嘗施功故耳。（汝受滍、瀷、瀙、潕等水・潁受潧、洧、潩、
濦等水・皆山源也・潧與溱同・）及滎陽下引河東南。與濟、汝、淮、泗會。則陰溝、汳水、鴻溝、沙水、濄水、睢水諸川。或自入淮。
或由潁、泗以達淮。而淮之所納愈多矣。今全河又悉注於淮。淮雖大。其何以堪。河不歸北。徐、揚間昏墊

之患。恐未有已時也。禹貢錐指

淮水自平氏縣。又東逕義陽縣。水經

縣南對固成山。山有水注流數丈。洪濤灌山。遂成巨井。謂之石泉水。北流注於淮。酈注 義陽。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也。

又逕義陽縣故城南。水經

義陽、郡治也。晉太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於安昌城。有九渡水注之。酈注 安昌故城。在今信陽州西北七十里。

東過江夏平春縣北。水經 今信陽州東南。有平陽故城。本後漢平春縣。

又東、油水注之。水經

水出縣西南油谿。東北流、逕平春縣故城南。淮水又東屈。岸北有一土穴、徑尺。泉流下注。沿流波三丈。入於油水。亂流南屈。又東北注於淮。淮水又東北逕城陽縣故城南。酈注 漢志。汝南郡。有城陽縣。

又東北與大木水合。水經

水西出大木山。東逕城陽縣北。而東入於淮。酈注

又東北流。左會湖水。水經

傍川西南出窮谿。得其源也。酈注 今信陽州界有臺湖、車輞湖、馮家、楊家、蔡家等湖。

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水經

江國也。今其地有江亭。地理志曰。漢乃縣之。酈注 今眞陽縣東。有安陽故城。與光州息縣接界。

又東得澌口水。水經

源南出大潰山。東北流。翼帶三川。亂流北注。澌水東南流。歷金山北。山無樹木。峻陪層峙。又東逕石城山北。又東逕七井岡南。又東北注於淮。酈注

又東逕新息縣南。水經

東逕故息城南。酈注 在今新息縣北三十里。

又東逕浮光山北。水經

亦曰扶光山。卽弋山也。逕新息縣故城南。東合愼縣水。水出愼陽縣西。而東逕愼陽縣故城南。應劭曰。愼水所出。東北入淮。愼水又東流。積爲燋陂。陂水又東南流。爲上愼陂。又東爲中愼陂。又東南爲下愼陂。皆與鴻郄陂水散流。其陂首受淮川。左結鴻陂。漢成帝時。翟方進奏毀之。建武中。汝南太守鄧晨修復之。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利。陂水散流。下合愼水。而東南逕息城北入淮。謂之愼口。淮水又東與中陂水合。水上承中陂於新息縣北。東南流分爲二水。一水逕深丘西。又屈逕其南。南派爲蓮湖。水南流注於淮。淮水又左迤流結兩湖。謂之東西蓮湖。酈注 愼陽故城。在今眞陽縣北四十里。鴻郄陂。又名鴻池陂。秦觀曰。鴻池陂非特灌溉之利。菱芡蒲魚之饒。實一郡

豬水處也・陂既廢・水無歸宿・汝水所以散漫爲害與・

又東右合壑水・水經

水出白沙山東北逕柴亭西・俗謂之柴水・又東逕黃城西・故弋陽郡也・又東北入於淮・謂之柴口・酈注 黃城在今光州西十二里・弋陽郡・卽今光州固始縣界・

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水經

水首受陂水於深丘北・東逕釣臺南・臺在水曲之中・臺北有琴臺・又東逕陽亭南・東南合淮・酈注

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水經

楚白公勝之邑也・又東北去白亭十里・酈注 白城在今息縣東・

又東逕長陵戍南・又東・青陂水注之・水經

分青陂東瀆・東南逕白亭西・又南於長陵戍東・東南入於淮・酈注 今息縣東北八十里有長陵城・疑卽長陵戍也・新蔡縣西南有青陂・

又東北合黃水・水經

水出黃武山、東北流・木陵關水注之・又東北逕弋陽郡・又東北入於淮・謂之黃口・酈注 木陵關・在今光山縣・弋陽郡・卽今光州固始境・

又東過期思縣北・水經

縣故蔣國。周公之後也。楚滅之以爲縣。城之西北。有楚相孫叔敖廟。酈注 今固始縣西北。有期思故城。

又東北。淠水注之。水經

水出弋陽縣南垂山。東北注淮。俗曰白鷺水。酈注 固始縣南五十里。有淠水。

東過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水經 原鹿故城。在今江南潁川南富陂之西。汝水篇云。汝水出魯陽縣之大盂山。東南流逕原鹿縣故城西。而南入於淮。所謂汝口。

又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從北來注之。水經

廬江、故淮南也。應劭曰。故廬子國也。決水自舒蓼北注。不於北來也。安豐東北注淮者。窮水矣。又非決水。皆誤耳。酈注。 今霍丘縣西南有安豐故城。決水在縣西八十里。與固始縣分界。

又東。谷水入焉。水經

水上承富水。東南流。世謂之谷水也。又東於汝陰城東南注。酈注 谷水東南流。至汝陰城入淮。城卽今潁州治。

又東北。左會潤水。水經

水首受富陂。東南流。爲高塘陂。又逕汝陰縣。東逕荆亭北而東入。酈注 東入入於淮也。

又東北。窮水入焉。水經

水出安豐縣窮谷。左傳。楚救灊。司馬沈尹戌。與吳師遇於窮谷者也。又東爲安豐津。水南有城。故安豐都尉治。後立霍丘戍。淮。淮中有洲。俗號關洲。酈注 今霍丘縣西有窮水。

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沘水、洪水合北注之。又東。潁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水經

淮水又東。左合沘口。又東逕中陽亭北。為中陽渡。水流淺磧。可以厲也。酈注 漢志。灊縣沘山。沘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師古曰。沘音比。又音布几反。水經訛為泚。今正之。潁水篇云。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東南流。逕蝴蝶郭東。俗謂之鄭城。又東南入於淮。春秋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蓋潁水之會淮也。鄭城。即潁上故城。在今潁上縣南。

又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倉陵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水經

縣即楚考烈王自陳徙此。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漢高帝四年為淮南國。孝武元狩六年。復為九江焉。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是為三楚者也。酈注 壽春故城。即今壽州治。

又北。左合椒水。水經

水上承淮水。東北流逕蛇池南。又歷其城東。亦謂之清水。東北流注於淮水。謂之清水口者。左合椒水焉。酈注

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水經

謂之肥口。又北。夏肥水注之。俱入於淮。酈注 肥水。在今壽州東北十里。自合肥來。注於淮。州志謂之東肥河。夏肥水。在壽州西北。州志謂之西肥河。東流至下蔡故城西南十里入淮。

又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經水

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又北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春秋襄公二年。蔡成公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又東逕八公山北。山上有老子廟。酈注 硤石山、在壽州西北・夾淮爲險・王氏地理通釋曰・在西岸者屬下蔡・在東岸者屬壽春・明初省下蔡入壽州・故一統志云・山在州西北二十五里・八公山・在今壽州北少東・淮水之南・晉謝玄北禦苻堅於八公山・堅望山上草木・咸爲人狀・寰宇記云・一名肥陵山・在壽春縣北四里・

又北逕莫邪山西。經水

山南有陰陵縣故城。項羽自垓下。從數百騎。夜馳渡淮。至陰陵、迷失道者也。酈注 今鳳陽縣西南有莫邪山・

又東過當塗縣北。過水從西北來注之。經水

淮水自莫邪山東北。逕馬頭城北。魏馬頭郡治也。故當塗縣之故城也。酈注 當塗故城・在今懷遠縣東南・塗山・在縣東南八里・淮河東岸・渦水・在縣北一里・陰溝水篇云・渦水受沙水於扶溝縣・東南逕荆山・又東注於淮・荆山在縣西南一里・與塗山隔淮對峙・其下有荆山堰・梁天監中築・

又東北。濠水注之。經水

水出莫邪山東北之谿。谿水西北引瀆。逕禹墟北。又西流注於淮。酈注 濠水在今懷遠縣南・元和志・謂之西濠水・

又北。沙水注之。經水

經所謂蒗蕩渠也。郡國志曰。淮出於荆山之左。當塗之右。奔流二山之間。而揚濤北注之。酈注 沙水在懷遠縣南・渠水篇云・沙音蔡・許慎正作沙音・言水散石也・續述征記曰・汴沙到浚儀而分・汴東注・沙南流・至義城縣西南・而東注於淮・謂之沙汭・杜預曰・沙・水名也・漢志・沛郡有義成縣・其故城在懷遠縣東北十五里・今名拖城・魏收

志曰．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爲蔡渠．卽今祥符縣東南．首受汴之蔡河．蔡與沙字異而音近．當讀如二百里蔡之蔡．

又東過鍾離縣北．水經

縣故鍾離子國．濠水出陰陵縣之陽亭北．東北流逕小城而北流注於淮．酈注 今臨淮縣東有鍾離故城．濠水在縣西．元和志謂之東濠水．

又東逕夏丘縣

又東渙水西入九里注之．渙水又東南流逕睢丘縣故城南．又東南逕白石戍．南逕蚿城南．洨水注之．水首受蘄水於蘄縣．東南流逕穀陽縣．又東南流於洨縣故城北．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洨水又東南入於淮．淮水又東至巉石山．潼水注之．水首受潼縣西南潼陂．縣故臨淮郡之屬縣．又東南流入淮．夏丘縣．卽今虹縣．巉石山．在今五河縣東．與泗州接界．新志云．有鐵頂嶺．在縣東三十里．橫跨淮口．與盱眙之浮山對峙．蓋卽古巉石也．潼縣在今虹縣東北七十里．有潼城．

又東逕浮山．水經

山北對巉石山．梁天監中．立堰於二山之間．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潰淮矣．酈注 浮山在今盱眙縣西．元和志．浮山堰在招義縣西北六十里．與荆山堰同築．

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水經

導徐城西北徐陂．陂水南流．絕蘄水．逕歷澗水西．東南流注於淮．酈注 今泗州西北三十里有徐縣故城．古徐國．

又東。池水注之。水經

水出東城縣。東北流逕東城縣故城南。又東北流歷二山間。東北入於淮。謂之池口也。酈注 今定遠縣東南。有東城故城。

又東。蘄水注之。水經

水首受睢水於穀熟城東北。東逕建城縣故城北。又東南逕蘄縣。又東入夏丘縣。東絕潼水。又東南逕潼縣南。又東逕大徐縣故城南。又東注於淮。酈注 蘄縣。卽今懷遠縣地。夏丘縣。卽今虹縣地。穀熟、建城、潼縣、俱未詳所在。大徐縣。亦在泗州西北。

又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西。水經

又東逕廣陵歷淮陽城北臨泗水。岨於二山之間。述征記。淮陽太守治。自後置戍。縣亦有時廢興也。酈注 今清河縣西南有淮陽廢縣。晉義熙中置淮陽郡。領角城等縣。寰宇記云。在徐城縣東北百五十里。西臨淮水。徐城。舊泗州治。

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水經

淮泗之會。卽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所謂泗口也。酈注 泗口。亦名清口。導淮東會於泗沂。卽是處也。今清河縣東南五里。有淮陰故城。漢屬臨淮郡。後漢改屬下邳國。晉初爲廣陵郡治。角城縣故城。在縣西南。去故淮陽城十八里。寰宇記云。角城在宿遷縣東南一百十里。

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水經

淮水右岸。卽淮陰也。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昔袁術向九江。將東奔袁譚。路出斯浦。因以爲名焉。又東逕

淮陰縣故城北。北臨淮水。漢高帝六年、封韓信爲侯國。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處也。城東有兩冢。西卽漂母冢。周回數百步。高十餘丈。昔漂母食信於淮陰。信王下邳。蓋投金增陵以報母矣。東一陵。卽信母冢也。縣有中瀆水。首受江於廣陵郡之江都縣。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矣。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逕渡。渡十二里。方達北口。直至夾耶。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故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敏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湖者也。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卽射陽縣故城。應劭曰。在射水之陽。中瀆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者也（酈注）射陽故城。在今山陽縣東南。縣西有山陽瀆。卽古邗溝。縣北五里有北神堰。卽古末口也。

又東。兩小水流注之。（水經）

淮水左逕泗水國南。故東海郡也。地理志曰。王莽更泗水郡爲順水。陵縣爲生麥。淩水注之。水出淩縣。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於淮。卽經所謂之小水者也。（酈注）淩縣故城。在今宿遷縣東南。

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於海。水經

應劭曰。浦、岸也。蓋側淮瀆。故受此名。淮水於縣枝分。北爲游水。歷朐縣與沭合。又東北逕贛榆縣北。東側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一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所見東北傾石長一丈八尺。廣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一十二字。地理志曰。游水自淮浦入海。爾雅曰。淮別爲滸。游水亦枝稱者也。酈注 今安東縣治。或云卽淮浦故城。淮浦舊屬臨淮郡。晉改屬廣陵。漢志。平氏縣下云。淮水東南至淮陵入海。蓋陵字之誤。淮陰去海尚一百四五十里。而志云淮陰入海者。亦猶江都去海甚遠。而湔氐道下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不言海陵也。淮陵作淮陰。無疑。安東卽淮浦。亦無疑。

淮自荆山而下。卽受黃河從渦河一支之水。至淸河則全受河水矣。議者云。黃河泛濫中土。蓋海口近年漲沙下壅上溢致然。已議濬海口矣。初亦甚奇之。及觀於淮海。而始知其妄。蓋淮陰之地甚卑。而徐呂之洪甚高。信然。則淮陰當陸沉。而徐呂爲安流矣。審察之。乃河淮入海之處。北口實有漲沙。而南口更衝廣爾。劉天和問水集

淮水昔不病淮安。今病淮揚。蓋黃河正流。往經河南。或出潁川。或出壽春。匯淮入於海。其入小浮橋經徐邳入海者。支流也。勢故卑且弱。河淮合則爲一家。直湧而東奔。是淮以河利也。安能害淮安。今全河舍河南之故道。併流徐邳。經淸河。而淮水自西來會。是二家也。不相統一。故河落、則淮乘高而凌之。淮安以燥。秋水灌河。河恃勢而驕。亘淮安之東北。若大行焉。而淮水方挾潁川壽春諸平陸之水勢。與強

河鬬於淸河。不能衝中堅。則氣喪而潰散淮安之郊。蹔爲憩息。俟河之消銳。乃假道會弱河。始入海。淮安安得不病淮河哉。若導黃河經河南。會淮水於潁川。壽春。勢旣不能。若任淮水灌淮安。勢又不可。唯朝廷定策。固高寶諸湖老隄。建諸平水閘。大落高寶諸湖之巨浸。廣引支河。歸射陽湖入海之洪流。乃引淮河上流一支入高寶諸湖。如黃河平。則淮水會淸河故道。從淮城北。同入於海。如黃河長。則淮水會高寶湖新道。由射陽湖從淮城南。同入於海。則淮安全得平土而居之。　神禹疏瀹排決之法。今不講久矣。考之正字。疏者水密爲患。則綱舉以疏之。瀹者。水散爲患。則合水以瀹之。排者。水侵爲患。則拒堵以排之。決者、遲迴爲患。則搜剔以決之。朱子云。汝泗皆入淮。而淮自入海。夫淮之入海。此三代以後事也。禹治水先審中國大勢。北水之大唯河。南水之大唯江。而四瀆特姑以淮漢配耳。豈眞可敵江河哉。故導汝泗入於淮。又導淮入於江。東北注海。邗溝、淮入江故道也。今失之。而淮自入海。蓋失禹決排之法。而淮之南北。始多水患矣。萬恭治水筌蹄

河自中牟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淸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於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廟堂之議。旣視其奪以爲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以爲利。不獨害民生。妨國計。而於天地氣運。未必不有關也。　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淮受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宋以前、河自入海。尙能爲並河三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淸口又合汴、泗、沂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豬。

如鉅野梁山數處。猶有所分。如毛氏赤河之斷。雖以元人挑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邱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氾之間。不使之并趨一道。自宏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間。乃猶於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於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濼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鼈之憂。殆未已也。日知錄

黃河行至清河縣南。與淮水交會。是爲清口。由清口而合流東北行三百餘里入海。方康熙十六年以前。河道敝壞之時。清口一片淤沙。自清口以至海口。微水緩流。河寬處不過十餘丈。窄處僅有六七尺。深處不過五六尺。淺處僅有二三尺。及全淮歸故之後。漸漸刷開。迨黃河亦復歸故。而水力所至。淤沙盡闢。清口寬二三百丈。河漕深二三丈不等。已漸復當日之舊矣。迤下三百餘里。河身俱寬一二百丈不等。河漕俱深二三丈不等。惟安東縣蓮花菴迤下。河漕一千餘丈。僅深一丈二三尺。須多置二百餘斤重之大鐵犂數十架。乘船施治。必期深至二丈之外。方爲永久之道也。周洽河防雜說。

淮河發源於河南桐柏山。由開封至歸德。至亳州。出小清口。至大河口。會黃入海。今則開封至歸德一

段。已經淤塞。必大加開通。中間有可以開通河道。挑挖溝洫。引水灌田者。聽其自便。則黃河以南。西北之水利大興矣。古時淸口止出淮水。而黃河由淸河縣後往東行。至大河口淮黃交會。所以黃水無倒灌之患。今黃河遷於淸河縣前。直逼淸口。若改於大河口之下。使之會黃入海。自無倒灌之患矣。張淸恪居濟一得。

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二

淮水

漢桓帝永興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後漢書五行志。

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干寶晉紀。所紀事在晉世。不知在於何年。

宋明帝泰始季年。淮水竭。南史明僧紹傳。其時紹竊謂其弟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而周亡。夫有國必依山川以爲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竟如其言。

梁武帝天監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梁書曹景宗傳。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作浮山堰。梁書武帝本紀。 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高祖然之。發徐揚人。率二千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幷護堰作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天監十四年。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用鐵數千萬斤。沉於堰所。伐樹爲井幹。塡以巨石加土其上。士卒死者十七八。明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闊百四十丈。天監十五年九月。淮堰壞。死者十餘萬口。梁書康絢傳。 梁堰淮水。以灌壽陽。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乃引東西二冶鐵器數千萬斤。沉於堰所。仍伐樹爲幹。塡以巨石。踰年堰成。其長九里。軍人列居其上。其水淸潔。俯視邑居墳墓。公然皆在其下。或

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旣而昏霧不解。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北史今號爲荊山堰。梁典浮山堰。渦口東岸東是。

梁武帝普通元年秋七月。淮海並溢。梁書武帝本紀。

唐德宗貞元八年六月。淮水溢平地七尺。沒泗州城。唐書五行志。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七月。淮水溢亳州。唐書五行志。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六月辛未。淮水溢。唐書五行志

大中十二年。淮南大水。發自徐州。流沒數萬家。淮安府志。

中和三年。汴水入於淮。水鬭。壞船數艘。江南通志。

後周顯德中。淮水漲溢。宋史趙贊傳。

宋太祖乾德四年。泗州淮水溢。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四年六月。蔡州淮、及白露、舒、汝、廬、潁、五水並漲。壞廬舍民田。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六年。潁川淮溮水溢。淹民舍田疇甚衆。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七年四月。泗州淮水暴漲入城。壞民舍五百家。宋史五行志。六月己亥。淮水溢入泗州城。壞民居。

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六月。泗州淮漲入南城。汴水又漲一丈。塞州北門。宋史五行志。

宋咸平四年。淮水溢。天聖四年。又溢。景祐三年。作外隄以備淮水。江南通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五月。潁州潁水溢。壞隄及民舍。宋史太宗本紀。徐州白溝河、溢入州城。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秋七月。淮水溢。 九月。睢溢。浸田六十里。宋史太宗本紀。

宋眞宗大中祥符七年六月。泗州水害民田。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景祐元年閏六月甲子。泗州淮汴溢。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嘉祐二年三月戊戌。淮水溢。宋史仁宗本紀。 七月。淮水自夏秋暴漲。環浸泗州城。宋史五行志。

泗州南去淮一里。屢遭水患。宋開寶七年。淮水溢入泗城。歷咸平至祥符。無歲不溢。迨至景祐三年。作外隄以備淮水。高三十三尺。自是水患少弭。歐陽公云。泗州之患。莫暴於淮是也。禹貢錐指。

宋仁宗嘉祐六年七月乙酉。泗州淮水溢。宋史五行志 二年既作外隄。猶不足以禦患。可見淮水之暴。

宋神宗熙寧四年十一月。開洪澤湖。達於淮。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元豐四年五月。淮水泛漲。宋史五行志。

是年。命發運副使史公弼。修泗州洪澤湖。玉海

軾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府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爲患。軾言於朝。從之。宋史蘇軾傳。

宋徽宗重和元年夏、江淮諸路大水。民流移溺者衆。分遣使者振濟。宋史五行志。霍端友知陳州。陳地汙下。疏新河千里。徹於淮。水患遂去。宋史霍端友傳。

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春、淮水溢。中有赤氣如凝血。江南通志載在紹興四年。四月。淮溢數百里。漂民田廬。死者尤衆。宋史五行志。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五月。淮水溢廬、濠、楚州。無爲、安豐、高郵、盱眙軍皆漂廬舍田稼。宋史五行志。

宋寧宗開禧元年九月丙戌。淮水溢。淮東郡國楚州盱眙軍爲甚。宋史五行志　按元史阿塔海傳。世祖至元九年五月。淮水溢。是爲度宗咸淳七年也。

元仁宗延祐七年四月。安豐、廬州、淮水溢。損禾麥一萬頃。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元統二年六月戊午。淮河漲。淮安路山陽縣滿浦、清岡等處。民畜房舍多漂溺。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元五年七月。沂州沂、沭二河暴漲。決隄害田稼。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四年冬十月乙酉。議修淮河隄堰。元史順帝本紀。

明太祖洪武八年九月壬子。上閱輿地書。得濠梁古跡一卷。命內臣馳驛以賜東宮。且題其外。令濂詢訪

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池河驛．得上所賜書．大喜．以示濂．濂因啓曰．臨濠古蹟．惟塗、荆二山最著．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獲免阻修之難．禹之功也．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九月．濬淮安山陽縣支家河．水南入淮．北通安東、海州．明太祖實錄．

明太宗永樂七年．六月乙丑．鳳陽府壽州言．淮水決州城．命以時修築． 丁卯．中都留守司言．夏雨不止．淮河水溢．壩口見發軍夫晝夜築塞．命工部亟遣人督視．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八年．三月丁卯．工部言淮安府淮河南岸坍圮．延及倉廒牆垣．宜令有司修築．皇太子從之．

五月戊子．工部啓修淮安府淮河隄岸．以固大河．衞城池．皇太子從之．明太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七年．八月己丑．直隸壽州衞奏．近城西有湖與淮相通．比雨潦暴漲．壞城二百四十餘丈．乞發附近軍民修理．從之．明宣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元年．十二月癸亥．直隸壽州衞奏．七月間淮水泛漲．壞西北城垣．請修治．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二年．八月戊辰．掌直隸清河縣事．知州李信圭奏．本縣四月終霖雨壞麥．五月終淮水泛溢．漂流房屋孳畜甚衆．民不堪命．乞賜賑貸．其歲凡買辦物料等項、軍匠廚役、濬河人夫．俱乞暫免其額辦．商稅課鈔．乞暫存本縣給用．上命有司覈實．從之． 九月戊申．直隸大河衞奏．舊置軍器局．以軍餘造器

械供用。近因淮水泛漲。決隄漂屋。請停造。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三年四月庚午。直隸鳳陽府泗州、淮安府清河等縣。各奏去歲天雨連綿。淮水漲漫、沙淤地畝。不能布種。今年夏稅。無從辦納。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除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四年七月辛卯。直隸鳳陽府。自五月連雨。抵七月。淮水溢。決壩埂。敗城垣。沒軍民田廬甚多。至是事聞。命巡按御史。中都留守司。各遣官於被災軍民。加意存卹。衝決城壩。逐漸築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七年。閏七月戊辰。修鳳陽衛土城及護城隄。以久雨、淮水衝決故也。明英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九月丙寅。淮水溢。淮安所屬諸州縣。壞官民屋舍。淹沒人畜甚衆。明憲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七月辛丑。總督漕運都御史叢蘭奏。淫雨爲災。淮水泛漲。衝決漕隄。淹沒人畜禾稼。乞免坐派工部料價。部議已徵者解部。未徵者視災分數。奏請仍以所在椿草銀。修理決隄。從之。明武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四月丁未。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龔輝。巡按直隸御史史載德。各奏。泗州逼近淮河。地勢低下。今黃河水決入淮。下流壅塞。其勢必且上溢。爲陵寢之憂。乞亟開直河口以通下流。築二陳莊、劉家溝、二口。以防衝決。仍命欽天監官一員。相度祖陵地脈。擇日興工。工部議覆。報可。明世宗實錄。

嘉靖三十年。淮水大溢。田地俱沙淤。淮安府志。

應櫝、總漕於淮。以淮水唯資黃河。易涸而多淤。歲糜挑浚之費。而泗水西流。實應南注大江。可以入淮。

於是因五里溝鑿之。不費不勞。河迄通利。未旬月。巡撫兩廣去。唐汝楫撰兵部右侍郎應公墓志。櫃、淦昌人。嘉靖三十年任總漕。

嘉靖三十一年。淮河大溢。田地俱沙淤。淮安府志。

嘉靖三十四年。淮水溢。淮安府志。

明穆宗隆慶三年九月丙子。時淮水漲溢。自清河縣至通濟閘及淮安府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明穆宗實錄。

明穆宗隆慶四年六月丙辰。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報。疏濬淮河。及鴻溝、境山等處工完。上從部議。錄管工同知章時鸞等。賞賚有差。　九月壬申。侍郎翁大立言。今淮河自泰山廟至七里溝。淤十餘里。而水從朱家溝傍出。至清河縣河南鎮。以合於黃河。聞者無不駭異。然臣以爲宜開新莊閘。以通回船。復平江時故道。則淮河可以無虞。臣所患獨在黃河。睢、宿之間。遷徙未知所定。泗州陵寢。甚有可虞。臣請濬古睢河。繇宿遷、歷宿州、出徐州小浮橋。以洩徐呂二洪之水。又規復淸河魚溝分河一道。以下草灣。免衝射之患。南北運道。庶幾可保。都給事中龍光亦請下所司勘議。或尋復故道。或分洩二洪。及倣先年置鋪設夫。開溝建閘之法。以爲久計。工部覆行新任都御史潘季馴。如議區畫。從之。明穆宗實錄。

是年。高家堰大潰。時淮水東趨。諸州縣匯爲巨浸。淮城民不聊生。黃河亦決崔鎭等處。而桃淸河塞。運道梗阻者數年。江南通志。

高家堰者。郡志云後漢建安中太守陳登所築。閻百詩曰。此堰不見於史籍。考三國志。登嘗爲典農校尉。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登固精於水利者。又嘗爲廣陵太守。虞溥江表傳云治射陽。則此堰距治所甚邇。登築隄以障淮水。理勢宜然也。由是觀之。漢世河未合淮。尚不聽其南奔。況今欲藉此清淵以刷沙乎。苟非以隄束水。使淮并力東注。則自清口以至海口。終不能無壅也。禹貢錐指。

高家堰。今府志稱高加堰。注云。高加者。爲護運道邑井。宜加高而名之。蓋益加而益高耳。按高堰去寶應高一丈八尺。去高郵高二丈二尺。高寶堤去興化、泰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其去堰不啻高三丈有奇。見潘宮保兩河議。自明迄今。又不知高幾許。一有叵測。而淮揚兩府之城郭田廬。皆在水底。吁可畏哉。今水學。

萬歷元年五月十八日夜。淮水暴發。千里汪洋。沒室淹田。瀕河民多溺死。淮安府志。

萬歷二年、秋七月二十四日。辰刻微雨而風。入戌。風、大雨如注。次日夜益猛。拔樹撤屋。東海大嘯。淮河並溢。漂蕩山、清、安、鹽等邑官民廬舍一萬二千五百餘間。溺死男婦鄭江等一千六百餘名口。崩隳邑城垣百餘丈。餘邑同。揚州府志。

是年淮河並溢。淮安府志。

是年七月二十四日。淮河並溢。漂官民廬舍。溺死男婦。不計其數。清河縣志。

萬歷三年。淮河並漲。淮安府志。

是年。泗水南下。衝決清水潭等處。南河全考。

是年六月。霖雨不止。風霾大作。淮河並漲。千里共成一湖。揚州府志。

是年、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水從高家堰東決。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沒千里。奉祀朱宗唐、請行南京工部。委主事郭子章。會潁州道。勘視水勢衝激崖岸。恐侵柏林。議估石砌泗陵堤。二百二十六丈。至五年工完。時御史邵陛。亦行泗州。將護城隄用石包砌堅固。至今賴之。稱爲邵公堤。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邵元哲。亦修高家堰。幷開菊花潭。以洩三城之水。東方米舄舟楫皆通。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歷五年。六月甲戌。總督漕運侍郎吳桂芳奏。淮水向經清河。會合黃河趨海。自去秋河決崔鎮。清江一帶。正河淤墊。淮口梗塞。於是淮弱河強。不能奪草灣入海之途。而全淮南徙。灌山陽、高寶之間。向來湖水不逾五尺。堤僅七尺。今堤加至一丈二尺。而水更過之。此從來所未有也。議護湖堤以殺水勢。部言堤雖可護。而不能必水之不漲。欲水之不漲。必俾淮有所歸而後可。宜令漕運衙門。嚴督司道。熟計其便。報可。　閏八月辛丑。時山陽、高寶。淮水瀰漫。禮科左給事中湯聘尹議。導淮入江。於瓜洲入江之口。分流增閘。以殺其勢。已。漕運侍郎吳桂芳稱。黃水向老黃河故道而去。下奔如駛。淮遂乘虛。湧入清口故道。淮揚水勢漸消。部覆二議不同。奏請行勘。上以河淮既合。命寢其議。　九月丁卯。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施天麟言。淮泗之水。原從清口會黃河入海。今不下清口而下山陽。從黃浦口入海。浦口不能盡洩。浸淫漸

及於高、寶、邵伯諸湖。而湖隄盡沒。則以淮泗本不入湖。而今入湖故也。淮、泗之入湖者。又緣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塞故也。清口之淤塞者。又緣黃河淤澱日高。淮水不得不讓河而南徙也。蓋淮水併力敵黃勝負或亦相半。自高家堰廢壞。而清口之內傍通濟閘、又開朱家等口。引淮水內灌。於是淮泗之力分。而黃河得以全力制其敝。此清口所以獨淤於今歲也。下流既淤。則上流不得不決。每歲糧艘以四五月盡運。堤以六七月壞。水發之時。不能爲力。水落之後。方圖堵塞。甫及春初。運事忽至。僅完堤工。於河身無與。河身不挑。則來年益高。上流之決。必及於徐、呂。而不止於邳、遷。下流之涸。將盡乎邳、遷。而不止於清、桃。須不惜一年糧運。不惜百萬帑藏。開挑正河。寬限責成。乃爲一勞永逸。至高家堰。朱家等口。宜乘時築塞。使淮、泗併力足以敵黃。則淮水之故道可復。高、寶之大患可減。若於興化、鹽城地方。海口湮塞之處。大加疏浚。而湖堤多建減水大閘。堤下多開支河。以行各閘之水。庶乎不致汗漫。總之未有不先黃河而可以治淮。亦未有不疏通淮水而可以固堤者也。部覆。河內疏浚。苦無良法。惟先臣劉天和。用平底方舟。橫排河中爲一層。四維拴繫。以長柄鐵爬浚之。浚深數尺。移舟再浚。後數丈。復爲一層。如前法。則水中與陸地施工略同。興工停運。宜行河道等衙門。會議具奏定奪。報可。　十二月己丑。先是淮水南徙。泛濫淮揚間。已而漕運侍郎吳桂芳報稱。草灣開通。淮水消落。至是淤墊如故。給事中劉鉉言。治淮以開通海口爲策。宜簡方略大臣一員。會同河漕諸臣。相踏咨度。爲新運計。上令吏部推有才望、實心任事者以聞。於是吏部請

以總督漕運兵部左侍郎吳桂芳、爲工部尙書。總理河漕。得旨、近來當事諸臣。意見不同。動多掣肘。以至日久無功。今以此事專屬吳桂芳經理。河道都御史暫行裁革。李世達改推別用。其選任部司。處置錢糧。俱許以便宜奏請。若明歲運道有梗。戶部査先年海運事宜行。明神宗實錄 吳侍郎所奏。向來湖水不逾五尺。堤僅七尺。今堤加至一丈二尺。而水更過之。此從來所未有也。可見高堰益加益高。當時已有然矣。施郎中所言。淮泗本不入湖。而今入湖。淮泗之入湖者。又緣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塞故也。清口之淤塞者。又緣黃河淤墊日高。淮水不得不讓河而南徙也。迨至今日而更甚矣。又可爲歎息。

是年三月至五月、恆雨。西河水發。由高家堰一槩東漫。鹽城水災特甚。張宗仁賣兒詩云。攜兒去賣向兒哭。賣兒買米供晨粥。粥熟呼兒兒不來。剜心忍食孩兒肉。淮安府志。

是年漕撫王宗沐、築高家堰。淮郡二堤記。

萬曆六年九月。總河侍郎潘季馴題准。命郎中張譽。海防道龔大器。揚州府同知韓相等。築高堰堤長六十里。內砌大澗口等處石堤三千一百一十丈。柳浦灣堤東三十餘里。西四十餘里。 先是萬曆三年。淮決高堰寶應。而山陽、高寶、興、鹽等處。匯爲巨浸。運道梗阻。總河侍郎潘季馴行相視。築堰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堤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于是淮畢趨清口。會大河入海。海口不濬而通。南河全考。

萬曆七年五月。淮水溢。平地高三丈。淮郡二堤記。

隆慶辛未河大溢壞漕舟以千數天子念大計不以沐爲不肖授璽書使董漕計拔自藩鎋異數也踰年淮父老詣余而泣曰郡地專受淮故稱淮安勢自西南歷淸河而東與湖南僅隔抔土故高家堰有堤不治而淮輒入海幾受其半淮揚兩郡皆困終不治則且妨漕余惕焉按之信然乃檄守陳文燭以軍餉六千餘金致鄉先生周君胡君築焉又明年癸酉五月淮水溢平地高三丈餘而以堤故不溢入湖郡之南鄉與揚皆無恙然勢掠郡西合黃河折而經北城下安東則洶湧幾嚙西橋奪漕河而出余爲之不寢者三夕幸而勢稍殺則又以其泛濫四溢數道出禮信壩及鉢池山民在巨浸中至八月而始涸余以災請幸天子仁聖捐米八萬石賑之而又允折漕糧是時幸淮獨漲使稍遲半月與黃河幷發則事不可支矣是年冬余再檄于同知時保以賑之餘米一萬石募夫築郡西長堤焉高家堰堤北自武家墩起至石家莊止計三十里而遙爲丈五千四百堤面廣五丈底廣三之而其高則沿地形高下大都俱不下一丈許而又於大澗小澗具溝舊漕河六安溝諸處築龍尾埽以遏奔衝堤內自澗口以達張家莊濬舊河以洩湖水使不侵嚙工凡五十日而畢郡西長堤自淸江浦藥王廟起東歷大花巷由西橋相家灣直抵新城過金神廟至柳鋪灣六十里而近爲丈八千七百九十八堤面廣四丈底廣三之高可七尺餘蜿蜒如長虹以障郡城之北工凡三月而畢余按淮安郡三城在淮與漕河夾中自嘉靖中年以來無歲不被水而其最甚則已巳癸酉極矣鞠爲大澤不見水端民之棲樹巢冢以救

旦夕。卽余疏中所道。蓋其十之三四也。而今二堤並峙。高家堰獨抗淮於西南。而西長堤又障淮於西北。蓋至是而居者田者。皆有寧處。可望生全。無苦昏墊矣。余不才且旦夕乞去。然使來者愼守而時護視之。無至壞以永爲障。使吾民得粒食育子抱孫。則大幸也。顧淮水高於郡。勢若建瓴而下。使其發時與河並。則爲慮尤巨。且西長堤能障溢水。而其從下嚙而崩者。不能卻河。故去城數十里。而今乃在城下。是其大勢漸侵而南。可覩也。開草灣以分河勢。通澗河以防溢流。余心耿耿焉而力已詘。民亦告病。姑少休之以待文燭楚之沔陽人。時保、浙之嘉興人而是時同相二役者。郭同知大綸王通判宏化諸推官大綸。山陽縣縣丞談嘉謨也。江南通志此卽王公宗沐。所作淮郡二堤記也。

明神宗萬歷八年三月乙巳。工科給事中尹瑾陳河工善後七款。一高家堰、近已築塞成堤。體制高厚。既有椿板以護其外。復設官府以嚴其防。然終不若石堤。更爲永恃。宜於中間二十里低窪處。用石包砌。令徐、潁、海防三道。均分道里。各派所屬而董其成。　六月戊午。先是鳳陽等處雨澇淮溢。水薄泗城。且至祖陵墀中。御史陳用賓以聞。給事中王道成四疏言。黃河未漲。淮泗之間。霖雨偶集。而淸河口已不能容洩。萬一震驚陵寢。誠非細故。宜令河臣設法疏導堵塞之。總理河漕潘季馴謂黃淮合流東注。勢甚迅駛。止因霪雨連綿。而泗州岡阜盤折。宣洩不及。遂至漲溢。若欲更求疏浚。則下流已深。浚無可施。欲更事截塞。則上流之水勢難逆堵。該部亦以爲然。覆議。令季馴親詣相度。從之。　十一月乙酉高家堰石工將興。鄉

官常三省等倡言有妨祖陵。具揭欲阻之。河臣潘季馴疏陳其舛謬不經。具請再行勘議。上命修築以終前功而革常三省職爲民。　十二月戊申。以泗州等處連災。詔免萬歷六年以前改折漕糧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九十兩有奇。從總理漕河兵部尚書凌雲翼請也。明神宗實錄。

淮入海。由淸口入江。由大澗達湖。自高堰築而江路塞。自黃河決而海道阻。所受七十二河水。積爲泗患。州人常魯軒先生、謝政里居。畫分黃導淮策。忤當路意。坐阻撓奪官。竄之編戶。已泗歲受水。先生復請開黃河。浚淸口河。以導淮入海。開周家橋、武家墩。以導淮入湖。開芒稻河。瓜儀閘。以導湖入江。侍御史牛公繪圖以聞。上震怒。治諸行河者罪。而後司空楊公。給事張公。卒以先生策從事。泗得無水。李維楨撰參議常三省墓誌銘。　三省。字希曾。泗州人。萬歷丙辰進士。歷湖廣參議憂居。河患起。公身操畚鍤塞壅。城得無潰。旣遘謗。無慍言。會有恩詔復官。而楊司空疏言河工就緒。多參議常三省功。宜增秩錄用。先後撫按臣。南北臺省。薦者凡三十人。而公題其署曰。久分生涯借木石。勉將道術付桑榆。踰數年卒。

是年。姜璧巡按兩淮鹽法。時黃水入淮。淮大溢。總河大臣與撫臣相掣肘。而有司行河者。率委之倅貳。又有議罷范公舊堤勿修。而別開支河者。公疏言倅貳權輕。不如專任守令。大臣事權不一。難責成功。宜罷總河。以其事歸撫臣便。又河口外高內下。開支河。則引倒流之潮。闢私販之路。不若修范公廢堤。使內水不出。外水不入。外不損鹽竈之地。內不傷耕植之田。疏凡數百言。皆鑿鑿可行。部覆如公言。事竣。有白金之賚。余繼登撰僉都御史蒲汀姜公墓誌。　按璧。字元卿。文安人。隆慶辛未進士。公言修范公堤誠善。而言總河宜罷。殊傷國體。而罷總河。在潘公去任以後。

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二

淮水

萬歷八年、總河潘季馴題。河工善後事宜。一、甃石堰以固要衝。先該給事中尹瑾題。該工部覆議。高家堰西當淮泗衝流。東護淮揚沃土。即今築塞已固。要將當中大澗口二十餘里。用石包砌。合咨臣等今歲預行估計幹辦。合用石料若干。工費若干。責成徐、潁、海防三道。併力分工。同心協慮。自萬歷九年興工。酌寬限期。合用錢糧、於大工餘剩銀內支用、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該臣等覆查得本堰自漢陳登剏築之後。至我朝平江伯陳瑄復大築之。向不甃石者。非謂石之不堅。亦以采石之難也。去歲堰工告竣。即設官夫。畫地分守。每歲四月以前。八月以後。水及堤根者。不滿二百丈。防守甚易。惟是五月中至八月盡。最爲喫緊。如有汕刷浪窩。隨時補修。可保無恙。然歲久月深。官吏更換。首尾不知。疎虞難免。誠不如甃砌山石之爲一勞永逸。科臣所云三利。可謂委曲明盡矣。況內土既已堅厚。廂石亦易爲力。但淮安原不產石。俱於徐州取辦。而節年采伐不歇。勢必窮山遠搜。石巖既遠。則出山脚價自倍於昔。水次去工尚餘五百里。糧艘帶運。勢必病軍。民舟搭載。勢必病商。則自備官船。專人管運之費。不可惜也。採石數萬丈。聚匠必須數千名。非遠募於山東江南之間不得也。其直不多。誰肯樂就。及卸石

工次。搬運至堰。遠者將十餘里。近亦五六餘里。泥塗深陷。舉趾艱難。比之伐石出山之苦。又有甚焉。大工甫畢。民勞方休。勢難驟舉。故須濡遲歲月。事難獨任。故須分責三道。該科慮之詳矣。今該臣等公同勘得大澗口極窪去處。自列字號至水字號止。計長三千丈。合派南河分司三百丈。徐海潁三道各九百丈。每堰長一丈。應砌高一丈內外。用石二層。該石二十丈。共該石六萬丈。約計在山採辦工價。出山腳價。幷鑿砌工食。每丈該銀五錢九分。共該銀三萬五千四百兩。合用船隻。除南河分司查有見在混江龍船免造外。每道該造船九十隻。共船二百七十隻。每隻連蓬桅什物。該價銀五十兩。共銀一萬三千五百兩。每船雇募水手六名。共募一千六百二十名。每名每年工食銀七兩二錢。大約四年爲期。共該銀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兩。募夫搬石上船下船。及擡石到工。大約每丈費銀三錢。共銀一萬八千兩。每砌石一丈。用石灰二斗。銀八釐。共該銀二百四十兩。堰基三千丈。每丈約截用長杉二十五根。共計七萬五千根。每根價銀一錢三分。共該銀九千七百五十兩。椿手、每丈三十工。該銀一兩二錢。共銀三千六百兩。管工官廩糧。比照大工事例。合用府佐二員。每員每日廩給銀一錢。書辦一名。口糧銀四分。州縣佐貳官十一員。每員每日廩給銀六分。書辦一名。口糧銀三分。陰醫省祭等官三十員。每員每日銀四分。每年該銀九百七十二兩。共銀三千八百八十八兩。以上通共該銀一十三萬一千三十四兩。應於大工用剩解還戶部銀一十二萬。奏請留用。尙欠銀一萬一千三十四兩。再於原留用剩銀內

動支。除南河分司見有船隻。一面行令采運外。其三道工程。今歲時月已促。止可打造船隻。置辦器具。雇募夫匠完備。明歲採運石塊。陸續細鑿備用。萬曆十年。方可下樁甃砌。隨砌隨採。定限四年以裏工完。聽總理衙門將各效勞官員。分別勤惰。題請覈實賞罰。如司道等官處置得宜。能於限前早竣。工堅費省者。破格優處。其原造船隻事畢。量行變價。作正支銷。庶料理周悉。而隄防永固矣。（河防一覽。）

明神宗萬曆九年十一月乙亥。修泗州城外石隄。泗城陵寢重地。勢極窪下。舊有石包土堤。藉以護城禦水。久被淮流衝壞。撫按凌雲翼、陳用賓等。各請大舉修築。以爲一勞永逸之計。詔亟行之。（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一年正月丁未。以高家堰河工成。參政舒大猷等紀錄。　十月己酉。以高堰工完。尚書潘季馴、原任兵部尚書凌雲翼等。賞賚有差。（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六年。十月甲申。總督河道潘季馴條上河工八事。（前五條入黃河。）　一添設隄官。謂高堰柳浦灣二堤。綿亘二百餘里。一大使往來防守。未免疎虞。宜另增柳浦灣大使一員。夫役卽於高堰南河數內。裒出五百餘名。屬之。以密隄防。一加幫眞土。謂淮水發源桐柏。挾七十二溪之水。經鳳、泗入海。而基運山。橫截河中。湧漲時作。僅恃石堤一帶爲捍禦。而石內之土。多係浮沙。一遇霖雨。輒至坍損。土旣圮矣。石將安附。宜覓取眞土。幫築完固。以捍洶湧。一接築舊堤。謂淸口乃淮、黃交會。而淮黃原自不敵。然淸口不至壅淤者。以王家口之隄。築全淮。皆從此出。其勢足與黃敵也。自商販盜決前堤。挖渠利涉。淮勢漸分。將來淸

口必致淤阻．宜接築長隄．就近責淸河令監守．稍有疎虞．卽行參治．命依擬行．（明神宗實錄）

是年八月、總河都御史潘季馴、請加泗城護堤．行潁州兵備副使王之猷、督知州汪一右等修築．除內換老土外．自新橋口起．北至西門牌坊止．加修石堤．長一千九百三十二丈．加高二尺．用大石、長一千八百六十四丈．添建子堤長一千六百八十丈．又自西門牌坊起．至迤南新橋口止．砌高二尺．用碎石．長一千一百六十五丈．又添修新橋迤南大堤．幷窰西石堤．共長八十六丈．俱於十八年完工．（南河全考）

潘季馴條上河工八事．一添設隄官．以免遙制．竊惟當官之事．兼攝爲難．而以最卑之官．攝最遠之事．爲尤難．臣於萬歷七年．建復高堰之隄．以捍橫流於淮郡之東．刱築柳浦灣之堤．以遏狂瀾於淮郡之北．十餘年間．利賴於二隄者．良不淺矣．第因比時冗員之禁方嚴．不敢多求添設．故止請高堰大使一員．兼攝柳浦灣一帶隄務．但查高堰之隄．增築已幾百里．而柳浦灣之隄．起自淸江浦．以至高嶺戴百戶營．延袤一百三十餘里．伏秋之時．顧此失彼．一大使豈能日奔走於二百里之間耶．縱委義民等官．不過虛應故事．豈肯在隄防守．前歲范家口之決．實由此也．臣請添設柳浦灣大使一員．住劄本堤．要害去處．自淸江浦起．至戴百戶營一帶遙堤．付之管理．應用夫役．卽於高堰八百名數內．裒出三百．再於南河隄淺夫內．裒出二百．共夫五百與之．其高堰大使．專管本堤．各令晝夜巡邏．遇汕卽補．庶地有專轄．而功可責成矣．　一加幫眞土．以保護堤．查得淮水發自河南桐柏山．挾七十二溪之水．經鳳泗

東入於海。然至泗州。而龜山橫截河中。卽基運山圖中所云。灣如牛角。勢樣非凡者是也。下沙一轉。迴瀾西顧。此於風氣實爲完美。然伏秋之時。不免湧漲。亦由此也。臣讀宋臣歐陽修先春亭記。其略有云。景祐三年。泗守張侯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又云。泗、天下之水會也。又云。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夫曰尤暴者莫大於淮。則知淮之爲暴於泗舊矣。曰隄高三十三尺。則知水之高矣。先後州守惟以築隄爲事。則知禦淮之策。舍隄之外無策矣。今查泗州護城隄。高不及宋三之一。然幸當水一面。甃石可恃。但石內土堤。皆係浮沙。一遇霖雨。輒至坍損。土隄一圮。石將安附。不可不慮也。臣於六月間。躬往閱視。卽行潁州兵備道。及該州知州浦朝柱。令其覓取眞土。另加堅築。第本隄丈數頗多。工費不少。錢糧難處。延久未報。臣請勅下工部。咨行撫按衙門。多方計處。覆請施行。庶護隄可恃。而州民獲安矣。再查基運山。去州一十餘里。地勢高峻。嘉靖十四年間。該先任總理劉天和。令匠役王良等。量得地形。迴高二丈三尺一寸。則又與州不同。東麓石堤。見在查修。臣故未及之也。　一接築舊隄。以防淤淺。竊惟清口乃黃、淮交會之所。運道必經之處。稍有淺阻。便非利涉。但欲其通利。須令全淮之水。盡由此出。則力能敵黃。不爲沙墊。往歲高堰潰決。淮從東行。清口遂爲平陸。高堰旣築。獨慮清河縣對岸王家口等處。淮水從此決出。則清口之力微矣。臣於萬歷八年。行

郎中佘毅中。卽於本處築隄一道。以防其溢。數年之間。清口利涉。實賴於此。不意鳳、泗商販船隻。又於本堤之東。盜挖一渠。取便往來。歲久成河。已闊九十餘丈。淮水盡由此出。清口不免沙淤。臣查得此處。係清河對面地方。該縣知縣出入之間。一覽在目。何致任其盜決。汪洋北注。而若罔聞知。且不以報也。其秦越肥瘠亦甚矣。除臣見在查理。及行司道官。候淮水消落。接築長隄一道。務期堅久可恃外。臣請隄成之後。專責清河縣知縣管理。每歲派定官夫。時加幫補。如遇水發。率同地方人等。晝夜巡邏。以防盜決。儻有疎虞。卽將掌印官參治。蓋此隄卽在縣治之前。較之他所不同。而掌印官常川在縣。較之管河官尙有他處奔走者。又不同也。河防一覽略見實錄。茲特鈔其全者。

明神宗萬歷十八年。六月乙酉。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增修泗州石堤。經用不足。工部議給淮安庫貯停濬草灣銀四百四十餘兩。許之。明神宗實錄。

是年五月十二日以後。大風雨。淮水漲。漂禾麥渰爛。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歷十九年。三月戊午。以築泗州一帶護城石堤工完。各官紀錄獎戒。悉依部覆施行。　九月戊辰。時泗州水患異常。公署州治。水滲三尺。其城內原有水關。後因淮水高於城濠。故塞水關。以防水灌。至城內積水不洩。居民十九渰沒。工部尙書曾同亨上其事。上令河漕督撫。會同巡按御史勘議。要見泗城積淤。何以宣洩。淮水停漲。何以疏通。塡土增高。有無可以捍禦。周家莊、是否應濬。施家橋、是否可開。張福

堤、是否阻礙．或別有可開之處．爲地方之利者．具奏以聞． 十月壬寅．時揚州風雨連日．淮湖漲溢．江都縣北一淺邵伯淳家灣舊隄．衝決五十餘丈．高郵州南北關等處．俱被衝決．總理河道潘季馴上其事．工科都給事中揚其休劾管河通判劉汝大、州判張九思等．故違節制．海防道張允濟查覈疎虞．總理潘季馴．俱宜同坐．部覆．海防通判、州判等官．俱應議罰．潘季馴旣屢次催督．宜速行道府．上緊備築．以勵後效．得旨．劉汝大等各罰俸三箇月．張允濟姑免究． 十一月癸亥．工部題．河道都御史潘季馴條議．前三條入黃河．一增砌石堤以固保障．謂高家堰當湖之處．中段原鑲石堤．足當風浪．其石隄南北．俱係土堤．歲修無已．議照中段．一槩砌石．徐州道與河南分司．各管砌工．以二十一年爲始．應用錢糧．俱於歲修銀內劄處．八年之內．淮可通完矣．後一條入運河． 依擬行． 明神宗實錄 高堰容納淮水．西風鼓浪．甚是洶湧．南北土堤．何能捍禦掀天之勢．潘公始議槩用石堤．始稱堅固．公於高堰之功．洵鉅．然雖一律石堤．亦何能免歲歲之修防耶．

是年五月以後恆雨．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三等日．暴風霪雨不息．河淮泛漲．山、淸、安、桃、宿、沭、海、贛、平地水丈餘．房屋牲畜漂溺無數．淮安府志．淸河縣志．略同．

是年秋九月．泗州大水．淮水泛溢．高於城．溺人無算．浸及祖陵．總督河道潘季馴上言．水性不可拂．河防不可弛．地形不可強．治理不可鑿．人欲棄舊以爲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霪水漲．久當自消．時季馴凡四治河．河皆治．季馴之議．以爲河性湍悍．善徙者．水

漫而沙壅也。法莫若以隄束水。以水攻沙。循河故道。東而湍之。使水疾沙刷無留行。而又近爲縷隄。縷堤之外。復爲遙堤。故水益淺遠。不至旁決。明紀事本末。

或有問於馴曰。淮不敵黃。故決高堰避而東也。今復合之。無乃非策乎。馴應之曰。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按泗沂、卽山東汶河諸水也。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會。自宋神宗十年七月。黃河大決於澶州。北流斷絕。河遂南徙。合泗、沂、而與淮會矣。自神宗迄今六百餘年。淮黃合流無恙。乃今遂有避黃之說耶。夫淮避黃而東矣。而黃亦尋決崔鎮。亦豈避淮而北乎。蓋高堰決而後淮水東。崔鎮決而後黃水北。隄決而水分。非水合而隄決也。問者曰。茲固然矣。數年以來。兩河分流。小潦卽溢。今復合之。溢將奈何。馴曰。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勢猛。勢猛則沙刷。沙刷則河深。尋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見其卑。築隄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於兩旁。則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勢。此合之所以愈於分也。　或有問於馴曰。高家堰之築。淮揚甚以爲便。而泗州人苦其停蓄淮水。何也。馴應之曰。此非知水者之言也。夫高堰居淮安之西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近。堰東爲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腴。堰西爲阜陵泥墩、范家諸湖。西南爲洪澤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達於海。此自禹迄今故道然也。堰距湖。尙存陸地里許。而淮水盛發輒及堰。秦、周以前無考矣。史稱漢陳登築堰禦淮。至我明朝平江伯陳瑄復

大葺之。淮、揚特以爲安者二百餘年。歲久剝蝕。而私販者利其直達。以免關津盤詰。往往盜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洚洞東注。合白馬、氾光諸湖。決黃浦八淺。而山陽、高、寶、興、鹽諸邑。匯爲巨浸。每歲四五月間。淮陰畚土塞城門穴竇。出入而城中街衢。倘可舟也。淮旣東。黃水亦躡其後。濁流西泝。淸口遂堙。而決水行地面。宣洩不及淸口之半。不免停注上源。而鳳陽、壽、泗間。亦成巨浸矣。故此堰爲兩河關鍵。不止爲淮河隄防也。馴戊寅（萬歷六年。）之夏。詢之泗人曰。鳳、泗之水。蓄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旣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蓄也。淸口塞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旣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塞也。馴曰。堰決而塞。築則必通。堰決而蓄。築則必達。堰成而淸口自利。淸口利而鳳泗水下。馴何疑乎。遂從意董諸臣築之。二月決工告竣。而淸口遂闢。七月隄工告成。淸口深闢如故。今將考訂志傳卷牘中語開列。

一、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職按泗沂卽山東汶河諸水也。歷徐邳至淸口。而與淮會。宋神宗後。黃決而南。遂併泗沂而與淮會矣。故昔之東會於泗沂。卽今之東會於黃也。

一、中都志云。淮河自五河東來。經州城南。東至淸河口。會泗水東入海。職按泗、卽泗沂之泗。淸河口。卽淸口也。此與禹貢所云無異。要之、淮由淸口入海。自禹迄今故道。今至淸口板沙。若門限然。欲舍故道而出高堰。似不可也。

一、查萬歷三年。工部郭子章。勘得水勢洶湧。風浪衝擊。崖岸漸坍。包砌石工。長二百二十六丈。及查巡按邵。亦於此時行州。砌護城隄。至今賴之。稱邵公隄。按前開工程。皆職未任時事。

比時淮水竟從高堰決衝淮揚。黃水從崔鎮決出五港入海。兩河已不會於清口。無堰可阻。無黃可遏。其勢如此。今之水漲。未可歸咎黃與堰也。　一、中都志與歐陽文集載宋臣歐陽修先春亭記。略云。景祐三年。泗守張侯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明年春。作城之外隄。因其舊而廣之。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職按、修曰尤暴者莫大於淮。則知淮之爲暴於泗舊矣。曰隄高三十三尺。則知水之高矣。大水幾溺州。而先後州守。惟以築隄爲事。則知禦淮之策。舍堤之外無策矣。今查泗州護州堤。高不及宋三之一。是今之水。較宋爲甚小矣。再查黃河。自宋神宗十年七月大決於澶州。北流斷絕。河遂南徙。合南清河而入於淮。而先臣邱濬、大學衍義補曰。此黃河入淮之始。則仁宗景祐三年。黃河尙未會淮。業已爲泗州暴矣。今乃歸罪於黃。或未可也。　一、泗州舊志載。元知州韓居仁所撰淮水泛漲記。內稱大德丁未夏五月。淮水泛漲。漂沒鄉村廬舍。南門水深七尺。止有二尺二寸。未抵圈甎頂。城中居民驚懼。因考宋辛丑之水。大此二尺。丙寅小此二尺。今取高低尺寸刊之於石。以後水漲。官民視此勿驚懼云。職按韓居仁記此。以慰泗州官民。令其勿驚勿懼。良工之心。可謂獨苦。且以州守載州事。必無不眞者。夫云漂沒鄉村廬舍。未抵城門圈甎頂者止二尺二寸。宋辛丑之水。大此二尺。則已抵城門圈頂無疑矣。宋元泗州水患。景象如此。此與歐陽文忠公所云暴莫大於淮。州幾

溺者。可爲互相參考。此時已有高堰。官民何不請毀。如其無堰。則水漲與堰無預矣。今乃歸罪於堰。不亦過乎。　或有問於馴曰。高堰之築是矣。而南有越城、幷周家橋。淮水暴漲。從此溢入白馬湖。寶應縣河水遂溢。此與高堰之決何異。馴應之曰。馴與司道勘議已確。籌之熟矣。其不同者有三。而其必不可築者一。夫高堰地形甚卑。至越城稍亢。越城迤南、則又亢。故高堰決。則全淮之水內灌。冬春不止。若越城、周家橋、則大漲乃溢。水消仍爲陸地。每歲漲不過兩次。每溢不滿再旬。其不同、一也。高堰逼近淮城。淮水東注。不免盈溢漕渠。圍繞郡郭。若周家橋之水。卽入白馬諸湖。容受有地。而淮城晏然。其不同、二也。淮水從高堰出。則黃河濁流必遡流而上。而淸口遂淤。今周家橋止通漫溢之水。而淮流之出淸口者如故。其不同、三也。當淮河暴漲之時。正欲藉此以殺其勢。卽黃河之減水壩也。若幷築之。則非惟高堰之水增溢難守。卽鳳泗亦不免加漲矣。然則卽於周家橋疏鑿成河。以殺淮河之勢。何如。馴曰。漫溢之水不多。爲時不久。故諸湖尙可容受。若疏鑿成河。則必能奪淮河之大勢。而淤塞淸口。泛溢淮揚之患。又不免矣。況私鹽商船。由此直達。寧不壞鹺政。而虧淸江板閘之稅耶。　一、嘉靖十四年。先任總理劉天和題。勘議都御史朱裳所請。祖陵東西南三面。量築土隄。以障泛溢。內開、行據稱祖陵在泗州城東北。相距一十三里。坐北向南。地俱土岡。其岡西北自徐州諸山發脉。經靈璧、虹縣、逶迤起伏數百里而來。會秀含靈。至玆聚止。陵北有土岡。聯絡倚負。南有小岡。橫亘依憑。小岡之北。間有溪水漲流。先年

置橋利涉。凡謁陵官員。俱至此下馬。是西北二面土岡聯屬。永奠無虞。其南面小岡之外。卽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匯於此。沙湖之南爲淮河。自西而來。環繞東流。上有塔影、廬湖、龜山、韓家、柯家等湖。但遇夏秋淮水泛漲。則西山黃岡口東由直河口。瀰漫浸溢。與前項湖河諸水。通連會合。間或淹及岡足。及下馬橋邊。惟正德十二年。大水異常。漲至陵門。遂侵墀陛。此則曠百年而一見也。今欲遵奉原題。東西南三面量築土隄一節。職等淺見。欲自下馬橋邊。及林木左右築堤。則板築震驚。錨斧掘伐。關係匪細。固非職等所敢輕議。欲自陵前平地築堤。則積水長盈。畚工難措。抑且遠無所禦。近有所妨。亦非職等所敢輕議。又欲東自直河口。西自黃岡口。上下五十餘里間。遠築圍繞。但恐此隄一成。淮河一時泛漲之水。雖稍能障蔽傍溢。而陵前湖河諸水。又將阻遏北使。名雖防河。實則蓄水。遠流未及爲患。而近水先有可憂者矣。尤非職等所敢輕議者也。又據匠役王良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面。至岸地北。水高七尺。又自岸至下馬橋邊。地高八尺四寸。橋邊至陵門。地高六尺。陵門地至陵地。高一尺七寸。共高二丈三尺一寸。況基運山雖俱土岡。百餘年來。每歲水溢。未聞衝決。實我三祖陵寢。萬年根本之地。百祥肇始之區。委的事體重大。未敢遽擬。等因、到職、隨該職公同各官恭詣祖陵。伏瞻環仰。博訪備詢。亦與各官會議相同。竊惟祖陵數百年來。奠安已久。今一旦添築土隄。雖水患固當預防。而工役豈宜輕動。委的事體重大。非職等所敢輕議。等因。職按前疏。係嘉靖十四年所題。地勢水勢、頗爲明悉。據稱陵

地迴高二丈三尺一寸．則雖極大之水．亦無高出元宮者．且陵前湖河諸水．向來伏秋漲溢如此．要知非築高堰後始然矣． 一查據泗州申稱萬歷三年．該奉祀朱宗唐具題．蒙南京工部委主事郭子章前來．會同潁州兵備道．勘得水勢洶湧．風浪衝擊．崖岸逐漸坍塌．逼侵柏林．包砌石工．計長二百二十六丈．至泄泗州之水．此言甚易惑人．既非志乘有據之言．又非合衆通方之論．執己見以淆國是．如之何其可哉．纍經勘議．並未有考訂詳確．闡發明悉者．若知泗州伏秋淮水之漲．卽知徐、邳、河南每歲黃河之漲．必不可免．止宜堤防．則其議自息矣． 高堰爲淮揚門戶．隄防不可不嚴．修守不可不預．內除石堤三千丈外．兩頭土堤．每歲伏秋．畫地分守．隨汕隨葺．似可無虞矣．但幫護之法．須於冬春．門樁內貼蓆二層．緊綑草牛．挨蓆密護．毋使埽須滿縫．然後實土堅夯．則是以樁蓆護草牛．以草牛護土．浪窩何從得來．至於密植檞柳茭葦．以爲外護．須於水落卽種．庶免淹浸．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耳． 淸口乃黃、淮交會之所．運道必經之處．稍有淺阻．便非利涉．但欲其通利．須令全淮之水．盡由此出．則力能敵黃．不爲沙墊．偶遇黃水先發．淮水尙微．河沙逆上．不免淺阻．然黃退淮行．深復如故．不爲害也．往歲高堰潰決．淮從東行．黃亦隨之而東．淸口遂爲平陸．今高堰築矣．獨慮淸河縣對岸王家口等處．淮水過盛．從此決出．則淸口之力微矣．故於淸河縣南岸築堤一千一百八十丈．今又接築張福口隄四百四十餘丈．以防其決．蓋爲此也．工若甚緩．而關係甚大．已經題奉明旨．每歲專責淸河縣掌印官．責差的

當貟役看守。如遇塌損。即便修築。更有一事。尤宜稽察。河南鳳泗等處。商販船隻。最利由此直達。每爲盜決。須嚴防之。　泗州先春亭記云。景祐三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于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客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於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隄爲大。故余記其大者詳焉。　閱此則知淮漲於泗。自古爲然。又何咎於高堰也。

河防一覽。潘丘劄記云。高家堰。不見於史。而僅見郡志。爲漢建安五年。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余因考三國志注。登、曾仕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蓋精於水利者。當時廣陵太守。江表傳。以爲治射陽。

則此堰尤其密邇・爲登築復奚疑・獨怪自建安五年・・至明永樂・平江伯陳瑄修治時・凡一千二百十五六年・中間並無人云及高堰者・豈湮廢無迹與・抑堰止受洪澤諸湖・黃淮尚未合・而不聞其有潰決之患與・及讀宋史・楚州司戶參軍李孟傳・加葺境內徐積墓・修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陳公塘、卽今高堰也・堰固不乏修治・第史文不備耳・同時眞州東・有陳公塘・一名愛敬陂・漕臣錢冲之修復・門下李道傳爲作記・何一時而並舉與・于於此別自有感矣・史稱陳元龍・才兼文武・志在濟民・其時吳寇壓境・蓋岌岌矣・乃能興屯彊兵・保障江淮・一南一北・水利水穎・今平江既有專祠矣・吾以上當冠以元龍・下當祠以潘季馴・爲三公合祠・蓋皆勤於高堰者・或亦此地食安瀾之福者・所宜勤心也

與・



行水金鑑卷第六十四

淮水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正月癸酉。先是泗州大水。州治至深三尺。民苦蕩析。患及祖陵。疏洩之議。父老有謂繇傅寧湖開至六合入江者。有謂濬施家溝、周家橋入高、寶諸湖者。有謂弛張福隄以廣洩淮之口者。又有謂開壽州瓦埠河以分上流之水者。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周寀、陳於陛、巡按御史高舉合疏以聞。工部覆請咨行河漕撫按勘議。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謂。祖陵切近。王氣攸關。與三臣議左。俱下工部尚書曾同亨。以為河臣閱歷多年。宜悉河事。而撫按二臣。又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之外。主於疏濬。查先年緊急河工。例遣科臣往勘。況泗州水患。既關陵寢。又關運道。徵直一方生靈攸係。宜命風力科臣一人。往會河漕撫按官。從長計畫具奏。從之。辛巳。遣工科右給事中張貞觀。往勘泗州水患、開浚工程。　戊子、總河尚書潘季馴疏稱。去秋霪雨連綿。淮水暴漲。邵伯湖隄衝塌。非磚石築砌不可久。區畫故總河事。經理則各官司之本道張允濟報。轉宜侯工竣離任。毋貽後艱。通判張文璧、劉汝大、宜照工程督理。揚州知府吳秀。江都知縣武之望。受事方新。鳩集宜預。毋使臨期缺乏。庶可不悞河防。工部覆請。得旨、如議行。　二月丙申。遣欽天監監副楊汝常。往泗州祖陵。審看水口。　三月壬戌。御史王明奏、臣巡鹽兩淮。兼有河漕地方

之責.目覩淮爲泗患.漕撫陳于陛.欲開周家橋以疏之.使遂開則六州縣生靈爲魚.四百萬漕糧俱梗.而三十六鹽場其沼矣.宜令河臣上尋舊支而殺其勢.下瀹舊口而廣其途.勿苟且目前.貽後日患.戶科給事中耿隨龍.亦言泗州苦水.議疏周家橋、施家溝、以高、寶二湖爲壑.將運道民業立盡.臣曾令寶應.聞見頗眞.夫黃河自徐、邳直下.東折入海.淮亦東北趨會之.無所壅遏.故不病泗也.自黃奪通濟閘.橫於南.淮遂不得東.因瀦泗州爲祖陵患.又黃之奪閘南也.寶湖受淤.淮無所洩.運道遂不可守.欲弭河患.非復通濟閘不可.工部覆議上請.上曰.河道衆論紛持.張貞觀著先勘泗州.其餘河患.仍與地方官詣勘.務圖永利.毋徒目前塞責.仍改給勘議河道關防.　四月丁亥.勘河給事中張貞觀奏.祖陵爲國家根本.即運道民生.莫與較重.然歲漕四百萬.賴一線以給京師.鳳泗淮揚.又湯沐襟喉重地.則運道民生所關.亦非細也.臣展謁祖陵.見淮水一望無際.泗城如水上浮盂.而盂中之水復滿.氣象愁慘.不忍覩聞.雖祖陵元宮高聳.乃自神路至三橋.并諸儀衛丹墀.無一不被水矣.且高堰一堤.危如累卵.倘潰、則裏河之民生運道立盡.此又高寶意外隱禍也.今欲洩淮.當以闢海口積沙爲第一義.然洩淮不若殺黃.而殺黃於淮流之既合.不若殺於未合.但殺於既合者.與運無妨.殺於未合者.與運稍礙.別標本.究利害.必當殺於未合之先.至於廣入海之途.則治鮑家口、王家營、至魚溝、金城一帶.地勢頗下.因而利導之.似當并議者.工部覆稱.科臣親歷地方.擬議詳確.皆前諸臣所未及者.惟是黃河殺於未合.運道仍宜計處.若挑浚淮口停沙.

及利導鮑家口一帶。當卽如議。措費興工。以紓聖明南顧。未盡事宜。通候酌請。其移州治。開周家橋瓦埠河。既稱不便。卽應停止。從之。　八月乙卯。工部覆直隸巡按御史彭應參疏稱。巡歷稽查工程。小民紛紛訴僉派尅價罰贓之苦。而管河通判胡傳、尤爲極貪。已行提問。今西苦賊。東備倭。淮揚一帶。添將招兵。日且多事。頃據泗州報。淮水自決張福隄。已退二尺七寸。祖陵或可無虞。竊謂河工可暫停也。應令科臣河臣。熟計行止。上是其言。　十一月庚申。總河尙書舒應龍、勘河給事中張貞觀、題稱。治河之議。欲拯陵患。偶值時艱。據司道查稱。泗水今秋發遲消速。雖足爲張福隄開放之驗。然爲祖陵計久遠。則支河實必不容已之工。乞勅部覆議。將淮口置船濬沙事宜。聽河臣於原估工銀支給。先行開濬。以導淮水之出。其腰鋪支河之工。候明春倭警寧息。照議畫地舉行。部覆從之。　十二月庚寅。工部覆、勘河科臣張貞觀題稱。泗城護陵太隄。向因裏口未添幫石。致多損壞。議行添砌。勒限興工。計費一千二百五十有奇。卽於該州庫貯賑濟餘銀動支。從之。明神宗實錄。

萬歷二十一年。淮水大漲。湖河泛溢。高郵南北中堤衝決。魏家舍等處。大小二十八口。共長五百餘丈。又西老石堤。洪水漫過衝決東堤。又寶應決六淺潭堤二十九丈。又高良澗決二十二口。民罹昏墊。田皆淹沒。郎中沈季文、詹在泮、分調官夫。疏水運料。於二十二年、盡行築塞。又照段酌量加修磚石椿板。廂護其西老石堤。呈詳總河舒應龍批允。加砌磚石二層。南河全考。

萬歷二十二年六月．黃水大漲．淸口沙墊．阻遏淮水．不能東下．於是挾上源阜陵諸湖．與山溪之水．暴侵祖陵．泗城淹沒．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歷二十三年．四月戊辰．時泗陵水患日急．而議者迄無成畫．上旣有旨、選老成風力科臣往勘．俾立限回奏．又以從前地方官因循坐視．勘官竟成虛文．令工部杳名具奏．於是工部沈思孝奏言．勘科常居敬之委．始於萬歷十五年．斯時以河溢開封等處．慮梗運道耳．初未嘗議及祖陵．自科臣王士性．有祖陵當護之說．與開老黃河之圖．始命河漕臣與勘科會勘．而居敬與漕臣舒應龍、河臣潘季馴、共爲條議．亦不過築堤防運之舊論．迨皇上允總漕周寀所奏．有泗州積水可虞之旨．再遣科臣張貞觀往勘．而闢淸口開䃮鋪之議始出．河臣舒應龍方欲舉行．而按臣彭應參、科臣陳洪烈、劉弘寶、以倭警歲祲．請暫停止．蓋亦天時人事適然．未必盡諸臣之過．疏入上怒甚．詔以河工歲糜金錢百萬．而侵沒滋甚．總督河漕官故爾遷延．希圖糜費．舒應龍著革職爲民．陳洪烈、劉宏寶、扶同停寢．降極邊方雜職．張貞觀、彭應參、以旣爲民免究．潘季馴、令吏工二部查明來說．勘臣張企程．立限五月．作速前去勘議具奏．　五月庚子．御史高舉疏稱．黃河爲患．自古記之．未聞淮水之爲患也．淮之患．起於高堰之築．張福之堤．臣往祇役江北．曾議疏周家橋以殺淮．裁張福隄．闢門限沙．以洩淮．至高堰束捍高寶淮揚．未可盡去．唯當於周家橋、大澗口、小澗口、武家墩、綠楊溝、及前所挑會通河諸處．詳擇要地．建滾水石壩．各於壩外浚河築岸．使行

地中。由白馬、汜光、等湖、會入邵伯。水入邵伯。處害高寶。開河堰埂。舊建十二閘。閘外疏成十二河。皆洩湖水而注之海者。宜改前閘爲壩。闢入海之途。入灣頭而下。舊有芒稻河。揚州而南。設有爪、儀二閘。皆洩湖水而注之江者。宜將芒稻河大加疏掘。濱江處多建水閘。以廣入江之途。然而海口日壅。則河泥日積。河身日高。欲二瀆安流不得也。顧海口沆漭。不能爲力。有灌口者。視諸口頗大。而近日所決蔣家、鮑家、吳家三口。直射此口。若挑浚成河。俾經由灌口入海。似爲上策。有謂自三義口。駱家營。魚線口等處。修復老黃河故道。又是一策。然而有治人。無治法。委任責成。則惟天語勑厲耳。已而南京工部主事樊兆程上言。欲導淮。先疏黃。欲疏黃。先闢海口。然而舊海口決不可浚。當自鮑家營至五港口。挑浚成河。令從灌口入海。俱下工部議。部臣沈思孝覆言。御史巡歷其地。見聞既眞。議論既鑿鑿可行。至治人責成之說。尤探本之論。今科臣奉命往勘。宜將此疏。及兆程之奏。幷行勘議。以圖永久。詔行勘河科臣。幷總理河漕。及御史。將各疏條議。與疏中未盡事宜。一一商確具奏。　六月壬子。御史夏之臣。疏請決高堰。其略曰。高堰者。卽臺臣高舉所云大澗口。淮水所由以直趨東注之處也。築之、自舊河臣潘季馴始。臣嘗讀其治河之疏矣。謂海口無可浚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當繕治堤防。俾無傍溢。此其大指也。毋論海口終塞。無歲不有浚黃之役。卽淮水之舊自西而東。稍折而北。由清口會黃入海。此故道也。而強弱不敵。清口漸淤。今所稱門限沙是矣。淮水欲出淸口會黃。既不可得。則就下順流。取道

大澗口。而滔滔東注。非其性則然哉。而奈何阻之。彼一淮也。既爲黃遏、而不得入海。又爲堰阻、而不得入湖。瀰漫泛漲。固其所矣。三祖眞穴、名舊龍嵜。其地冬夏草色常青。壯氣所鍾者也。萬曆初年、堰成、而金水河壅而不行。節年河流日增。元宮之上。水且盈丈。議者既不敢言。又不能救。初建堤以障之。而隄內之水自若也。尋又建子堤以障之。而子堤內之水自若也。尋又設水車於子堤以撤之。而隨撤隨盈。舊龍嵜之淹自若也。前勘河使者亦明知之。第以高堰縻帑已至百萬。一旦破之。則前功盡棄。於首事諸臣不便。遂決意庇之。而以治黃爲請。有欲開海口者。有欲劈橫河者。有欲開草子湖者。有欲開草灣河者。有欲開腰鋪者。有欲開雲梯關者。不惟無救於淮。亦無救於黃。何則。海口之決不可開也。橫河下爲軟板沙。上爲柔沙。人力莫施。其不可闢。行道之人皆知之。草子湖在高堰之東。今非不流。草灣河在淸河之南。卽黃河見流之處。皆無俟開也。唯腰鋪議開新河。至周家莊四十里。其地洩水不多。開之徒費財力。雲梯關、又在安東之下。隔黃甚遠。更爲迂闊。就令各路可開亦當責效數年之後。近者按臣欲開施家溝、周家橋、使淮由高寶湖而出。卽開高堰之意。但二處各數百里。費出不貲。卽開、亦以年計。急救祖陵。非開高堰不可。臣請與不開高堰之說。一一破之。彼以堤束水。以水刷沙之說。數千年無一効。無容借口矣。有託形勝之說。以存高堰者。必曰淮黃合襟。形勝在焉。然當淮黃會合。篤生聖祖之時。未有高堰者也。相傳舊龍嵜、元宮也。較合襟孰重。今沉水底有年矣。且諱而不言。而力爭合襟門。哆言形勝乎。又有謂運道及危高寶之說。以

存高堰者。然而高堰之築。纔二十餘年。而國家轉餉二百餘年矣。未有高堰之先。豈遂無運乎。且運道經黃入閘。固不畏黃也。寧畏淮乎。縱可畏、尙可移高堰石堤之費、以修湖堤也。奈何藉口湖堤。強存高堰也。如曰高寶受害。則盱泗未嘗不害。況高寶之害。不在淮水之去。而在淮水之未洩。高堰雖障上流。實爲危寶。歷年以來。士隄之在高良澗者。每遇伏秋、卽遭衝決。石堤之在大澗口者。每遇洶湧。卽見崩潰。使歷年愈久。能保其不頹而無傷乎。然則高堰在、爲高寶之利小。而高堰決、則高寶之害非大也。孰若明議而明開之。使知趨避乎。聞科臣張貞觀勘議之時。高寶之民。鬨如聚訟。然試引高寶士民有識者。至祖陵一寓目之。則孰輕孰重。有人心者、宜於此爲變也。疏上、工部覆奏、以事難懸度。今旣遣科臣會勘。并行酌議。上從之。　甲子。戶科給事中黃運泰言。治河之策。當治下流。今日欲安祖陵。不得不洩淮水。欲洩淮水。不得不浚黃河下流。以殺其奪淮之勢。倘黃河下流未洩。而遽開高堰、周橋、以洩淮水。則淮流南下。黃必乘之。無論高寶數州縣盡爲池沼。運道月河、勢必衝潰。卽淮水且終爲黃所遏抑。而壅如故。大指欲別尋五港口浚之。達灌口門入於海。工部覆請詔令勘河管河各官、悉心會議。　七月丁丑。時泗州水患。遣科臣張企程往勘。企程具奏。欲遣使致祭祖陵。兼折漕糧。蠲馬價。且欲勘臣與河臣和衷共濟。無致參商。上報可。　八月辛丑朔。勒原任浙江巡撫常居敬閑住。以科臣勘河失護祖陵罪也。　甲辰。勘河給事中張企程奏。兼程抵泗州展謁祖陵。見長淮激湍。洪波汨流。誠有如御史牛應元所圖上者。前此河不爲陵患。自隆

慶末年．高寶淮揚告急．當事狃於目前．淸口旣淤．又築高堰以遏之．堤張福以東之．隄全淮之水．與黃角勝．不虞其勢不敵也．迨後甃石加築．堙塞愈堅．舉七十二溪之水．匯於泗者．僅留數丈之口出之．出者什一．停者什九．河身日高．流日壅．淮日益不得出．而瀦畜日益深．安得不倒流旁溢．爲陵泗患乎．今論疏淮以安陵．有謂淸口當闢．有謂高堰當決．有謂周家橋、武家墩、當開．有謂高良澗、施家溝、當浚．論疏黃以導淮．有謂腰鋪可仍．有謂老黃河故道可復．有謂鮑王二口可因．有謂王家壩五港口可尋．顧淮水之漲．雖由高堰之築．而工程浩巨．未可議廢．且以屛翰高寶淮揚．亦不可少．周家橋、北去高堰五十里．有支河、下接草子湖．若棄未挑三十餘里．大加開浚．一由金家灣、入芒稻河．注之江．一由子嬰溝、入廣洋湖．達之海．則淮水上流．半有宣洩矣．武家墩南去高堰十五里．逼鄰永濟河．引水由窯灣閘出口．直達涇河．從射陽湖入海．則淮水下流．半有歸宿矣．此急救祖陵第一議也．工部覆議．詔作速疏浚．毋得推諉觀望．　九月己卯．以直隸淸河、盱眙、桃源、高郵、寶應、興化六州縣．淮水爲患．其歲還漕糧．暫准改折一年．明神宗實錄．

顧雲鳳開施家溝、周家橋議．略曰．淮由淸口以至安東雲梯關入海．卽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故道也．自神禹以來．未有改者．孟氏誤以爲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朱註已辨之矣．夫淮之趨高寶、似便．其東流入海．似稍迂迴．神禹之智．豈其不出此．與而漢陳登又築高堰以防之．迄今治河能臣．守其舊而不變．抑又何說也．蓋水以海爲歸者也．高寶信下也．其東南濱江濱海之處．則曰廣

陵。曰海陵。曰蜀岡。又曰阜。曰嶺。不可殫述。皆以高亢得名。水無所出。卽有所出。而江湖海嘯。互爲吞吐。故瓜、儀之有四閘者。非徒節其出。抑亦制其入。而通、泰、興、鹽諸郡縣。尸祝范希文無已者。以范公堤之建。爲能防其倒灌逆流。而拯民於魚鼈耳。以此思之。則江湖之水勢可知。宣洩之難易又可知。淮非由清口、安東以入於海。別無可爲歸宿之地矣。而後之人又虞其泛濫而四出也。故又遏之以堰。語曰。障百川而東之。高家堰者。障之之說也。譬之人焉。狥一時之便而養之癰。不若審血脉之宜而周其適。不待智者而後辨也。武墩諸閘之水。夏秋則流。冬春則涸。高寶湖堤。猶得乘其稍涸之時。而施其補葺之計。今施家溝、當水涸之時。已與武墩諸閘同其用矣。若更從而闢之。是使淮泗無餘蓄。而高寶無餘地矣。水無時不滿。湖無時不漲。堤之坍卸。卽欲修築。無所措手。況高寶諸湖。不過盈溢而止耳。平時先已盈溢。又何以容暴發之水乎。蓋嘗譬之。淮泗、百石之甕也。高寶諸湖。升斗之罌也。芒稻河、杯勺之斛也。以罌之腹而欲受甕腹之所受。其數不勝也。以罌之口而欲出甕口之所出。其數又不勝也。滿則溢。溢則傾。傾則散漫旁流。不可收拾。卽欲復歸之甕。而宣洩由我。不可得已。好事者倡爲濬闢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諸閘之議。先實諸湖之腹。水無所受。故一雨而卽盈耳。向使施家溝之議早定。則此時湖已出於隄上。卽錮之鐵。豈能無崩。崩則運道安在。無問民矣。是病民未嘗不病運也。而猶未也。此一淮水耳。入湖之分數多。則入海之分數少。而淮弱矣。淮弱則黃躡其後。而清口淤矣。異日者、入湖而湖不能

容。入海而海不能入。將瀠迴泛濫。合盱泗高寶而爲一。此其滔天之勢。爲害不更烈乎。雖曰杞人過慮。萬不至此。然涓涓不塞。將成江河。而况滔滔不止。何難陸沉哉。昔白馬、汜光、甓社、邵伯諸湖。始何嘗不分。而今安辨其爲某某湖也。則泛濫之明驗也。古今治水莫如禹。禹所治莫大於江淮河漢。其萬古不變者。則萬古無患。惟齊桓公塞九河爲一河。淤八流以自廣。遂爲萬世無窮之害。所幸江淮尚仍禹舊。奈之何輕變古而更生一患哉。王介甫欲泄梁山泊之水以爲田。而憂水無所貯。劉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貯此水矣。介甫大笑而止。今者必欲使洪澤、阜陵。化爲桑田。高寶興泰。化爲魚鼈。而其究且復病運。是齊桓之過計。而貢父之所姍笑也。議者不察。輙文其名曰導淮。夫導人者。當導之於正。而不當導之於邪。導淮者當導之入海。而不可導之入湖。湖非民田乎。又嘗嘗之。淮爲泗患。淮卽泗之寇也。爲泗計者。宜逐之出境。而誘之四出。使抄掠內地可乎。黃爲淮患。黃卽淮之寇也。爲淮計者。宜堅壁以待。而預自退縮。使黃得乘勝長驅可乎。况今淮黃且合從而至也。上不圖守之於要害。下不圖洩之於尾閭。而今日曰撤堰。明日曰開溝。是不知割地之難於自完。而滅虢之終於取虞也。置淮黃於泗傍。而欲使泗無恙。非策矣。南河志。

明神宗萬歷二十四年。四月丁酉朔。工科給事中楊應文題。頃者河高淮壅。祖陵沮洳。皇上惻然動念。遣科臣往勘。俯允分黃導淮之請。詎謂福建右參政錢拱辰。又有拆高堰之揭。夫高堰一開。淮揚高寶爲壑。

利害較然。彼一則曰高堰築而淮水不能歸湖。黃河不能兼受。一則曰導淮無藉於分黃。一則曰決堰即所以導淮。此說一倡。便成掣肘。將令擔事者灰心。勘議者眩見。趨役幸敗、惡成。固理所必然者。按臣蔣春芳曰。河工垂成。乞勅河漕大臣。勘河科臣。無畏浮言。安心料理。并禁中外不得阻撓。三者是當機之斷也。伏乞俯采臣言。勿惑錢拱辰之謬說。趁春和日暖。分黃導淮。奏平成以答聖懷。部議陵泗受害。委因淮壅所致。然淮之壅。非盡由高堰所致。以黃強灌清口。淤沙日積。使淮不能縱之而出耳。若黃流既分。清口沙盡闢。則淮得由故道。雖周橋、武墩等處。建設閘壩。及疏浚子嬰、澗河等工。似亦在可緩矣。又何必以開高堰爲哉。應從科道兩臣之議。以圖竣事。　四月辛丑。工部覆河道總督楊一魁題。泗陵水患已平。上曰。祖陵積水盡平。朕心已慰。各樣工程。總督河官便議修舉。務早報完。戶部銀兩准借用。仍照數抵還。在工人役久勞。委宜獨賞優恤。　八月壬寅。部覆總督河道工部尚書楊一魁條議。分黃導淮事宜十事。（前三條入黃。）

一議裁新堤以免壅潰。蓋築堤所以障淮。而恐以泗爲壑。新堤可以議裁。而恐裁去太多。或貽後悔。且應量裁數段。以洩淮漲。仍開瓜、儀二閘。以分高、寶之害。庶上有洩而下有歸也。　一議修祖陵以培國脈。蓋以二十五年爲始。查閱應修所在。估料工費。於糧漕衙門。移文南京工部動支。以憑開銷類繳。　一議分河官以理淮泗。蓋以鳳陽府同知、兼管淮河、泗州同知、盱眙縣縣丞、加管河名色。專屬南河分司。遇有修築。前呈管河衙門。料估起工。歲終告成甄別。　一議闢清口以導淮流。蓋清口爲淮出之門。而苦爲黃壅。

今雖挑浚。猶恐水分勢緩。泥沙復入。合議歲修。以圖永利。一議浚海口以免內漲。蓋以黃水倒灌。正以海口爲阻。卽分黃工就。而伏秋水漲。勢恐復淤。則石𥗽口、廖家港、白駒場諸處海口、金灣、芒稻諸河。宜乘時開刷。以爲預圖。酌量工程修舉者也。明神宗實錄。

先是萬歷二十三年。決高家堰、高良澗、郞中詹在泮等。嚴督官夫築塞。仍又加石甃砌。是年三月。總河楊一魁。會禮科給事中張企程。幷撫按會題。分黃導淮。至是行委郞中詹在泮等。開桃源黃壩新河。自黃家嘴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強。導淮、闢淸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涇河閘。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良澗減水石閘。子嬰溝、周家橋、減水石閘。洩淮水。一由岔河下涇河。一由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入海。仍恐淮水宣洩不及。南注各湖爲患。又挑高郵茆塘港、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漲。　按金家灣、在邵伯南五里許。迺通芒稻河入江之捷徑也。是年旣開一十四里。以至芒稻河。復建減水石閘三座。由芒稻河通江一十八里。亦建石閘一座。于是河淮有所宣泄云。南河全考。

萬歷二十三年。上發帑金五十萬。役山東河南江北丁夫二十萬。諸役畢大舉。其明年秋。工告成。淮果出淸口而水患以寧。是役也。當潘公季馴導治未久。淮、黃尙由故道。特黃以暴漲侵淮。稍分之、足以殺其勢。功不在導淮也。而周橋之開。遂爲後世厲階焉。揚州府志。

明神宗萬歷二十五年。八月甲申。山東樂安小淸河水逆湧。流臨淸、磚板二閘。無風起大浪。明神宗實錄・

是年。臨淮知縣陳民性建議。會同指揮趙允昌申請錢糧。於濱淮一帶創石隄以捍淮水。至萬歷二十七年。知縣蕭如薰隄始告成。東西三百一十餘丈。亘如長虹。全城賴以無恙。鳳陽府志・

是年。淮水大漲。浸及泗陵。總河楊方興建閘以洩一時暴流。稍平卽閉。自是至啓禎之末四十年間。雖堰常漫溢。然或霪雨爲災。或川源暴漲。變生靡常。容非人力所能盡及矣。揚州府志薈蕞云・予嘗聞之閻百詩先生云・高家堰・相傳漢廣陵太守陳登築・明永樂間・平江伯陳瑄嘗修之・又一百四十餘年・宮保潘季馴復大修之・其意專以堅築高堰・東淮水出清口・以敵黃濟運・自此以迄國亡・淮不大爲患・而運道常通・今平江伯既有專祠・吾意欲上合元龍・下逮宮保・立祠於高堰之上・而合祠焉・惜未有能行之者・予因笑語先生曰・高堰一線之隄・包藏七十二道山河之水・萬一有失・淮揚二府其魚・固不足惜・其如運道何・先生瞿然曰・善問哉・善問哉・吾嘗慨元人海運危矣・卽膠萊新河亦不能成・若由江南之儀眞縣・西至六合・又北至天長・又西至盱眙・又北至泗州・以達懷遠・又北至宿州・又北至蕭縣・又北至沛縣・又北至山東魚臺縣・入運河・旣可以避黃河之險・又可涸出洪澤湖・而成數十萬頃膏腴之田・則淮揚二郡・永無昏墊之虞矣・予深喜先生之精於地理・而能得通變之道・而又能闡揚前人之遺烈・思有以俎豆三公於不朽・其說甚善・爲亟錄之以貽後人・

天啓元年。淮安淫雨連旬。淮黃暴漲數尺。決高堰武家墩等處。總河陳道亨躬規課工。照段拆修。浪窩盡塞。至明年工竣。南河全考・

是年五月。淫雨。淮河交溢。淸河縣志・

明熹宗天啓六年。九月辛卯。總督河道工部尙書李從心奏。淮水驟發。以淮刷黃。關沙盡析。運道復通。報聞。明熹宗實錄・

是年夏。淮水涸。黃漲。河口沙淤數里。運道阻艱。總漕蘇、李屬禱於神。期以五日。乃七月朔後。淮水暴湧。黃沙洗刷。數十重艘鼓枻競渡。七月初一初二兩晝夜。狂風暴雨。壞屋拔木損舟。各河水驟長丈許。淮安府志。

崇禎元年。十月庚戌。命修葺泗州祖陵。從河道李若星奏也。崇禎長編。

崇禎四年。十月丁未。刑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今歲災異疊見。淮泗洪水滔蕩。浸及陵寢。崇禎長編。

是年六月。淮黃交漲。海口壅塞。總河朱光祚、方議開高堰三閘。淮揚在朝者。合疏言、建義諸口未塞。民田盡沈水底。三閘一開。高寶諸邑蕩爲湖海。而漕糧鹽課皆害矣。高堰建閘。始於萬曆二十三年。未幾全塞。今高堰日壞。方當急議修築。可輕言開浚乎。帝是其言。事遂寢。明史稿。

是年。淮水秋漲入城。人多流散。口口口志。

崇禎五年。十一月癸丑。直隸巡按饒京疏奏。祖陵地繞淮黃。會合諸水。實王氣所鍾。然歷年既久。河形之遷徙無定。以致沙水之流止非初。況當水患泛濫後。所宜講求者不一事。敬陳護陵八議。一議二陳莊之決口。一議高家堰之三閘。一議添守閘之官。一議祖陵對照之山。一議大覺寺之塔。一議再申祖陵之禁。一議恤附陵之州縣。一議設護陵之衞。章下所司。崇禎長編。

崇禎六年。三月己未。工部尚書周士樸疏言。歸仁一隄。長六十餘里。內障祖陵。外捍淮水。關係最鉅。臺

臣吳振纓、憂深思遠。為歸仁外捍計。欲修宿寧上下西北舊隄。蓋舊隄原捍淮水。向因久不修葺。余堡諸口一時幷決。致黃水直射歸仁。與淮河流冲突震蕩。不特歸仁受其薄蝕。祖陵亦浸浸有震驚之患矣。蓋黃淮之合在清河入海之處。今以決口內注。故道全失。河逐淮之流。而淮愈驕。淮挾黃之勢。而禍愈烈。民生運道。幷遭其厄。不止祖陵之可憂也。則修歸仁以衛祖陵。幷修舊隄以衛歸仁。河安其流。淮循其故。可與河臣分黃導淮之議幷行。以加惠此元元也。臣前復臺臣吳甡一疏。內築建議二決口。督勒限三月報竣。議處諸臣。政於此程功罪。毋借口新代有人。隳心末路。而置民生於度外也。故因議歸仁等隄。而幷及之。帝從其議。　四月癸未。大理寺左寺丞吳甡。翰林院編修夏曰瑚。廣東道御史金光宸、中書科中書舍人喬可聘、疏言。祖陵形勢。龍脈來自萬里。蜿蜒盤結。拱山帶江。匯五十二湖、七十二溪之水。而淮與泗合。襟交會以成朝宗之勢。衆水匯於洪澤諸湖。障以高家等堰。所稱朝水諸口。不開而自開。口水諸口。不塞而自塞。蓋天生此靈阜奧區。開億萬年有道之長。非人力所能為也。第泗州地形窪下。間有泛濫之時。而衆水瀠迴。王氣所鍾。說者以為靈秀會聚。實在於此。況此水僅繞於明堂之前。而陵寢從未有積水難消之患也。按臣饒京雖有八議之疏。而必請詳察地脈者。亦慎之也。惟是高家堰三閘。所關利害。又有不得不言者。按高家堰、北當淮泗之衝。南扼漕湖之吭。地形最為高竣。而淮揚兩郡。及高寶興泰山鹽各州縣。地居下流。所謂懸水數仞。建瓴之勢也。東北保障。全藉此堰。是豈可

輕議開洩者。近日建義諸口。踰期未塞。民田盡沈水底、僅存災黎。方且泣對重淵。束手待斃。而三閘一開。勢必以淮揚爲壑。行見淮泗諸水。滔滔東注。將高寶漕隄。蕩爲湖海。運船縴挽無路。則數百萬糧。何由而達京師。各鹽場盡被淹沒。煑海無策。則百餘萬鹽課。其問諸水濱乎。郡邑城池。必致衝壞。田廬漂蕩。數百萬生靈。悉爲魚鱉。則數百萬糧稅。誰爲供輸乎。況開濬諸費。業委水衡於逝波。若淮揚水患頻仍。不可收拾之後。勢不得不議築塞。又不知費朝廷幾百萬金錢矣。嗟乎。今天下脊脊多事。司農仰屋切歎者數矣。國家財賦。半在東南。今一舉而阻運道、廢鹽課、棄兩郡數十州縣生靈之害備焉。是何可不深長思也。議者必曰。高堰既不可開。則三閘何以設也。不知高堰自明興以來。從未建閘。建之、自萬歷二十三年始。然未幾旋以湮塞。夫歷二百六十餘年。開者一時。而塞者永久。固爲運道民生。關係匪細。亦抑審形家聚洩之理。有利於蓄而不利於開。爲祖陵地脉計者。未嘗不深遠也。今高堰日就圮壞。識者岌岌乎抱宣房瓠子之憂。有地方之責者。方急議修築以求鞏固之不暇。而可輕言開濬乎。臣等生長淮泗之鄉。習知地方利害之原。乞廣集衆論。熟計利害。陵寢國計民生。胥賴之矣。帝是其議。事遂寢。崇禎長編。

崇禎十五年。八月戊申。泗州水患已及陵牆。詔所司保護。崇禎長編。

崇禎十六年。黃河溢。由渦入淮。漂沒廬舍。鳳陽府志。

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五

淮水

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夏五月．息縣淮水溢壞民舍田禾平地水深數尺．牛畜俱淹死．河南通志．是年泗州城中水深丈餘．見州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戶部左侍郎王永吉、詳陳導淮入海情形．幷議夫料錢糧諸務．疏曰．治河必先治淮．而導淮必先開海口．按黃水自邳宿而下．至清河口．淮泗之水聚於洪澤湖．亦出清河口．淮黃交會．東入於海．然黃強淮弱．勢不相敵．淮泗逼而南趨．直走四百餘里．出瓜州、儀眞．方能達江．一線運河．收束甚緊．即有大小閘河．沿途宣洩．而海口不開．下流壅塞．來水無窮．去水無路．所以河堤潰決．修築歲費金錢．九載以來．八年昏墊．海口之當開．固時刻不容再緩者也．查海口之在興化縣境內．則有丁溪場、小海場、劉莊場、神台場、廖家港、白駒場之斗龍港等處．在泰州境內者．則有河垛場之茅墩港．草堰場之鴨兒港．近丁溪場之馮家壩．合洋溝等處．以上諸口．俱被豪棍鹽徒．漁利阻塞．間有開者．亦於口外築壩橫攔．水不通行．若在鹽城縣境內者．縣治東南．則有石磋海口．西北．則有天妃海口．先年俱各造有石閘．又有姜家堰海口．流出推船港．先年亦曾議造石閘．以上三處．係淮揚六州縣洩水要道．今石磋閘既稱逼近城

郭。不利風水。而天妃、姜堰、二口。復被附近奸民。將閘門實塞。河口塡平。涵水不通。咽喉重地。歲歲陸沉。日不聊生。死徙載道。害民病國。關係匪輕。而未卽舉行者。其故有二。一則恐奸徒造言阻撓。然萬水東流。勢必趨下。沿海州縣。各有海口。乃天造地設。非人力所爲。行水河港。皆有舊蹟。近因湮塞。未免淤淺。開鑿深通。還其故道。豈屬創舉。况先年舊閘已圮者。加工修葺。未造者。量議增添。題定閘官閘夫。以時啓閉。有利無害。冏灼然無可疑者。一則因河道甚長。河帑有限。工料既難措處。民夫復奉新旨。不許僉派。凡事甚多掣肘。然海口旣開。則河隄不決。修閘造閘之費。較之塞決修隄。孰多孰少。若挑濬淤淺。需用人夫。動輒數萬。自當州縣協濟。豈能盡動官帑。百姓自救身家。何辭力役。此一勞永逸之計。固士民所心悅而樂輸者也。伏乞聖恩。勅部酌議亟行。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五年。淮水溢。民稼爲傷。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六年。歸仁堤決。水自翟壩、谷溝、下灌諸湖。江都瀕湖田舍。水深六七尺。高寶則浸及城郭。月餘、乃潰漕堤而東注。興化墊焉。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歸仁堤再決。時部司有開周橋閘者。淮水大洩。而黃河逆入淸口。又挾睢湖等水。從歸仁堤改口入。與洪澤湖相連。直抵高堰。衝改翟家壩。流成大澗九條。在上流泗人。旣利積水得洩。而下流揚屬奸民。亦利私販直達。可避征榷。互爲掩覆。不以籲聞。以故患日益深。翟壩、周橋、晝夜水常東注。

悉歸諸湖。淮揚自是歲以災告。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年七年黃河屢決。清口亦塞。淮不出口刷黃。而黃之下流既阻。上流奔注洪澤之勢益甚。揚州府志。

黃強淮弱。勢本不敵。淮爲黃扼。別由大澗口、施家溝、周家橋、高良澗、武家墩等處。散入射陽湖、白馬湖、草子湖、高寶等湖。由湖迤邐入江。此淮之支流也。明隆慶六年。淮大溢。適黃水亦漲。相逼不得直下。沙隨波停。遂將清河淤塞。所謂門限沙者是也。萬歷二年。淮又溢。總河潘季馴。始爲高家堰。祇築大澗口一處。淮猶可洩。後將小澗口等處。凡入湖舊道。盡築隄防。自是淸沙日高。淮水益壅。而泗大病矣。郡紳常三省、徧揭當道。力辨其非。但隄工已成。持議益固。至萬歷二十一年。水患益烈。巡按牛應元。親行踏勘。始議開金家灣、芒稻河。洩湖水入江。繼議開周家橋、洩淮水入湖。又以淮受黃逼。乃先開武家墩、以殺其勢。此議開三閘之由來也。是後定計分黃。以腰鋪地勢。不若黃家觜爲便。特奏請監督大發河南、山東、江北等處民夫。自黃家觜而下。直至漁溝浪石。由安東北。俱疏爲河身。歸五港口。使獨入海。不趨清口逼淮。令得縱出。又督撫褚鈇定計導淮。先濬金家灣、芒稻河。以爲湖水入江之路。又開子嬰溝。由射陽、廣洋湖入海。下流既通。上流仍阻。始建武家墩閘。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建高良澗閘。由岔河亦入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建周家橋閘。由草子湖。寶應湖。入子嬰溝。下廣洋湖入海。上下之水

流通。自不橫逆爲害。不獨泗境安。卽淮揚高寶亦安。此建三閘以分黃導淮治湖之所由來也。本朝定鼎。康熙三年。淮溢武家墩、高良澗、閘堤頹卸。且土石塡塞。周家橋復啓閉失時。淮水遂無從分洩矣。是後定計蓄淮刷黃。乃復築翟家壩。夫翟家壩至周家橋三十里。在高家堰南。地勢高亢。原無堤埂。康熙七年。奉朝命（明馬）二大人同河漕兩臺踏勘。明白回疏。稱爲天然減水壩。水漲聽其漫溢。仍責令高寶等縣之民。但塡平衝開決口。不許一槩加土增高。以塞水路。今則堤非昔比矣。然與其堰水爲功。何如分導開閘。舊制猶可倣也。（泗州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九年。五月。暴風雨。淮黃大漲。浪撞卸高堰石工六十餘段。衝決五丈有餘。又將烏沙河西堤岸衝倒。淮黃之水。直注於高寶湖。（見總漕帥疏。）當是時。高堰幾崩。淮揚二郡殆矣哉。水之合淮黃、從諸口以注於湖也。江都高寶諸有司。無歲不防隄。晝夜巡警。增堤與水俱高。然以數千里奔悍之水。攻一線孤危之堤。値西風鼓浪。堤崩聲如雷。一瀉萬頃。其決愈遲。爲害愈劇。而江、高、寶、泰、迤東無田地。興化以北無城郭矣。時御史徐越高堰關係最重疏曰。臣之向請修復歸仁堤石工。使由白洋河入黃者。不止以淸刷黃。實爲截住高家堰西北水勢。使此堰僅受西南淮水。而爲運道民生一大屏障也。今因歸仁堤工尚未舉。而此堰黃淮倂受。前報巨浪搏擊。已壞石工六十餘處。而全堰幾至潰決。（此九年事。）其洪波橫流。排山倒海。已衝開淮揚一帶數十餘處決口。遂至城郭僅存關廂。陸地有水高丈餘者。萬一高堰突有疎虞。尙復

有淮揚數十州縣之城郭乎。而況民生乎。尙復有漕河運道可以飛輓乎。而況鹽課與商稅乎。則此堰之關係。如何重大。此堰之保障。如何緊要。故臣今不得不亟陳高家堰也。高家堰石工。曩皆鑿石扣準。鎔鐵灌釘。後來年深日久。各處有朽裂。從未大修。經今年一翻波浪衝擊動搖。處處罅損。若不亟議錢糧。預備物料。乘今冬水勢少落之一時。大修堅築。明年西水漲發。臣愚、竊慮此堰萬難倖保。堰若失守。淮揚數十州縣。城郭廬舍百萬生靈。俱屬波臣。運道梗廢。京師重地。所緊需歲漕數百萬石。何道輸轉。且雲梯關之海口。全賴黃淮二河、倂力衝刷。一決高堰。清口必淤。止餘濁流一股。海口必塞。海口一塞。則下壅上潰。即今日之大修兩河工程。勢必仍歸潰壞。此高堰之利害。不僅僅在淮揚。而實有關於天下者也。　布政司慕天顏、備陳黃淮全局疏曰。高家堰捍衛洪澤。蔽於淮城之南。迤西則連高良澗。翟家壩。中設周橋閘。其地比高堰稍亢。故壩閘亦比高堰稍低。蓋夏秋淮水盛發。高堰必危。高堰危而淮地陸沉矣。故不使翟壩增高。正欲從壩滾水。出汜光、白馬、高寶諸湖。不惟鳳泗之漲潦可稍抑。且高堰之築工永固。及至水平壩西。即閉閘不流。高寶漕堤。亦無傷害。往昔防河如此周密。止因康熙元年間。南河工部分司吳煒、擅開周橋。奸商利通私販。往往盜決翟壩諸處。以致淮水湍下。諸湖盡已盈滿。及桃花水漲。湖不能容。浪擊風擺。漕堤大壞。清水潭之決、所從來矣。淮水既東。黃躡其後。濁流西泝。清口遂湮。清水漸微。黃力愈悍。灌入天妃閘。沙隨水漫。而運道淺塞矣。黃淮相背。淤沙罔滌。雲梯關入海之路。日墊日高。下流哽咽。而上流四潰。

必然之勢也．又云淮瀆自桐柏千溪萬壑．匯爲洪澤湖．注出清口．其水會黃入海者十之八．引資漕渠者、十之二．唯清口無病．則湖水直瀉而北．勢盛足以敵黃．而黃沙不致倒灌運道．惟海口無病．則黃水疾趨而東．其勢迅激．自無淤墊之阻．而奔流不致橫潰四決．此以清刷黃．用水治水．千古不易之法也．　王乾清紀周橋閘曰．按周橋關係利害．前河郎中黃曰謹．辨疏極爲詳明．黃疏略曰．高家堰、與周家橋、相接一堤也．堰以內與橋以內之水．相連一淮也．使周橋可開．則高堰何所事守．高堰必守．則周橋斷不可開．故開周橋者．乃開堰之別名也．又曰水之就下．性也．周橋地形高下．勢甚相越．誠開之．是導以建瓴之勢矣．彼得其勢．則流必急．流急則一瀉千里．孰得而禁之．故謂周橋開而淮不盡東．淮盡東而黃不復蹋．必無之理也．又曰開周橋而注之湖．是以湖爲壑矣．夫高寶之湖．四時瀰望連天．所恃一線漕堤．爲之保障．若引淮入湖．則淮水之浩蕩無涯．湖面之容受有限．不至決裂湖堤．而奔潰四出不止也．又曰淮之入湖也易．湖之入江也難．何也．湖堤以外地形窪下．與江面不甚昂．故今通江之路．晝夜宣洩．而湖水不見大消．使復益之以淮．源源不竭．則七州縣不胥而爲沼乎．　後因萬歷二十五年．淮水大漲．浸及泗陵．總河楊公建閘以洩一時暴流．稍平卽閉．從未常開．前賢亦云．東去最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蓋周橋開而海口塞．黃遏淮也．周橋閉而海口通．淮刷黃也．淮出清口．刷黃濟運．則涓滴皆爲利益．淮入內湖．潰堤病民．則涓滴皆爲害源．若內湖增一分漲、堤病民之淮．則清口便減一分刷黃濟運之淮．故周橋之啓閉．實爲利害之關．不可不察也．　高郵志紀翟家壩曰．壩屬山陽．在周橋迤南．接盱眙境界．長二十五里．比高堰石工低二尺許．稱天然減水壩．中有古溝．深不過尺許．舊有石閘．亦有石限．止留四尺水頭．水入民田．不通河路．近因淮水漲發．土被衝刷．年久漸成低陷．加以私鹽漁戶時行偷挖．漸成河港．淮水徑入寶應湖．匯於高郵．歲歲決堤．爲漕大害．康熙七年奉旨令山、江、高、寶四州縣民力合修．

盱泗之民妄行阻撓。如明萬歷間阻撓修築高堰故事。給事中李宗孔。疏參。致煩大臣勘復。按壩北接連周橋閘。閘尾石工尚存。與壩相平。又古溝廟基。亦是見存式樣。宜復舊制。豈欲加高。惟水衝盜挖。儼成澗河。淮水平時。直流無阻。灌滿諸湖。水發湖盈。遂不能受。致害漕堤。爲國大患。每歲起民夫修築。不過補苴一時。一遇水至、卽被刷衝。纖毫無益。必另議興工。或磚或石。築成隄岸。平鋪壩基。方可過水。經久不壞。

工科李宗孔。參阻修翟壩疏曰。竊思高寶七邑。連年疊遭水災者。則以淮水南流入湖決堤之所致也。淮水舊由鳳泗自老子山北。直出清口。與黃水會流入海。此歷年北流之利。安瀾便漕之故道也。自老子山南、周橋閘、翟家壩一帶。注射高郵、寶應、邵伯諸湖。而下流阻於漕堤。曾無入淮之路。以致每年潰決。此南流之害。淮揚七邑被災之由。皆因泗盱地方私開決口也。蓋淮水至清而流急。必全淮皆出清口。則淮水力強。可以拒黃流之淤泥。有濟於運道。而高寶七邑。復無水災。故昔人設有周橋閘、翟家壩二處。蓄洩有方。淮水漲則量使漫壩南下。而鳳泗之水患不作。淮水不漲。則阻其南去傍流。而清口之水力不分。法甚善也。邇來泗盱之民。不惟私啓閘壩。又且潛開決口。自古溝鎭南鎭北。以及谷家橋、夏家橋等處。新開溝路。至有八條。淮水大半入注湖。清口水分力薄。無以刷黃河之濁泥。下流壅則上流易潰。而高寶諸湖。受水而無所洩。乃至衝決堤岸。爲淮揚七邑之害。臣詳查近日地形。翟壩以南。固有殘缺。而衝決大溜。盡在翟家壩之北。今將古溝鎭南鎭北等處。原係平地者。止令塞其決口。幷不築堤加高其閘壩地形。不過復

從前未決之舊址。使全淮盡由淸口會黃。不至潰決入湖。可永杜高寶七邑之災。倘有時淮水暴漲。仍可從壩上滾水南下。亦不爲鳳泗州縣之害。誠兼利無患之至計也。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二年。河決洪澤湖之高良澗。又決高郵運河之淸水潭。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五年。河決武家墩板工一處。高家堰石工七處。高良澗板工二十六處。淮安府志。是年大水。淮黃復大決高家堰。時頻年被水。諸堤工俱未竣。淮河正道日益阻塞。是年五月因久雨、遂大潰決。前此諸工盡廢。高堰一帶。倒卸三十餘處。水侵揚屬。又過往年三之一。漕堤崩潰。高郵之淸水潭、陸漫閘、江都之大潭灣等處。共決三百餘丈。殘缺不可勝數。深及四五丈不等。自堤以東。浩浩乎茫無際涯矣。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六年六月。總河靳輔。大挑淸口爛泥淺引河四道。及淸口以下。至雲梯關河道。是年創築雲梯關外束水堤一萬八千餘丈。塞于家岡、武家墩、高家堰等處大決口十六處。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創築周橋翟壩堤工二十五里。塞高良澗等處大小決口二十五處。淮水始歸故道。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八年。六月。總河靳輔、恭報翟家壩成河九道。盡行閉合龍門各日期。奉旨據奏翟家壩成河九道。盡行閉合龍門。具見殫力籌畫。有裨河務。深爲可嘉。知道了、該部知道。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九年．大挑爛泥淺、裴家廠等處．皆成大河．淮水始暢注會黃．不致阻滯．創建周橋、高良澗、武家墩、唐梗、古溝東西減水壩．共六座．是年夏秋．南北皆霪雨七十日．淮、黃並漲．有滔天之勢．堤岸衝嚙甚多．工亦爲之阻．然衝嚙之堤隨圮隨葺．不致大患．卒賴新築工堅之所致云．淮安府志．

是年再大挑清口爛泥淺、裴家場、帥家莊、引河四道．淮水全出清口．靳文襄公治河書．

是年淮水暴漲．壞泗州城郭．公私廬舍．漂沒無筭．居易錄．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聖駕南巡．閱高家堰工．是日微風小浪．上云今日風不大．就是這樣浪．若再風大．怎麽處．總河臣靳輔回奏．風再大時．就要打上堤頂．若西北大暴風一起．浪俱從屋上過了．上云．眞是利害．

又問照黃河險工下大埽防護．如何．回奏．大埽下了．總是大浪來．當時就掣去了．除非是下丁頭埽．庶幾略加攩護．然亦要每年修補的．上曰．朕前番差人出來看工．俱是瞎看．是看銀子罷了．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四年九月．總河靳輔．題爲霪霖之漫漲非常等事．部覆奉旨．這高家堰堤工應否加修．著總河靳輔再行確議具奏．十月二十三日．大學士勒德洪等．傳上諭高家堰堤工．關係最要．應令總河靳輔進京．而與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詳見黃河．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聖駕南巡．駐蹕瓜洲陳家灣地方．奉上諭．高堰石工．著修理．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二日。工部題奏。臣等議得戶部侍郎博濟等疏稱、高家堰減水壩六座。內有古溝東減水壩底。被水衝損其三。官廟等六口。向來下埽。今改竹絡。已完三處。尚有未完。應令照此修完。七里閘雁翅以內底石。被水衝損二丈有餘。應令河臣速行修理。太平閘幷傍東水壩。仍應令酌量開放。　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旨。高堰障淮敵黃。關係最爲緊要。若使堤內受水。則內外浸灌衝激。甚屬危險。高堰之堤不固。雖另增堤數層。有何裨益。這運料小河。增加隄岸無用。高堰應作何加修。以期永遠堅固。應遣大臣前往察視。所遣大臣職名。開列具奏。十二月初一日。奉旨。著張玉書、圖納、去。靳文襄公治河書。

行水金鑑卷第六十六

淮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總河董安國、題奏兩河見在情形。奉旨。着江南總督漕運總督、江寧安徽巡撫、公同速行會勘。確議具奏。　會議得。查清口爲黃淮門戶。引淸導黃。所係甚大。祇開爛泥淺。帥家莊、裴家場、三道引河。勢分力弱。每逢倒灌。動輒淤墊。應從大墩接築長堤。挑濬裴家場引河。逼令全湖之水。匯歸出口。併力敵黃。又自清口。歷武家墩、高家堰、高梁澗、徐壩以抵翟家壩。除小黃莊以南新石工。見在興砌外。其武家墩元帝廟後堤工卑窄。昔爲沙灘。今成巨浸。急應加幫高寬。舊石工五千八百餘丈內倒卸石工八百七十八丈。急應修砌。又石工頂上排樁。風浪衝擊。日久朽壞。應重修釘。幷於排樁之內。加以木板。塡築土方。再於堰堤之上。已築子堤者。普面加高。未築子堤者。一律加築。堤裏內戧。霪雨淋漓。亦應如式酌修。茅家圍等減水六壩。應加修砌。幷添設磯心。建置閘板。淮弱則下板蓄水以敵黃。淮漲則啓板減水以宣洩。翟壩一帶堤工低窄不堪。今秋異漲。漫堤過水。均應加幫。奉旨。河工關係重大。這會勘應修應築工程。俱著照該督等所題。作速興工。該部卽將錢糧撥給。其海口爲黃水入海之道。所關甚屬緊要。河道總督每年委賢能河官專管修理。勿致壅滯。該部知道。河防志。

總河王新命疏言。禹王古河。自盱眙聖人山。歷長林橋、桐城鎮、楊村、天長縣。以連六合之八百橋。各有河形溪澗山岡不等。若開引入江。則天長、楊村、桐城各汊澗。大水發時。可不入高郵。邵伯諸湖。湖水不致泛溢。而下河之水可減。至古河之口。見與淮水不相通流。必建立閘座。大水則閉閘以濟漕。水漲則開閘以洩水。庶淮水洶湧之勢可殺。高堰減水壩。卽不便遽塞。而水亦可少減。是古河所減者。乃於淮水暴漲之時。而非時常分洩淮河之水。似無不可以敵黃。至天長、楊村、桐城、挑河入江之後。若入湖舊河一帶居民開水灌田。或建閘、或建壩、再行酌議、等因。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得。開復禹王古河之處。無庸議。奉旨古河是否必可開濬後有無禆益河道民生。著該督撫等再行確議具奏。　按李翺來南錄自淮沿流。至於高郵。乃泝至於江。沈括以爲淮泗固常入江。此乃禹之舊蹟也。熙寧中。嘗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居易錄。

禹貢、沿於江漢。達於淮泗。自古江不通淮。江之通淮。自隋開皇大業間始。閻百詩錐指曰。淮水入江。自孟子一時誤記。朱子所謂不必曲爲解說。最是。然鄭夾漈、已強爲之說曰。按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自是江淮始相通。孟子蓋據哀公後、吳王夫差所掘之道。以爲禹迹。而忘却禹貢。不知亦非然也。千百年眼。亦有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爲禹迹之說。　杜注明謂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開皇、開山陽瀆、大業、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

反.至是孟子之言始驗.蓋古時江高淮低.故江水入淮.今淮爲黃河所奪.淤沙日久.轉而爲淮高江低也.先生常謂孟子說錯了淮入江.後九百餘歲.果自淮南入江.若孟子預爲之兆者.亦屬異事.又按筆麈言.夫差溝通江淮.以窺中國.後人以淮水低.溝水高.故立堰以防之.舟行度堰入淮.謂之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即今土壩、所由始也.周世宗南征、以舟師自淮入江.阻於此堰.乃鑿楚州西北老鸛河水.以通其道.而淮水之舟皆達於江.其說亦有理.百詩先生又於潛丘劄記中.呂言之曰.孟子錯言排淮入江.至隋文帝開皇七年.將伐陳.韓擒虎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煬帝大業元年.以邗溝水道屈曲.發民濬治.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孟子之言始驗.所以唐白居易詞.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是也.近河臣疏云。孟子大賢.去禹僅千餘年.必不爲無據之言.況舊迹至今可考.以盱眙縣治東二十里.有聖人山.山下有禹王河.一名古河.土人咸稱大禹治水.導淮入江故道爲據.余考之明一統志.盱眙縣山川.有新河、在彭城鄉.宋發運使蔣之奇開浚.以避淮流之險.猶未詳.及讀宋史蔣之奇列傳.元豐六年.之奇擢江淮荊浙發運副使.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爲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增二秩.升發運使.河渠志.元豐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澀.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

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於淮。帝深以爲然。會發運副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良爲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爲複河。取淮爲源。不置堰牐。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甫言往年田棐、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既不用牐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勢爲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尙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既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建中靖國初。之奇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淫衝刷堤岸。漸成墊淤。請下發運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爲常。乃知疏所謂聖人山者。卽盱眙縣東北龜山也。下有禹王河。卽蔣之奇元豐六年所開龜山運河也。一名古河。又卽一統志所載之新河。豈可以土俗無稽之言。而據爲金條玉律哉。又豈可以孟子一時之誤記。而謂禹貢爲不足信哉。曩嘗聞諸先輩言。江高而淮下。禹必自淮浦入海者。正行其所無事。以下爲趨也。今欲從瓜埠入江。無論謝家、鍾家、曾家岡及分水嶺。爲所畫斷。勢必燒山鑿道。且江受淮水。而地形實高。淮水趨江。而形實窊下。奈何。疏又云。循沿河形細閱。有現在河形淤涸成田者。有溪流溝澗、寬窄不一者。有山岡平陸高低不等者。疏已自言有山岡。禹時導淮入江。不虞此山岡阻塞乎。抑此山岡乃陡生於禹治水之後乎。自相矛盾。莫此

爲甚．至淮徑入江．不復濟淮揚運道．不數年而國計民生．交受其病．有不可言者．則人所共曉．不復贅云．記中所言河臣卽築攔黃壩之董安國也．安國亦誤聽泗州莫之翰之言．遽行入告．不學無術．一至於此．泗州志．有莫之翰、請開禹王古河．詳文曰．禹之治淮．原有二道．禹貢之書．曰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于海．此一道也．孟子曰，排淮泗而注之江．又一道也．子輿去大禹治水時．僅一千九百餘年．使無實據．必不著之於書．況其舊跡．則至今可考也．查盱眙縣治東二十里．有聖人山．山下有禹王河．據土人咸稱爲大禹治水導淮入江之故道．汴宋時尙通舟楫．爲東南運道．迨宋南渡．以迄元明．日就湮塞．而明初又於山麓穿渠之處．增土築斷．以避祖陵風水反跳之嫌．其見在河形深淺不一．始盱眙．歷天長．六合．以達大江．在在皆有遺址．每風雨晦冥．氣勢蜿蜒如長河．雲烟霧靄中．土人嘗彷彿見風帆舟檝．如鼓棹挽拽狀．其天時晴明．河身地內．間作簫管聲．居民呼朋引類．相率往聽．不一而足．大抵江淮流通之脈絡．不肯終秘．而以開導鴻功．默啓後賢也，此河一開．可分淮流十分之四．而濱淮上下．可免魚鱉．其利一也．三閘之水．可勺滴不入高寶．將見沮洳之民．降丘宅土．下河之工．計日可成．．其利二也．其洪澤湖渟蓄之水．不至大盈．亦不至大涸．不大盈則鴻濤無所肆其虓怒．而遙堤壘如磐石．．下流州縣．．可無燕雀處堂之禍．．其利三也．．不大涸．則漕艘往來得以安行入河．既免狂濤之險．復無膠劂之煩．其利四也．且江淮交通．檣帆絡繹．利在商賈．其利五也．士著之民．引水溉田．蓄洩以時．無憂旱澇．其利六也．天長縣志亦有其說．志云．或問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今何以會黃而注之海也．曰．淮泗未嘗不可以注之江也．．注江之路有三．今由高郵、邵伯、白馬、草子湖．從瓜儀閘一也．由盱眙、天長、六合、一也．今此渠變爲桑田矣．．由邵伯入芒稻河入江．一也．又問．史稱隋煬帝鑿汴梁以通揚州．看瓊花．閱龍舟．渠成．剪綵爲芰荷．錦纜牙檣．美人擇拽．則自汴至揚州．有河無疑．世傳自天長．六合間．以達揚州．觀音閣爲聚舟馬頭．今羅四橋之西北．河身猶存．循而尋之．徑自河南．分勢下洩．或直達揚州儀眞．或中出泥汊河．以洩淮泗之水可乎．曰．此第一義也．皆捕風捉影之語．不足據也．小谷口薈蕞．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初一日．聖駕巡幸高家堰．閱視畢．隨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朕念河道．國儲民生攸關．親行巡幸．由運河以至高家堰、運口等處．留心細閱．見運口太直．黃水倒灌．兼之湖水淤墊．以致清水不能暢流．各河與洪湖之水．如何得能敵黃．若將清河至惠濟祠掃灣．由北岸挑引入惠濟祠

後入河．而運河再向東斜流入惠濟祠交匯．黃水如何能得倒灌．今應將清口之西壩．再加添挑水壩．修築堅固加長過於東壩臺．將清口安置裏邊．洪澤湖擇其水深之處．開直成河．使湖水流．黃河灣曲之處．直挑引河．使各險處不得受衝．謹按上諭甚詳且悉．今止錄高堰．餘見黃河． 四月二十四日．河道總督于成龍、協理河道府尹徐廷璽、奉上諭．高家堰速速修完．下河田地．不過一二年．可以見出．二十八日．奉旨．于成龍爾回去卽看歸仁堤．高家堰、其歸仁堤作何修補．爾等卽議明具奏．清口甚屬緊要． 九月十三日．上諭大學士、學士、九卿．今歲朕南巡．看得黃河逼近清口．黃水每多倒灌．以致淤墊．洪澤湖水不出．自高堰各壩、流入高寶諸湖．自高寶湖．流入運河．以至下河田地盡被淹沒．淮揚所屬錢糧．雖頻年蠲免賑濟．動帑修理堤岸．羣黎尙在水中．朕深爲軫念．遂諭于成龍動帑挑濬洪澤湖出水堤岸．令其完工．近差工部官員前往查勘．清口仍然淤墊．洪澤湖水仍未出口．堤岸尙未告竣、等語．清口甚爲緊要．如不將清口挑濬．湖水不出．高堰堤工．幷運河堤工．雖加高厚．均屬無益．董安國所挑之河．再加挑濬．此河如不可挑．或將清口遷北．遠移挑濬之處．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看閱河圖．速行詳議具奏． 會議得臣等看閱河圖．黃河逼近清口．是以淤塞．應作速挑浚．不可不將黃河移遠．應請勅下總河于成龍等．將清口挑濬．令其出水．或將黃河移遠清口．或卽將董安國所挑之河．再加挑濬詳看．趁今冬急爲興工．不至水長之處．速行定議具題可也．總河題覆、九卿復議．得河道總督于成龍等疏稱．臣等率同道廳各官．歷淸河縣石人溝以上．

沿河踏勘。逐段簽探。徧處盡係淤泥。深有七八尺丈餘不等。人夫無立足之地。難以施工。臣等再四思維。竊以黃河大溜勢若排山。若遠移改挑。工大費繁。且清口對過北岸一帶。積水淤沙。畚鍤頭施。臣等未奉俞旨之先。已經催督降調同知常維楨、見挑裴家場爛泥淺等引河。不日可竣。又委堵閉唐埂等處減壩。應俟各壩堵塞之後。使湖水不能東洩。引出敵黃。以免淤墊之患。再將董安國所挑引河。復加挑空。挑水壩再爲接築。黃水由引河而趨北岸。可無倒灌之虞。至於遠移改黃之處。統俟湖水出後。酌定形勢。另行奏請遵行。董安國已經病故。未完引河、挑水壩二工。應否動帑挑築。理合一併具題等因前來。相應均如該督等所題。董安國未完引河、挑水壩。應准其動帑挑築。俟河工告成之日。將用過錢糧准銷等因奉旨依議。

二十日戶科掌印給事中張睿題奏。邇年以來。淮南水溢。下河數被奇災。皇上恤念民生。親臨閱視。灼見清水不出。黃水必不能疏。黃水不除。清水必不能出。乃特賜指授。命前河臣董安國等。將黃河灣曲處挑引水河一道。使水直下。遠避清口。免其倒灌。此殆神靈天授。非臣下意計所及。萬姓歡呼。竚看底績。但新挑引河。必俟水汛大至。始行開放。則刷沙有力。一舉成功。因放水太早。以致復淤。現恭讀上諭。清口甚爲緊要。若不將清口挑濬。湖水不出。高堰堤工。并運河堤工。雖加高厚。均屬無益。眞聖明洞鑒全河。瞭若指掌。臣下所宜仰體聖懷。蚤夜以圖者也。臣聞居民傳說。中河水從仲莊出口。建瓴之勢。逼溜使南。是以直射湖口。不獨清水難出。而黃水反爲易入。則欲挑浚清口。不得不制中河之水。以制黃河之水矣。

又讀上諭。謂將董安國所挑之河。再行挑濬。或將淸口迤北。遠移挑浚之處。速行詳議。臣恭繹再四。則有分黃導淮之法。蓋黃分則勢強。而淸口不當頂衝。從此疏浚。自不難矣。其分黃之策。不必另闢河道。工費繁多。合無於仲莊閘以下。見有不係運道之中河。自淸河縣起。至山陽之草灣附近地方止。約長七八千丈。挑寬十餘丈。以足二十丈之闊。上口將縷堤挖通。使黃水由此分洩。至下口亦空通縷堤。仍歸大河會流入海。再於挖通縷堤之上下口。倣明紹興知府湯紹恩三江口遺制。建立雙板石閘。中實以土。以時蓄洩。如此則中河之水。由此而去。黃河之水。亦由此而分。北岸水勢既殺。則南岸之水、勢必趨而北矣。董安國所挑之新河。有不刷深直下。誠如聖慮者乎。再將淸口去其淤墊。引湖水暢洩。不獨淸水刷黃以濟運。由是淸水東下。而唐埂六壩。過水漸少。然後周橋、翟壩。易於修築。得以閉塞。庶免下河昏墊之憂。且省朝廷歲發帑金之費。其於治河之道。或有小補也。如云河不兩行。謂分則力弱。緩則沙停。而獨非所論於淸口以淸刷黃。原取其弱以水功沙。不患其停。況建閘又可以蓄洩也。臣生長淮士。素聞士人之言。無所折衷。不敢漫信。因奉上諭所及。謹擇其稍合者。具疏上聞。以備採擇。奉旨。這本說得是。著河道總督速議具奏。總河題覆。分黃導淮之法。未嘗不得河防機宜。但黃河之水。勢大力強。難以輕議分洩、何也。空堤挑河。而水勢不趨。或趨之而溜行不急。開放之後。又見沙淤。董安國所挑之引河。坐於河身之中。對河又築排水大壩。歷過伏秋二汛。水勢大漲。猶不能挑之北行。奚能強之入於雙金門閘下之中河乎。若開空縷堤。

而溜趨引河。則排山之勢。難於止遏。從前漫缺皆係罅隙之間。卽成缺口。安能必之循軌勢而行。由二十丈寬之中河。達之草灣。仍復紆廻。使之入於黃河。而不他溢乎。且淸口對過北岸。皆係淤沙。人夫無立足之地。畚鍤難施。臣等鰓鰓過計。而不敢遽議改遷也。前奉上諭。將淸口迤北。遠移挑浚。臣等已將見挑裴家場等處引河。堵閉唐埂等減壩。加挑陶家莊引河。接築南岸挑水大壩。具題在案。今蒙皇上撥發帑銀。臣等見在分檄提催。俟銀兩解到。唯將周橋以南一帶堤工。簽釘排樁。修築堅固。唐埂等減壩。一槩堵塞。湖水涓滴不令東洩。盡由裴家場。爛泥淺等處引河。暢流外注。敵抵黃流。將陶家莊引河。再加挑空。南岸挑水壩。再加接築。俟水勢大溜。挑近引河。然後相機開放。加以淸口引出之水。敵黃衝刷。黃河由引河而趨北岸。似可無倒灌之虞。至於三江口。雙板石閘。止可行之淸水。而不可行之黃水。今旣不議改空縷堤。則雙板閘之式。亦無容更議矣。至於遠移改黃之處。統俟湖水出後。相度形勢。另行奏請遵行。奉旨。九卿、詹事、科道、一并會議具奏。會議得河道總督于成龍等疏稱。戶科給事中張睿條奏稱。中河水從仲莊閘出口。建瓴之勢。逼溜使南。是以直射湖口。不獨淸水難出。而黃水反爲易入等語。誠爲有理。相應行令總河于成龍等。將淸河縣以下所有陶莊閘開放、挑浚出水。或將董安國所挑引河以下。酌量挑空建閘之處。親身詳看。速行具題可也。奉旨依議。　十月二十日。總河于成龍等題。奏爲敬陳兩河隄岸修治情形。竊照臣一介庸愚。荷蒙聖恩。畀以督河重任。臣雖衰老病軀。敢不刻夜圖維。欲求久安長治之策。以祈仰

報高深於萬一。臣查淮揚徐三府州屬黃運湖河。詳見黃河再查高堰隄工。為淮揚保障運道民生。實係於此。所當急為整理。難容刻緩貽悞者。不謂從前膜視。承修五年。迄今尚未成功。節年水發之時。湖內不能容蓄。以致東洩淹沒民田。水勢既分。而黃流倒灌。清口淤塞。遂致運河一帶。河身墊高。皆由堰工未完。湖水不出之故。久在皇上洞鑒之中。臣故於今歲履任之後。卽首先挑穵爛泥淺等處。引水敵黃。以濟運行。一面嚴飭原修各官。上緊償砌。其如原撥堰工銀兩。被原任河臣、及道廳各官、挪為別工用去。故雖日事嚴催。或以料物不齊為諉。除分委監工各員修砌。已經修完者不議外。其未經與砌完工者。見在另疏題參追帑。將未完工段。委令候補道程兆麟等領帑辦料。乘時償運。前經具題。部議不準動帑。駁令仍責原委之官修砌。勢必不能驟告成功也。況凡賠修緊急工程。動帑修理。至於去冬陛辭之時。業曾預為奏明。以期早告成功。似此部駁往返。豈不有悞。臣今見在調齊賢能官員。簽釘排樁。下釘頭葦埽。勒限報竣。如高堰一帶工程告成。則清水自出。淤沙可刷矣。伏乞皇上睿裁乾斷。允臣所請之後。容當逐疏題估。丞收實効。庶可仰副聖懷。其攔黃壩雖經拆毀。尚須開穵寬深。以引大溜。時家馬頭一工。已經委員辦運料物。一俟齊集。卽興工堵築。相應一并奏明。伏乞皇上睿鑒施行。奉旨。朕撫御寰區。愛養兆民。視同赤子。務期無一人不獲其所。比年淮揚所屬地方。罹於水患。百姓田廬。俱被淹沒。生業蕩然。朕懷深切軫念、屢經蠲租賑濟。乃黃河墊高。清口底下。淮水不能流出。百姓仍被水災。弗獲寧處。念此淮揚數州縣生靈。豈可不急

爲拯救乎。今海內無事。惟河工最爲緊要。水患未平。民生失所。朕用是時廑於懷。若何修理河道。以濟生民。爾等九卿、詹事、科道各官。亦宜念切。頃問南省來人云。黃水比淮水高一尺有餘。若將高堰堤岸增加堅築。以束淮水。使刷黃而行。亦似有益。但淮水瀦聚。而黃河桃汛又至。則高堰危險。亦未可定。今或堅修高堰堤岸。以束淮水。使之刷黃。或移清口於清江之左右。或另濬河道。以通舟楫。俱宜一一講求。此事關係甚鉅。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等官。細閱河圖詳議。再將二本一并議奏。會議得。臣等恭聆上諭。仰見我皇上軫念淮揚地方百姓。必欲拯除水患。底於安全。河務關係運道民生。甚屬緊要。難以懸議。總河于成龍、徐廷璽。見在地方。應令率同賢能道廳等官。親身前往。將作何興工之處、詳勘速行定議。具題到日。臣等再行會同請旨可也。奉旨。河工關係重大。豈惟另尋河道不可得。從新創作。亦屬繁難。高堰堤岸縱多方堅築。清水亦不能出。今惟當議移清口於他處。兩岸俱用石工堅砌。使清水流通。朕南巡時。曾以另開清口。面諭于成龍、于成龍亦奏稱。淮水可從武家墩、向清江浦移改。此事著總河于成龍。及府尹徐廷璽、會同河道各官。詳看清口當移於何處。所用石工等項。作速行辦備。著卽詳議。於歲前具奏。餘依議。

十二月十七日。工部等衙門。會覆侍郎常綬等疏。奉旨。若將高堰減水壩堵閉。建造滾水壩。土堤加幫高厚。則湖水必高。黃水又大。湖水不出之時。高堰堤工危險。而泗州等處。必至水淹。著大學士、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會同確議具奏。會議得。侍郎常綬等。既稱武家墩村北元帝廟稍遠之處。應行開口。

又將高堰加築高厚．減壩盡行堵塞．臨湖汕刷之處．亦應修補．不許堤根取土．應添挑引河二道等語．查武家墩開口改移清口甚好．但見今物料未備．恐明年雨水之前．不能完工．漕運甚屬緊要．雖改移清口．其高堰亦必須加幫．相應將高堰照侍郎常綬等所奏．速行加幫高厚．不致遲悞明年漕運．所需約估銀一百二十八萬五千零．令戶部就近撥給．再先前各工撥給銀一百八十萬兩．分給各官．至今工程尚未完竣．此加幫高堰．挑空引河等工．若又交與伊等．必致遲悞．修此工程．應差部院堂官一員督催．幷簡賢能堂司官員分給段落．令其節省錢糧．堅固作速修造．至邵伯更樓、高郵、尤里、等處決口．至今尚未堵塞完工．此亦關係運道．亦應差部院堂官一員督催．作速完工．應差堂官、幷分段修工．堂司官員．恭請欽點．

二十二日奉旨依議．這督催工程．著范承勳、王鴻緒、王掞、田雯、布雅努、喩成龍、顧藻、壽鼐、王紳、高裔、去．分修工程．著董訥、王樑、朱宏祚、江有良、王啓元、宮夢仁、線一信、陳汝器、王日藻、衛既齊、李應廌、馬世濟、高承爵、金鋐、楊雍建、去．張文端治河書．

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七

淮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十一日。工部等衙門。會覆兵部尚書范承勳等奏。奉旨著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會議得先經兵部尚書范承勳等奏稱。自武家墩起。至小黃莊止。可以稍緩。其小黃莊起。至周家橋止。急宜先築。又周家橋起。至棠梨樹止。堤內有未堵滅壩三處。仍聽河臣催堵完工。唯是原估柴草分頭採辦。一時難集。臣等酌量。唯衝決水深之處。仍用丁埽。其堤內加幫土方。除頂寬加高二項。悉照原估丈尺。惟底寬概幫十丈大坡無益。酌量裁減。其末挑引河一道。俟河臣于成龍到浦。商酌舉行。經臣等會議。以均如所奏。奉旨。這挑浚運料小河。將何處水引入。水又從何而出。並未聲明。這事情、幷武家墩等處堤工事理。俱行文范承勳等、會同總河于成龍等、詳細速議具奏。部議、據尚書范承勳等、會同署理河道總督印務、府尹徐廷璽奏稱。高堰堤工。武家墩等處。應幫頂高丈尺。照原估外。唯是底寬十丈。未免太坡。合會議得。每堤高一丈。坡出二丈。工力可免虛費。其臨湖一面。原估槩用丁埽。臣等公同酌議。水深之處。仍用樁埽。其餘出水之堤。槩用柴草丁鑲。用土堅築。與用丁埽無異。其小黃莊至周橋。先闢與築。武家墩至小黃莊。見在丈尺。即日興築。周橋至棠梨樹。內有三壩未堵。無如清口黃流倒灌。見在打壩

禦黃。若將壩遽行全堵。淮水無處宣洩。而壩口之堤單薄。必難捍禦。臣等會議。未堵茆家園南壩。唐埂北壩。暫留夏家橋一壩。再於棠梨樹以西。暫築裏頭草壩。以備伏秋漫溢。俟水消應閉之期。堵塞幫築。六壩一帶地方。最為危險。修防刻不可緩。前撥河廳常維禎等修築。今著伊等上緊修築。務期堤岸無虞。其再挑引河一道。目今黃流增漲。舊引河俱係灌淤。若再加挑浚。必仍復淤塞。徒費工力。應俟堵塞夏家壩之先。清水河出之時。兼工挑挖。方為有益。前來。均應如尚書范承勳等所奏。可也。奉旨依議。　本月二十九日、工部等衙門會覆兵部尚書范承勳等奏。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會議得先經臣等會議。以時至桃汛。其未堵高堰減水壩。暫行停堵。將高堰可修之處。乘時速行修築完工。如桃汛水發。有修築不及之處。停其修築。將物料備辦。秋汛水落。即行修築完工。如別有善策。將淮黃兩河。并高堰堤。作何修治。裨益運道民生之處。所去大臣、河道官員。公同詳議。速行具奏。奉旨。這本內事情。著行文前往河工尚書范承勳等、會同河道總督。這所議可否。伊等意見又復如何之處。速議具奏。將董安國所挑引河。再行挑濬堵閉。黃水倒灌清口之日。或將清江閘堵閉。及查看修理更樓決口等工。著侍郎常綬、前往看閱具奏。

四月十二日。部議、據尚書范承勳等奏稱。先經臣等猶望六壩水勢。稍可搶護。即竭力上前加工。不料三月十三、十五兩日。西風大暴。更兼湖水日長。茆家園、唐埂一帶堤面。在在過水。將已堵三壩。復行衝開。而漫決之口更增數處。今水勢日長。且無寸堤足恃。時候水勢。兩處其難、無從下手。六壩全開。萬難於伏

秋之前、盡卽堵塞。高堰小黃莊至周橋。修築已將告竣。其周橋至棠梨樹一帶。見今漫水。無土可取。應俟河臣堵壩之後。臣等會同河臣、作速幫築。其武家墩至小黃莊工程。亦應俟堵壩後、同時幫築。目下備辦料物。爲險工之用。仍令原委河員、協同承辦。毋得阻悞。其六壩一帶地方。土埂出水之處。及浪窩殘缺之處。照例動搶修錢糧。責令河員修築。仍償完石工。所撥高堰帑金。除小黃莊工程。及備辦料物。所餘甚多。應貯河庫。俟堵壩後、爲幫築大工之用、等因前來。查尙書范承勳等、既稱小黃莊至周橋。修築已將告竣。其周橋至棠梨樹一帶。幷武家墩至小黃莊。見今漫水。無土可取。應俟河臣堵壩之後幫築、等語。均應如所奏。將料物備辦。俟堵壩後速行幫築。其六壩一帶地方。有土埂出水。及浪窩殘缺之處。應行總河、責令河員、作速照例修理。未完石工。嚴飭承修人員。速行償完。至高堰餘剩錢糧。應暫貯河庫。毋得挪移別用。仍爲幫築高堰大工之用可也。奉旨依議。　四月初四日。工部尙書王鴻緒摺奏。臣恭誦聖諭云。仍將交與董安國所挑引河。再行挑濬。使黃河循北岸而流。淸口作何疏濬。方爲有益。又蒙聖諭云。伊等意見又復如何之處。速具奏。欽此。除同尙書范承勳等。公議具摺啓奏外。臣謹再四循繹聖訓。眞洞達精微。直抉黃淮強弱之機。指示臣等。雖大禹之神智。無以過也。玆仰體聖慮所及。合諸今昔議論。謹爲我皇上陳之。伏査河防一覽云。歸仁堤、所以捍禦黃水、睢水、湖水。使不得直射泗州。幷攻高堰。又遏睢水、湖水。使之幷入黃河。益助衝刷。關係最爲重大、等語。自白洋河等處淤墊。堤內之水、不入黃河。及由歸仁堤減壩、洩入

洪澤。而洪澤爲之加漲。皇上洞鑒情形。時令河臣挑河。以引堤內之水。入黃刷沙。最爲有益。乃河臣久未興工。因衆議以胡家溝一帶地方。河身淤高。難以出水。不若自胡家溝挑接以至清口。清口黃流。比白洋河等處、約低丈餘。可以導之助清敵黃。一面將歸仁堤減壩堵塞。則洪澤湖亦不致增漲。此說訪之新舊河官相同者頗多。在臣之愚見。以爲不必直挑之清口。止須挑至聖上所指挑水壩之上。令其出黃。直頂大溜。今正當挑空引河之時。而又有南岸清水。隨挑壩直射。勢必益循北岸而流矣。臣據所聞陳奏。愚昧罔知可否。聖明自有裁鑒。謹奏。奉旨。這摺子交與工部。行文河道總督張鵬翮。如照王鴻緒所奏。開得即行速開。　十八日。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得。侍郎常綬等奏稱。臣等會同尚書范承勳、王鴻緒等、府尹徐廷璽等看得原任總河董安國所挑黃河之引河。已經淤墊。挑水壩亦已毀壞。今將引河挑寬三十丈。長七百八十丈。深一丈三尺。河口挑及大溜。其挑水壩務令寬長。盡力修築。使水溜挑入引河。此修築之處。交與范承勳、董訥、將捐修官員內揀選十人。乘時修完等語。查黃河挑引河、築挑水壩之處。先經尚書范承勳等、估計具奏。臣等會議題覆。令速行挑築在案。今侍郎常綬等。既經會同尚書范承勳等。驗看具奏。應如所奏。又疏稱。清口爛泥淺三道引河。雖然出水。止能入運。並不能出清口入黃。不閉清口。黃水一長。運河、淮河、俱致倒灌淤墊。若口門下埽堵塞。漕船一到隨開。已過隨閉。必致堤根刷深。難以修堵。應於清口之內。見有兩岸之堤。橫截清口。排樁下埽。僅留船行之口。漕船過完之日。隨即堵塞。俟漕船回空之時。開

壩過完。仍行堵塞。此所修之處。一面修築。一面將所用錢糧。詳估造册報部。再見今三道引河。既已出水。只應照尙書范承勳等所議。將裴家場引河一道。照原估丈尺。再加挑空寬深。此三道引河出水之口。築壩攔堵。以防黃水倒灌。漕船過完。清口堵塞之時。將引河攔堵之壩開放。使水入運。俟淮水蓄聚。可以抵黃之時。將清口堵塞之堤。開放抵黃。等語。均應如侍郎常綬等所奏可也。奉旨依議。　四月二十一日。總河張鵬翮題。清口爲淮黃交匯之處。目今糧艘北上。最爲緊要。今河身淤墊。竟成平陸。清水隔絕不通。獨有黃水流入運河。深不過三尺五寸、四尺不等。與去歲所見大不相同。茲部臣常綬議築攔黃壩。糧艘過盡。竟行堵塞。使黃水不入運河。再將裴家場三處引河開浚。廣寬深通。引清水入運河。是亦權宜之計。臣親到此地。相度形勢。博採輿論。僉謂黃河比裴家場引河身高。爛泥淺係流沙。旋挑旋淤。裴家場與帥家莊相連不遠。即開浚深通。當夏秋黃水大長力強之時。引河清水。終虞力弱。不能相敵。應於張福口挑引河一道。身長一千五十丈。面寬十丈。深一丈餘或八九尺不等。引清水於黃河口相近處入運河。勢在裴家場引河之上。上下水勢相濟。當夏秋水長之時。兩處清水匯合。庶可敵黃。蓋因清口淤塞之後。甚爲廣闊。非多挑引河。鮮克有濟。比之引湖水入江。既有金灣二閘之河。又有鳳凰橋、雙橋、灣頭等四處之水。引入八字河、芒稻河、水勢得以暢流入江。此成法之有效者也。故宜開張福口引河以導清水。使之暢流。建閘一座。以司啓閉。若俟具題部覆後。方始興工。恐伏汛水發。緩不濟事。趁今水勢未長。正可兼工挑濬。臣

謹具題九卿、詹事、科道會議題覆。奉旨依議速行。張福口引河。挑一千五十丈之外。又挑河一百八十五丈。緊接工港湖水處。方能引水暢流。其河頭舊堤。有水口四處。共長四十七丈。必須堵塞。方不使湖水散漫。盡歸引河。河尾先接草壩。方可束水濟運。 五月二十五日。總河張鵬翮摺奏應修工程、一、六壩之宜閉也。逼清水出口以會黃入海。其關鍵全在六壩。而六壩之最要者。尤在夏家橋一壩。以全湖水勢趨此故也。今夏水方盛。若急於堵塞。一則高堰堤岸危險可虞。一則湖水洶湧、恐旋塞旋衝。糜費金錢可惜。目前正須備料。俟水落堵塞。庶為萬全之計。 一、高堰滾水壩宜修也。高堰容納七十二處山河之水。古人設壩。原以洩異漲之水。非以洩平槽之水也。今冬六壩閉後。來年桃汛。黃淮並漲。宣洩湖水。非壩不可。按南河志云。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古溝。俱報有閘。又河防一覽云。翟家壩地亢。為天然滾水壩。今周家橋、高良澗等閘俱已堵塞。臣親至翟家壩。見湖形漸淤。水勢不由此出。是古今變遷不一。翟家壩亦非出水之處也。前河臣于成龍等、相度地勢。將六壩改為四滾水壩。臣覆加相度地勢。相去不遠、併為三滾水壩。亦屬妥協。今宜備辦石料修建。於壩下就原有草家河、唐曹河。開為引河。并築順水堤。則民間田廬無淹沒之虞。 一、武家墩至小黃莊之石工。宜加砌也。查此一帶。臨河舊有石工。僅出水面二三尺不等。必須加砌使高。與小黃莊見修石工、一律齊高。正在確估工料興修。并查覈從前領銀不修情弊。另疏題參。 一、古溝至六壩之石工宜修也。臣查臨湖石工。至古溝而止。自此迤下、俱係土堤。每年歲修搶修。糜費錢糧。似宜修砌石堤。在目前用帑雖多。然計之數年之後。可省歲修之費。宜於滾壩告成之後。漸次修舉。 一、歸

仁堤臨湖石工。加灰抹縫將畢。臣乘舟往看。尚有罅隙椿朽之處。飭其補砌滚水壩一座。尚未修築。有涵洞缺口洩水。盡入洪澤湖。故白洋地方可無水患。若將缺口堵塞。水無去路。今見在訪求出水之處。另疏奏聞。又摺奏見修工程一、運口修築攔黃壩。准有部文。動帑興工。今先築兩岸土壩。俟糧船過完。再堵運口。使黃水歸海。引清水入運河。一、裴家場引河。部臣委王毓賢挑空寬深。正在動工挑空。務期一律寬深。俟水長開放。一、挑張福口引河一道。引清河水濟運。經臣題明動帑興修在案。今正在挑空。工已及半。飭其尅期完工。俟水長開放。一、高家堰係淮揚二郡保障。關係甚鉅。其自武家墩至小黃莊一帶。塌卸排樁。堤身衝刷之處。臣同部臣范承勳、王鴻緒等會議。動大工帑銀。先將臨湖釘埽修築。曾經題明在案。今正在修工。將高堰關帝廟至小黃莊緊要之處。先行修完。再將關帝廟至武家墩堤工修理。務期速竣。以禦伏汛。一、小黃莊至周家橋一帶堤工。經部臣范承勳等具題。交與分修官王日藻等。分十四段加幫。今正在興工。尚未全竣。必須上緊加幫。一律全完。前後九條。分入黃運二河。六月十五日。上諭大學士伊桑阿、馬奇。見在清口淤墊。著差人往總河張鵬翮處。明年漕船行走。有無遲悞。至其漕糧裝載沙船。可否從江下海。入黃河海口。由中河行走。此外有無另見之處。議明具奏。十九日。總河張鵬翮題。該臣看得堵塞六壩。逼清水出口。會同入海。此目今要緊工程。先經河臣于成龍等。會同侍郎臣常綬、疏稱。高堰加築高厚。減壩盡行堵塞。估銀一百二十八萬五千餘兩。九卿會覆。奉旨差部臣范承勳等督催。續經部臣范承

勳等疏稱。臣等會議、先堵茆家圍南壩、唐埂北壩。俟水清應閉之期。堵塞幫築、等因。續又經部臣范承勳等疏稱。六壩全開。萬難於伏秋之前。盡即堵塞。應俟河臣堵壩之後幫築、等因。九卿會覆。俱奉旨依議欽遵在案。臣履任後。接到堵壩部文。轉行淮徐道施世綸。護理淮揚道同知馬鑲。遵行去後。今據詳稱。裏河同知常維禎、堵閉唐埂南壩。用銀四千二百餘兩。山盱通判孫調鼎、堵閉茆家圍北壩。用銀二千一百餘兩。又堵閉唐埂中壩。用銀一千一百餘兩。俱被本年三月十四五等日。湖水大漲衝開。又唐埂北壩。上年前河臣于成龍等、題報衝開。部議賠修。應同三月內衝開三壩。一并責令常維禎等、照例賠修堵塞。其夏家橋原未堵塞。茆家園南壩未合。中泓十二丈六尺。二共估銀一萬四百餘兩。乘時辦料興築等因、前來。臣覆查無異。隨照數發河庫大工錢糧。交承修官工部員外郎王登魁等、作速辦料。俟水落堵閉。委原任按察使趙世顯監工督催。再照加幫六壩堤工。前河臣于成龍等、發銀二萬餘兩。交孫調鼎等、加幫不完。經侍郎常綬以遲誤。題參議處在案。此輩錢糧花費若俟追出加幫。緩不濟事。因係緊要工程。先動正項錢糧。令裏河同知常維禎等、作速加幫。用過錢糧。於原承修官名下追賠還項可也。理合一併題明。　部覆奉旨依議速行。　七月初七日。部議河道總督張鵬翮疏稱。清口築壩。漕船過完。隨卽堵塞。臣准部咨。卽行發帑。委令裏河同知常維禎償築。已照式築壩下埽。僅留口門。令漕船盡數過淮。指日出口。卽可煞壩。且張福口引河挑成。引出清水。已至壩口。只待煞壩。便可開放入運。其一應進貢以及差使官兵船隻。

應過壩者。聽其過壩。應起旱者。卽行起旱。不得擅自開放。俟漕船回空之時。啓壩過完。仍行堵塞。相應具疏題明。等因前來。應照該督所題可也。奉旨依議速行。　九月初二日。九卿會議得。河道總督張鵬翮疏稱。發帑大修高堰工程。特差部臣范承勳等督修。部臣將小黃莊至周橋。分爲十四段。派與分修官王日藻等加幫。茲王日藻病故。楊雍建、江有良年老。高承爵赴任、所遺工程。部臣范承勳等、派河官常維禎等修理。查常維禎、賠修唐埂南壩。尙未興工。孫調鼎、賠修茆家園等三壩。亦未興工。朱廷植、接受靳治齊、南堰石工。久未興工。羅京、加幫濱海堤工。見在興修。今又領大工錢糧。誠恐顧此失彼。不唯工程兩誤。且帑銀不無牽混。應將此工交與効力學道姚淳燾、劉謙吉、史陸輿、陸鳴珂修理。彼家有厚貲、不敢侵蝕帑銀。且與發往高堰効力之兪旨相符、等因前來。查先經尙書范承勳等奏稱。姚淳燾、有椿木事未完。係見任岳常道。暫令其回任料理。劉謙吉、史陸輿、陸鳴珂、俱已年老。不能行走。旣已捐力。應令其回籍等因。續經尙書范承勳奏稱。王日藻病故。楊雍建、江有良年老。高承爵已赴任所。伊等所遺工程。見在分修諸臣。各有分地。難以兼顧。原題分王日藻者、係孫調鼎、協築。楊雍建者。係朱廷植。高承爵者。係常維禎。江有良者。係羅京與夏景松。今卽著此協築之員。領帑幫築。仍令淮徐道施世綸、監工催築。并查覈錢糧等因。經九卿會議覆准。俱各在案。今總河張鵬翮、旣稱常維禎等、有賠修唐埂南壩等工。恐顧此失彼。將此工交與姚淳燾、劉謙吉、史陸輿、陸鳴珂、修理等語。應將王日藻等所遺工程。交與姚淳燾等四人。將姚淳燾等、行

文尚書范承勳等。總河張鵬翮速行調赴工所。領帑修築。再行先經尚書范承勳等奏稱。催工辦料。必須地方賢能道廳。一同辦理。方得上呼下應。無悞工程等因。奉旨准行在案。常維禎等。原係閫分協築之員。又見任高堰工所。前項幫築工程。亦應仍令常維禎等協同料理。至高堰工程。關係緊要。凡在河工大臣。理應和衷協同料理使工程速行告竣。今范承勳等。張鵬翮、彼此互異具題。俱屬不合。嗣後一應事件。務須公同商酌具題。如仍前不行公同商酌。彼此互異具題。交與該部察議可也。奉旨。總河職任宜專。這遣往督修高家堰范承勳等九臣。俱著撤回。其督修工程。著交與總河張鵬翮。餘依議。　十三日。總河張鵬翮摺奏。臣欽遵前旨。已令河官將運口兩壩築畢。僅留口門以放糧船。指日糧船過完。將新挑張福口引河。開放入運河。裴家場引河。將湖內淤沙二百丈挑通之後。亦可引清水入運。再將六壩閉塞。逼清水滔滔出口。此二處之水。必然暢沛。運道可以通行。況今歲河道極其潰敝。糧船阻於邵伯以下。不得前進。臣恭逢聖訓。指授方略。堵塞邵伯決口。糧艘即便通行。尚不致有悞。此時運河各決口。盡行堵塞。清水又已引出。乘時將運河淤墊之處。再加疏浚。來歲糧船。自是通行。不致有悞。至於改載沙船。雇募人夫水手。恐致糜費錢糧。且由江入海。從黃河海口。進中河之處。潮汐消長。水勢不一。風濤不測。甚屬難行。臣愚一得之見。未知是否。伏乞皇上睿鑒。奉旨。知道了。摺子交與戶部。　部議、將海運之處毋庸議。奉旨。總督阿山、將修理沙船之處。具題前因運河難以行走。欲由海內運糧。曾差官查看沙唬船隻。總河張鵬翮。既稱運

河淤墊處.再加疏浚.來歲糧船不致有悞等語.是漕船不必海運.總河張鵬翮又稱.將沙船暫行取用.此所査沙船.俱給張鵬翮應用之處.交與該部議.　九月二十日.總河張鵬翮題.康熙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淮部咨到.臣行淮揚、淮徐二道.親勘議詳.外.臣於五月初三日.率部員廳縣等官.親往査勘.又於八月初十、二十四等日.復往査勘.玆據淮揚道王謙、淮徐道施世綸.會詳.據裏河同知常維禎詳稱.建築夾堤.束水東行.由桃源淸河出口之說.勢須挑河築堤.約長一百二十餘里.未免工費繁鉅.設或淸水不出.恐徒勞無益等情.又據山淸外河同知羅京、宿虹同知鄧之琮、桃源同知孟時芳.詳稱.該卑職等會勘得三邑一帶地勢.雖其間高下不等.但西高而東下.此又大勢皆然.今自胡家溝以至淸境挑水壩之處.相距一百二十餘里.由高而下.宜可導淸入黃.爲睢水之尾閭.然桃屬自胡家溝至煙墩數十里.不特地勢低亢.而外逼險工.內臨縣治.關係甚重.且經由鍋底湖、水勢難涸.未易施功.若繞出鍋底湖.由養馬墩奶奶廟前.至卜家湖.似或可行.但査胡家溝老堤頭起.卜家湖止.用水平打量.地勢頗高.兼有四十餘里.土岡起伏不一.皆係沙礓之地.挑空維艱.則錢糧費大.而挑水壩之上.陳家莊仍屬外高內低、倘淸水不暢流.致黃倒灌.事關重大.卑職等未敢擅專.謹會繪河圖.具詳本道轉詳施行.到道.道詳到臣、該臣看得部臣王鴻緒奏摺內稱.歸仁堤挑河.以引堤內之水.自胡家溝接挑.至皇上所指挑水壩之上.令其出黃等語.其地形之高下.道里之遠近.摺內未之及也.臣率部員河官.量度形勢.至桃源縣鍋底湖.鍋底者、水入

不能出之謂也。相繼又有卜家湖。誠恐引水至此。合連湖水。泛濫難禦。桃源縣治有漂沒之患。打量水平。挑水壩黃河地形亦高。且道里有一百二十餘里之遠。挑空工程。需用錢糧甚多。如引水不出。則屬無益。且據道廳等官衆論僉同。臣再三訪求出水之處。不若自涵洞口起。至老堤頭迤東。挑空引河出黃河。乃為近便。除臣於欽奉上諭事案內另摺啓奏請旨外。應將此處、無庸再議。理合具題。奉旨。該部知道。十月初□日部議總河張鵬翮疏稱。武家墩起至小黃莊止一帶。順湖舊石工。椿朽石欹。必另行拆砌。方可堅固經久。今於舊殘石工之上。疊柴壓土。以為越壩。於內建砌石工。共長五千五百二十六丈四尺。共估銀六十八萬六千二百四十八兩零。除撥發錢糧等事案內。撥過銀五十萬兩外。尚有不足銀兩。應請撥給等因。奉旨。這修築高堰不足銀兩。著照該督所請。速行撥給。乘此冬令水涸。作速修築完工。勿致遲悞。該部知道。　十三日。工部覆議得兵部尚書范承勳等奏稱。臣等奉命督催。春初到工、詳加體訪。并細覈河員估册。知決口必須釘埽。其餘鑲築。可止用下柴。內戧坦坡。亦稍可減損。裁去土方埽料銀四十二萬餘兩。先築小黃莊至周橋止。原估土方價值。取土百丈之外。及隔河船運者。牽算每方三錢。臣等將此段工程。會同河臣張鵬翮議定。乾土每方二錢。水土及百丈以外者。每方二錢二分。省銀六萬七千餘兩。又鹽壩一段。臣等查照舊例。仍令商人承築。又省銀一千九百餘兩。將各分修用帑細册。移送河臣察核彙銷。又臣等前奏開運料小河。不另用帑金。一面築堤。一面挑浚。今小黃莊以南至周橋止。各分修。或咨報

已完。或以水占尚未挑浚。亦聽河臣兼催竣工。又裴家場引河。照覆估丈尺。令王毓賢、常維禎等。挑完。今應聽河臣一并核減彙銷前來。相應行文總河。將高堰小黃莊等處。并運料小河。催令分修及河員速行修築、挑浚完工。其裴家場引河。既經完工。應令該督將用故錢糧。查核造冊題銷。可也。奉旨依議。　先是七月二十五日。大學士伊桑阿、馬奇、折本啓奏。奉旨見令遣人往張鵬翮處。著將各處工程修理若何。著明白開寫摺子。交與遣去筆帖式賫回啓奏。詳見黃河。　十月十五日。總河張鵬翮摺奏。黃運二河。分見本條。小黃莊至周橋一帶隄工。分修官朱宏祚等。分十四段加幫。值七月初六、初七兩日。大雨淋漓。多有浪窩倒卸之處。見移咨部臣轉催。作速修補完工。高堰史家刮、湯家西、高堰壩北捐工。尚有未修工程。若俟修完。方令分修官加幫。恐其遲誤。請敕部臣范承勳等。速令分修官作速加幫。以資捍禦。用過錢糧。於原捐人員名下追賠還項。高堰關帝廟至小黃莊一段隄工。委同知李梅等。將隄身衝刷之處。臨湖釘埽修築。將完。其自關帝廟至武家墩一帶隄工。見在釘埽修理。嚴催作速竣工。武家墩至小黃莊一帶。應拆砌石工五千五百二十六丈四尺。見在道廳等官。估計造冊。另行具題。唐埂六壩。已經題明。責令常維禎等賠修四壩。其夏家橋、茆家園二壩。已發帑委員外郎王登魁等。辦料。俟水落。卽動工堵塞。唐埂等六壩。改建三滾水壩。已經題估。委令河南管河道李言等、領帑辦料修砌。俟九月霜降後。河南河道無事。卽檄催李言等、親身速赴工所。勒限儹催。六壩加幫隄工。已委原任同知劉光業等。領帑。俟水勢稍落。卽行加幫。臣謹具摺、付

筆帖式闗住、齎捧奏聞。河防志。

行水金鑑卷第六十八

淮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總河張鵬翮題奏。臣遵旨督修高堰堤壩。將六壩已閉其五。夏家橋堵閉過半。今唯留口門三十丈。待宿州衛糧船過湖。曾經題報在案。今於十月十九日。臣親往高堰六壩一帶催工。見湖水長至三尺。臣由陸路至老子山。觀淮水出洪澤湖之處。一望汪洋無際。通湖水長三尺。詢之土人云。因閉壩、故爾水長。若再加長。堤工單薄可虞。臣一面令夏家橋口門緩緩進埽。以便分修官上緊臨湖鑲柴。仍催尅期竣工。足禦風浪。即合龍門。於二十一日馳至清口。見引河水勢加長。臣令河兵新挖之三汊河。及疏通河口。引水入爛泥淺、帥家莊等河身。俱已有水。而張福口、裴家場、二引河。水長盈滿。測量水平。引河水高於黃。仍將張福等河口之水。匯入裴家場引河一處。俟其水聚力強。足以敵黃。於二十四日西南風起。引河水驟長。比黃水高一尺一寸。臣率道廳等官。親放引河之水。暢流入於運河。臣擬俟回空糧船過完。將運河頭壩堵塞。逼清水出黃。另疏題報。但夏家橋口門堵、閉後。六壩水勢較今更為加長。平漕之水。足以敵黃。溢漕之水。應行宣洩。因三滚壩尚未修成。轉盼冰凌、桃汛之水又至。設遇西風鼓浪。無處宣洩。何以保固堤岸。公議於翟家壩、原有天然滚水壩之處。地亢土堅。仍留天然滚

水壩。寬百十餘丈。用埽裹住兩頭。平漕之水。蓄以濟運。溢漕之水。聽其滚去。出唐曹河。入白馬湖。若伏秋水大。再於蔣家壩盡頭處、原有之清水溝河。以及涵洞。酌量開放。若水小、仍然閉塞。總以臨期相機而行。務期有裨堤防。再查六壩口寬二百八十丈。今清口引河。共寬三十餘丈。不足以宣洩全湖之水。應發帑再開寬闊。使水暢流敵黃。至於運河、伏秋水漲。應由涇河、澗河、洩出射陽湖。入於海。此二河見在挑浚。應將涇澗二閘。動帑修補。以資啓閉。臣親行相度形勢。博采衆論。一得之愚。未敢擅便。恭請皇上聖裁。指示方略。俾臣欽奉遵行。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　九卿議准具題。奉旨依議速行。　初十日。總河張鵬翮題奏。臣凛遵聖訓。指授方略。明晰周詳。先疏海口。水有歸路。今歲黃水不出岸矣。繼挑芒稻河。引湖水入江。高寶一帶。水由地中行矣。再闢清口。開張福口。裴家場等引河。淮水有出路矣。又加修高堰。堵塞六壩。逼清水復歸故道。於十月二十四日。引張福口等河。會入裴家場引河。開放清水。流入運河。會經具摺奏報。臣一面將湖頭再加疏浚深闊。以迎洪澤湖大溜。又將張福口引水入裴家場之處。再挑寬深。水大勢旺。迅流暢沛。今於十一月初三日、直敵黃水。暢流入運河矣。運河之中。純係清水。已無黃水灌入。臣於初九日。自下河回至清口。見水勢暢流。大半入黃。少半入運。一水兩分。若有神助。官民快覩淮黃交會。歡聲若雷。皆感頌我皇上軫念國計民生。宵旰憂勤。精誠上孚天心。河神效靈之所致也。伏惟我皇上睿慮周詳。聖謨獨斷。邁神禹之峻烈。貽萬世之平成。臣愚不勝懽忻踊躍。謹恭疏題報。　十三日。總河

張鵬翮題奏．我皇上洪福齊天．聖謨獨斷．指授治河方略．以至淮黃交會．國計民生．兩有裨益．萬姓懽忻．感頌無已．但善後之計．尙應次第講求者．謹先就濟運言之．臣觀見在諸引河之水．勢聚而力強．故足以敵黃．而直出運口．但大半出黃．少半濟運．一水兩分．當伏秋黃長之時．恐淸水之力稍微．臣率河官、部員、親行相度．應於張福口、裴家場、二引河空地中間．迎湖大溜之處．再挑引河一道．面寬二十丈．底深一丈．會入一河．出口敵黃．俾淸水之勢常強．而禦黃有力．將爛泥淺、會入三汊河．從七里河、出文華寺運河、專以濟運．衆議僉同．實屬可行．所需銀兩．於捐銀節省二項內動用．不另請正帑．理合具題．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 會議具題．奉旨依議速行．以上俱張文端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年二月二十四日．總河張鵬翮題稱．武家墩至運口一帶堤工．捍禦湖水風浪．最關緊要．前河臣于成龍等題請大修高堰堤工案內．失於估計．以彼時湖水未出故也．今六壩堵閉全完．洪澤湖水勢盛出．遶流武家墩一帶堤根．而舊堤卑矮單薄．難資捍禦．必須作速加幫高厚．簽釘排樁．與高堰堤工．一律相平．又新大墩至裴家場．從前未有堤工．應創築攔湖壩一道．方可束水禦浪．敵黃濟運．茲據淮揚道王謙詳稱．武家墩至運口一帶堤工．計長一千一百七十二丈．約需工料、土方銀二萬一千餘兩．此工原屬高堰工程．應動高堰大工銀兩．作速興工．蚤竣以資捍禦、等因．前來臣親勘、委屬緊要．一面動支高堰大工銀兩．委官作速辦料興工．仍一面估計造册．另疏具題外．所有急修緊要工程．理合恭

疏題明。奉旨該部速議具奏。　部議准覆。奉旨依議速行。　三月初九日。總河張鵬翮題。臣欽奉聖訓。指授治河方略。堵閉六壩。大闢清口。引清水暢流出口。會黃入海。濟運通行。今三月初二、初三、初四三日。桃汛已至。黃淮並長。清水盛出。敵黃有餘。時西南風大作。高堰一帶。水長浪湧。如龍門大壩、高堰大壩、堤工卑矮。水從月壩漫過。與石工之頂相平。臣親率河官搶修。並六壩一帶堤工。俱皆平穩。但部臣范承勳等、估計加幫時。六壩未閉。未得水勢高下確實情形。今六壩閉後。全湖蓄水。堤岸卑矮者。離水面二三尺高者、離水面五六尺不等。西風鼓浪。危險堪虞。應將卑矮之處。再行加幫。臣令河官作速估計。動大工節省銀兩興修。另疏具題。其天然滾水壩。尙未開放。欲其蓄水敵黃。若湖水再長。相機開放。以保堤工。初八日。臣查清口形勢武家墩、三汊河、爛泥淺、裴家場、張家莊、湖頭水勢相連。沛然而出。面寬數百丈。直繞大墩。其流至運口也。三汊河、裴家場張福口、張家莊、四引河。匯爲一河。寬九十丈。流出二座攔黃壩。壩基淤沙。如湯沃雪。自然消化。至頭座攔黃壩。刷寬四十六丈。兩壩臺亦係淤沙。見在蟄裂。若淸水再長。勢必刷開。自難存住。詢之士人云。當年黃淮交會時。此係河心。若刷去壩臺。口門寬闊。則淸流益暢。方足以洩全湖盛大之勢。臣觀口闊水溜。糧艘揚帆。安流而過。則士人之言不誣也。但桃汛湖水已大。伏汛勢必加長。大墩一帶堤工。禦河水而保運道。關係緊要。令河官作速臨湖下埽。加幫堤工高厚。以資捍禦。其黃河因會淮合流。桃汛水大。馬家港難以合龍。以致走埽。口門寬二十丈。目前水長。不能進埽。留此口門。以洩溢漕

之水。亦可保固堤岸。運河之水半長。中河之水亦大。糧船通行快利。黃、運、中三河堤岸。見在俱屬平穩。除高堰堤工。間有浪窩及龍門大壩。高堰大壩。西坎捐工。漫水之處。令各官上緊修補。並查明高堰石工。間有埽卸段落。照例於桃汛情形。另疏具題外。謹將清水盛出情形。先行奏報。奉旨。該部知道。　二十二日，總河張鵬翮題稱。高堰一帶堤工。前部臣范承勳等、估計加幫時。因六壩未閉。未得水勢確實情形。不過約略估計。今六壩已閉。淮水復由故道。會黃入海。水勢加長。全湖形勢、可得其眞。今三月初二、初三、初四等日。桃汛水長。風暴大作。臣見沿湖鑲柴。卑者、初浪掣土。再浪掣柴。惟高者、風浪不能搣越。則是加高工程。實有裨益。臣委員丈量。自出水面至頂。高者五六尺不等。卑者二三尺不等。桃汛初至。水勢已如此之大。將來伏秋二汛。勢必更長。臣集新舊河官、公議修防之法。僉云、通共加鑲柴工。以七尺爲度。如六尺者加一尺。五尺者加二尺。以次第加高。出水面七尺。庶可捍禦風浪。准分修馬世濟、宮夢仁、金鋐等、咨稱。鑲柴加高前來。復咨商分修董訥、王起元、線一信、陳汝器、李應廌等。衆議相同。隨委効力知縣陳鵬年、同該汛通判朱廷植等。逐一按工確估。自武家墩起、至棠梨樹止。計長一萬四千九百八十一丈二尺三寸。需用工料土方銀。二萬九千餘兩。隨行淮徐道施世綸、照數動支高堰大工銀兩。交原修官、照段作速辦料加鑲。以資捍禦。其六壩與王家口新閉。俱係埽工石堤。未能卽成。公議於臨湖密釘排樁。以抵風浪。而固堤身。需用銀九千三百餘兩。亦照數動高堰大工銀兩。交原修官、速行辦料簽釘。蓋蓄清敵黃。全恃高堰

堤工堅固。關係最爲緊要。刻不容緩。臣照例一面動帑。交原修官作速興修。估册送部外。理合恭疏題明。奉旨該部知道。　部議准覆。奉旨依議速行。　二十八日。題六壩自棠梨樹迤南。至秦家岡一帶堤工。前河臣于成龍等因彼時六壩未閉。水勢東注。此處地勢稍高。未經估計加幫。今據淮徐道副使施世綸等詳稱。今六壩全堵。湖水驟長。通堤俱經加高。此處反覺卑矮。一遇西風鼓浪。危險堪虞。必須照六壩、一律臨湖、丁頭鑲柴。以資捍禦。計工長八百九十四丈。需用銀一萬九百六十三兩零。動用高堰大工銀兩。交各分修鑲柴。仍責令該汛廳員協修。以期速竣、等因前來。臣覆親勘無異。相應題估。奉旨。該部速議具奏。部議覆。奉旨依議速行。　四月初四日。工部郎中王進楫、傳奉上諭。對總河張鵬翮說。保守高家堰。第一要緊。　初八日。總河張鵬翮題。今六壩全閉。淮水初復故道。水勢蓄長。止由清口一路。會黃入海。一切堤工。俱係新築。湖寬水盛。風浪易發。最爲險要。加謹保守。誠如聖諭。臣等公議保守之法。一在分地巡防。自清口歷高家堰、至六壩。每五里派官二員。不分風雨。晝夜巡防。發帑委能員備料。運貯工所備用。其臨湖鑲柴。預防浪掣。武家墩至高家堰。令原修廳員住工防守。自小黄莊至周家橋。令分修諸臣。住工防守。自周橋至六壩。令分修諸臣、及接修學道河員、住工防守。臣仍不時親往高堰適中之地。分頭督催。一在修理險要工程。查龍門大壩。部臣范承勳等、原估鑲柴二路。後止鑲一路。將一路節省不鑲。今湖水盛大。止鑲一路。堤身單薄。不足禦浪。應將節省一路。仍發帑令分修宮夢仁、作速購料加鑲。其高澗大壩。地勢

低窪．內有積水深潭．係分修撫臣高承爵所修之工．裏戧旋修旋蟄．舊堤頂寬不滿三尺．一遇風浪．甚屬危險．臣相度形勢．應於裏口築越堤一道．以爲重門之障．委効力學道王式轂、領帑承築．該汛官協修．其內戧蟄陷之處．仍令高承爵之弟高蔭爵、照原估下埽．鑲塡堅實．至於宣洩之方．因三滾壩尚未修成．從權暫設天然滾壩．遇淮黃並長之時．淸水由天然滾壩洩出．黃水由王家營減壩洩入鹽河下海．已經題明．奉旨允行在案．如此．則巡防嚴密．堤工可免汕刷．宣洩以時．堤工可保無虞．似亦保守之一端也．理合題明．奉旨．該部知道．　部議准覆．奉旨依議速行．高澗大壩．裏戧蟄陷之處．著高承爵自往河工．作速修補．　十一日．總河張鵬翮題．六壩全閉．高堰一帶堤工．關係最爲緊要．龍門壩石工．係革職管河道馮佑、領帑修砌．原估九層．較之臨湖一帶石工．卑矮四五尺不等．積水淹沒石頂．危險堪虞．必須加砌五層．高出水面．方資捍禦．行據淮揚道參議王謙詳稱．工長二百一十丈．加高五層．共需工料銀五千五百餘兩．屢催馮佑、遷延不修．若仍令馮佑修理．勢必遲誤．此係緊要工程．應照例動高堰大工帑銀．委該汛署主簿事許瑜等、辦料．乘時修砌．所用銀兩．於馮佑名下照追還項．等因前來．臣覆覈無異．除原册送部查核外．臣謹具題．奉旨．該部速議具奏．　部議准覆．奉旨依議速行．　二十一日．總河張鵬翮題．高堰淸水潭工程．最爲險要．臣率道廳等官親往勘驗．原係積水深潭．南一半、長二十丈．係督修尙書臣范承勳等、委分修原任貴州巡撫衛既齊、承築之工．估用埽料銀四千九百餘兩．已經領帑修築．工程將完．遽爾蟄陷．

埽工無存。又北一半。亦長二十丈。係委分修原任廣東巡撫江有良承築之工。估用埽料銀四千九百餘兩。亦經領帑修築。工未及半。今亦蟄陷。臣等公同相度。此工臨湖舊堤面寬二丈三尺及三丈不等。雖有石工。尙虞卑薄。而內裏潭形如釜底。水深底淤。樁埽難施。幫築裏戧。土工難於存立。公議於內裏加築月堤一道。以爲重門之障。此工最關緊要。又値伏汛伊邇。奉有保守高家堰第一緊要之旨。若責令原任巡撫衞旣齊、江有良、賠修。誠恐一時無措。緩不濟急。應照例動支高堰大工銀兩。令衞旣齊、及江有良之孫江夢筆。作速修築月堤。以資捍禦。用過銀兩。仍將衞旣齊、江有良名下。照數追取還項。庶要工不致貽誤矣。所有需用錢糧。除委該道廳確估造册。另行咨部外。理合具疏題明。奉旨。該部速議具奏。　部議准覆。奉旨依議速行。　二十六日。工部議得河道總督張鵬翮疏稱。六壩開後。河水已退。行據淮揚道參議王謙詳。草子河築堤長四千八百九十五丈。唐曹河築堤長三千三百一十五丈。又天然壩二座。各口寬六十丈。兩頭用埽裹護。並築攔湖越壩二道。以便相機開放。又臨湖釘鎖口樁二路。以防壩底刷深。共估計土方工料銀一萬二千四百餘兩。因係緊要工程。臣照部文。一面動帑委官修理。等因前來。查先經該督將高堰滾壩下、就原有之草子河、唐曹河、開爲引河。幷築順水堤。又翟家壩、留天然滾水壩。寬百十餘丈。以洩洪湖溢漕之水。等因具題。經九卿會議。覆令一面興工。一面將需用銀兩、確估具題。行文在案。今旣經該督估計具題。應令其速行修築。完工覈減造册題銷可也。奉旨依議速行。　五月二十一日。大學士

伊桑阿、馬奇、王熙、吳琠、熊賜履、張英、學士法良、辛保、傅紳、范承烈、王九齡、曹鑑倫。奉旨。高承爵奏報泗州盱眙地方水災。著總河張鵬翮、會同兩江總督阿山、親行察勘具奏。前高家堰閉塞六壩時。朕謂六壩塞完後。泗州、盱眙等處。必被水淹。曾向九卿降有諭旨。今六壩方經閉完。洪澤湖水長泛溢。泗州盱眙等處、城郭田畝。果被水災。高家堰堤。益覺危險。朕爲此時廑於懷。且天災靡定。萬一有異常風暴。及地動雷震之事。亦未可知。倘若高家堰至於危險。則揚州、淮安等處。皆被災矣。朕爲此日夜甚切憂懼。高家堰堤、作何保守堅固。或另有修治善策。著張鵬翮陳奏。著差爾衙門中書一員前往。 六月初八日。總河張鵬翮摺奏。康熙四十年五月二十九日。接內閣中書李保住、奉旨到臣。內開云云。臣跪誦之下。仰見我皇上軫念民生。注意河工。無時不廑聖懷。凡河工之事。洞照於未然之前。應驗於已然之後。此皆我皇上大智如神。臣查泗州水災自古已然。卽六壩全開之時。泗州亦被水淹。臣於四月二十八日。前往泗州。查勘水勢情形。詢據士人云。明季時有水災。於康熙十九年。泗州城被水淹沒。官民移徙堤上、等語。且康熙三十八年。李柄題報水災。揭云。泗居山河聚匯之區。連年積水爲殃。災困頻仍。歷蒙皇恩等語。則泗州水災。不全係六壩之閉也。按泗州志載。宋臣歐陽修泗州先春亭記云。問民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莫大於淮。則知淮之爲暴於泗。自古而已然矣。臣觀形勢。盱眙在山之腰。泗州在山之下。淮水繞泗州而流。三十里、有龜山屹立河中。又十五里、流過老子山。出洪澤湖。乃汪洋暢沛。一遇水發。奔濤遏鬱。水流不及。勢必助長。又

有歸仁堤諸湖之水。奔泓而下。入於泗州。此其所以多水災也。桃汛水長淹沒。職此之故。今四五兩月。清口水流甚暢。洪澤湖水漸消。泗州水勢亦漸消。且六壩既閉之後。水不東注。高郵、寶應、興化、泰州、山陽、鹽城、江都等州縣。田地涸出。人居平土。田可耕種。到處咸頌皇仁。歡聲如雷。且今歲漕艘運河揚帆遄行。於四月十二日盡數過淮。較往年甚速。此皆由六壩之閉也。其保守高堰之法。派員備料。防守修理高良澗等險要工程。若遇水大。開天然壩宣洩。已經前疏題明。奉旨俞允在案。今捧讀綸音。臣雖臥病。傳聚衆河官。講求另有修治善策。咸稱清口暢流。會黃流。過惠濟祠、達大菱陵一帶。皆係清水。今五月已過。湖水較桃汛時消落二尺餘。堤岸平穩。此清口引動湖水大溜之所致也。若倣古制。於翟家壩建閘。以資宣洩。但石工不能即成。不若馬家港口門。仍留不堵。以分洩黃河之水。辛家蕩修濬水壩。以洩黃河異漲之水。下流益暢。則淮水之出清口亦暢。淮水之出清口既暢。則泗州之淮流不壅。况馬家港、在雲梯關之下。辛家蕩、在大通口之下。皆地處海套。並無民田。不關運道。且欽奉上諭。開歸仁堤引湖水出黃。則泗州上源之水。又無所入。上無所入。下有所疏。將來泗州水患。庶幾可減等語。衆河官之議。與臣相同。但係一得之愚。未知當否。伏候聖裁指示。臣觀天意人心。可保其成。五月初四五等日高堰微雨。下河一帶則大雨。五日兩次風暴。片刻轉風。浪不逾堤。河工効力人員。踴躍捐貲。疏濬湖頭。引水流暢。趨事赴工。引領而樂觀河工之成。臣等加意防守。過此六七八三箇月。水落歸槽。則具疏題報成功。仰慰睿懷。總之黃運中三河、俱

復故道．東南萬姓．咸慶河工之成．皆仰賴皇上區畫周詳．聖謨獨斷．精誠感孚．天心順應．河伯效靈所致也．再照五月二十四日．臣在高堰六壩．巡查督催．感冒風寒．於二十七日、回清江行署服藥調理．不能卽往泗州會勘．隨咨商兩江督臣阿山．或俟病愈訂期會勘．抑或督臣先往查勘．准督臣覆稱．先往蕪湖、常州秋審．等語．今臣病稍愈．移咨督臣．擬於本月往泗州等處會勘．另疏具題外．所有高堰目前平穩．及水勢情形．理合先行奏報．臣謹具摺．付中書李保住賫捧、謹奏．請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題．奉旨．這堤岸修築防護．著照議行．前總河于成龍具疏．欲將高堰六壩堵塞．蓄湖水以敵黃水．疏通清口．九卿覆奏時．朕以為高堰六壩．若行堵塞．湖水泛漲．泗州等州縣、必被水淹沒、曾諭九卿．速遣范承勳等堵塞六壩．此非張鵬翮到任之後、始行堵塞．頃因巡撫高承爵、題報泗州盱眙水災．朕勅張鵬翮、會同江南總督阿山、踏勘情形．將泗州、盱眙泛溢之水．設法修治．作何賑濟蠲租．令其奏聞．又以洪澤湖水泛漲．高家堰堤工．以致危險．朕於此事．時切躊躇．若高家堰至於危險．揚州、淮安等處、州縣．皆被淹沒．朕為此日夜殊切憂懼．高家堰堤作何保守堅固．更有何修治善策．著張鵬翮陳奏、曾遣人勅諭、張鵬翮稱病未往泗州、盱眙．今具疏稱泗州、盱眙水災．自古已然．卽六壩全開．泗州亦被水災．臣往泗州查勘水勢情形．詢據士人云．明季時有水災．則泗州之水．不係六壩之閉．按泗州志載．宋臣歐陽修先春亭記云．民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莫大於淮．則知淮之為暴於泗．自古而已然矣．今清口水流甚暢．洪澤湖水漸消、泗州水勢亦漸消．

且六壩既閉之後．水不東流．高郵、寶應、興化、泰州、山陽、鹽城、江都等州縣．田地涸出．民得耕種．皆河伯效靈之所致等語．朕著張鵬翮、會同阿山、將泗州、盱眙泛漲之水．作何設法築堤幫修．或賑或蠲．俱有益於災黎．並非欲開高堰六壩．救泗州、盱眙之民．而令淮揚百姓罹於水患也．朕念黃河、運河、關係國計民生．三次看閱河工．屢行簡任河臣．修築堤岸．每歲不惜數百萬帑金解發．夏月雨水時．晝夜憂慮．不時遣人看視．凡被水災截留漕米、盡出倉糧賑濟者．總爲拯救災民．並非賑救泗州、盱眙百姓之災．而淮安、揚州等處百姓．聽其罹災之意也．據張鵬翮謂．泗州、盱眙水災．自古已然．而淮揚水災．亦素有也．張鵬翮奏稱．六壩既閉．淮安、揚州百姓．俱免水災．是但知淮揚地方．豈獨不知有泗州、盱眙．天下之大．亦并不知．其爲愚昧．已至於極．朕念四海一家．凡有來朝見者．必細詢雨澤田禾．見有居住賀蘭山後、公允木春來見．問陝省河西田禾雨澤．黃河水勢．據允木春奏稱．今歲自正月至六月．滴雨未降．黃河水消二丈有餘．西地賴黃河水．引入田畝耕種．今年因黃河水小．不但田禾．即莖草亦未生發．朕以陝省河西百姓．作何拯救．雖督撫未經具題．已晝夜籌度．張鵬翮與衆河官．乃謂清口水出．皆賴河伯效靈．伊等効力所致．此實因黃河水小．清口之水．倖而得出．并非伊等効力之所致也．統一天下之主．坐視災黎、不爲拯救．張鵬翮既係讀書之人．此果載之何記何書耶．至張鵬翮題請議敍河員疏內．明知朕有諭旨．故稱九卿未晰．今覽此奏．又含怒具題．意謂必有人阻撓．果如此懸擬．昏憒之極．未有如張鵬翮者．這事情、又似鹽犯大賊孔

文泰之案。希圖好勝。冒昧不顧將取罪戾。著將朕諭旨及張鵬翮所奏。一并刊刻於淮安、揚州、泗州、盱眙等處。徧行張挂。令衆人觀看。天下之人。自有公論。以上俱張文端治河書。



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九

淮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年。七月三十日。總河張鵬翮、為題報開放陶莊引河日期事。具奏。奉旨張鵬翮奏稱、開陶莊引河、黃河水向北岸流去、等語。若黃河水向北岸流。離清口甚遠。乘此時自范承勳所築挑水壩。起寬長加築堤岸。過清口。將黃河清口之水。儘向下流。再合為一處。則黃河之水。可永無倒灌之虞。朕先曾面勅過于成龍、今在河官員亦有知者。著張鵬翮將此事問知道的官員。詳明定議。其修堤所需錢糧。即為估計所修之處。著畫圖速行具奏。此事甚為要緊。不得輕忽。該部知道。 總河張鵬翮奏稱。臣自工所星馳至清口。齊集衆河官。詢問曾知此事之員。止據原任同知常維楨、筆帖式馬泰、回稱。曾聞得前任總河于成龍云。奉旨。接長挑水壩過清口。使黃水不得倒灌。但我等未聞其詳、等語。臣謹遵聖諭指示。自范承勳所築挑水壩。起加築堤工、至清口西壩。長四百八十丈五尺。頂寬六丈。底寬十丈。再查西壩、見長二十丈。今再接長五丈。新舊合長二十五丈。俾清口黃河之水。向北下流。過惠濟祠後。合為一處。益加暢流。黃水可永無倒灌之虞。估計工料銀兩。不另請帑。動支節省銀兩。備料修理。但臣識見淺陋。所議恐有未當。伏候皇上聖訓裁示。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 會議具題。奉旨依議速行。 九月初

三日。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柟題。皇上軫念淮揚疊遭水患。親幸河工。指授方略。不惜百萬金錢。堅築高家堰。必欲淮水之出。將裴家場等處引河。開濬深廣。又灼見淮水之不出者。皆係黃水所阻。若非逼令黃水北流。止其倒灌。淮水何得寬暢而出。乃於清口相對黃河曲流處之陶莊。直挖引河。又於清口外、黃河大溜處。築挑水壩。分引大溜。歸入陶莊引河。此誠我皇上天授神智。洞悉本源。知捨此再無善策。非一日矣。近見河臣張鵬翮疏稱。開放陶莊引河。黃水北流。隨奉旨。乘此時自范承勳所築挑水壩起。寬長加築堤岸過清口。又命張鵬翮將此事問知道的官員、詳明定議。益見我皇上愛民之深。憂民之切。淮揚在朝諸臣。莫不感激涕零。臣敢不據所聞。為我皇上陳之。陶莊引河既開之後。務令斷不復淤。方為有濟。築堤勢在難緩。誠如睿慮。而河心水急沙虛。一時恐難著力。當於未築堤之先。急商一法。以遏水勢。臣衙門御史武進賢、平日出言慎重。偶向臣云。曾效力河工。遇大風時。目擊百餘糧艘。阻於清口外。銜尾停泊。黃水忽被逼而北。由此觀之。士人有用木筏之說。似乎可行。夫木乃歲修所必需。筏非波浪所能壞。打散仍可撈取。借用不費帑金。臣請聚木為大筏。聯以竹纜。直接南北之壩。分為數筏。可離可合。風大暫泊兩岸。風小仍結一處。以鐵貓沈水鈎定。筏上安蓆篷。遴善識水性者居之。晝夜巡守。河工必預貯椿木。堆積多層。入水約可丈許。將黃河大溜。永如聖算。北流淮水自寬暢而出。然後堤工可以次第舉行。臣又聞古人於大溜處。築堤不就。輒沈船以塞之。其法每船用五六大鐵鍋。鍋底鑄鐵環。中穿以木。倒釘鍋於船底。乃實船

以土石。鑿之使沉。鍋口陷入泥內。則牢不可動。黃河至深處。不過二丈餘。倘用木筏、不能搏激大溜。將來廢壞之官船、糧船、沙唬船、調齊。兼如此法行之。則目前黃河大溜之上下。均被擋隔。自流入陶莊引河。將來築堤。即以此為根腳。較柳枝柴草。最為堅固。臣非為此說必可行。請勅下河臣議築堤之外。並商用筏用船二策。酌其難易。權其後先。遵旨速行。則萬世攸賴矣。抑臣更有請者。陶莊引河。雖黃河大溜一入。即可刷令深廣。但水性就下。今引河不及黃河大溜之深。夏秋兩汛落後。焉能捨卑就高。故土人謂黃河徙之使北。不但河底宜深。亦且河面宜廣。臣思此河共用銀二黃三千兩有零。若再加倍深廣。其銀亦不過加倍而已。大抵黃河之沙。冬則堅固。縱人工稍費。易於施工。今歲冬月。或相其地勢機宜。再加挑濬深廣。亦一勞永逸之計。臣前隨駕河干。見我皇上乘坐小舟。往來洪濤之上。多方區畫。備極焦勞。救此百萬生靈。今高堰已修。六壩已閉。而收功於一著。端不能踰此逼黃北徙之法。用敢妄抒管見。伏乞御覽採擇施行。奉旨。這事情著張鵬翮速行詳議具奏。該部知道。　十月初二日。總河張鵬翮議覆。臣集衆河官。前往清口南北兩壩。令汛官探量黃河水勢。水深三四丈餘不等。水深溜急。木筏難以存住。又河底稀淤。土虛、鐵錨難以抵實。鑿船沉鐵。恐礙重運糧船行走。且欽奉特旨。於范承勳所築挑水壩至清口。築寬長堤岸。足以逼溜向北。已經具題請旨在案。似且不必用筏用船矣。又疏稱、陶莊引河。不及黃河大溜之深。焉能捨卑就高。臣思此河共用銀二萬三千餘兩。再加倍深廣。其銀亦不過加倍而已。今歲冬月。相其地勢機宜。

再加挑浚深廣等語。應如所題。再加挑浚深廣。恭候聖裁訓示。奉旨。該部知道。部議覆准。奉旨依議速行。以下俱張文端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總河張鵬翮題。竊照高堰運料小河。原屬淺窄。經尙書范承勳等具題。議以不動公帑。以加幫大堤、取土挑空。面寬八丈。底寬五丈。深五尺。以資運料。以保堤工。九卿議覆。應如所題等。因奉旨依議、欽遵在案。臣查此河、南自周橋橫堤起。北至武家墩止。乃屬無源之水。必須堤內積水匯流入河。方克有濟。今臣等會勘高堰工程。并查驗分修諸臣所捐挑運料小河。雖報完工。但小黃莊一帶。地形低窪。見今堤裏積水。與河面相平。若遇風浪汕刷堤根。深爲可虞。蓋部臣初估時。六壩未閉。一片皆水。未得確實情形。今工程已畢。保固堤工。最爲緊要。公議將原挑小河。再加挑深。使積水洩流河中。由武家墩鹽河出口。以免汕刷堤工。約需銀一萬餘兩。不另請撥發。應將高堰大工節省銀兩、動支濟用。早爲竣工。實與高堰工程。深有裨益矣。奉旨。這河著照該督所題挑浚。應否永遠存留。該督確議具奏。　八月初八日。總河張鵬翮題。査高堰一帶堤根。地形窪下。積水浸汕堤根。難免坍卸之虞。今若將運料小河。再挑深通。一以宣洩堤根積水。一以運送修工料物。而且通商便民。利益不淺。或慮土塘水洩。偶致消淤。每俟春融。令河兵撈浚。草壩六座。每年修葺。以收束水勢。應宜永遠存留。以保堤利民。隨據該道等估計。共應挑新土一十六萬六千八百一十八方零。每方銀九分。共銀一萬五千餘兩。估建草壩

六座。每座銀四百五十餘兩。通共銀一萬七千七百餘兩。造具估册。一并呈詳。臣覆核無異。應動支高堰大工節省銀兩。委□□照估價挑修建。□□監工督催。并原册送部查核外。相應具題奉旨。該部議奏。部議准覆。奉旨依議。十一月十二日。總河張鵬翮題稱。歸仁堤引河閘座等工程。仰遵聖謨。動帑修浚。次第告竣。今年伏秋二汛。黃水異漲。高於湖水。迨霜降後黃水漸消。臣行令道廳等官。將臨湖歸仁、安仁閘壩堵塞。蓄湖水。盡行引河。流至臨黃祥符閘。盈科開放。今據報清水高過黃水一尺九寸。於十一月初七日開放。湖水滔滔出黃河。臣親往勘視。清水暢流。沛然莫禦。百姓聚觀。莫不欣喜。感頌皇恩。歡聲雷動。此皆仰賴我皇上聖謨獨斷。指授方略。睿鑒高深。時發帑金。開浚歸仁湖、導睢湖諸水。刷黃日益寬深。宿桃等處。民生得所。淮泗上流。水勢少減。誠天授之神智。垂萬世之利賴者也。謹將開放歸仁引河出黃日期。具疏題報。奉旨據奏歸仁引河開放。清水暢流出黃。知道了。該部知道。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初五日。上諭。歸仁堤引河開放。分洩洪澤湖水勢。若黃水加長。恐清口水弱。著將祥符閘下板堵閉草壩。將五堡牐、應酌量開放。以助清水之勢。三月初三日。上諭。高堰工程。關係重大。保安最爲緊要。朕今日乘舟、由洪澤湖閱視。見有殘缺石工。以葦草鑲填。倘遇水發危險堪虞。閱至六壩。見新修石壩堅固。方慰朕懷。其殘缺石工。著卽興修。乘水未長之前完工。以資捍禦、總河張鵬翮遵旨疾價完竣。以固堤岸。以上俱張文端治河書。又奉上諭。朕今見高家堰防險人員。用候選縣丞、經歷等微

員。不過例監書辦出身家產微薄。倘有疎忽。干係不小。須於候選職銜稍大。身家殷實者。委其防險。如此。則彼知自愛身家。又有選用之望。自然盡心防險。有裨工程。總河張鵬翮遵旨。選派職銜稍大。每堡一員。住工防守。於桃汛日赴工。霜降後掣回。（高堰山盱二廳河工事宜册。）　初四日。上諭。淸口西壩。乘此水淺。再加長數丈有益。　初八日。上諭。高家堰石工。關係緊要。必須嚴催早完。（張文端治河書。）　十一月內。淮徐道張弼。奉上諭。洪澤湖風浪危險。每致損壞船隻。民命攸關。著於沿湖坡釘樁木。以廣救濟。　總河張鵬翮遵旨。於高堰、山盱二處。簽釘樁工。（以下係高堰山盱二廳河工事宜册。）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四年。閏四月初一日。上諭。石工完者。准其先爲銷算。保固三年。免其賠修。　初十日。聖駕臨幸高家堰閱視工程。上諭。朱廷植、石工老堤頭轉灣處。甚屬險要。宜作速修完。　十一日。聖駕臨幸惠濟祠石工。召總河張鵬翮、及河官淮揚道張弼等。又召大學士馬齊等。跪於河干。上諭。朕三十八年閱河。爾等所跪之處。俱屬黃水。今淸水暢流。逼黃竟抵北岸。僅成一線。朕心甚爲快然。觀此形勢。朕之河工大成矣。（互見運河。）　十月初四日。上諭。諭工部。方今海宇昇平。惟以安阜黎元爲急。東南要務。莫重於河者。朕數經南巡。指示修築方略。凡以籌運道。濟民生也。自曩歲兩河先後衝決。而黃流淤墊。繼以高堰、唐埂壩、久決未塞。而洪澤湖水。直從決口旁洩。以致淮水力弱。黃水倒灌。全河幾至潰壞。于是分遣廷臣。發帑金數百萬。增築高堰。盡閉六壩。俾淮水全注淸口。又特築挑水壩。以逼黃溜。趨向北岸。仍開浚陶莊

引河。以導黃北流。然後黃水無倒灌之患。四十二年。以河工漸可底績。躬親臨視。時高堰石工、尙多未竣。飭令迅速修築。又因仲莊閘、水勢湍急。恐逼黃流。倒灌清口。隨命閉仲莊閘。改建楊家莊閘。閘工既成。今年春。復往巡閱。比至高堰。見石工仍未完固。舊埽亦多朽塌。諄諭河臣張鵬翮。謂水勢無常。修防宜豫。一有疎忽。則前工盡隳。且甫奏安瀾。旋報衝決。天下其謂之何。張鵬翮猶奏稱堤工捍禦。可以無虞。迨伏汛大水驟發。果衝決古溝、唐埂、清水溝等處。淮揚一路。田畝被淹者甚衆。今已嚴飭堵塞決口。刻期竣工。朕屢親莅河干。詳度形勢。當水漲之時。若高堰及運河減水壩。不令開放。則堤堰甚爲危險。若開壩宣洩。則閭閻壠畝。必致潦傷。方春水涸。民間盡皆播種。一經夏水驟漲。開壩放流。而所播之種。悉被淹沒。朕心惻然。殊爲不忍。使不設法導流。俾水有所收束。則瀕湖及下河民田。究不免於水患。朕再三籌畫。宜於高堰三壩之下。挑濬一河。兩旁築堤束水。入高郵、邵伯諸湖。湖外亦量築土堤。不使漫溢。其高郵減水壩下。亦挑濬一河。兩旁築堤束水。由串場河。入白駒、丁溪、草堰等河。白駒等河淤淺之處。幷開濬深通。俾之入海。如此。則各壩所出之水。不致有渙散衝流之害。又洪澤湖水勢大漲。泗州、盱眙等州縣。俱被水災。應於泗州一帶受水之地。亦酌量築堤收束。毋令泛濫。則所全於淮安、揚州、鳳陽三郡民生者多矣。此事原於河道無涉。在河官止知保護河道。不復詳計民生。朕惟民間田畝。所繫甚重。宜圖萬全可久之策。築堤束水。行之北河。業有成效。則施之南河。當亦有濟。應從何地築堤。延袤若干里。需費幾何。行令江南總督、總漕、

總河、江蘇巡撫、會同確勘、詳議具奏。爾部卽遵諭行。特諭。　總河張鵬翮、會同總漕、總督、巡撫、會勘。估計於三滾水壩下。挑河築堤。蔣家壩添建石閘。水大開放。循河歸入郵高諸湖。并請發內帑。遣官修築。奉旨依議。著孫渣齊、徐潮、鐵圖、黑中、達爾花、蔡毓茂、前往督修。完工。迄今開壩之水。悉由壩下之河、歸入高郵諸湖。由東堤壩下各引河歸海。不致散漫。淮揚二郡。億兆生靈。桑麻樂業。莫不咸頌皇仁。與天地不朽矣。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河工効力知府陳九陛等。賫到康熙四十五年、正月二十日。大學士馬齊、西哈納、張玉書、陳廷敬、學士阿錫担拉都渾赫壽二哥、蔡升元、王之樞、奉旨。見今所議應築之堤。應挑之河。與漕運河道。絕無關涉。特爲淮揚所屬田畝。不致淹沒。有裨民生之故。但高家堰堤岸甚屬緊要。不可不嚴加防守。去歲朕南巡閱河。至高家堰。立於堤上。於衆官民前、面諭張鵬翮、高家堰堤岸甚屬緊要。今石工尙有未完之處。若不嚴加防守。伏汛水漲之時。必致衝決。張鵬翮保奏。以爲斷然無虞。去歲水大。古溝、唐埂、淸水溝等處。俱被衝決。今歲高家堰若不嚴加防守。朕不能保其無衝決之患。爾等繕寫諭旨。著來奏河工事務陳九陛等賫去。交與張鵬翮。是年月日。又奉上諭。高家堰酌看險要之處。再添建救生樁工五處。需用錢糧。著估計具奏。　總河張鵬翮遵旨估計具題。奉旨。所需錢糧無多。著於蘇州織造處取用。以上俱高堰・山盱二廳・河工事宜册・

桐柏縣西三十里。胎簪賦之陰。有泉曰淮井。卽淮河發源處。井口縱橫各七尺。水深五六尺。雖大旱不乾。

蓋其泉眼三出。昔人因之砌磚爲井。井上置亭。其水伏流東二十餘丈。泉眼遂多。水始羣出。至桐柏縣。繞城北門而東。有山曰桐柏。淮水出其南。昔禹導淮自桐柏。即此也。水深五六寸、至尺餘。寬四五丈。漸流成渠矣。又東二十餘里。月河水入焉。

月河、發源泌陽縣、南流合園山諸水入於淮。　自淮井以西。凡山澗之水。俱向西流。入南陽、歸漢江。淮井以東。水皆東流。注淮河。桐柏縣之水。有東西分流之異也。　淮瀆廟、舊建於桐柏鎮西二十五里淮井鋪。漢延熹六年。移建桐柏鎮東一里許。明洪武中。定各神號。稱東瀆大淮之神。廟內古柏五株。相傳漢時所植。康熙三十三年。御書靈瀆安瀾四字匾額。遣官賫建。以下俱張文端治河書。

淮水又東過信陽州北。蒼蕞云。州在河南汝寧府西南二百七十里。長淮繞其後。浉水經其前。爲一州之形勝。浉水。即水經所謂浉口水也。　去州四十五里。游河、明河、洋河、水入焉。淮水至此。深二三尺、寬至六七十丈。其勢漸大。

游河。在州西五十里。源出四望山。流至出山店。入於淮。四望山。在州西六十里。極高峻。登眺見數百里外。

明河。在州北九十里。源出天木山白龍潭。流至杜家灣、入於淮。天木山。在州西北百二十里。　明河、即水經所云大木水也。今俗訛大爲天。或以木爲目。皆非。

洋河。在州東北六十里。源出大埠關之西港。東流入淮。

淮水又東過羅山縣北。蒼蕞云。在信陽州東一百二十里。縣南百里有羅山。隋因山以名其縣。有子路山。有石門。世傳子路所宿處。淮水舊自確山縣。南流入羅山。眞陽二縣界。元和志云。淮水在朗山縣南

一百二十里、是也。今不入其界。朗山。卽今確山。河南通志云。淮水在眞陽縣南九十里。經信陽州。流入潁水界。去縣二十里。獅河、欒清河、月兒灣河、竹竿河、水入焉。

獅河。源出隨州黃土山。爲黃土河。經信陽州。會九曲河。北流抱州城。至縣西北六十里入淮。九曲河。卽九渡河。源出信陽州雞翅山。雞翅山。卽雞頭山。在信陽州南七十里。

欒清河。今名欒水。澗在縣北二十里入於淮。

月兒灣河。在縣東北三十里。源出掘山。北流入於淮。

竹竿河。在縣東北三十里。會小黃河水。北流入於淮。

小黃河。源出靈山。流繞縣城南門。東入竹竿河。靈山、在信陽州東南六十里。跨羅山縣境。方輿勝覽云。視衆山最高。每雲起覆頂。天必雨。

淮水又東過息縣南。薈蕞云。在汝寧府西北九十里。縣境濮山獨峙。淮汝交流。縣西北有珉玉坑。舊出珉玉。其色潔白。隋時置官采之。唐時爲淮水所沒。開元中。淮水東移。坑重出焉。後復沒於淮。宋紹興十一年。與金人議和。以淮水爲界也。去縣四里。澺河、谷河、泥河、閭河、營河、淸水港、水入焉。

澺河。在縣北十里。下流東南爲葛陂。達於淮。葛陂。在縣東南三十里。卽費長房投杖化龍處。

谷河。在縣東南四十里。源出堅斧堰。東流達於淮。

泥河。在縣東南四十五里。源出萬安塘。東流入淮。

閭河。在縣東北九十里。源出確山縣高黃陂。東流達於淮。

營河．在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源出汝河．東南達於淮．

清水港．在縣南三里．源出汝陽牛圍塘．東流入淮．

淮水又東過光山縣北．薈蕞云・在汝寧府西四十里・縣北八十里・有弋陽山・仰凌碧落・俯映長淮・每有浮耀・如玉蘊於山・又名浮光山・中有濮公洞・俗名濮公山・相傳濮公煉丹於此・光浮於天・州邑皆以此名・ 去縣九十里．寨河水入焉．

寨河．在縣北二十里．合淸流河．北入淮．淸流河．在縣西四十五里．寨河・殆即水經注・所謂柴水也・柴與寨、聲相近・

淮水又東過光州北．薈蕞云・在汝寧府東南二百七十里・東谷南蹚而接嶺・黃河東注而匯淮・潢橋門上有鎮淮樓・宋建淮河・內有雲坳亭・皆古蹟也・ 去州三十里．小黃河水入焉．

小黃河．源出麻城縣北九十里分水嶺．經光山縣．東至光州．西北流、貫城東．出會恨溝、入淮．按水經注．黃水、出黃武山．東北流．木陵關水注之．今俗稱小黃河．州誌黃、加水作潢、非．

淮水又東過固始縣北．潁州南．薈蕞云・固始縣在光州東一百四十里・縣東南四十里有茹陂・後漢末揚州刺史劉馥所築・爲耕屯之利・其後鄧艾等・嘗修治之・今故址僅存・縣南百里青峰嶺下出水・名梅山河・東流入淮・ 潁州・在江南鳳陽府西四百四十里・南一百二十里・有金黃嶺・淮水北岸・近朱皋鎮・汝水入焉・州去淮水源・自桐柏・東過信陽・又東過潁州之褒信・汝水自西北來入焉・又東過下蔡・潁水從西北來入焉・又東過壽春・有淝水・從東南來入焉・州西二里・有西湖・歐陽永叔嘗築室其上・ 去固始北七十里．潁州南一百二十里．淠河、史河、汝河、谷河水入焉．

淠河．一名白鷺河．在固始縣西五十里．源出麻城縣分水嶺．東流入固始．會春河．至期思鎮．達於淮．白鷺・今

作白露．

史河在固始縣東三十里．源出商城縣．東流入固始．會石漕河、曲河．至臨水鎮．達於淮．石漕河在固始縣南四十五里．源出大蘇山．曲河在固始縣西十五里．源出斛山．東北流至東曲里．入史河．設有閘壩以灌田．大蘇山、在商城縣東四十里．世傳蘇眞人升仙處．西南抵六安．東抵霍丘．周圍約五百里．斛山．在商城、光山二縣間．上廣下狹．形方似斛．

汝河在潁州南一百里．入淮．按汝水源出汝州天息山．東南入西平．經上蔡、汝陽、新蔡．以達於淮．元季水溢爲害．自舞陽之澋河截其流．約水東注．因陞蔡州爲汝寧府．而西平、雲莊、遂平、馬鞍諸山水．仍合流古渠．至潁州、入淮．

谷河在潁州南七十里．上源莫詳．由新蔡入境．經黑塔坡、東南過老軍屯．又東過楊宅橋．繞七里岡．北爲崇灣．匯於中郈岡．南至水臺．西入淮．

淮水又東過霍丘縣北．潁上縣南．舊志云．霍丘縣．在鳳陽府西南三百一十里．淮河渡處．有安風津．卽水經之安豐津．因縣名也．南北朝爲安豐縣．隋改霍丘．潁上縣．在鳳陽府西三百一十里．西南與霍丘分界．又東三十五里．與壽州入界．潁水在縣南門外．亦曰沙河．東南流至正陽鎮．入淮．謂之潁口．卽春秋之潁尾也．鎮在縣東南七十里．淮水之西． 去霍丘北四十五里．潁上南二十五里．灃河、東河、淸河、潤河、潁河、水入焉．

灃河在霍丘縣西十里．源出棗木河．東北流入淮．

東河在霍丘縣東五十里．源自六安北．東流合泧河水入淮．泧河在霍丘縣東南二十五里．源自六安香

和嶺。分小河灣東流。入東河。 按灃河、洑河、卽水經之窮水也。窮音戎。並聲相近。字隨讀轉。豐與戎二水。本出一源。後因塘堰變遷。遂分而命之。而各加以水耳。薈蕞云。江南通志。載有灃河。又有戎河。又有豐水。灃河。在縣西十里。發源棗木河。豐水在縣西南十里。源出窮谷。舊名窮水。後改今名。按水經。東北左會潤水。又東北。窮水入焉。注云。水出安豐縣。似當從豐。不當從灃。霍丘形勝曰。洑灃如游龍。探水則洑灃。又似爲一水也。

清河。在潁上縣西南六十里灃口鎭。南流入淮。

潤河。有大小潤河。大潤河。源出潁州土坡地泉及諸坡積流成河。東過磚橋。受小潤河水。出椒坡。至潁上縣灃口鎭。過靈臺。入淮。小潤河。出潁州翟坊以東溝澗、積水成河。東流至磚橋東。入大潤河。

潁河。亦名沙河。源出登封縣乾陽山。東南過陳州。合洧水。又東南過南頓。合㶏水。又東南經潁州。至潁上縣東門外。東南流入淮。汝水發源天息山者。自元季於舞陽截斷南流。亦東歸於潁河。薈蕞云。州志。潁河在州北。發源自乾陽山。至小窰。西華縣東。匯徐。南頓。明洪武初。黃河自通許之西支。分陳州商水入南頓。混潁東流。項城趙家渡。潁州境。澎湃乳香臺。東過沈丘。楊橋。繞西古城。折而東北。爲長灣。又折而南。爲亂擺渡。經王莊鋪。繞北城門外。依黃霸堆而東 合舊黃河。過留陵。出港口。經甘城、至正陽。入淮。黃河自周家口分界。經州三里灣。東流至壽州正陽鎭。注淮。正統十二年。上流淤塞。唯西華境一支入潁合流。下達於淮泗。



行水金鑑卷第七十

淮水

淮水又東北過壽州西。蓄蕞云。州在鳳陽府西南一百四十里。淮水之南。肥水之北。有八公山。漢淮南王安。與其賓客八公。俱登此山學仙。東南有壽昌城。梁武帝堰淮水以灌壽陽。水勢日增。元魏揚州刺史李崇、於八公山東。更築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壽昌城。州北二十里。有硤石山。兩岸相對。淮水經其中。禹鑿舊跡。猶存芍陂。在州南廢安豐縣也。楚相孫叔敖所築。淮南子曰。孫叔敖決期思之水。灌雩婁之野。即此。去州六十里清口西淝河東淝河、洛河水入焉。

清河源出六安州界木廠山至州西南七十里入淮。

西淝河上源莫詳自太和縣流入州至硤石山入淮。

東淝河源出合肥縣雞鳴山北流二十里許分爲二其一東逕合肥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至州北。西入於淮。蓄蕞云、水經、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注。呂忱字林曰。肥水出良餘山。俗謂之連枷山。亦或以爲獨山也。北流分爲二水。施水出焉。肥水又北逕獲城東。又北逕荻江東。又右會施水枝津。首受於合肥縣城東。西流逕成德縣。注於肥水也。經又曰。肥水別出。過其縣北。入芍陂。又北過壽春縣東北。入於淮。按漢書地理志。九江郡縣十五。一曰壽春。今爲鳳陽府壽州。二曰逡遒。今爲廬州府合肥縣。三曰成德。注、莽曰平阿。五曰橐皋。後漢書郡國志注。春秋左傳。會吳於橐皋。在逡遒縣東南。志又云。平阿故屬沛。有塗山。塗山今在鳳陽府懷遠縣。懷遠與鳳陽接界。而成德縣不知在今何處。蓋在廬鳳之間歟。又按大清一統志稿云。肥水出廬州府西北雞鳴山。北流分爲二。其一東南流。過府城東。又東南而入巢湖。其二西北流。經鳳陽府壽州城東北。又西至州北。入淮。爾雅。歸異出同曰肥。唐六典。淮南道大川曰肥水。自昔爲廬壽要津。今則水陸變遷。故道俱不可問云。江南通志。廬州府肥水下。注云。在府城南七十五里。源出紫蓬山東北。經雞鳴山。入金斗河。一支西北流。復東轉。南下至東門外余公廟前。二水相合。故曰合肥。鳳陽府肥水下。注云。東淝河、在壽州城東北。西流十里入淮。西淝河。在下蔡廢城西

南境・東流十里入淮・下蔡覈城・在今壽州北三十里・合觀之・則知東西肥本一水・同源而異流者也・肥・當依爾雅釋・後人誤加水旁耳・

洛河自定遠縣白望堆流入壽州境。至新村南入淮。

淮水又東北過懷遠縣東。蒼葛云・縣在鳳陽府西七十里・東南八里有塗山・與荆山兩岸對峙・淮水經其中・禹會諸侯於塗山・即此・西南有禹墟・及禹會村・圖經云・平阿縣東有荆塗二山・相爲一脉・而水繞荆山之右・禹鑿爲二以通之・今兩崖之間。鑿痕猶存・平阿、漢縣、即今懷遠縣也・　去縣二里洱河、芡河、天河、渦河、淝河水入焉。

洱河在縣西六十里。源發蒙城縣。至縣南歐村入淮。

芡河在縣西南十里。源發蒙城縣。至縣荆山南入淮。

天河在縣南五里。源出鳳陽縣之利山。西北流至塗山南入淮。

渦河在縣北一里。發源自葛河口。由鹿邑至亳州界。黃河支流從西北來。注之。至亳城北。與馬尙河合。經蒙城、流至懷遠縣北。東入淮。謂之渦口。

淝河源出宿州龍山湖。東流至縣之正義村。匯爲巨浸。東入於淮。蒼葛云・宿州南與懷遠縣接界・懷遠南與壽州接界・則肥水當經由於三州縣之間・而其源不始出於宿州也・

淮水又東過鳳陽縣北。縣爲鳳陽府治。去城十里。禹貢錐指・　蒼葛云・水經・淮水過莫邪山西・莫邪、在今鳳陽縣南八十里・江南通志・鳳陽府、淮水在府城北十里・發源桐柏・東過信陽・合汝水・過安豐南・合決水・北合豐水・過下蔡・合潁水・過壽春、合肥水・過荆山、合渦河・過鍾離、合濠水・過盱眙、合汴泗水・東入於海・蓋鳳陽縣西接懷遠・東接臨淮・爲淮水必經之地・不當遺去・

淮水又東北過臨淮縣北。蒼葛云・縣在鳳陽府東北二十里・按志・淮水、經潁壽至懷遠・合渦水・又經蚌埠鳳陽縣北・至縣東南二里・流入五河・水常爲患・明成化中・築東西二壩・約高丈餘・後屢加修

築。賴此捍禦。正德六年、夏。水高於壩。衝開北城。官民房屋傾頹過半。嘉靖、萬歷間。再壩以大水後。漸增高一丈。又自城東北。至濠梁驛。修築石堤。長三百二十四丈。居民恃以無恐。去縣一里。濠河、月明湖水入焉。

濠河有二源東源出濠塘山。西源出鏌鋣山。二水至昇高橋、合流至城西。由廣運橋入淮。舊志云。濠塘山。即鍾乳山在臨淮縣南六十里。山穴中出鍾乳也。鏌鋣山。在鳳陽縣南八十里。相傳於此鑄劍。故名。縣城中有市河。濠水舊從清流門入。與此河會入淮。宋運南夫、作守。始決濠水徑達於淮。濠水合流至城西南。有石絕水。謂之濠梁。莊子嘗觀魚於此。

月明湖。在縣東一里。北流入淮。

淮水又東北過五河縣東。舊志云。縣在府東北一百一十里。以沱、澮、漴、潼、四水合於淮。故名。縣東三十里有浮山。介五河、盱眙之間。寰宇記云。俯臨長淮。山下有穴。淮水泛溢。其穴即高。水減遷低、有似山浮、故名浮山、一名臨淮山。與浮山對峙。曰鐵鎖嶺。橫跨淮口。去縣二里。漴河、澮河、沱河、潼河水入焉

漴河俗作潨。在縣南二里。源出南湖。東流入淮。

澮河在縣南門外。源出河南永城縣馬長河。東流徑宿州。過靈璧縣固鎮橋。至縣南入淮。

沱河在縣北二里。源出宿州紫蘆湖。經靈璧縣東南至縣西北。會澮水、東入於淮。通志云。沱河。在縣西北。通虹縣五河口入淮。

潼河在縣東北三里。源出虹縣羊城湖。通沱河。徑天井湖。南至鐵鎖嶺入淮。北至虹縣石礦子亦入淮。

淮水又東過泗州南盱眙縣北。舊志云。泗州在鳳陽府東二百一十里。水去州一里。有浮橋。爲南北要道、州西百二十里。有嶮石山。在淮北岸。與南岸浮山對峙。即梁武帝築堰以灌壽春處、河防一覽云。淮挾汝潁淝濠等處七十二溪之水。至泗州下流。龜山橫截河中。故至泗則湧。譬咽喉間湯飲驟下。吞吐不及。一時阨塞。其勢然也。城外有堤。明萬曆四年、巡按御史邵陛、砌以石。周圍二千八百四十五丈。高九尺有奇。闊一丈

有奇。泗民德之。立石曰邵公堤。城諸門皆有水關。宋時通漕艘。後漸湮塞。明知州王陞。塡城記云。自萬歷年來。河高城低。閘門之閉而不敢啓者、幾十餘年。以故纏溢成患。而廛市沮洳。廨宇蕩析。可爲寒心。凡爲泗人計久遠者、莫不以塡城爲長策。御史周盤、奏請截留漕米二萬石。發州塡城。共塡過大小街巷二十一道。軍民署房基土方一萬四千有奇。本朝順治六年六月間。淮大溢。東南堤潰。水灌州城。深丈餘。居民猝無所備。溺死甚衆。至十月。水漸退。官廨民房、十圮四五。鄉邸田疇。一望晶淼。今猶積水盈城。長淮拍浪。安土之居。終無日矣。州志云。泗州瀕淮爲泗患者。莫如淮。淮非能爲泗患也。以下流壅塞。阻其入江入湖之路。則高堰是已。高堰之病泗。自前代名臣勘議。先正揭爭。幸有三閘之建。泗得以息肩。今三閘復閉。泗若沈淪矣。彼主於閉閘者。不曰爲高寶計。則曰刷清口沙、爲漕計也。固已。獨是自古善治水者莫如禹。未聞當日舍疏瀹決排、而築堤堰水以爲治也。閱前志。如治河則有分黃導淮之策。治淮則有設閘啓閉之宜。治湖則有入江達海之利。失此不圖。而務爲補塞曲防計。是徒以泗爲壑也已。蓋淮自濬梁五河。會諸湖之水。至界溝入泗境。由泗北岸、則自草灣、劉溝、洪澤一路。東至清河縣河口。會黃入海。又一路。由大澗口入湖。由湖達江、以入於海。兩路通行。泗乃無患。雖然。泗之人祇知爲桑梓切膚之計。而不知當今地形水勢之高下也。蓋河身日高。水行地上。𠡠使大澗口開放。將湖水盡洩。泗州雖可涸出。勢必清口水微。黃水倒灌。運道阻廢。四百萬漕糧。無繇達於太倉。而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沙停。沙停則海口必淤。上流阻漲。河南、山東、在在崩潰。豈特淮揚兩郡。下河七州縣、億萬之生靈。俱遭昏墊哉。然則泗城積水。終於不出、奈何。唯有浚河深川之一法。使水由地中行。則泗州之水患可除。而運道亦無所礙。國計民生。均得利賴矣。　盱眙縣。在州南五里。有盱眙山。縣以此名。淮水去縣二里。有長沙洲。長二里。淮水泛漲。賴以捍禦。今廢。縣西北有護城堤。沿淮河南岸。在明萬歷五年。巡按御史邵陛所築。自翟家河起。至五塔山麓止。長七百二十丈。曰邵公堤。萬歷二十一年重修。西南一里。有上龜山。東北三十里。有下龜山。爲龜山鎭。下爲運河。川瀆異同曰。泗州與盱眙兩城。相距凡七里。自昔爲漕運要衝。今唯消流可辨耳。由州城而東三十里。龜山峙焉。嶽瀆經所載。禹治水。鎖支祁於龜山之足。殆不可信。淮流至龜山。乃益折而北。又二十餘里。而洪澤、富陵、泥墊、萬家等湖、環匯於淮之東岸。淮水泛溢。恆在於斯。州逼淮而地下故也。禹貢錐指云。按古汴水。東流經彭城縣北。而東入於泗。唐貞元中。韓愈佐徐州幕。有詩曰。汴水交流郡城角。是其時汴水猶於州城東北隅合泗入淮也。不知何年改流從夏邑、永城、宿州、靈璧、虹縣、至泗州兩城間。而入於淮。宋時東南之漕。率由此以達京師。南渡後漸湮。元泰定初。河行故汴渠。仍於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廢。

其南許家河。澗溪水注之。其北又與柳山、覽山、陡安崙墩、塔影、龜山、洪澤、諸湖水合。而出清口。與黃河會。東流入於海。

許家河自定遠縣流至盱眙縣境。由查家埠入淮。

澗溪。盱眙縣西南山澗之水。由舊縣小河口入淮。

柳山湖。在泗州西北九十里柳山下。

磽山湖。在泗州西磽山下。長十餘里。

陡湖。在泗州西二十五里。

安湖。舊名安河。在泗州北一百二十里。

崙墩湖。在安湖西。中有高墩。

塔影湖。在泗州北。長六十里。闊五十里。北連漂河。東連洪澤湖。相傳城中大聖寺塔。曾見影於此。

龜山湖。在泗州東北三十里。

洪澤湖。在泗州東北。闊一百二十里。　湖之在泗者五十有二。不勝悉載。州西北東三面皆湖。南面為淮。每遇夏潦秋霖。小大匯注。害禾稼。浸城市。為泗民患。張文端治河書。

洪澤湖。在山陽之西南。北距大河。東俯高寶諸壑。淮水遠自豫省、復挾汝潁渦汴睪川之水。匯而入焉。瀠洄激蕩。惟下之是趨。而其地東北為下。趨而北則出清口而達於海。趨而東則高寶諸壑滔天。而淮揚之民其魚矣。漢末、陳登為廣陵守。大興水利。首建高堰。障其東而使之北。淮南千餘里地無沮洳。後世治水者。皆守其舊而不變。自唐以來。南北通運。至宋。黃又徙而南。湖日寬廣。戍亘浸。而是堰之所係愈重。慶曆

間一修於發運使張綸、明初再修於平江伯陳瑄。至萬歷間、河臣潘季馴、復大修之。且砌以石者三千餘丈。愈鞏固焉。顧西南一帶。自周橋至翟壩三十里。空之而弗堤。曰。此處地形稍亢。天然減水壩也。但當時湖底深而能納。雖不築堤。湖水常低於岸面。惟遇霪霖異漲。始漫溢而出。故季馴又曰。周橋漫溢之水。爲時不久。諸湖尙可容受也。迨黃流倒灌之後。湖底墊高。湖底高則湖水亦因之而高。況決口九道。淌刷成河。地形愈陷。以愈高之湖。放愈陷之地。於是此三十里稍亢之區。昔所稱漫溢不久者。今且終歲滔天東注而不止。不特淸口之力分。無以敵黃。而淮且反引黃水以俱東。二瀆交騰。高寶諸湖、盈科而不受。此淸水潭所以大決而不可塞。而下河七邑、遂同溟渤也。臣奉命大修。將諸決盡塞。自淸口至周橋九十里。舊堤悉增築高厚。幷將周橋至翟壩三十里舊無堤之處。亦創堤之。蓋今日之地形水勢。與明萬歷間大異。卽使季馴而在。今日亦未有不堤者也。然仍舊減水者六處。計二百丈。壩之而弗堤、何也。湖水之高於黃水者、常五六尺。若一任其建瓴而出。則所蓄無幾。一逢亢旱。上源微細。旣不足以濟運。更恐黃水之乘其弱而入。故爛泥淺一帶湖灘。昔人稱之爲門限。今不使盡闢。欲淸水常留有餘。然設遇大水連旬。洪波驟溢。淸口一道之所出。不勝數百里全湖之漲。不有以減之。勢必尋隙而四潰。故堤以防之。不虞之溢。復壩以減之。然後節宣有度。旱不至於阻運。而澇不至於傷堤也。雖然、洪澤周圍三百餘里。合阜陵、泥墩、萬家諸湖而爲一。又上受全淮之委。空濛浩瀚。每西風一起。怒濤山湧。而以一線之長堤捍之。浪頭之所及。士

崩石卸。雖歲歲增高培薄。終不能禦。切思水、柔物也。惟激之則怒。苟順之自平。順之之法。莫如坦坡。乃多運土於堤外。每堤高一尺。填坦坡八尺。如堤高一丈。卽填坦坡八丈。以填出水面爲準。務令迤斜以漸高。俾來不拒而去不留。是年秋、黃水大漲。奇風猛浪。倍異尋常。而洶湧之勢。一遇坦坡。而其怒自平。惟有隨坡上下。而無所逞其衝突。始知坦坡之力。反有倍蓰於石工者。故障淮以會黃者功在堤。而保堤以障淮者功在坦坡也。唯是填積坦坡以來。垂及十載。風濤之所汕刷。平鋪卸去。離堤已四五十丈矣。若用帑填積。既所費不貲。又工程難見。應每年著河兵歲夫、逐漸加工。立爲定制。每歲堤工一丈。填土二方。務使所增之數。適稱所耗之數。則善矣。久而久之。離堤百丈之內。必漸墊而高。因叢植柳蘆茭草之屬。俟其根株交結茂盛蔓延。則雖狂風動地。雪浪排空。終不能越百餘丈之茂林深草而潰堤矣。新文襄公治河書。文襄公坦坡保隄之說。甚爲卓見。故大書特書於此。司河者請寓目焉。

淮水又東北逕清河縣南。與泗水合。謂之清口。清河。在淮安府西少北五十里。淮水去縣五里。洪澤湖。在縣南六十里、洪澤鎭西。長八十里。接盱眙縣界。新志謂之富陵湖、夏允彝曰。清河縣北有老黃河。本沂泗東趨、合淮入海故道。開此。則河之赴海必勇。雲梯關下淤塞葦蕩。當自蕩滌。而海口廓矣。瀾按此必近世決河入海之故道。非淮水東會泗沂之舊迹也。水經、泗水注云。下邳縣爲沂泗之會。沂水注云。於下邳縣北西南入泗。是沂泗合流入淮也。今沂水挾泇武祊浚諸水。至邳州入黃河。卽古沂水入泗處。黃河是泗水故瀆。邳州本秦下邳縣。新志云。沂水舊在州西一里、今爲黃流淤塞。改道自郯城入運河矣。又東北逕山陽縣北。山陽、淮安府治。射陽湖。古射陂也。在縣東南八十里。與鹽城、寶應分水。高家堰在縣西南四十里。後漢建安中。太守陳登、防淮。此其故址也。明永樂初。平江伯陳瑄、始爲築治。長六十里。清江浦、在縣西。卽新運河也。舊名沙河。宋志、楚州北有山陽灣。淮流迅急。每致沉溺。雍熙中。漕臣劉蟠。議開沙河。避淮水之險。喬維岳繼之。自楚州至淮陰。開導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其後淤塞。明永樂中。陳瑄修治運河。乃鑿清江浦。引水由管

家湖・至鴨陳口達海・又東北逕安東縣南。又東北入于海，安東・在府東北六十里・本漢淮浦縣・水去縣二里・海在縣東五十餘里・自鹽城縣東北・經山陽縣東・折而西北・爲淮水入海之口・其北岸則安東也・縣志云・自縣西三十里顏家河渡・直下過縣南・東流五十里・又東北過雲梯關・折旋入海・此導淮、會泗沂、東入海之故道也。自元時河奪汴泗以入淮。而兩瀆幷爲一瀆。淸口以東淮悉成河矣。禹貢錐指・河防雜說曰・淸口乃淮流從出・以會合黃河之地也・從前原極深通・自高堰潰決・全淮東洩・黃躡其後・濁流倒灌・而盡淤成平陸矣・康熙十六年以後・節次挑空爛泥淺、武家墩、裴家場等引河四道・共長六千餘丈・一面將武家墩以上・至翟家壩・一切臨河決口・并成河九道之處・盡行堵塞完固・挽水下注・不令旁洩・數載以來・四道引河・俱經衝刷寬深・淮流暢注、足以敵黃・而無倒灌之患者・引河之力也・

高家堰、所以障全淮之水。使不得分流旁出。而幷力北趨。以與黃敵。乃兩河之關鍵也。志稱。後漢廣陵太守陳登所築。唐宋以來。不可悉考。至明。則平江伯陳瑄大葺之。其後少保潘季馴復大葺之。堰之上下。其地不一。而曰高堰者。舉其大而稱之也。自河工敝壞。黃河之水逆入淸口。淸口湮塞。淮水潰六壩而東出。山、鹽、高、寶、諸州邑。幾爲巨浸。堰雖存、與無堰等。幸我皇上南巡。親覽形勢。洞燭機宜。命堅閉六壩。廣闢淸口。且大舉增築高堰。上自武家墩。下至秦家高岡。長八十七里。屹立如山。於是堰以西之水。涓滴皆出而會黃。而堰以東沮洳之地。復爲膏壤矣。此皆廟筭精詳。功同造化。以致兩河普利。億兆更生。後之防河者。奉爲一定之制。守而弗失。卽千萬年可長治也。設高堰、山盱、兩通判管理修防。其汛有三。北曰高堰汛。屬高堰通判。南曰徐壩汛。屬山盱通判。中曰高澗汛。則分屬焉。

高堰通判所轄。北自山淸交界武家墩後橫堤頭起。南至高良澗禹王廟前止。計程五十里・

山盱通判所轄。北自高良澗禹王廟前起。南至秦家高岡止。計程四十三里。皆總河于成龍題設。河防雜說云。自山陽縣武家墩北起。歷高家堰、高良澗、周家橋、古溝、唐埂、至盱眙縣翟家壩止。一帶堤工。有石工。椿工。土工。通共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四丈六尺。內惟高家堰最窪。康熙二十二年。伏秋大漲之際。高堰水深一丈二尺有餘。迨隆冬消落。則深七尺有餘。方其大漲之時。石工頂上。水深數寸。或一二尺不等。椿工水與管木相平。即有簽椿極高者。亦不過露頂尺餘。若以前當此異漲。則頃刻之間。即便潰決東洩。而是年歷八月之久。得保無恙者。一則恃挑土加築之子堤。尙高過水面三四尺不等。人夫有立足之地。可以用力修防也。一則賴挑土塡築之水內坦坡。擁護堤根。石縫不至過水。石工之內。尾土無蟄陷之虞。不至外。風浪有消殺之勢。椿不至拔起。土不至於全傾也。一則藉減水壩六座。隨長隨減。水深至一丈二尺外而止。不至更爲加長也。此等各工。俱濱臨洪澤大湖。所以捍一望無際之水。故須於頂衝之處。預備物料。加意堅築。以圖永遠者也。自山陽縣武家墩北。至盱眙縣翟家壩止。一帶堤工。原以障全湖之水。然每每上年將堤工加高一尺。則次年湖水亦必加長一尺。仍復漫堤而過。是以前朝潘季馴、將古溝翟家壩一帶二十餘里之地。不築障水大堤。止加三尺高之小堰。使水小之時、由湖下注。水大之時、漫堰而去也。然明時黃河尙深。湖水易出。近來黃河墊高。往往頂住湖水。不得暢注。故不特古溝翟壩一帶。三尺高之小堰。悉皆衝洗無存。而又衝成河九道。且不特成河九道也。高良澗高家堰一帶之椿石工。亦復不時潰決。於是清水潭隨圯隨塞。築而復圯。十餘年間。費帑無窮。而河道漸至大壞也。今於臨湖一帶。共建減水壩六座。計其洩水之地。武家墩壩長十丈。高良澗壩長十丈二尺。周家橋壩長十四丈。古溝東壩長三十四丈五尺。古溝西壩長五十三丈五尺。唐埂壩長四十八丈二尺。內周家橋一壩。係康熙十九年歲修案內工程。其餘五壩。皆大修案內。動帑創建改修之工也。當高堰湖水。止深八尺以上之時。雖建此六壩。可使湖水涓滴不洩。以爲敵黃之資。及湖水長至八尺五寸以上。始從壩底漸減。方二十二年淮流不息。滔滔下注。歷八月之久。而隨長隨減。不至壅積漫堤者。實此各壩減水之益也。但湖水長至一丈二尺外。再欲加高。修防費力。愚意再添建五十餘丈長之減水壩一座。即使將來之湖水。雖遇極漲之時。而深不出一丈二尺之外。多一處減水。自然不致壅積漫堤。庶幾不十分搶險。且易防守也。

高堰汛。自武家墩西堤、歷攔河壩、至東堤、歷鹽壩、至土地廟前大堤頭攔河壩止。長七百六十六丈七尺。

自武家墩土地廟起。至高堰大壩北止。大堤長二千四十一丈八尺。自高堰大壩北頭起。至小黃莊止。

大堤長三千七百二十六丈七尺。

高澗汛．自小黃莊起至高良澗禹王廟山盱交界止．大堤長二千三百七十四丈五尺六寸．　以上屬高堰廳．

自高良澗禹王廟起至周家橋止、大堤長三千二百二十七丈四尺．

徐壩汛．自周橋起．歷棠梨樹、至秦家高岡止．大堤長四千三百七丈．　以上屬山盱廳．

高堰大堤、於康熙三十八年冬命原任戶部尚書王日藻等、領帑分修．命兵部尚書范承勳等督催．康熙三十九年、二月．題請將工分為三段．自武家墩至小黃莊為一段．小黃莊至周橋為一段．周橋至棠梨樹為一段．先從中段興修．本年四月．臣始履任．見湖堤衝刷殘缺．難禦伏汛．於五月內．題准武家墩至小黃莊．臨湖釘埽工程．先行儹築．以資捍禦．至堵閉六壩、塞茆家園南北壩．及夏家橋、唐埂中壩、北壩、俱於八九月完工．是役也．湖溜湍激．堵塞倍極艱難．幸秋令八十餘日．西風不作．洪濤不興．得以就緒．此皆皇上至誠格天之所致也．是年九月．奉旨撤回范承勳等九人．臣奉命專督各工．至康熙四十年冬．告竣．北自武家墩堤頭起．南至棠梨樹止．長二萬四千九百八十一丈二尺三寸．高二丈三四五尺不等．臨湖鑲柴．高一丈一二三四尺不等．頂寬八丈四尺．又臨湖鑲柴．寬八尺．底寬一十三四丈不等．臣又慮柴工不能經久．自武家墩、至小黃莊．堤底舊石工．年久殘缺淤墊．題請重砌新石岸．自小黃莊以南．至古溝．前河臣于成龍委員建砌石岸．有未完工者．嚴飭儹完．有被水衝殘者．遴員修補．又自古溝以南．至林家西．亦俱

創砌石岸。又自天然壩南起。至秦家高岡止。俱臨湖鑲柴。以資保障。又置鐵犀五座。於高堰大壩、高良澗、龍門大壩、茆家園、夏家橋諸處。以鎮之。又康熙四十年三月。桃汛大發。湖水蓄長。題准自武家墩起。至棠梨樹止。加築子堤。以出水面七尺爲度。以禦風浪。康熙四十一年。伏汛黃淮並漲。水勢異常。全賴子堤捍禦。

武家墩西堤東堤。原係明季行運新河之東西堤也。西堤、於康熙十五年間。被水衝決堵築。今歷年加修。東堤、係舊堤。康熙三十九年議修。以爲西堤重門之障。

山清交界東攔河壩。長四十丈。康熙三十六年創築。因每歲修葺西堤。築此。以便取東岸之土。

眞武廟東攔河壩。長三十丈。康熙十六年建。因新河不復行運。築壩河上。以便往來。

鹽壩。長五十八丈五尺。康熙三十四年鹽商築。

南攔河壩。長三十四丈。康熙二十二年創築以攔湖水。

高堰大壩外越壩。長一百八十一丈五尺。康熙十六年創築

六安溝外越壩。長六十八丈五尺。康熙三十九年鑲柴修築。

高澗大壩內有深潭。不能幫築。康熙四十年創築裏月堤。長二百五十丈五尺。估砌石工。又臨湖外月堤。簽釘排樁鑲柴。長一百五丈。

龍門大壩臨湖埽工長二百二十一丈五尺。裏月堤石工長一百七十丈。
清水潭堤內有深潭。不能幫築。康熙四十年創築裏月堤。長九十六丈。
周橋迤南舊減水壩六座。康熙三十五年大水衝壞。康熙三十九年堵塞。今另建滾水石壩三座。上下兩座。金門口寬各七十丈。中一座。金門口寬六十丈。又建天然壩、草壩二座。一口寬六十丈。一口寬六十二丈三尺。
大堤內運料小河。自武家墩起。至周橋止。前河臣靳輔、開挖未成。康熙三十九年。范承勳等。題准以挑河之工築大堤。河面寬八丈。底寬五丈。深五尺爲度。因水淺未能通舟。康熙四十一年。題准加挑。
運料河堤。土人稱爲二堤。自武家墩起。至周橋撐堤止。前河臣靳輔築。
周橋東、草字河順水堤。自周橋大壩東起。至仁和集西止。長四千八百九十五丈。康熙四十年修築。
唐漕河堤。自天然壩南大堤起。至界溝止。長三千三百一十五丈。康熙四十年創築。
蔣家壩攔水堤。自蔣家壩起。至周家園止。長一千一百五十三丈。康熙四十年築。
洪澤湖築高堰南北堤岸。所以束淮水出清口、敵黃濟運也。於清口築新大墩一座導水。七分敵黃。三分濟運。若遇桃、伏、秋三汛。湖水盛長。水大易起風暴。欲保堤岸、以衞運道民生。於山盱汛、建滾水石壩三座。其由身尺寸。與清口黃水形勢相照。應取勢足敵黃。過則聽其滾去。此四季測量水平。審度至當。舾定壩

址。歷年著有成效。如春夏之交。黃水先長。湖水勢微。清口清水稍弱。恐不足以敵黃。則啓歸仁湖三閘之版。放水入洪澤湖。以助清口水勢。敵黃而濟運。此皆聖主數次閱視河工。指示方略。精詳盡善。乃克平成奏績。萬世永賴。屬在臣工。敬奉遵行。勿穿鑿私智。變易成法。則淮揚生靈。永蒙利賴於無窮矣。

洪澤湖北滚水壩一座。長七十丈。由身高六尺八寸。康熙四十五年七月十八日開放時。量高堰關帝廟前水深一丈三寸。新石工高出水面三尺七寸。北滚水壩外、水深六尺九寸。由身過水一寸。每年水大開放。驗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出水三尺七寸為則。八月十二日。湖水盛長。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一尺二寸。時北壩、由身過水一尺九寸。 九月初九日。湖水落二尺八寸。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四尺。時北壩斷流。壩外水深六尺。

中滚水壩一座。長六十丈。由身高六尺八寸。康熙四十五年七月十八日開放時。量高堰關帝廟前、水深一丈三寸。新石工高出水面三尺七寸。中滚水壩外水深六尺八寸。由身過水五分。每年水大開放。驗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出水三尺七寸為則。八月十二日。湖水盛長。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一尺二寸。時中滚水壩、由身過水一尺八寸。九月初九日。湖水落二尺八寸。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四尺。時中壩斷流。壩外水深六尺五寸。

南滚水壩一座。長七十丈。地形稍高。由身高六尺三寸。康熙四十五年七月二十日開放時。量高堰關帝

廟前、水深一丈八寸。新石工高出水面三尺二寸。南滾水壩外、水深六尺四寸。由身過水一寸。每年水大開放、驗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出水三尺二寸爲則。八月十二日。湖水盛長。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一尺二寸。時南滾壩過水一尺。九月初六日。湖水落二尺二寸。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三尺四寸。時南滾壩斷流。壩外水深七尺五寸。

天然北壩一座。長六十丈。壩基高七尺。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十二日。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一尺二寸。湖水盈滿。三滾壩宣洩不及。將天然北壩開放。宣洩異漲之水。湖水從此漸消。故天然南壩。停其開放。至九月初九日。湖水落二尺八寸。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四尺。三滾壩俱斷流。時天然壩基。尚有三十二寸。過水深五尺。壩外水深四五尺不等。至十月十六日。湖水又落五尺。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九尺。天然北壩斷流。

清口淮黃交會處。查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十二日。淮黃水勢盛長時。量惠濟祠前御示挑水壩處石工。高出水面三寸。至九月初九日止。落水三尺二寸。惠濟祠前御示挑水壩處石工。高出水面三尺五寸。

清口清水高出黃水二尺三寸。自清口東壩起。至北岸止。計河面寬五百五十丈。中泓水深三丈三四五尺不等。清水敵黃四百三十七丈。黃水止存寬一百二十三丈。至十月十六日。天然北壩斷流。時清口中泓水深三丈一二尺不等。清水敵黃水北行。距北岸黃水。止存寬九十五丈。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穀旦。

遂寧張鵬翮記、立石。以上俱河防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五年。 月日。河工効力、原任大理通判徐光啓、條陳泗州境內溜淮套。爲洪澤湖上游。議於溜淮套穿湯家岡。挑河築隄。引淮水經金華寺、許家岡、曹家廟、盧家集、馬廠、下張福口。直出清口。分水勢以達黃河。一則河南一帶船隻無洪澤之險。二則減洪湖之水以保高堰。三則溜淮套高於張福口一丈八尺。建瓴之勢亦可刷黃濟運。總河張鵬翮、據以上聞。卽遣光啓齎奏。上諭總督阿山、總漕桑格、總河張鵬翮、江撫于準、安撫劉光美、會勘。 督臣阿山等、僉議自泗州溜淮套開河築隄。分洩淮水。至張福口會出清口。約估銀一百三十九萬四千有奇。具奏。部議錢糧甚屬浮多。應令嚴加核減。具題。奉旨依議。督臣等復率領各官。細加查丈。測量水平。地勢低窪之處。減挑河土。高阜之處。減築隄工。確核估計。仍令原任通判徐光啓、宿遷縣縣丞郭維藩、淸河縣主簿方德弘、估計土方夫工料物等銀。一百二十三萬七千有奇。較原估共減十五萬六千有奇。據冊開。溜淮套。乃淮水上源。其地高亢。今開河洩水。誠恐建瓴之勢。設或全河直瀉。有關一帶民田廬舍。且清口驟湧。亦恐宣洩不及。議於河頭建設草壩一座。以束水勢。自溜淮套、湯家岡坡邊起。至溧河止。長五千三百七十丈。自溧河北岸起。至汴河止。長二千四百三十丈。其汴河、新河、合流下洩之處。西岸議建裹頭。以束水勢。自汴河北岸起。歷金華寺土岡。至安河。長四千六百一十丈。內有安河。河身八十丈。不必挑空。自安河起。至泗州交界止。長八百十五丈。自泗州交界窰邊起。至盧家集。長一萬零七十丈。自盧家集起。至馬廠。長三千五十丈。自馬廠起。至高家灣。長一千九百五十丈。自高家灣南起。至出口處。長三千丈。以上河身、共長三萬一千三百二十一丈。至於兩岸築隄。自溜淮套起。至清河縣縷隄止。應築西隄一道。自溜淮套西岸張家莊後起。至李家莊西北止。俱係高岡。不必築隄。自李家莊西北起。至溧河南岸止。共四百丈。溧河稍面寬十三丈。內留口門十丈。建造雙金閘一座。溧河上通虹縣。下接宿境。淋雨連綿。或伏秋水發。一切溝渠之水。皆由此河下注歸湖。應於西隄之上。建設雙金閘一座。以資宣洩。入於新河順軌出

口・不致淹沒田畝・自溧河起・至華家莊・長四百八十丈・自華家莊北起・歷金華寺岡・至許家岡止・地勢高阜・不必築隄・自許家岡下起・長一千八百丈・自安河南岸起・至北岸止・長六十丈・內有河形五十七丈・安河上游睢水・從歸安、利仁、三閘而下・直射黃家堰・歸洪澤湖・因河身向無故道・淺深不一・每遇伏秋水漲・蕩漾數十餘里・議於上流斜挑引河三道・分殺水勢・會歸新河・順軌而下・不使仍由舊河直趨高堰・第一道洩水河・自安河北岸葉家莊南起・至二甲朱家莊姑子菴止・長三千七百六十八丈三尺・第二道洩水河・自安河北岸青墩起・至曹家廟迤東止・長二千六百五十丈四尺・第三道洩水河・自安河北崖舊大王廟地基起・至武家岡東止・長二千四百五十丈・安河之水・既挑三道引河分洩・應於小河南岸・築束水小隄一道・自歸仁隄丘家莊石工起・至黃家堰新河、西隄止・長六千五百三十五丈・北岸束水小隄一道・自歸仁隄石工裹戧起・至朱家莊後估挑新河西隄止・長六千四百七十二丈五尺・每河斜挑引河三道・穿西隄入新河・睢出張福口・應於引河口門各下埽裹頭・以資捍禦・安河既於大王廟地基迤下開引河三道・應於廟基之上堵斷・使三道引河之水・歸入新河・不致橫流・議築攔河埽一道・長六十丈・自安河口起・九百一十丈・至泗州交界・自泗州交界起・長二千三百五十丈・又一千三百丈・至孫家莊・自孫家莊南起・至華家溝南止・地勢高阜・不必築隄・自畢家溝南起・長四百丈・畢家溝河一道・在桃源南岸縷隄之內・積水成河・每遇伏秋水發・桃源南鄉一帶溝渠之水・皆由此河下注・歸湖・應於西隄之上・建設小閘一座・以資宣洩・入於新河・畢家溝大河・形長一百丈・內留口門六丈・建造小閘自下・又二千七百四十四丈・至王家莊・自王家莊西大河形東邊起・長二千二百丈・自殷家莊後起・歷盧家集、至馬廠北道六路東邊止・係高岡・・不必隄・自馬廠北頭大路東邊起・至范家湖・長五百十一丈・內留口門六丈・范家湖、水來源甚遠・應於湖口西隄之上・建設小閘一座・使范家湖之水・全歸新河・順軌出口・不致淹沒民田・自范家湖起・至桃源交界止・長一千四百五十丈・自桃源交界遙隄頭起・至御壩後縷隄迤東止・長三千九百九十丈・東隄一道五百丈・至周家橋・溧河河身・應於中泓下埽堵塞・上築土隄・自溧河西崖起・至汴河・長五千一百五十丈・汴河來源數十里・冬春緩流・夏秋急湍・入洪澤湖・今挑新河・應堵塞下口・使汴河之水會歸新河・不致助洪澤之險・築攔壩一道・自汴河北岸起・歷金華寺岡・至許家岡止・地高、不必隄・自許家岡起・至黃家堰渡口・長一千八百丈・黃家堰渡口・長九十丈・係估挑新河・雖安河上流・已經堵塞・但河身寬深・應下埽堵築・上接土隄・自安河北岸起・長七百丈・接前工至曹家廟・地勢高、不必隄・又八百五十丈・至畢家溝・畢家溝河形一道・寬九十丈・又四千丈內・有河形五道・一長六十五丈・一長四十五丈・三俱長五十三丈・又正隄八百五十丈・東西兩隄・凡有支河通溜之處・俱估建閘座裹頭・但田間溝洫・務必建造涵洞・方可宣洩積水・不致淹沒民田・共估建涵洞十座・　四月十四日・

總督阿山等、具疏覆奏・幷請皇上親臨閱視・指授方略・五月十四日部覆・十八日奉旨・這所估錢糧、尚屬浮多・著行該督等再加核減・溜淮套地方・如往閱視・可否直達盡境・及沿路有無阻礙・著該督等身親詳

看．確實具奏。 六月初六日．會淮部咨．轉行原任通判徐光啓等覆看． 七月日・據徐光啓等看明詳覆云・溜淮套一工・挑河三萬餘丈・東西築隄二道・前遵部議・已將原估核減十五萬有奇・所有挑河築隄土方工價。俱係實工實料・無敢浮多・即造閘壩・建涵洞・及下埽防護・所用帑金無幾・今蒙皇上聖明・誠恐糜費帑金・著再核減・惟有將所估河身・再減淺窄・兩隄重估矮小・庶能節省・但淮水從盱泗入湖・口門二十餘里・今溜淮套分洩之河・所挑止寬一十五丈・猶恐窄小・分水無多・況淮套之地・高於張福・新河水勢湍急・隄工慮難單薄・無敢核減定議・仰請裁奪・再溜淮套至張福口・計程一百七十四里・原可直達盡境・本無高山峻嶺・即土岡數處・亦屬平坦・止有安河之隔搭橋可渡・水緩無虞・至汴河寬十有餘丈・現有木橋・日通行旅・惟是畢家溝起・至出水河頭一帶・地勢低窪・頻年積水・或兼淮水上漾・每逢夏秋難行・冬春便成陸地・查河形水溝十餘處・現今有水泥濘・人馬未便馳驅・容俟水乾・墊成御道齊備・方敢恭請聖駕閱視・指授方略・俾能竣功・詳覆． 十二月初八日．總督阿山等題覆． 十五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 十七日議覆． 十一日奉旨自溜淮套至張福口開浚河道．甚有裨益．應卽舉行．朕屢次親臨河上．於地方情形遠近．無不周知．不繫乎朕之親視與否．今朕年已漸增．憚於臨幸．且南方水土．不比北地．每渡大江河湖．及過閘口．亦甚加廑念．故不欲親往閱視．著卽將興工之處．再行定議具奏． 二十二日．內閣、九卿、合疏題奏請皇上早臨閱視指示． 二十七日奉旨溜淮套工程．於運道民生甚有裨益．故前旨令卽議興工．不必朕親臨視．今內閣九卿等、僉謂非朕親臨指示．不能斟酌盡善．且地方官不經指示．亦所不敢興工．再三陳請．朕以此奏聞皇太后．奉皇太后懿旨．事關重大．故諸大臣合辭懇請．予身體甚安健．皇帝躬臨指授．於地方民生有益．朕祗遵慈訓．親往閱視．著該衙門擇日具奏． 二十九日．欽天監摺奏．明年正月十九日癸酉、卯時．皇上往溜淮套閱視運道．本日奉旨依議．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初八日。內閣交奏事傻子來保、轉傳上諭。諭八旗都統、部院大人。溜淮套河工。朕去親視。於今年務必挑濬。其挑濬人員亦照都統孫渣齊等。將帶去八旗部院人等俱著該管處、保舉謹愼老成。有操守。身家殷實者、派出。每人各帶銀三千兩。若過三千兩之外。則力不能擔此銀內不侵蝕一兩一錢者方好。其用過餘剩節省銀兩繳回。不足者找領。此河不可一齊全挑。恐挑至將半時。至夏間被雨水衝決。反致敝壞。若於今年挑一半。明年挑一半。則成功甚速。而又無疎虞。如保舉人員內。前至地方。有生事胡爲、侵蝕錢糧等情事。發將原保舉都統、副都統、叅領、部院大臣。一併嚴加治罪。決不寬恕。其所派人員。於起程前期引見預備。俟朕著來之時。作速前往。　初十日。工部議覆。奉旨依議。是日、工部請差督修大臣。將各大臣職名具題。本日奉旨。都統孫渣齊等、督修之河甚好。百姓亦甚感激伊等。又伊等俱已諳練。仍將都統孫渣齊等派出。　二月日。聖駕駐蹕清口。　日。駕自清口起行。閱視溜淮套工程。是日曹家廟駐蹕。內侍馬武、傳旨與總河等。遂回蹕至清口。傳旨。切責張鵬翮等。　二十三日。總河張鵬翮以自陳認罪事具奏。　二十八日。奉旨、黃、淮兩河。關係運道民生。總河身任河責。必勿憚煩勞。時親勘閱。將應修應築之處。斟酌合宜。又能任用得人。斯爲稱職。張鵬翮聽信罷斥小人徐光啓、議開溜淮套河。竟不親加審勘。輒奏稱此河開浚有益。所立開河標識。至毀壞民間墳冢田廬。又地勢甚高。雖開浚成河。亦不能水出清口。徒滋生事擾民。張鵬翮請開此河。輕舉妄動。大負職掌。九卿、詹事、科道、將張鵬

翮、並前會題請開溜淮套督撫等、俱嚴加議處、具奏。　三月初十日。會議得溜淮套一工。該督等意見未周。疏請皇上親臨指授。臣等議以此事關係甚重。再三恭請聖駕親臨閱視。荷蒙皇上軫念國計民生。親臨閱視。審度形勢。有礙民墳冢田廬。又地勢甚高。雖挑成。水未必能出清口。特頒諭旨停其挑浚。張鵬翮方奏稱、從前悞聽小人徐光啓之言。將無益之河。妄行啓奏。以致煩勞聖躬。罪愧萬死。認罪前來。總河張鵬翮職司河務。凡應開應築之處。理宜詳看。據實奏聞。今溜淮套地方。並未詳加審看。聽信徐光啓之言、將無益之河。妄行啓奏。殊屬溺職。應將總河張鵬翮革職。查張鵬翮係革職留任之員。相應解任。原任總督、今陞刑部尙書阿山。既奉特旨。著將溜淮套詳勘確實。乃不詳加審勘。妄行題請挑浚。甚屬輕浮。大溺皇上委任之職。應將阿山革職。查阿山係革職陞任之員。相應解任。總漕桑格、安撫劉光美、江撫于凖、旣奉特旨會勘。並未詳議妥確。輒行合詞會題。亦屬不合。應將總漕桑格安撫劉光美。江撫于凖。各降五級調用。革職通判徐光啓、係罷斥小人。妄行條陳。輕生事端。應將徐光啓、枷號河干兩箇月示衆。責四十板。遞解原籍可也。　五月二十六日奉旨、阿山著革職。張鵬翮著革去所加宮保。桑格著降五級。劉光美、于凖、著降三級。俱從寬留任。餘依議。（淮揚道治河檔案。）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七年。五月初八日。奉旨。朕南巡閱河時。見洪澤湖風浪危險。堤岸陡立。商民船隻、觸石損壞。傷人甚多。朕心時切軫念。因特令河臣沿湖堤創設救生大樁。自設樁以來。數年內並未損船

傷人。於商民大有裨益。此椿應時加增修。愈多愈善。嗣後著江寧、蘇州、杭州織造。每歲於節省銀內各捐五百兩。解送總河衙門。以備救生椿之用。該督逐歲修理在案。不必入奏銷。如不實行修理。於別項支用者。從重治罪。高堰山盱二廳册。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年三月日。淮揚道傅澤洪、詳請濬運料小河。　高堰、山盱、兩廳。所屬運料小河。於康熙四十一年間。蒙前院張具題。奉旨挑濬深通。保堤運料。誠爲善策。迄今一十九年。日久漸成淤墊。兼之五十八年、奇風駭浪。水溢漫堤。因而堤工汕卸。淤墊更甚。運料船隻艱澀難行。又於五十九年。補築大工之時。隄邊取土。地盆窪下。以致積水汪洋。宣洩無路。風浪汕刷。堤根受傷。實屬危險。茲據兩廳會詳、請憲挑浚。本道遵奉憲批、親往確勘。一線長堤。爲全湖保障。運料保工。委屬要務。此河挑濬深通。既可保護堤工。又可宣洩積水。運送物料。船隻無艱澀之虞。積貯土方。兵夫無望洋之歎。一舉而四善具備。則詳請題估、發帑興挑。誠不可一日稍緩者也。寄梅軒偶存。

行水金鑑卷第七十一

漢水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禹貢。漾、史記作瀁。漢書作養。古字通用。

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孔氏傳。

嶓冢山在興元府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漢水出焉。經南鄭縣、南去縣一百步。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元和志。金牛舊縣。在今漢中府寧羌州西北。其嶓冢山。在今沔縣西南。接寧羌州界。南鄭。今漢中府治。其故城在今府城東北。

漢有沔、漾之名。皆東漢水也。地理志西漢水出西縣嶓冢山南入廣漢白水。蓋潛漢也。經不著其所出。自古皆以爲東西兩漢。俱出嶓冢。則或然矣。而西漢固無沔漾之名。漢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名沔、是則沔漾俱爲東漢也。獨氐道、武都、脈絡不通。川渠阻隔。武都受漾、爲不可據。而桑欽遂徙氐道漾水、爲西漢之源。由是愈紛錯。酈道元委曲遷就。通之以潛伏之流。證之以難驗之論。更覺齟齬。故當盡廢諸說。而一之以經文。杜佑通典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爲漢水。亦曰沔水。其說爲可據。上邽、今廢入清水。金牛、今廢入褒城。尚書說 上邽故城。在今鞏昌府秦州西南。

岷、嶓、潛、沱、之義難解。今蜀山連綿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恐屬方言爾。故岷謂之汶。今汶川是也。漢謂之漾。或謂之沔。或謂之羌。今沿漢水而東。有寧羌州。有沔縣。又東有洋縣。即古洋州也。洋、漾、聲相近。豈皆得名於漢水云。陸深蜀都雜抄。

出沔縣西門。曲折行亂山中。沔水流經其中。略如棧道。但山庳。無林木。沔流舒緩。不及褒水湍悍耳。西涉沮水。抵大安驛。有土城廢址。宋置大安軍。沔、沮之間。闊者未丈許。狹者才二三尺。沙石磷磷。深不沒踝。自大安西南。亂山益稠。至金牛驛。北望見嶓冢山。峩然雲表、一小水自西東流。即所謂嶓冢導漾者也。水纔濫觴。不沒鳧鴈。合五丁峽水、東流爲沔。其流始大。金牛驛西三里。稍南入五丁峽。一名金牛峽。在寧羌州北三十里。峽口懸崖萬仞。陰風颯然。水自峽中噴薄而出。寧羌州在亂山中。無城堞。本沔縣羊鹿坪地。明洪武中。以山寇作亂。置寧羌衞於此。成化中。即衞建州治。自州行十里渡水。過百牢關。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水入沔。嶺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爲川江。常璩言沔出嶓冢。合白水爲西漢。明與導漾之文相悖。按通典。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之嶓冢。禹貢。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

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漾之與沔本爲一流。與隴西之嶓冢。都無交涉。常氏之誤。可不辯而明矣。（王阮亭蜀道驛程記。漢中記。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爲分水嶺。新城先生言分水嶺。與記異。恐記是。）

山海經云。漢水出鮒嵎山。蓋嶓冢之異名也。本在漢中郡沔陽縣界。（沔陽故城。在今沔縣東南十里。）後魏正始中。析沔陽、置嶓冢縣。屬華陽郡。故地形志云。其縣有嶓冢山。隋省沔陽入嶓冢。屬梁州。大業初改置西縣。（其故城在沔縣界西北。去唐西縣治白馬城五里。）故隋志云。西縣有嶓冢山。唐武德二年。分利州綿谷縣之通谷鎭。置金牛縣。（金牛故城。本漢廣漢郡葭萌縣地。蜀爲漢壽縣地。晉爲晉壽縣地。東晉爲綿谷縣地。）而山入其境。故括地志云。嶓冢山在金牛縣東二十八里。通典云。金牛縣有嶓冢山。四年、又分綿谷置三泉縣。（其故城、在今寧羌州西北。東至西縣一百五十里。天寶初、徙治於此。西南去舊縣一百二十里。）寶歷初省金牛入三泉。故寰宇記云。嶓冢山在三泉縣東。宋至道二年。升三泉縣爲大安軍。紹興三年。改建軍于西縣界。復置三泉縣、隸軍。（今爲大安驛。在沔縣西南九十里。接寧羌州界。）故輿地紀勝。引宋朝郡縣志云。今之言漢水。以西縣之嶓冢山爲源。後又省三泉入軍。故地理通釋云。嶓冢山在大安軍西。元降軍爲縣。故大一統志云。漢水源出大安縣嶓冢山。明初以其地改置沔縣。又於縣西南置寧羌衞。成化二十二年。卽衞置州。而山入其境。故漢中府志云。嶓冢山在寧羌州北九十里。蓋此山本在漢沔陽界。西南接葭萌。自後魏以來。言山之所在。曰嶓冢。曰西縣。曰金牛。曰三泉。曰大安。曰寧羌。地名六變。而山則一。皆在古梁州之域。其爲禹貢之嶓冢無疑也。

嶓冢山。孔傳不言所在之郡縣。而正義引地理志以實之。曰隴西郡西縣嶓冢山。

西漢水所出。夫此水、卽嘉陵水之上源。非禹貢之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者也。而班固以西縣之嶓冢爲禹貢之嶓冢、謬矣。自是以後。言嶓冢者、率依班氏。如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乙、連岡乎嶓冢。潘岳西征賦云。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玩其辭意。皆主隴西而言。司馬彪郡國志、亦云漢陽郡西縣有嶓冢山。無異議也。自後魏正始中。析沔陽地。置嶓冢縣。以表其山。而名始著。酈道元卒於孝昌二年。上距正始置縣之時。凡二十餘歲。本朝典故。生所親見。而注水經不言。豈事在成書之後。不及追改。抑亦因其晚出而疑之乎。然漾水注。引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作者亦似知班志之謬。而以禹貢嶓冢、爲當在漢中也者。不然。於漢中記。奚爲詳及隴西之山邪。由此觀之。則魏收以前。已有知嶓冢在漢中者。不待地形志出而後知也。穎達豈未之考乎。然班志雖以西縣嶓冢、爲禹貢之山。而養水則自繫氐道之下。不言出某山。自水經云。漾水出氐道縣嶓冢山。而氐道亦有嶓冢矣。常璩華陽國志云。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而氐道之嶓冢。且有漾山之目矣。郭璞志山海經云。嶓冢今在武都氐道縣南。酈道元注水經云。東西兩源。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則似一山跨二縣之境。而在西縣者爲西源。在氐道者爲東源矣。輾轉迷惑。愈久愈譌。說經者不能出其窠臼。而禹貢之嶓冢。幾不可問矣。西縣故城。在今秦州西南。氐道、今不知所在。蓋自晉永嘉之亂。隴西沒於氐羌。郡縣荒廢。常璩、郭璞、皆云。氐道、屬武都。而晉志武都郡無之。則此縣之不可考久

矣。要之二縣在隴西。皆古雍州域也。而禹貢嶓冢。乃梁州之山。不應闌入雍域。故唯魏收所言。爲得其實。而況秦州之嶓冢。與寧羌之嶓冢。南北相距五六百里也。禹貢錐指。

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水經

沔水、一名沮水、闞駰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也。縣亦受名焉。導源南流。泉街水注之。出河池縣。東南流入沮縣。會於沔。酈注 元和志・沮水出興州順政縣・東北八十二里・按沮縣故城・在今漢中府略陽縣界・晉永嘉後・沒於氐羌・縣廢・後魏改置武興縣・又僑置略陽縣・西魏改略陽曰漢曲・隋又改曰順政・唐爲興州治・宋復改順政曰略陽・今在寧羌州北一百二十里・河池・今徽州・屬鞏昌府・泉街水・在略陽縣北・

又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漢。曰沮口。水經

所謂沔漢者也。尚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山海經所謂漢出鮒嵎山也。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北方人謂漢水爲沔水。故孔安國曰。漾水東流爲沔。蓋與沔合也。至漢中爲漢水。是互相通稱矣。酈注・ 沮水戍、在略陽縣東南・沔縣志曰・沮水在縣西七十里・與略陽接界・漢水自寧羌州東北流・逕沔縣故大安軍南・又東北至青羊驛・沮口在焉・宋開禧二年・金人陷大散關・叛將吳曦退屯置口・旋還興州・置口・卽沮口也・

又東逕白馬戍南。濜水入焉。水經

水北發武都氐中。南逕張魯城東。魯、沛張陵孫。陵學道於蜀鶴鳴山。傳業衡。衡傳於魯。魯至行寬惠。百姓親附。供道之費米限五㪷。故世號五㪷米。初平中。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往漢中。斷絕谷道。因遠城

治。卽嶓嶺。周廻五里。東臨濬谷。杳然百尋。西北二面。連峯接崖。莫究其極。從南爲盤道。登陟二里有餘。濜水又南逕張魯治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濜水南流入沔。謂之濜口。其城西帶濜水。南面沔州二水之交。故亦曰濜口城矣。酈注　地形志。沔陽縣有白馬城。今在沔縣西南。卽漢陽平關。亦曰白馬戍。濜水在縣西三十里。

又東逕武侯壘南。水經

諸葛武侯所居也。南枕沔水。水南有亮壘。背山向水。中有小城。迴隔難解。酈注　小城。亦名石馬城。在今沔縣南。

又東逕沔縣故城南。水經

城。蕭何所築也。漢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幷劉璋。北定漢中。始立壇。卽漢王位於此。其城南臨漢水。北帶通逵。南面崩水三分之一。觀其遺略。厥狀時傳。南對定軍山。諸葛亮之死也。遺令葬於其山。因卽地勢。不起墳壟。唯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塋所在。山東名高平。是亮宿營處。有亮廟。鍾士季征蜀。枉駕設祠。營東卽八陣圖也。遺基略在。崩褫難識。酈注　沔陽故城。寰宇記。在西縣東南十六里。今在沔縣東南十里。

又東逕西樂城北。水經

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城東容裘谿注之。谿水又北逕城東。而北流注於漢。酈注　城在今沔縣西南。漢水南岸。

又左得度口水。水經

出陽平北山。水有二源。一曰清檢。出佳蠖。二曰濁檢。出好鮒。常以二月八日取之。美珍常味。度水南經

陽平縣故城東。又南逕沔陽縣故城東。而南流注於漢水。酈注 水在沔縣南二里。

又東黃沙水左注之。水經

水北出遠山山谷邃險。人跡罕交。谿曰五丈谿。谿水側有黃沙屯。諸葛亮所開也。其水南注漢水。南有女郎山有女郎廟言張魯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郎水。酈注 水在沔縣東四十里。有沙水。女郎山、在褒城縣西南。

又東合褒水。水經

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後諸葛亮死於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謂是道也。自後案舊修路者。悉無復水中柱。逕涉者浮梁振動。無不搖心眩目也。褒水又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縣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故左思稱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矣。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犍爲楊厥之所開。逮靈帝建和二年。漢大中大夫同郡王升、嘉厥開鑿之功。琢石頌德。以爲石牛道。來敏本蜀論曰。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

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滅蜀。因曰白牛道。厥蓋因而廣之矣。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褒水又東南歷褒口。卽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褒。又南、逕褒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矣。又南流入於漢。漢水又東逕萬石城下。酈注　元和志。褒谷山。在褒城縣北五里。南口爲褒。北口爲斜。長四百七十里。褒水在今褒城縣東。萬石城。在褒城縣東。

又東逕漢廟堆下。水經

昔漢女所遊。側水爲釣臺。後人立廟於臺上。世人覩其頹基崇廣。因謂之漢廟堆。傳呼乖實。又名之爲漢武堆。酈注　堆在今南鄭縣西南。

又東過南鄭縣南。水經

耆舊傳云。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爲稱。卽漢中郡治也。漢高祖入秦。項羽封爲漢王。蕭何曰。天漢、美名也。遂都南鄭。酈注　南鄭。今陝西漢中府治。

以今輿地言之。漾水出寧羌州北嶓冢山。寧羌。在漢中府西北三百八十里。　東北流、逕沔縣西南。合沔水。又東逕沔縣南。沔縣。在府西少北九十里。　又東逕褒城縣南。在府西北四十里。沔水去縣二十四里。　又東逕南鄭縣南。爲漢水。去縣三里。　經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者也。　漢志。隴西氐道下云。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師古曰。氐、夷種名也。氐之所居。故曰氐道。邑有蠻夷曰道。晉永嘉後。地沒于氐羌。縣多荒廢。氐道。今不知所在。　武都郡武都縣下云。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武都本白

（馬氏地。漢元鼎六年、開以爲武都郡治。武都縣。今鞏昌府。成縣西北百里有仇池山。山上有仇池城。城東南有武都縣故城。卽漢武都郡治也。）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常璩華陽國志。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此皆依漢志以爲言。然氐道漾水。至武都爲東漢水。卒莫有能言其所經者。今按酈注。濁水出濁城北。（今成縣有濁水戍。亦曰濁水城。胡三省云。在上祿縣東南。武街城西北。）東流與丁令溪水會。又東逕武街城南。（今廣業郡治。城在今成縣西三十里。）又東宏休水注之。又東逕白石縣南。（白石。今爲成縣治。）又東南涅陽水注之。又東南與仇鳩水合。又東與河池水合。又東南兩當水注之。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謂之故道水。西南逕故道城東。又西南入廣漢郡界。與沮水枝津合。謂之兩當溪水。上承武都沮縣之沮水瀆。（沮縣。今略陽。沮水在縣東。）西南流注於兩當溪。又西南注於濁水。濁水南逕槃頭郡東。（今略陽縣西北一百里。有長舉廢縣。後魏於此置槃頭郡。）而南合鳳溪水。又東注於漢水。觀此文、則漢志以沮水枝津。上承氐道水、下爲東漢水、可知也。氐道雖未詳其處所。以地望度之。當在西縣之東。河池之西。上邽之南。下辨之北。濁水所受有丁令溪水、弘休水、涅陽水、皆出其北。蓋自氐道來也。其中或有漢志所謂養水者。但今無可考耳。然沮水枝津上承沮瀆。自東入西。非自西入東也。昔之觀水作記者。不察地勢之高下。不辨川流之去來。遂以爲氐道養水合濁水、兩當溪、由枝津以達沮沔。是爲東漢之源。而不知其非也。班固因之。故有此誤。水經於武都下。加沮縣二字。蓋亦以氐道水下通沮水。爲東漢之源也。然漢志、不言養水出何山。而水經復附會之曰嶓冢。則氐道亦有嶓冢山矣。

常璩知其非是。故又因水以名其山曰漾山。而爲之殊目。要知氐道水所出。別是一山。非嶓冢也。近世言漢水者。皆知班固之誤。而不知其誤所由來。故詳著其原委如此。漢志。隴西西縣下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括地志。秦西垂宮。卽漢西縣。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元和志。嶓冢山在上邽縣西南五十八里。然則山在故西縣東北。去西縣三十二里也。上邽、漢屬隴西郡。唐爲秦州治。今鞏昌府秦州是。志云。西縣故城。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嶓冢山。在州西南六十里。山不甚高。而峯岫延長。連屬岩冢。是山在西縣故城東北六十里也。與括地、元和、二志。里數不同。蓋唐之上邽。在今州之西南。去西縣故城當較近。但山不當更差二十八里耳。州志城與山必有一誤。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元和志。利州景谷縣。本漢白水縣。屬廣漢郡。宋爲平興縣。隋改曰景谷。今四川保寧府昭化縣之白水鎭是也。鎭在縣西百里。白水在縣北二十里。至縣東三里。合嘉陵江。漢巴郡治江州縣。其故城在今重慶府巴縣西。大江在縣東南。嘉陵江至此。入大江。過郡四。隴西、武都、廣漢、巴郡。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與氐道之養水。全無交涉。水經非一時一手作。漾水篇首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此不過依漢志氐道一條以立文。惟加嶓冢、沮縣、爲不同耳。其所謂漢水。卽東漢。亦與西縣之西漢。全無交涉。及觀下文。東南逕白水、葭萌、閬中、至江州、入江。則又確是西漢水。與武都一條。全無交涉矣。首尾橫決。必魏晉間人所續也。經文有曰廣魏者。故廣漢也。蓋曹氏改名。漢後人續經。此亦其一證。尋其意指。蓋以氐道水。南合濁水。兩當溪。歷槃頭郡。東而南。爲西漢水也。槃頭治長舉。亦漢沮縣地。故酈注以爲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其言曰。劉澄之云。有水從沔陽縣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罡山。郭景純亦言是矣。罡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庾仲邕又言。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水。故諸言漢者。多言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則兩川通波。更在沮縣之南矣。嘗試以圖志者

之。漾沮雖有枝津。與西漢通。要皆自東入西。非自西入東也。蓋嶓冢亘絕東西。俗謂之分水嶺。地勢東高而西下。故西漢水、自略陽縣、南入寧羌州界。卽折而西南。避高就下。其性則然。豈有東入之理。澄之所言。卽禹貢之潛。仲邕所言。卽通谷水也。二水皆東漢之枝津。西流入西漢水。而說者乃謂西漢水至葭萌入漢。顚倒之矣。今嶺東漾沮枝津。皆入西漢。嶺西谿澗之水。亦皆入西漢。川流去來。有目者盡能驗之。其可是古而非今乎。 酈道元雖有東西兩川、俱出嶓冢之說。而終以西漢爲主。注云。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西流與馬池水合。又西南合楊廉川水。又西南逕始昌峽。始昌縣故城西。城在今西和縣北。又西南逕宕備戍南。戍在西和縣東北。又西南逕祁山軍南。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許里。今在西和縣西北七十里。又西逕蘭倉城南。今禮縣東南有蘭倉故城。又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禮縣。本漢嘉陵道。地屬武都郡。西漢水至此爲嘉陵水。傳同叔云。嘉陵江。在嘉州大散關西南嘉陵谷。至興州北境。當會東漢水而東行。安得越東漢而爲西漢乎。宋人以故道水爲嘉陵江。大非。近志皆承其謬。故道水合濁。水至槃頭郡。入西漢水。至今猶然。何言會東漢。而不爲西漢耶。 又東南逕瞿堆西。又屈逕瞿堆南。瞿堆。卽仇池山。在今成縣西北百里。 又東南逕濁水城南。亦曰濁水戍。在成縣西。 又東南逕修城道南。今略陽縣西北。有修城廢縣。漢志作循城。屬武都治。 又東南於槃頭城南。與濁水合。詳見前。 又東逕武興城南。今略陽縣治。卽武興故城。唐爲興州順政縣。元和志。嘉陵江。經順政縣南。去縣百步。 又西南逕關城北。關城。卽今陽平關。在寧羌州西北八十里。東至沔縣一百七十里。 又西南逕通谷。唐武德二年。分綿谷縣之通谷鎭。置金牛縣。在今寧羌州金牛驛西三十里。庾仲邕曰。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蓋卽此通谷水也。通溪。上承漾水。曰獻水口。 又西南寒水注之。寰宇記。大寒水在三泉故縣南十五里。西流至龍門山、入大石穴。龍門山、在故三泉縣西七十里。今在廣元縣東北八十二里。其水卽禹貢之潛。郭璞所謂從沔陽南流至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者也。 又西逕石亭戍。又逕晉壽城西。又南合漢壽水。

（在今廣元縣南・）水經、又東南至葭萌縣。東北與羌水合。注云。白水、西北出臨洮縣西傾山。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又東南逕小劍戍北。西去大劍三十里。又東南至吐費城南。卽西晉壽之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漢水有津關。（元和志・晉壽故城・在利州益昌縣東南五十里・本漢葭萌縣也・此爲西晉壽・今在昭化縣界・白水・卽桓水・嘉陵江・自陝西寧羌州界東南流・逕四川廣元縣西・又西南逕昭化縣東南・又南逕劍州東・又東南入倉溪縣界・白水關・在寧羌州西南九十里・接昭化界東北・去關城一百八十里・）水經、又東南逕巴郡閬中縣。注云。巴西郡治也。閬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又東注漢水。又東南逕宕渠縣。又東南合宕渠水。水北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流與難水合。又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漢。（三巴記云・閬白二水・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卽嘉陵江也・自蒼溪縣界・東南流逕閬中縣西南・又東南逕南部縣東北・又東南逕蓬州東・又西南逕南充縣東・又南入定遠縣界・寰宇記云・嘉陵水・又名閬中水・亦曰閬江・亦曰渝水・華陽國志曰・閬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銳氣善舞・今所謂巴渝舞也・宕渠故城・在今渠縣東北七十里・宕渠水・亦名渠江・重慶府志云・嘉陵江・自定遠縣流入合州界・又一百九十里・合渠江・又十里至州城東南・合涪江・又南四十里入巴縣・酈道元以宕渠水爲禹貢之潛・非是・）水經。又東南逕江州縣。東南入於江。注云。涪水注之。故仲邕謂涪內水者也。（江州、作江津、誤・今據漢志改正・）以今輿地言之。秦州、西和、禮縣、成縣、（並屬陝西鞏昌府・）略陽、寧羌、（並屬漢中府・）廣元、昭化、劍州、蒼溪、閬中、南部、（並屬四川保寧府・）蓬州、南充、（並屬順慶府・）定遠、合州、巴縣、（並屬重慶府・）諸州縣界中。皆西漢水之所經也。禹貢雖無西漢水。然必周知其所歷之地。而後可以折東漢受氐道水之妄。且廣元以下。卽禹貢之潛。昭化合白水。亦卽禹貢之桓。皆有關于經。故備著之。禹貢、以嶓冢繫梁州。而漢志、嶓冢在雍域之隴西。一誤也。禹貢云。嶓冢導漾。而漢志、以嶓冢所出爲西漢水。其漾水則出氐道。二誤也。禹貢之潛。乃漾水枝津。西出爲西漢水。而漢志、西

漢水。出西縣之嶓冢。三誤也。漢志、不言漾水出何山。而水經云、出氐道縣嶓冢山。是氐道亦有嶓冢。四誤也。漾者、東漢之源。而續水經者。以西漢接漾水爲一川。五誤也。漾沔枝津。皆自東入西。而酈注從舊說云。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六誤也。川流離合。地上灼然可見。而酈注惑闞駰之說。以爲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東西俱受漢漾之名。七誤也。羣言殽亂。學者靡所折衷。今說漢水。當排棄諸家。專主禹貢。以沮沔爲漢之別源。以西漢爲漾之枝津。而氐道水則存而不論。是亦理亂絲、解連環之術也。禹貢錐指。按今陝西通志。漢中府寧羌州。有嶓冢山。在州北九十里。形如冢。漢水所出。東入襄陽。禹貢。嶓冢導漾。卽此。沔縣有漾水。在舊大安軍南。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褒城縣有沔水。在縣南四里。源出古金牛縣界。南流合沮水。南鄭縣有漢江。在城南三里。東流至漢陽府。會大江水。此與禹貢錐指所言相合。又按黃宗羲、今水經。嘉陵江。卽東漢水。源出陝西鳳縣東嘉陵谷。歷兩當縣。過略陽縣治西。會東谷諸水。流經漢中府城南三里。歷陽縣。石泉縣南。過金州北。漢水又東過鄖西縣南。又東北屈。東南過均州東北。過光化縣西南。漢水又南逕穀城縣東。均水入之。漢水又東過襄陽城北。又東南淯水從北來注之。漢水又南經安陸州治西。過宜城縣東。夷水東流注之。漢水經潛江縣。分爲潛江。入於江。漢水又東南臼水注之。又經當陽縣之東。漢水又東南溳水入焉。漢水又東南至荊門州東九十里。至大別山。入於江。其水自嶓冢爲漾水。沔縣爲沔水。漢中爲漢水。至荊山東爲滄浪水。蓋隨地而易名也。其中所敍之水。又與錐指所記。詳略不同。備錄之。以俟參考。



行水金鑑卷第七十二

漢水

又東爲滄浪之水。禹貢

張平子南都賦云。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李善注。引左氏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則是滄浪即漢水也。蓋漢水至於楚地。則其名爲滄浪之水也。尚書全解。

漢水自興元南鄭縣。又七十二里。至城固縣北二里。又三百里至洋州興道縣百步。又經金州之漢陰縣南二里。又五百里至金州西城縣北百步。又經洵陽縣。又經均州之豐利、鄖鄉二縣。又六百八十里。至均州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滄浪州。至此又名滄浪水。易祓尚書說。武當。漢屬南陽郡。今爲均州。屬湖廣襄陽府。

傳云。別流在荊州。正義云。傳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按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按水經、夏水注云。康成注尚書滄浪之水。言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劉澄之著永初山水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也。因此言之。水應由沔。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假使沔注夏。其勢西南。非尚書又東之文也。此辨最爲明晰。孔傳實出康成之後。以夏水爲滄浪。故曰別流。滄浪者。漢水之色也。非因洲而得名。李白襄陽歌云。漢水鴨頭綠。正所謂滄浪。說卦。震爲蒼筤竹。漢童謠。木門倉琅根。字雖不同。而音義則一。皆言其色青也。禹貢錐指。

漢水自南鄭縣東南又東得長柳渡。水經

長柳、村名。又東逕胡城南。南對扁鵲城。漢水出於二城之間。右會磐余水。水出南山巴嶺上。東流兩分。飛清流注。南入蜀水。北注漢津。謂之磐余口。酈注 胡城。在今城固縣西四十里。

又左會汶水。水經

水、即門水也。出胡城北山石穴中。東南流。逕胡城北。三城奇對。隔谷羅布。深溝固壘。高臺相距。門水、右注漢水。謂之高橋谿口。酈注

又東黑水注之。水經

水出北山。南流入漢。諸葛亮牋曰。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謂是水也。道則百里也。酈注 黑水。在城固縣西北五里。

又東過城固縣南。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水經

涔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左谷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右谷水、出漢北、即聳水也。聳水、歷匈奴城、張良渠、樊噲臺、大城固北城、韓信臺、東迴南轉。又逕其城東而南入漢水。謂之三水口也。漢水又東會益口水、出北山益谷。東南流。注於漢水。酈注 元和志、漢水逕城固縣南。去縣二里。今城固縣北。有城固北城。漢置。即大城固也。匈奴城。在今城固縣西。大城固北城。在今城固縣境內。蔡傳云。安陽。今洋州眞符縣也。眞符。在今洋縣東六十里。元省入洋州。旱山。在今南鄭縣東南。漢志。安陽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師古曰。鬵、音潛。其字亦或從水。涔鬵古字通。或以爲禹貢之潛。非是。酈注云。涔水。

卽黃水也・洤水・在洋縣西北二十五里・

又東至灙城南與洛谷水合・水經

水、北出洛谷・谷北通長安・其水南流・右則灙水注之・水發西谿・東南流合爲一水・亂流南出・際其城西・南注漢水・酈注 灙城・今洋縣東北二十三里・興勢故城是也・洛當作駱・灙谷在縣北・卽駱谷之南口・

又東逕小城固南・水經

州治、大城固移縣北・故曰小城固・漢水東歷上濤・而逕於龍下・蓋伏石驚湍・流屯激怒・故有上下二濤之名・龍下、地名也・自白馬迄此・則平川夾勢・水豐壤沃・利方三蜀矣・度此溯洄從漢・爲山行之始・酈注 今洋縣治・卽興道故城・小城固城在縣東・元和志・漢水經興道縣南・去縣一百步・寰宇記云・漢水自發源至此・屈曲行三百七十里・入金州漢陰縣界・

又東逕石門灘・水經

山峽也・東會酉水・水北出秦嶺酉谷・南歷重山・與寒泉合・水東出寒泉涌山・頂望之交橫・似若瀑布・頹波激石・散若雨灑・勢同厭源風雨之池・其水西流・入於酉水・酉水又南注漢・謂之酉口・酈注 灘在洋縣東五十里・

又東逕媯虛灘・水經

世本曰舜居媯汭・在漢中西城縣・或言媯虛在西北・舜所居也・後或姓姚・或姓媯・媯姚之異・事妄未知所從・酈注

又東逕猴經灘。水經

山多猴猿。好乘危綴飲。故灘受斯名。酈注

又東逕小大黃金南。水經

山有黃金陗水北對黃金谷有黃金戍。傍山依陗。嶮折七里。氐掠漢中。岨此爲戍。與鐵城相對。酈注 並在洋縣東八十里。

又東合蘧蓧溪口。水經

水、北出就谷。在長安西南。其水南流。逕陽都坂東。坂自上及下。盤折一十九曲。西連寒泉嶺。漢中記曰。自西城涉黃金陗、寒泉嶺、陽都坂、峻崿百里。絕壁萬尋。既造其峯。謂已踰崧岱。復瞻前嶺。又倍過之。言陟羊腸超煙雲之際。顧看向塗。杳然有不測之險。山豐野牛野羊。騰巖越嶺。馳走若飛。觸突樹木。十圍皆倒。山殫艮岨。地窮坎勢矣。其水南歷蘧蓧溪。而南流注於漢。謂之蓧口。酈注 陽都坂、蘧蓧水。皆在洋縣東北。又有子午道。在縣東一百六十里。元和志。黃金縣有驛。即子午道也。舊道在金州安康縣界。梁王神念。別開此路。

又東右會洋水。水經

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又東北流入漢。謂之城陽水口。酈注 隋志。西鄉縣有洋水。元和志。經縣東八里。平陽城、在今西鄉縣南界。

又東歷敖頭。水經

水陸嶮湊。魏興安康縣治。有戍、統領流雜。酈注 安康縣・即今漢陰縣・

又東合直水。水經

水北出子午谷巖嶺下。又南枝分、東注旬水。山上有戍。置於崇阜之上。下臨深淵。張子房燒絕棧閣。示無還也。又東南歷直谷、逕直城西、而南流注漢。酈注 寰宇記・直城西・與今石泉縣接界・漢水在石泉縣東百步・

又東逕直城南。水經

又東逕千渡而至蝦蟇嶺。歷漢陽漁口。而屆於彭谿龍竈矣。並溪澗灘磧之名也。酈注 魏地形志・金城郡治直城縣・其故城在今漢陰縣西・

去東逕晉昌郡之寧都縣南。水經

縣治松谿口。又東逕魏興郡廣城縣。酈注 寧都故城・在漢陰縣東七十里・晉置・屬晉昌郡・唐改漢陰・寰宇記・漢水在漢陰縣南二里・今在縣西・沈約宋志・魏興郡有廣城縣・其故城在今紫陽縣東南・漢水・在縣南門外・

又東逕魚脯谿口。水經

舊西城廣城二縣、指此谷而分界也。酈注

又東過西城縣南。水經

又東、逕鼇池而鯨灘。鯨、大也。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昬者也。又東逕嵐谷北

口。嶂遠谿深。澗峽嶮邃。氣蕭蕭以瑟瑟。風颼颼而飂飂。故川谷擅其美矣。酈注

又東右得大勢。水經

勢岨急谿。故亦曰急勢也。依山爲城。酈注

右對月谷口。水經

山有阪月川。於中黃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饒水田。酈注

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水經

漢中郡之屬縣也。漢末爲西城郡。魏文帝改爲魏興郡治。酈注　漢水、自紫陽界。折而東北流。入興安州界。州本漢西城縣。唐爲金州治。元和志。漢水去州城百步。水出麩金。

又東爲鱣湍。水經

洪波渀澁。淵浪雲頹。古耆舊言有鱣魚、奮鰭溯流。望濤直上。至此則暴鰓失濟。故因名湍矣。酈注

又東合旬水。水經

水北出旬山。東南流注漢。謂之旬口。酈注　旬口。在今洵陽縣東南。漢志。漢中旬陽縣北山。旬水所出。南入沔。

又東逕木蘭南。水經

左岸壘石數十行。重疊數十里。爲木蘭塞云。酈注

又東左得淯溪。水經

與晉旬陽二縣、分界於是谷。漢水又東注谷甲水口。又東逕上庸郡北與關柎水合。關柎水又南入上津注甲水。甲水又東南流。逕魏興郡之洵陽縣南。又東右入漢水。酈注　漢志。上雒縣甲水。出秦嶺山。東南至錫入沔。當在今白河縣界。白河。漢錫縣地。晉旬陽二縣。在今漢中府境。上庸郡。在今鄖陽、漢中二府境。

又東逕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水經　錫。音陽。

爲白水灘縣、故春秋錫穴地也。故屬漢中。王莽之錫治也。縣有錫義山。又東逕長利谷南。酈注　漢志。漢中長利縣有鄖關。其故城在今鄖西縣西南。

又東過堵陽縣、堵水入焉。自上粉縣、北流注之。水經

堵水、自建平縣界故亭谷東。歷新城郡。郡故漢中之房陵縣也。房陵故縣。有粉水縣居其上。故曰上粉縣也。堵水、又東逕方城亭。而東北歷嵾山下。而北逕堵陽縣。南北流注於漢。謂之堵口。酈注　堵水。在今鄖縣南。堵陽縣、在今鄖陽縣南界。上粉縣。在今房縣境。

又東過鄖陽縣南又東逕鄖鄉縣故城南。水經　鄖陽縣。在今鄖陽府境。鄖鄉。唐屬均州。元改鄖縣。元和志。鄖鄉縣。漢水西自豐利縣界流入。南去縣三里。豐利。今白河也。

又東逕琵琶谷口。水經

梁、益二州分境於此。故謂之琵琶界也。酈注

又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水經今爲均州。在襄陽府西北三百九十里。西去興安州七百里。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庚仲邕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余按尙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郢。咸楚都矣。酈注自均州以至漢陽。皆名滄浪之水。故曰是近楚都。

以今輿地言之。漢水自南鄭縣南。又東逕城固縣南。城固。在漢中府東少北七十里。水去縣四里。舊志云。縣東二里。有飲馬灘。每子午二時。潮響如雷。又五里爲上濤下濤。龍亭廢縣。在縣東龍亭山下。即龍下也。又東逕洋縣南。洋縣。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二里。又東逕西鄉縣東北。西鄉。在府東南二百二十里。又東南逕石泉縣南。石泉、在興安州西二百五十里。水去縣五十步。又東逕漢陰縣南。漢陰、在州西少北一百六十里。水去縣八十里。又東逕紫陽縣南。紫陽、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州志云。有怯灘。在縣西十五里。水陡如鬭。又大力灘。在縣西八里。兩岸夾石。左右有兩石對峙。最爲舟楫患。又石梁灘。在縣西。當任河水口中。宮灘。在縣東南一里。極高險。中流有柱石。怒濤之聲如雷。長灘。在縣東四里。近汝河。灘不甚險。商舟停集。漁火絡繹。皆漢水所經也。又東北逕興安州北。州志云。州境漢江多灘。麩灘、串灘、二郎灘、爲險。而神灘尤甚。明成化十三年。知州鄭福。於沍冬時。用火燒石疏鑿。以殺其勢。舟行利焉。州東一里。有長春堤。成化八年。爲水衝壞。十五年鄭福增築高堅。萬曆二十年。復加修築。又東逕洵陽縣南。洵陽。在州東一百二十里。水在縣南門外又東逕白河縣北。白河。在州東南一百七十里。又東逕鄖西縣南。鄖西。在湖廣鄖陽府西一百四十里。水去縣五十里。又南逕鄖縣南。明成化十二年。置鄖陽府。治鄖縣。舊志云。漢江自城西遶城南。寶蓋、天馬諸山。皆錯列漢濱。又東逕均州北。均州。在襄陽府西北三百九十里。水去州四十里。經所謂又東爲滄浪之水者也。禹貢錐指。

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禹貢

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山陂。故馬融、鄭元、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爲三澨、水名也。許愼言。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春秋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勾澨。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於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戍、敗吳師於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于薳澨。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名也。今南陽淸陽二縣之間。淸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儒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關路。唯康成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經云。邔孟康曰。邔音忌。縣北池。然池流多矣。而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所在。酈注北池之池。經本作地。池流池字。酈注亦誤。

三澨、鄭康成說、水在竟陵。司馬貞引水經。以爲地名。在邔縣北。謂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三噬。非也。今漢陽漢川有汊水。自復州景陵縣來。東入於漢。寰宇記亦名澨水。疑卽三澨之一。然據左傳漳澨、薳澨之屬。皆其水際。未可強通。今江漢之水。漫流沱灊。尙不可辨。況所謂三澨乎。書古文訓。

過者、三澨之水。分流別派。至是而始合於漢水也。蓋漢水旣東流爲滄浪之水矣。於是過三澨水。所入之處。於是觸大別山。以與江合也。尙書全解。

按左傳澨有五。雎澨、宋地。故酈注不引。今就其所引者論之。不知何者可當禹貢三澨之目。蔡傳以漳澨、薳澨與汊水爲三澨。而句澨、雍澨、其地皆有可考。却不數。韓汝節宗之以汊澨、漳澨、薳澨爲三澨。汊

東南有甑山。即小別山。元和志云。小別山在汉川縣東南五十里。唐汉川縣。在今漢川縣北三十里。故里數不同。寰宇記云。山形如甑。土諺謂之甑山。索隱云。大別山。土人謂之甑山。蓋承孔疏之誤。二別相去一百二十餘里。禹貢錐指。

漢水、自武當縣東北。又東爲伹子潭。水經

潭中有石磧洲。長六十丈。廣十八丈。世亦以此洲爲伹子葬父於斯。酈注

又東南逕武當縣故城北。水經

又東平陽川水注之。水經

水出縣北伏親山南。歷平陽川。逕平陽故城下。又南流。注於沔。酈注 平陽故城。在今均州境。

又東南逕縣城東。水經

又東、曾水注之。水導源縣南武當山。一曰太和山。山形特秀。曾水發源山麓。逕越山陰東北流注於沔。謂之曾口。酈注

又東逕龍巢山下。水經

山在沔水中。高十五丈。廣員一里二百三十步。山形峻峭。酈注

又東南逕涉都城東北。水經

故鄉名也．郡國志．筑陽縣有涉都鄉．均水於縣入沔．謂之均口． 酈注 筑、音逐．涉都城．在今穀城縣界．均水自南陽府淅川縣．流逕均州．至穀城．入漢．今故道已湮．

又東南過酇縣之西南． 水經

縣治故城．南臨沔水．謂之酇頭． 酈注 今光化縣北．有酇縣故城．

又南逕穀城東．又南過陰縣之西． 水經

沔水、東逕穀城南．而不逕其東矣．城在穀城山上．又東南、逕陰縣故城西．故下陰也． 酈注 今穀城縣北．有故穀城．陰縣故城．在今光化縣東北．

又東南得洛谿口． 水經

水出縣西北集池陂．東南流、逕洛陽城、北抗洛谿．谿水東南注沔水也． 酈注

又南過筑陽東．筑水出自房陵縣．東過其縣南流注之． 水經

沔水又南．汎水流注之．水出梁州閬陽縣．汎水又東逕巴渠北．新城．上庸．東逕汎陽縣故城南．晉分筑陽立．自縣以上．山深水急．枉渚崩湍．水陸徑絕． 酈注 房陵縣．卽今房縣地界．閬陽．汎陽．未詳所在．

又東逕學城南． 水經

梁州大路所由也．舊說．昔有人立學都於此．值世荒亂．生徒罔依．遂共立城以禦亂．故城得厥名矣．汎

水又東流注於沔。謂之汎口也。沔水又南逕闕林山東。酈注　闕林。一作開林。在穀城縣西北四里。

又南逕筑陽縣東。水經

又南、筑水注之。杜預以爲彭水也。水出梁州新城郡鄖昌縣界。東南流。逕筑陽縣。筑水又東逕筑陽縣故城南。又東注於沔。謂之筑口。又南逕高亭山東。酈注　今穀城縣治。卽筑陽故城。筑水在縣南。高亭山在縣北。

又東爲漆灘。水經

新野郡山都縣。與順陽、筑陽。分界於斯灘矣。酈注

又東過山都縣東北。水經

沔南有固城。城側沔川。卽新野山都縣治也。舊南陽之赤鄉矣。秦以爲縣。沔水又東偏淺。冬月可涉渡。謂之交河。兵戎之交。多自此濟。酈注　今襄陽縣西北。有山都故城。

又東逕樂山北。水經

昔諸葛亮好爲梁甫吟。每所登遊。故俗以樂山爲名。酈注　今襄陽縣西北六十里獨樂山。是也。

又東逕隆中。水經

歷孔明舊宅北。亮語劉禪曰。先帝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卽此宅也。酈注　今襄陽縣西二十里隆中山。是也。

又東過襄陽縣北。水經

又東逕方山北。山上有鄒恢碑。魯宗之所立也。山下潭中。有杜元凱碑。元凱好尚後名。作兩碑。並述己功。一碑沈之峴山水中。一碑下之於此潭。曰百年之後。何知不深谷爲陵也。山下水曲之隈。云漢女昔遊處。酈注 方山。一名萬山。元和志。萬山。一名漢皋山。在襄陽縣西十一里。與南陽鄧縣分界。古諺曰。襄陽無西。言其界促近。

又東合檀溪水。水經

水出縣西柳子山下。東爲鴨湖、谿水自湖兩分。北渠卽谿水所導也。北逕漢陰臺西。臨流望遠。按眺農圃。情逸灌蔬。意寄漢陰。故因名臺矣。又北逕檀溪。謂之檀溪水。溪水旁城。北注於沔。一水東南出應劭曰。城在襄水之陽。故曰襄陽。是水、當卽襄水也。城北枕沔水。卽襄陽縣之故城也。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荊州。分南郡。立爲襄陽郡。冠蓋相望。一都之會也。城南門道東、有三碑。一碑是晉太傅羊祜碑。一碑是征南將軍杜預碑。一碑是安南將軍劉儼碑。並是學生所立。城北枕沔水。水中常苦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拔劍入水。蛟遶其足。遐揮劍斬蛟。流血丹水。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酈注 今襄陽縣治。卽襄陽故城。謂之單城。在郡治之西。

又逕平魯城南。水經

城、魯宗之所築也。東對樊。建安中、關羽圍于禁於此城。會沔水泛溢三丈有餘。城陷禁降。酈注 樊城在縣北二里。舊志。隄防至切者。在襄樊二城間。蓋二城並峙中流如峽口。且唐鄧之水。從白河南注。橫截漢流。以故波濤激射城隄。爲害最切。

又從縣東屈西南。清水從北來注之。水經

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東北有宛口。卽清水所入也。酈注 清水入漢處。名三洲口。在襄陽縣東北。

行水金鑑卷第七十三

漢水

沔水中有魚梁洲。水經

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世故謂是地爲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豈待還桂柁於千里。貢深心於永思哉。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蓋劉表治襄陽之所築也。言表盛游於此。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韵似孟達上堵吟矣。酈注

又逕桃林亭東。水經

又逕峴山東。羊祜之鎮襄陽也。嘗登之。及祜薨。後人立碑於故處。望者悲感。杜元凱謂之墮淚碑。酈注

林亭。在襄陽縣東南。山在縣南七里。亦曰峴首。桃注

又東南逕蔡洲。水經

漢長水校尉蔡瑁居之。故名蔡洲。侍中襄陽侯習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池。池中起釣臺。東北二邊。限以高隄。楸竹夾植。蓮芡覆水。是游宴之名處也。山季倫鎮襄陽。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言此是我高陽池。其水下入沔。酈注

又東南逕邑城北。水經

習郁襄陽侯之封邑也。故曰邑城矣。酈注

又東合洞口。水經

水出安昌縣故城東北大父山西南流謂之白水。水北有白水陂。有漢光武故宅。所謂白水鄉也。酈注 安昌。本漢舂陵縣。後漢曰章陵。魏更名安昌。在今棗陽縣界。

又東過中廬縣東。淮水自房陵縣。淮山東流注之。水經

縣卽春秋廬戎之國也。縣故城南有水出西山。山有石穴。出馬、謂之馬穴山。酈注 今南漳縣東。有中廬故城。

又東南逕黎丘故城西。水經

建武四年、朱祐自觀城圍秦豐於黎丘、是也。酈注 光武紀、注云。黎丘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北。率道。後改爲宜城。

又南過邔縣東北。水經 元和志。宜城本漢邔縣城。東臨漢江。古諺曰。邔無東。言東逼漢江。其地短促也。

又南得木里水會。水經

楚時於宜城東穿渠上口去城三里。漢南郡太守王寵又鑿之。引蠻水灌田。謂之木里溝。逕宜城、東入於沔。酈注

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出自房陵。東流注之。水經

夸水。蠻水也。桓溫父名夷。改曰蠻水。夸水導源中廬縣界康狼山。山與荊山相鄰。其水東南流。歷宜城西山、謂之夸谿。又東、歷宜城西山、謂之深谿。東流合於夸水。謂之深口也。與夸水亂流東出。謂之淇水。夸水又東注於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谷水。即是水也。水從城西灌城東。入注為淵。今熨斗陂是也。水潰城東北角。百姓隨水流、死於城東者數十萬。城東皆臭。因名其陂為臭池。臭池溉田。陂水散流。又入朱湖陂。朱湖陂亦下灌諸田。餘水又下入木里溝。木里溝故渠引鄢水也。灌田七百頃。白起渠溉三千頃。膏良肥美。更為沃壤也。酈注 元和志。漢水在宜城縣東九里。

又逕鄀縣故城南。水經

古鄀子之國也。楚昭王都之。所謂鄢鄀盧羅之地也。秦以為縣。酈注 故城在宜城縣東南。

又東。敖水注之。水經

水出新市縣東北、又西南流。注於沔、實曰敖口。又南逕石城西。酈注 新市縣、即今京山縣境。石城、即今安陸府治。漢水自宜城南流百七十里。至府。濁流齧決最為可虞。明嘉靖末。下游上圯。漂溺不可勝計。

又東南與臼水合。水經

水出竟陵縣東北耶屈山。西流注於沔。魯定公四年吳師入郢。昭王奔隨。濟於成臼。謂是水也。又東過荊城東。酈注 竟陵縣。即今景陵縣。

自荊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水經

禹貢所謂內方山至於大別者也。既濱帶沔流。寔會尙書之文矣。酈注 在今荊門州東北。

又東右會權口。水經

水出章山東南流逕權城北。古之權國也。權水又東入於沔。酈注 荊門州東南。有權城。

又東南與陽口合。水經

水上承江陵縣赤湖。逕郢城南東。北流謂之楊水。又東北流。白湖水注之。又東北流。得東赤湖水口。又東入華容縣。又北逕竟陵縣西。又北注於沔。謂之楊口。中夏口也。沔水又東得滻口。其水承大滻、馬骨諸湖水。周三四百里。及其夏水來同。渺若滄海。洪濤巨浪。縈連江沔。故郭景純江賦云。其傍則有珠滻丹漅是也。酈注 陽水。即楊水。漢志。漳水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是爲陽口。古之漳滻也。

又東南逕江夏雲杜縣。中夏水從西來注之。水經

即堵口也。爲中夏水縣故邓亭。禹貢所謂雲土夢作乂。故縣取名焉。縣有雲夢城。城在東北。酈注 通典。復州沔陽縣。有漢雲杜縣故城。在縣西北。有夏水、沔水。今沔陽州南長夏河。即夏水也。自監利縣流徑州南四十里。與潛江縣分水。又東北注於漢堵口。今失其處。蓋爲水所湮也。漢水在州北一百里。自潛江流入。與景陵分水。又東入漢川縣界。

又東逕左桑。水經

昔周昭王南征渡沔。中流而沒。百姓佐王喪事。故曰佐喪。左桑、字失體耳。酈注

又東合巨亮水口。水經

水北承亮河南達於沔。酈注

又東得合驛口。又東謂之橫桑。又東謂之鄭潭。又東得死沔。水經

言昭王濟自是死沔。王尸豈逆流乎。但千古芒昧。難以昭知。推其事類。似是而非矣。酈注

又東與力口合。水經

有溳水、出竟陵郡新陽縣西南河地山。又東南流。注宵城南。又南、入於沔水。是曰力口。酈注 力口。在今景陵縣東南。

又東南溳水入焉。水經

沔水又東逕沌水口。水南通縣之太白湖。湖水東南通江。又謂之沌口。酈注 元和志。安陸縣溳水。故清發水也。西北自隨縣流入。注於沔。今在漢陽縣西北。

又東逕沌陽縣北。水經

處沌水之陽也。又東逕林鄣故城北。酈注 今漢陽縣西。臨嶂山下。有沌陽廢縣。林鄣故城。在臨嶂山上。

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於江。水經

庾仲邕曰。夏口一曰沔口矣。禹貢曰。漢水南至大別入江。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

自小別至於大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案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尚書杜預相符。但今不知所是矣。酈注

漢陽縣。本漢沙羨縣地。後漢末。嘗爲沙羨縣治。東晉置沌陽縣。齊廢。隋改置漢陽。唐沔州治。宋爲漢陽軍。江水在城東南。漢水在城北三里。元和志。漢陽縣漢水。一名沔水。西自汉川縣界。流入漢口。在縣東。亦曰夏口。左傳謂之夏汭。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漢水始欲。出大江爲夏口。又爲沔口。實在江北。孫權於江南築城。名爲夏口。而夏口之名。移於江南。沔水入江之口。止謂之沔口。或謂漢口。夏口之名。遂與漢口對立。分據江之南北矣。

以今輿地言之。漢水自均州北。又東南逕光化縣西南。光化。襄陽府西北一百八十里。水去縣十五里。又東南逕穀城縣東北。穀城、在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二十五里。又東南逕襄陽縣北。縣爲襄陽府治東南三十里。漢水中有龍尾洲。縣志云。漢水重濁。與大河相似。襄陽實當其衝。爲害最劇。自唐以來。皆築隄遶城。以防潰決。又東南逕宜城縣東。宜城、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四里。又南逕鍾祥縣西。鍾祥。爲安陸府治。又南逕荊門州東。荊門、府西九十里。水去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南逕京山縣西南。京山、府東一百五十里。又東逕潛江縣北。潛江、府南少東二百十里。水去縣二十里。又東逕景陵縣南。景陵、府東南二百十里。水去縣五十里。又東逕沔陽州北。沔陽、府西少東三百三十里。水去縣一百里。州志云。漢水由荊門州界折而東。大小羣川咸匯焉。勢盛流濁。浸淫邊決。爲患無已。而潛江地居汙下。遂爲衆水之壑。一望瀰漫。無復涯際。漢水經其間。重湖浩渺。經流支川。不可辨也。蓋漢水爲湖北之害。而襄郢二州爲甚。潛江又承襄郢之委流。當漢江曲折迴合之處。瀦爲大澤。勢不能免矣。而景陵、沔陽、又潛江之委流也。今沔陽四境。唯湖陂連亘。幾數百里。皆爲漢水所匯。蓋漢水性曲。往往十里九灣。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郢沔之間。波流迴遶。自必豬爲藪澤。小民見填淤之利。復從而隄防之。爲民牧者。又不講於節宣之宜。疏瀹之理。歲月之間。苟幸無事。大水時至。則委之洪濤中耳。童承敍曰。漢水至濁。與江湖水合。其流必澄。故常填淤。而沮澤之區。因成沃壤。民漸芟剔。墾爲阡陌。又因其地之高下。修隄防以障之。大者廣輪數十里。小者十餘里。謂之曰垸。其不可隄者。悉棄爲萊蕪。昔時垸必有長。統丁夫。主修葺。其後法久弊滋。修不以時。垸愈多。水愈迫。客堤愈高。主堤愈卑。故水至不得寬緩。湍怒迅激。勢必衝齧。主隄先受其害。客隄隨之。泛濫洶湧。悉爲巨浸矣。又東逕漢陽縣北。縣爲漢陽府治。水去縣三里。又東至大別山折而南。是爲漢口。經所謂過三澨、至大

別南入於江者也。(隄防考云。舊時漢水從黃金口。入排沙口。東北折抱牯牛洲。至鵞公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口。對岸曰襄河口。約長四十里。然後下漢口。成化初。忽於排沙口下。郭師口上。直通一道。約長十里。漢水徑從此下。而故道遂淤。今魚利略存。不通舟楫。俗呼爲襄河。以上流自襄陽來也。按漢水本東行。觸大別之陂。而南回入江。今則自郭師口以上。決而東逕大別山後入江。非復古之夏汭矣。)漢志云。東漢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云沮水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武都、漢中、南陽、南郡、江夏。)行四千里。蓋曲莫如漢。故其所行有若是之遠也。(禹貢錐指。)

東匯澤爲彭蠡。(禹貢)

匯、迴也。水更迴爲彭蠡大澤。(孔氏傳。)

彭蠡、今鄱陽湖也。納江西饒、信州諸水。自南康軍星子縣東北。至湖口縣入江。(書古文解 彭蠡、在今江西南昌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饒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府城東九十里。周迴四百五十里。浸四州之境。)

彭蠡之爲澤。寔在大江之南。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於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却而自瀦以爲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朱子全書。)

江漢之水相合。而其流浸大。於是東流於彭蠡大澤。水既鍾於彭蠡。則有所迴旋曲折。不至於泛溢漂悍。以衝突下流之勢。故東爲北江。入於海也。蓋先爲之匯。而後爲之歸也。(尚書解。)

敘漢、江、皆言東者。主岷嶓居西而云。非指曲折爲文也。(黃潤玉書解。)

三江相會而南。不能以敵中北西來之勢。故中北遏南。而南相與迴旋而爲一大澤者。其來久矣。今禹

本其所由有澤之因．故歸之於漾．而爲之言曰．東匯澤爲彭蠡．而於江亦曰會於匯耳．其實彭蠡一澤．三江之水爲之也．說者未有發明此義．禹貢集解．

江漢二水．勢均力敵．皆能自達於海者也．故禹貢雖紀其合流．仍各見其首尾．紀其合流．故於漢水言南入於江．江漢朝宗於海．各見其首尾．故於漢水言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於江水、則言東迆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於海． 彭蠡、固江漢之所匯者也．今春月江水暴漲．則匯而入湖．蓋江流浩渺．而其下束以小孤山．水道狹甚．其勢不得不逆流而入此澤．故有發舟湖口．無風而一夕達鄱陽之安仁者．問其故．乃舟乘逆流．行甚迅速．猶隨潮而上者也．故江水之匯．衆所共知．今乃疑之．顧弗深考耳．且謂漢自大別入江．合流已七百餘里．安能復識其匯澤者爲漢水邪．亦可謂膠固之甚者矣．夫單敘漢水源流．則其勢不得不以漢水爲主．但既云南入江．則東匯澤爲彭蠡．卽江漢共匯可知矣．不成曰南入於江．東與江共匯澤爲彭蠡．然後爲明白耶．又謂彭蠡在大江之南．當曰南匯．不當曰東匯．匯既在南．則當曰北爲北江．不當曰東爲北江．其論南北反戾．幾爲可笑．蓋江漢兩水．皆發源西蜀．而東流入海．獨漢水到大別入江．則析而南流．與江相合．仍舊東流而匯爲彭蠡．又東流爲北江以入海．其東西南北、以天下大勢論．不主一江南北而言也．今若欲改云．南匯彭蠡．則是南流入江之後．又南匯彭蠡．則漢水當逆流向洞庭矣．匯澤之後．不云東爲北江．而云北爲北江．則漢水又當決破安慶．橫入

淮河矣。王充耘讀書管見・

贛水、出豫章南野縣西。北過贛縣東。水經

山海經曰。贛水出聶都山東。北流注於江。入彭澤西也。班固稱南野縣彭水所發。東入湖。漢水、庾仲初謂大庾嶠水。北入豫章。注於江者也。地理志曰。豫章水出贛縣西南。而北入江。蓋控引衆流。總成一川。雖稱謂有殊。言歸一水矣。故後漢郡國志曰。贛有豫章水。雷次宗云。似因此水爲其地名。雖十川均流。而此源最遠。故獨受名焉。豫章水、導源東北。流逕南野縣北。贛川石岨。水急行難。傾波委注六十餘里。逕贛縣東。右會湖。漢水、水出雩都縣西。北流逕金雞石。又西北逕贛縣東。西入豫章水。酈注豫章記・今按次宗十川者・贛、盧、牽、淦、盱、蜀、餘、鄱、僚、循也・此源謂贛水也・贛卽豫章湖・漢牽卽南水・濁、當作蜀・循、當作修・淦、潦、則漢志所無・酈元悉從雷記・聶都山在南安府崇義縣西南六十里・王象之曰・章水所經・非所出也・當府志云・章水出湖廣郴州南三十六里黃岑山・自宜章縣流入崇義縣界・經聶都山・漢志謂之彭水・是知彭、豫章・實一水・在南埜爲彭・行至贛爲豫章・猶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導沇水・東流爲濟・隨地而異名也・劉澄之云・贛縣東南有章水・西有貢水・縣治二水之間・二水合贛字・因以名縣・酈元非之・然近世皆宗其說・以豫章爲章水・湖漢爲貢水・二水合流・自縣至萬安縣・凡十八灘・唯黃公灘最險・俗誤稱惶恐灘・

又西北過廬陵縣西。水經

十三州志稱。廬水、西出長沙安成縣。吳寶鼎中。立以爲安城郡。東至廬陵。入湖漢水也。酈注此漢盧陵縣也・故城在今吉安府泰和縣北三十里・

又東北過石陽縣西。水經

漢和帝永平九年分廬陵立．漢獻帝初平二年．吳長沙桓王立廬陵郡治此．豫章水又逕其郡南．酈注今廬陵縣北六十里．有石陽故城．

又東北過漢平縣南．又東北、過新淦縣西．水經

牽水、西出宜春縣．東逕吳平縣．又東逕新淦縣．而注于豫章水．湖漢及贛．並通稱也．又淦水出其縣．下注于贛水．酈注漢志．新淦縣注．應劭曰．淦水所出西入湖．漢師古曰．淦音紺．又古含反．今臨江府清江縣東六十里．有新淦故城．漢平縣、卽今新喻縣．宜春縣、卽今袁州府治．吳平縣、卽今新喻縣．

又北過南昌縣西．水經

盱水出南城縣西．北流逕南昌縣南．西注贛水．又有濁水注之．水出康樂縣．故陽樂也．濁水又東逕望蔡縣、建成縣．又東至南昌縣．東流入於贛水．贛水又北逕南昌縣城西．秦以爲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灌嬰以爲豫章郡治此．王莽更名縣曰宜善．郡曰九江焉．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言九江矣．建安中、更名西安．晉又名爲豫章．城之南門曰松楊門．門內有樟樹．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枝葉扶蘇．垂蔭數畝．漢官儀曰．豫章郡、樹生庭中．故以名郡矣．贛水又逕郡北爲津步．水之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津步之處也．西行二十里．曰散原山．北五六里．有風雨池．東太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南緣迴折至南塘．水通大江．增減與江水同．漢永元中．太守張躬築塘以通南路．兼遏此水．冬夏不增減．水至清深．魚甚肥美．每於夏月、江水溢塘而過．民居多被水害．宋景平元年．太守蔡君西起隄．開

塘爲水門。水盛則閉之。內多則洩之。自是居民少患矣。又北逕龍沙西。沙甚潔白高峻。而阤有龍形、連亘五里中。舊俗九月九日升高處也。又北逕椒丘城下。又北逕鄡陽縣。餘水注之。水東出餘汗縣。餘水北至鄡陽縣。注贛水。贛水又與鄱水合。水出鄱陽縣東。西逕其縣南。又西注於贛。又有僚水入焉。其水導源建昌縣。又經海昏縣。謂之上僚水。又謂之海昏江。分爲二水。縣東津上有亭。爲津渡之要。其水東北逕昌邑。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之慨口。其一水枝分。別注入於循水也。酈注今瑞州府新昌縣東・有康樂故城・本漢建成縣地・今鄱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有鄡陽故城・鄡、音口堯反・今南康府建昌縣西六十里・有昌邑城、豫章大江謂贛水・非潯陽江也・南昌・即今南昌府治・餘汗縣・即今餘干縣・海昏縣・今奉新、武寧二縣境・

又北過彭澤縣西。水經

循水出艾縣東北。逕永循縣。又東北注贛水。其水總納十川。同湊一瀆。俱注於彭蠡也。酈注彭澤、即今彭澤・艾縣・即今寧縣西境・今南康府安義縣西南四十里・有永循廢縣・漢志・循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行六百六十里・

北入於江。水經

大江南、贛水總納洪流。東西四十里。而清潭遠漲。綠波凝淨。而會注於江川。酈注

以今輿地言之。贛水、自湖廣郴州宜章縣。流入江西崇義縣界。歷上猶、南康、並屬南安府・贛縣、贛州府治・萬安、泰和、廬陵、吉水、永豐、並屬吉安府・峽江、新淦、清江、並屬臨江府・豐城、至南昌。入彭蠡湖。並屬南昌府・又北歷星子、都昌、並屬南康府・德化、湖口。並屬九江府・注于大江。春夏時。彭蠡浩蕩無涯。及乎霜降水涸。則贛川如帶而已。此水自

昔有南江之稱．鄭康成說三江云．右會彭蠡爲南江．南史王僧辯傳．陳霸先自嶺南起兵討侯景．出南江．行至湓口．胡三省云．贛水謂之南江．唐張九齡都督洪州有望南江入始興郡路詩．又自豫章南還江上作云．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豫章水之爲南江．其來已久．非宋人臆說也．禹貢錐指．

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水經

尚書禹貢、匯澤也．漢與江鬬轉東、成其澤矣．酈注

又東北出居巢縣南．水經

古巢國也．江水自濡須口又東左會柵口．水導巢湖．東逕烏上城北．又東逕附農山北．又東左會清谿水．又東左會白石山水．又東南積而爲竇湖．湖水東出謂之竇湖口．柵水又東南逕高江產城．又北委折蒲浦出焉．柵水又東南流．注於大江．謂之柵口水．酈注 秦置居巢縣．即今廬州府之無爲州巢縣界也．

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水經

經所謂石城縣者．即宣城郡之石城縣也．牛渚在姑熟、烏江、兩縣界中也．于石城東北、減五百許里．安得逕牛渚而方界石城也．蓋經之謬誤也．酈注 漢置石城縣．今江南池州府貴池縣是也．姑熟．今太平府當塗縣．烏江．在今和州．蓋江水先經無爲州．然後至和州境也．水經誤．此後一往多誤．故置不錄．

東爲北江．入於海．禹貢

自湖口以東。江匯固同流矣。而有北江中江之號者。以今江西言之。謂之北江。荆揚言之。爲中江也。大江過湖口東行至通州海門縣入海。倘數千里。禹貢止于匯者。揚州無江患也。（書古文訓。）

漢既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入於海。有似別爲一水。然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可亞於江。兩相匹配。其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於荆州言朝宗於海。必以江漢並稱。蓋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漢水。江固爲江。漢亦爲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瀆也。三瀆皆自爲一瀆。惟江與漢。共爲一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三水。終之以二水。而中間記四瀆。其一、河一瀆也。其二、漢與江一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河瀆非無他水入之。然皆小水入大水。故河得以大并小。而專爲瀆。江漢勢體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之大。不以漢附於江。而泯其入海之實。故於漢於江。並言入海。而同爲瀆也。若漢不爲瀆。則東爲北江入於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洛之後矣。（書纂言。）

禹貢、於嶓冢導漾之下。則曰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於岷山導江之下。則曰東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於海。此二條者。朱子、及九峯蔡氏、皆以彭蠡乃江西諸水所瀦。固無仰於江漢之所匯。而江漢二水並持東下。又不見所謂北江中江者。執是以疑經之誤。其說甚備。愚嘗親歷其地。細觀其說。而以經文證之。乃知經文無誤。二先生之說皆過論也。夫匯本訓迴。乃下流泛溢他水。勢不能洩。於是迴旋渟蓄瀦而爲澤之謂也。今春夏之間、江漢水漲。則彭蠡之水。鬱不得流。而逆注倒積。漭

為巨浸。茫然數百餘里。無復畔岸，其匯為澤蓋如此。雖無仰於江漢之所入。然是因其下流物。故湖水壅閼沮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爾。非謂江漢之水截入澤內。而為匯也。若其截入為澤。則但如他條。曰至、曰入、可也。何必變文言匯哉。此東匯澤為彭蠡。東迤北會為匯。本無誤矣。漢水不言會者。為江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逮夫二水漸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所謂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鄱陽是矣。第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彭蠡之水。自南岸而入。三水並持東下。則江為中江。漢為北江。而彭蠡之水。入江並流為南江者。不言可知。非謂分支各派。判然殊途為二江也。此東為北江、東為中江、入於海。亦無誤也。而理明義精。如我朱子、九峯又其高弟。乃皆不能無疑於斯、何與。況經文簡奧。其言南入於江。東匯為澤。蓋亦無遠不包。而曰南曰東。與今水道屈折迤邐。勢正相符。今却又云。經文自有謬處。與今水道全然不合。不可強解。此不可曉也。又按江水自東陵而下。漢水自漢陽而下。其勢皆漸趨東北。湖口為江漢所匯之處。正在東陵。漢陽東北。與經文亦合。今却又云。於漢水、則宜改曰南匯彭蠡。於導江。則宜改曰南會於匯。此又不可曉也。若夫所謂橫截南入於鄱陽。又橫截而北流為九江。又謂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為二江。此自說者之誤。非經文之誤也。蓋經意以為漢雖入江。而自循北岸以達於海。不可泯滅。故有東匯北江入海之文。朱子偶未之思。以為二水

既合。則有江無漢。故既疑其誤。而復有取於鄭樵之說。以為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二句宜衍。蔡氏篤信朱子。不復別求其說。遂再立論以疑經。皆非也。或曰南之有江。猶北之有河。皆大水也。然渭水、洛水、皆入於河。不言中河、北河。安知中江、北江之說不為誤乎。是不然。河源遠出悶磨黎山。自積石龍門而下。氣勢雄猛。流波洶洽。而洛、渭二水。近出鳥鼠同穴、熊耳諸山。不數百里。遂達於河。幾不能見。安得與河為敵。若夫江源出於嶓冢。既不相遠。而其通流之地。大小雖殊。終不相拚。則漢雖入江。猶得各紀其為匯、為江、入海之實。夫豈過乎。河可以包渭、洛。而江不得以包漢。故於兗州、則曰九河既道。不兼渭、洛而言。荊州則曰江、漢朝宗於海。對舉二水而並言之。禹貢之立義精矣。嗚呼。經賴眞儒而明。禹貢有朱子及蔡氏者、為之辨析。其義猶晦。信乎說難矣。張吉禹貢疑誤辯。

漢既入江。所行與江同道。故於導江下釋之。禹貢錐指。



行水金鑑卷第七十四

江水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禹貢

岷山、江所出．在梁州．沱、江別名．孔氏傳．

漢地理志云．南郡支江縣．江沱在西．此荊州之沱也．蜀郡郫縣．江沱在西，此梁州之沱也．蓋自江水溢出別爲支派者．皆名爲沱．故梁荊二州皆有沱也．此言東別爲沱．接於岷山導江之下．則自江水始出而別流者也．意其指梁州之沱也．尚書全解．

易氏曰．岷山、漢志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考唐志．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出西徼松州交川縣．古西羌地．江源鎮在縣西北三十里．江南流二百四十里、至翼州翼水縣二百步．又六十里、至茂州汶山縣．汶山卽岷山．禹導江始此．又經蜀州之青城縣、彭州之導江縣．後以二縣治永康軍．又三百七十里、至成都縣南七里．縣有沱江鎮．以沱水名．卽東別爲沱者也．書纂言．四川總志．成都縣附郭．沱江、一在新繁治西北一十五里．源出岷江．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卽此．一在灌縣南一十五里．俱流入府界．

舊說江出岷山．在今茂州汶山縣．發源不一．而亦甚微．水經注曰．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四川總志曰．

岷山在茂羌之列鵞村。一名鴻濛。卽隴山之南首。故稱隴蜀。又名沃焦山。江水所出。水利志曰。蜀諸水咸出岷江。江源在羌地之列鵞村。名羊膊嶺者。分爲二派。一西南流爲大渡河。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歷今灌縣境。又有湔水出焉。灌之上流。西北十數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水出白沙口。同會於灌。經灌西南流者、爲之南江。卽禹所導岷江正流。江源志曰。岷江、發源於臨洮之木塩山。山頂分東西流。由甘松嶺八百里。至漳臘。其水漸大。復經鐮刀灣。達松潘、於下水關。入紅花屯。達壘溪。至穆肅堡。黑水從南合之。入深溝。經茂州、南至於威、汶。轉銀嶺、合草坡河。至蠶巖。入灌口。分道而下。由威至玉壘山。爲玉輪江。至汶爲皂江。至灌爲沫江。一云。洮河發源岷山。北流入陝。爲臨洮府。南入川。爲大川之祖。范成大曰。江源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壑出。而會於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者、自中國所見言之也。陸游曰。常登嶓冢之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爲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游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川廣谷。谽谺起復。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履按雲南志。謂金沙江之源。出於吐蕃之犂石。南流漸廣。至於武定之金沙巡司。經麗江、鶴慶。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昌等衞。以達於馬湖、敘南。然後合於大江。趨於荊、吳。又緬甸宣慰司志。謂其地勢廣衍。有金沙江。闊五里。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爲險。其源之遠且大也明矣。何爲言江源者。止於岷山耶。蓋江出犂石、卽崑崙之南。河出朶甘思、卽崑崙之西。二源實前人所未詳也。方中履古今釋疑。

川西皆岷。岷北流爲洮。入黃河。南流入川，爲大江。此知岷峨總是一山。只橫障西南二處爲異耳。今江水果隨岷峨至嘉眉直下。中間如嶲州之大渡、沫水、夾江之青衣、犍爲之漢水。無不湊集。至嘉定爲一都聚合之禹貢岷山導江一語。地勢恆合。蔣鳴玉漢水記考。

岷山廣遠、江水所出。必有定處。近世無能窮其源者。隋經籍志。有尋江源記一卷。今不傳。未知其說云何。據漢志言。江水出湔氐道西徼外。則當以酈注所引益州記爲正。自晉以下。說江源者。皆云出羊膊嶺。與益州記同。羊膊嶺、一名鐵豹嶺。按益州記。江水發源自羊膊嶺東南下二百餘里。至西陵。又南下二百四十里。至汶山故郡。卽今茂州是也。然則江源在茂州之西北。去州四百四十餘里。亦可謂遠矣。而范至能、陸務觀、乃云。江源出西戎。不可窮極。蓋以唐人言江源自松州甘松嶺始。元和志。松州治嘉成縣。南至翼州一百八十里。甘松嶺、在縣西南十五里。交川縣、北至州三十四里。江源鎮、在縣西北三十里。　而當時又有謂羊膊嶺、在茂州列鵝村者。其地太近。故爲是說非。謂江源更在羊膊之外也。近志。引江源記云。岷江發源於臨洮木壚山。山頂分東西流。南流八百里。經甘松嶺。又南經漳臘堡西。其水漸大。復經鐮刀灣。達松潘下水關。臨洮。今陝西洮州衞也。在松潘之東北。江源果發此。則又自東北而來。與氐道西徼外之岷山。相去懸絕。爲此說者。蓋因隋志云。岷山在臨洮郡臨洮縣。括地志云。岷山、在岷州溢樂縣。見有一水。自木塔山來入江者。遂以爲江水發源彼中。明與漢志相背。無稽之言。不可從也。　古今言岷山者凡四處。一在今四川松潘衞。衞東南去布政

司七百六十里。史記作汶山。封禪書云。自華以西名山七。有瀆山、蜀之汶山也。漢書地理志云。岷山在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蜀志。秦宓曰。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華陽國志云。岷山。一名沃焦山。其跗曰羊膊。江水所出。任豫益州記云。大江泉源。始發羊膊嶺下。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水經注云。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卽瀆山也。又謂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隋志。汶山、在汶山郡左封縣。唐志。悉州治。東至翼州一百九十里。今叠溪營西。有廢翼州。此皆謂在松潘者也。一在今成都府之茂州。州本冉駹國。漢以其地置汶山郡、治汶江縣。晉改曰廣陽。隋又改曰汶山。山海經注云。岷山、在廣陽縣。水經注云。汶水、出汶江道徼外、嶓山玉輪坂下。元和志云。汶山縣有汶山。卽岷山。去青城山百里。天色晴明。望見成都。卽隴山之南首。張栻西岳碑云。岷山、在茂州列鷲村。其跗曰羊膊也。輿地廣記云。岷山在汶山縣西北。俗謂之鐵豹嶺。王氏地理通釋云。大渡河、一名羊山。江源出鐵豹嶺。嶺卽羊膊之異名也。此皆謂在茂州者也。一在成都府之灌縣。縣本漢緜虒、郫、江原、三縣地。周武帝分江源置青城縣。因山爲名。元和志云。青城山、在蜀州青城縣西北三十二里。杜光庭成都記云。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灌縣青城山。乃其第一峯也。縣志云。汶山、在縣北三十里。蓋卽青城矣。一在今陝西岷州衞。衞本漢隴西郡地。西魏置溢樂縣。今衞治、卽其故城。括地志云。岷山、在岷州溢樂縣南。連綿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元和志云。山在溢樂縣南一里。此皆謂在岷州衞者也。然則岷山最大。志家各就其所在言之。陸游曰。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谽

衍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薛季宣曰。今自岷洮松疊以南。其大山峻嶺。班班可考者。皆岷山之隨地立名者耳。此說是也。觀漢志云。山在徼外。則固不可以湔氐一縣限之矣。大抵岷山、北起于溢樂。實跨古雍州之境。而南則訖于青城、綿地千餘里。與太行伯仲。或專指在松潘。亦非篤論。然大江所出。則必直氐道西徼外者也。沱、謂梁之郫江。荊之夷水也。東別爲沱者。謂江水東流而別爲沱。以大勢言之。江自梁而荊皆東也。傳云。江東南流。沱東行。非是。正義云。以上云浮於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是專以荊州之沱釋傳也。蔡傳云沱江之別流於梁者。則又遺卻荊州之沱。東至於澧。相去不太闊絕乎。唯林氏兼二州言之。確不可易。禹貢錐指。梁州之沱。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安縣湔山。與江別而東流。地理志。禹貢。江沱。在蜀郡郫縣西。東入大江。此卽今之郫江。爾雅所謂沱也。今成都府灌縣東。有都安故城。詩召南曰。江有沱。荊州之沱也。一在江北。寰宇記。江自枝江縣百里洲首受。別北爲內江者是。一在江南。水經注。夷水出魚復縣。江至夷道縣北。東入江者是。今湖廣荊州府宜都縣西。有夷道故城。

岷山、

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水經

岷山、卽瀆山也。水曰瀆水矣。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卽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矣。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亦謂之爲天谷也。秦昭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見氐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闕。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漢延平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酈注 氐道、卽湔氐道。蜀漢曰氐道。晉改名升遷。今四川松潘衛治是也。通典。彭州導江。縣西有天彭闕。兩山相對如闕。州名取此。導江。

即今灌縣・西北去松潘六百餘里・非益州記之所謂天彭闕也・

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氏道縣北．水經

漢武帝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以統之．縣本秦置．後為升遷縣也．益州記曰．自白馬嶺回行二千餘里．至龍涸．又八十里至西陵縣．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鏡．又六十餘里而至北部．始百許步．又西百二十餘里至汶山故郡．乃廣二百餘步．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濕坂．江稍大矣．故其精則井絡纏曜．江漢炳靈．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書曰岷山導江．泉流深遠．盛為四瀆之首．廣雅曰．江、貢也．風俗通曰．出珍物可貢獻．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東北百四十里崍山．中江所出．東注於大江．又東百五十里曰崌山．北江所出．東注於大江．江水又逕汶江道．汶出徼外嶓山西玉輪坂．下而南行．又東逕其縣．而東注於大江．故蘇代告楚曰．蜀地之甲．浮船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謂是水也．

酈注　升遷縣・後魏時陷於吐谷渾・周天和元年・改置龍涸郡嘉誠縣・龍涸・亦曰龍鶴・華陽國志云・蜀時以汶山險要・自汶江、龍鶴、冉駹、白馬、匡明、皆置戍守・元和志・雪山在松州嘉誠縣東八十里・春夏常有積雪・甘松嶺・在縣西南十五里・龍涸故城・俗名防渾城・在翼州衛山縣北十一里・城之北境・舊為吐谷渾所居・故曰防渾・笮橋、在縣北三十七里・架北江水・元和志・翼水縣・北至翼州六十里・石鏡山、在縣東南九里・大江水經・縣西二百步・汶江、為蜀郡北部都尉治・故謂之北部・漢元鼎六年・以冉駹地置汶山郡・治汶江縣・地節三年、郡廢・縣屬蜀郡・建安中・先主定蜀・復分置汶山郡治・汶江縣・今茂州・是也・其故城在州北三里・晉移郡於緜虒縣界・改汶江曰廣陽・屬焉・在今州南二百里・故謂漢所置曰汶山故郡・即宣帝所廢・為蜀郡北部也・隋改廣陽曰汶山縣・復置汶山郡・元和志云・有汶山、即岷山・去青城百里・元和志・濕坂、在茂州汶川縣南一百三十七里・嶺上樹木森沉・常有水滴・未嘗暫燥・故曰濕坂・汶水亦名玉輪江・方輿勝覽云・在汶川縣北三里・玉壘山、元和志云・在汶川縣東北四里也・縣北去茂州百里・本漢緜虒縣地・今為保縣・

又有湔水入焉.水經

水出緜道亦曰綿虒縣之玉壘山.呂忱云.一曰半浣水也.下注江.酈注.地理志.蜀郡緜虒縣玉壘山.湔水所出.緜虒、卽今成都府汶川縣.

又東別爲沱.水經

郭景純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渡江有笮橋.酈注

又歷都安縣.水經

李冰作大堰於此.堰於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謂之湔堋.江入郫江、撿江、以行舟.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撿、其左流遂東.郫江之右也.因山頹水.坐致竹木.以溉諸郡.蜀人旱則藉以爲溉.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諸葛亮北征.以此堰農本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江水又逕臨邛縣.縣有火井、鹽水.昏夜之時.光興上照.又逕江鄉縣.酈江水出焉.又東北逕郫縣.又東逕成都縣.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者也.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郫江沖里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吳漢入蜀.自廣都令輕騎先往焚之橋下謂之石犀淵.李冰昔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渠於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一頭沈之於淵也.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曰萬里橋.西上曰夸橋.下曰笮橋.南岸道東有文學.始文翁爲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後學

堂火後守更增二石室。後州學奪郡學。移夸里道西故錦官也。言錦工織錦。則濯之江流。而錦至鮮明。濯以沱江。則錦色弱矣。遂命之爲錦里也。江北則左對繁田。文翁又穿湔洩以溉灌繁田一千七百頃。又東絕綿洛。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於江。謂之五城水口。斯爲北江水。又東至南安爲碧玉津。故左思云。東越玉津也。酈注

都安。本漢緜虒、郫、江原三縣也。蜀漢分置都安縣。屬汶山郡。唐改導江。屬成都府。明爲灌縣。都安故城、在縣東。都安堰、在縣西。華陽國志曰。李冰壅江作堋。穿郫江、撿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蓋以郫撿爲二江。撿江。即任豫之所謂流江也。又有捷尾堰。元和志云。在導江縣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決。破竹爲籠。圓徑三尺。長十丈。以石實中。累而壅水。臨邛縣。漢屬蜀郡。今邛州是。江鄉、今爲崇慶州。漢志。江鄉縣䣢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武陽。今眉州、及新津、仁壽、井研、三縣地。故郫城、元和志。在縣北五十步。成都故城。即今縣治。蜀王開明故都也。秦置成都縣。舊有大城、少城、羅城、羊馬城。漢蜀郡有廣都縣。其故城在今成都縣東南。新津縣東北。繁田、繁縣之田。今爲新繁也。

又東南過犍爲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水經

縣故大夜郎國。漢武帝開道。置以爲縣。有䣢江入焉。出江鄉縣、首受大江。東南流至武陽縣。注於江。縣下注上。舊有大橋廣一里半。謂之安漢橋。水盛歲壞。民苦治功。後太守李嚴、鑿大杜山、尋江通道。此橋遂廢。縣有赤水、下注江。此縣藉江爲大堰。開六水門。用灌郡下。北山江水又與文井江會。李冰所導也。文井水又東逕江都縣。縣濱文井江。江上有長堤。堤跨四十里。有朱亭。又東至武陽縣天社山下入江。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曰外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有灘名壘坻。亦曰鹽溉。李冰所平也。縣治青衣江。會衿帶二水矣。即蜀王開明故治也。縣南有峨眉山。有濛水。即大渡

水也。水發濛溪。東南流與涐水合。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酈注 犍爲郡有南安縣。今嘉定州。及夾江、犍爲、洪雅等縣。皆其地。武陽。已見前水經。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也。至犍爲。南安縣入於江。沫水。出廣柔徼外。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巂。靈道縣。出蒙山南東。北與青衣水合。東入於江。

又東南過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又東注水北流注。水經 注水。疑誤。北流注下。當有之字。

縣本僰人居之。地理風俗記曰。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從人。秦紀謂僰僮之富者也。漢武帝感相如之言。使縣令南通僰道。費功無成。唐蒙南入斬之。乃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於建寧。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丈。其鏨之跡猶存。江中崖峻阻險。不可穿鑿。李冰乃積薪燒之。故其處懸巖。猶有赤白元黃五色焉。酈注 僰道、屬犍爲部。今爲宜賓縣、敘州府治。水經、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也，南過越巂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之。又東北至朱提縣西。爲瀘江水。又東北至僰道縣。入於江。淹水出越巂遂久縣徼外。東南至蜻蛉縣。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於若水。

又與符里水合。水經

水出寧州南廣郡南廣縣。縣故犍爲之屬縣也。導源汾關山。北流有大步水注之。出南廣縣。北流至符里水。又北逕僰道入江。謂之南廣口。酈注 故符縣。在今敘州府合江縣西。

又東過江陽縣南。洛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洛縣南。東南注之。水經

洛水、出洛縣漳山。南逕洛縣故城南。廣漢郡治也。又南逕新都縣。蜀有三都。謂成都、廣都。此其一焉。與緜水合。水西出緜竹縣。又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也。又逕犍爲牛鞞水。又東逕資中縣。又逕安漢縣。謂

之綿水也。自上諸縣。咸以溉灌。故語曰。綿洛爲沒沃也。綿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綿水口。曰中江。江陽縣。枕帶雙流。據江洛會也。酈注 江陽、屬犍爲郡。今敘州府富順縣。及瀘州、納溪、江安、皆其地。漢志。廣漢郡雒縣、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北入湔。綿竹縣紫岩山。綿水所出。東至新都。北入雒。綿洛會湔。以湔爲主。故綿虒縣下云。湔水東南至江陽入江。過郡三行千八百九十里。酈注。言湔水至廣都北岸入江。蓋特其枝津相通耳。正流則固合綿洛。至江陽入江也。湔水與郫江通波。故曰綿洛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四川總志。新都縣。在成都府北六十五里。本漢舊縣。屬漢廣郡。後置新都郡。治雒縣。雒縣。卽今漢州。資中。卽今資縣。內江地。安漢縣。在今富順縣界。

逕安漢縣北。水經

縣雖迫山川土地特美。蠶、魚、鹽、家有焉。江陽郡治也。故犍爲枝江都尉。建安十八年。劉璋立。酈注

東逕樊石灘。又逕大附灘。水經

頻歷二險也。酈注

又東過符縣北。邪東南鰼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水經 漢志有邪龍縣。

縣故巴夷之地。漢武帝建初六年、以唐蒙爲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其鰼部之水所未聞矣。或是水之殊目。非所究也。酈注 故符縣。在今敘州府合江縣西。

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強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五水合南流注之。水經

強水、卽羌水也。宕渠水、卽潛水、渝水矣。巴水、出晉昌郡宣漢縣。巴嶺山西南流、歷巴中。逕巴郡故城南。西南入江。庾仲邕所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卽是水也。江州縣。故巴子之都也。

秦置巴郡。漢初平元年。分巴爲三郡。於江州、則永寧郡治也。酈注 江州、卽今巴縣・江津、綦江、二縣・亦其地・水經・羌水出羌中參谷・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與漢水合・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又南・至墊江縣・東南入於江・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南至小廣魏・與梓潼合・梓潼水、出其縣北界・西南入於涪・又西南、至小廣魏縣・南入於墊江・墊江、今合州也・漢水、卽嘉陵・水・巴水、一名北水・其下流爲宕渠水・水經、潛水出巴郡宕渠縣・注潛水・蓋漢水支分潛出・故受其稱・劉澄之稱白水入潛・然白水與羌水合入漢・是猶漢水也・縣以延熙中、分巴・立宕渠郡・蓋古賨國也・今有賨城縣・有渝水、夾水上下皆賨民所居・又水經・白水出朝陽縣西・注云・蓋邑郭淪移・川渠狀改・故名・舊傳遺稱在今也・

又東至枳縣西。延江從牂牁郡北流。西屈注之。水經

東逕陽關巴子梁。江之兩岸。猶有梁處。巴之三關。斯爲一也。江水又東。右逕黃葛峽。又左逕明月峽。東至梨鄉、歷雞鳴峽。江之南岸。有枳縣治。華陽記曰。枳縣、在江州巴郡東四百里。治涪陵。水會。庾仲邕所謂有別江、出武陵者也。水乃延江之枝津。分水北注。逕涪陵入江。故亦云涪陵水也。江水又東逕涪陵故郡北。又東逕漢平二百餘里。左自涪陵東出百餘里。而届於積石。東爲桐柱灘。酈注 陽關、在今巴縣東・漢枳縣、屬巴郡・今重慶之涪州・及長壽、酆都二縣・皆其地・涪陵、亦屬巴郡・今黔州、彭水、武隆、三縣是也・水經、延江水出犍爲南廣縣・又東、至牂牁鄨縣・東屈・北流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又東南、至武陵酉陽縣・入於酉水・酉水東南至沅陵縣・入於沅・沅水見後・

又逕東望峽。東歷平都。水經

峽對豐民洲。舊巴子別都也。華陽記曰。巴子雖都江平州。又治平都。卽此處。酈注 後漢析枳縣地・置平都縣・今重慶府酆都是也・

又逕虎鬚灘。水經

灘水廣大夏斷行旅。酈注　今忠州西二里。有石梁。亘三十餘丈。橫截江中。俗呼倒鬚灘、卽此。

又東逕臨江縣南。水經

華陽記曰。縣在枳東四百里。東接朐忍縣。酈注　朐音劬。漢臨江。屬巴郡。今爲忠州。及墊江縣。朐忍漢縣。屬巴郡。今夔州府雲陽、萬縣、開縣、梁山地。忍、漢書作䏰。

又東得黃華水口。水經

江浦也。酈注

左逕石城南。水經

庾仲邕曰。臨江至石城黃華口、一百里。酈注

又東至平洲。水經

洲上多居民。酈注

又東逕壤塗而歷和灘。又東逕界壇。水經

是地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名。酈注

又東右得蔣龜谿口。水經

華陽記曰朐忍縣、出靈龜自此谿也。酈注

又東會南北集渠。水經

二谿水、涪陵縣界。謂之于陽谿。谿水北流。注於江。謂之南集渠口。亦曰于陽谿口。又南、一百里。入朐忍縣。南入於江。謂之北集渠口。別名班口、又曰分水口。酈注

又右逕池谿口。水經

蓋江汜決入也。酈注

又東逕右龍。水經

水至於博陽二村之間。有盤石。廣四百丈。長六里而復、殆於岨塞江川。夏沒冬出。基亘通渚。酈注

又東逕羊腸虎臂灘。水經

楊亮爲益州。至此舟覆。懲其波瀾。蜀人至今猶名之曰使君灘。酈注

又東。彭水注之。水經

水出巴渠獠中。東南流、逕漢豐縣東。而西注彭谿。謂之淸水口。彭谿又入逕朐忍縣西六十里。南流至於江。謂之彭谿口。酈注 漢豐縣。卽今夔州府開縣。朐忍見前。

又東右逕朐忍縣故城南。水經

常璩曰。縣在巴東郡西二百九十里。縣治故城、跨其山坂。南臨大江。江南岸、有方山。枕側江濆。酈注

又東逕瞿巫灘。水經

郇下瞿灘也。又謂之博望灘。左則湯谿水注之。水源出縣六百餘里上庸界。南流歷其縣。翼帶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傘。故因名之曰傘子鹽。有不成者。形亦必方。異於常鹽矣。湯谿、下與檀谿水合。上承巴渠水。巴渠、南歷檀井谿之檀井水。下入湯水。湯水又南入於江。名曰湯口。酈注

又逕東陽灘。水經

常璩曰。水道有東陽、下瞿、數灘。山有大小石城、靈壽木、及橘圃也。酈注

又逕魚復縣之故陵。又東、爲落牛灘。逕故陵北。水經

江側有六大墳。庾仲邕曰。楚都丹陽所葬。亦猶枳之巴陵矣。故以故陵爲名。酈注　今爲奉節縣・故陵在縣西・接雲陽縣界・界北三里有赤甲城・即故城也・　魚復・漢縣・屬巴郡・

又右逕夜清而東歷朝陽道口。又東。左逕新市里南。水經

常璩曰。巴舊立市於江上。今新市里是也。酈注

又東右合陽元水口。水經

水口出陽縣西南高陽山東。東北流逕其縣南。丙水注之。水發縣東南柏枝山。山下有丙穴。穴中有嘉魚。亦褒漢丙穴之類也。其水北流入高陽谿。谿水又東北流。注於江。謂之陽元水口。酈注　陽縣・在今奉節縣界・

又東逕南鄉峽。東逕永安宮南。水經

劉備終諸葛亮受遺處。其間平地可二十許里。江山迴闊。入峽所無。酈注 永安宮城。即今奉節縣治。

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水經

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里。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酈注 今奉節縣南。有八陣圖磧。

又東南逕赤岬西。水經

是公孫述所造。因山據勢。周迴七里一百四十步。東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南連基白帝山。甚高大。不生樹木。其土悉赤。土人云如人袒胛。故謂之赤岬山。酈注 赤岬。一作赤甲。在奉節縣東十五里。

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水經

故魚國也。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公孫述名之爲白帝。章武二年、劉備改白帝爲永安，巴東郡治也。白帝城周迴二百八十步。北緣馬嶺。接赤岬山。西南臨大江。闚之眩目。江中有孤石。爲淫預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亦有裁出矣。縣有夷谿。即狠山清江也。經所謂夷水出焉。酈注 白帝山。在縣東。元和志云。即州城所據。與赤岬山相接。



行水金鑑卷第七十五

江水

又東逕廣谿峽．水經

斯乃三峽之首也．其間三十里．頹巖倚木．厥勢殆交．北岸山上有神淵．淵北有白鹽崖．高可千餘丈．俯臨神淵．土人見其高白．因名之．天旱．燃木岸上．推其灰燼下穢淵中．尋則降雨．峽中有瞿塘、黃龍二灘．夏水迴復．沿泝所忌．蓋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又東出江關．入南郡界．酈注 白鹽山．在奉節縣東．隔江十里．又東、有黃龍灘、虎鬚灘、後漢岑彭傳注．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在今魚復縣南．

自關東逕弱關、捍關．水經

捍關、廩君浮夷水所置也．弱關、在建平、秭歸界．昔巴、楚數相攻伐．藉險置關．以相防捍．秦兼天下．置立南郡．自巫山皆其城也．又東過巫縣南．鹽水從縣東南流注之．酈注 捍關．在今長陽縣南．秭歸．今歸州是也．

又東烏飛水注之．水經

水在天門郡漊中縣界．北流逕巫縣南．西北歷山道三百七十里．注於江．謂之烏飛口．酈注

又東逕巫縣故城南．水經

縣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吳孫休分建平郡、治巫城．城緣山爲墉．南臨大江．故謂之夔國．酈注 巫縣故城．在今夔州府巫山縣東北．寰宇記云．晉移今治．在夔州東南七十二里．

又東、巫溪水注之．水經

溪水導源梁州晉興郡之宣漢縣東．又南逕建平郡泰昌縣．又逕北井縣西有鹽井．井在縣北．故縣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資也．鹽水下通巫溪．溪水是兼鹽水之稱矣．鹽水又南屈逕巫縣東有聖泉下注谿水．谿水又南入於大江．酈注

又東逕巫峽．水經

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郭仲產云．按地理志．巫山在縣西南．而今縣東有巫山．將郡縣居治無恒故也．酈注 四川總志．巫峽在巫治東三十里．即巫山也．與西陵峽．歸峽．並稱三峽．連山七百里．略無斷處．有十二峯．曰望霞、翠屏、朝雲、松巒、集仙、聚鶴、淨壇、上昇、起雲、飛鳳、登龍、聖泉、沿峽首尾一百六十里．

歷峽東逕新崩灘．水經

北山、漢永元十三年崩．晉太元二年又崩．當崩之日．水逆流百餘里．湧起數十丈．今灘上有石．或圓如簞．或方如屋．若此者甚衆．皆崩崖所隕．致怒湍流．故謂之新崩灘．其頹巖所餘．比之諸嶺．尚爲竦桀．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唯三峽所無．乃當抗峯岷峨．偕嶺衡疑．其翼附青山．並槩青雲．更就霄漢．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

見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絕．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檉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屢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猨鳴三聲淚沾裳．酈注

又東逕石門灘．水經

灘北岸有山．山上合下開．洞達東西．緣江步路所由．劉備爲陸遜所破．是逕此門．遂發憤而薨矣．酈注今湖廣荊州府巴東縣東北．有石門山．

又東過秭歸縣南．水經

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袁崧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卽離騷所謂女嬃嬋媛以詈余也．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縻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酈注今荊州府歸州治．卽秭歸故城．

又東逕城北．水經

其城憑嶺作固．夾溪臨谷．據山枕江．北對丹陽城．南枕大江．嶮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酈注今歸州東．有丹陽城．

又東南逕夔城南。水經

跨據川阜西北皆枕深谷。東帶鄉谿、南側大江。熊摯始治巫城。後疾移此。蓋夔徙也。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楚令尹子玉城夔者也。服虔曰。在巫之陽秭歸歸鄉矣。酈注 今歸州東南有夔城・

又東逕歸鄉縣故城北。水經

袁崧曰。父老傳言原旣流放。忽然暫歸。鄉人喜悅。因名歸鄉。酈注 今歸州東南・大江南岸・有故城・

又東逕信陵縣南。水經

臨大江東傍深溪。溪源北發梁州上庸縣界。南流逕縣下、而注大江。酈注 今歸州東・有信陵廢縣・

又東過夷陵縣南。水經

江水自建平至空泠峽。卽宜都。建平、二郡界也。酈注 夷陵・漢南郡都尉治・空冷峽・在歸州・東南三十里・

歷峽東逕宜昌縣之插竈下。水經

江之左岸絕岸壁立數百丈。飛鳥所不能棲。有一火燼插在崖間。父老傳言昔洪水時。人薄舟崖側。以餘燼插之巖側。至今猶存。酈注 洽聞記云・空冷峽絕壁・有一火燼長數尺・名曰插竈・相傳堯時洪水・行者泊舟崖側炊爨・以餘燼插之・鄭常蓋亦據此注耳・ 記稱鄭常據此注・鄭不知是何人也・

又東流頭灘。水經

其水並峻激奔暴。魚鼈所不能游。行者常苦之。其歌曰。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袁崧曰。自

蜀至此五千餘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酈注 流頭灘。在今彝陵州界。

又東逕宜昌縣北。水經

分夷道狠山所立也。縣治江之南岸。北枕大江。與夷陵對界。酈注 今彝陵州西。有宜昌故城。

又東逕狠尾灘。而歷人灘。水經

袁崧曰。二灘相去二里。人灘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沒冬出。其石嶔崟。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鬚髮皆具。因名人灘也。酈注

又東逕黃牛山。水經

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此巖既高。加江湍紆迴。雖途逕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言水路行深。迴望如一矣。酈注 黃牛山、在彝陵州西。

又東逕西陵峽。水經

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崧言峽中疊崿秀峰。奇構異形。固難以詞敘。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

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矣。酈注　西陵峽、在彝陵州西北二十里。

歷禹斷江。水經

南峽北。有北谷村。兩山間有水清深。潭而不流。耆舊傳言。昔是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開今峽口水勢并衡。此江遂絕。於今謂之斷江也。酈注　彝陵州西南。有斷江山。

出峽東南流。逕故城洲。水經

洲附北岸。上有步闡故城。方圓稱洲。周迴略滿。吳西陵督步騭所築也。酈注　今為彝陵州治。

又東逕故城北。水經

所謂陸抗城也。城即山為墉。四面天險。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絕。袁崧為郡。嘗登之矚望焉。酈注　故城、在彝陵州東南。大江南岸。

又東逕白鹿巖。又東歷荊門、虎牙之間。水經

荊門在南。上合下開。闇徹山南。有門像虎牙。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並以物象受名。此二山。楚之西塞也。水勢急峻。故郭景純江賦曰。虎牙桀豎以屹崒。荊門闕竦而磐薄。圓淵九迴以懸騰。湓流雷呴而電激者也。酈注　彝陵新志云。虎牙山。在州東南五十里。磯石大小錯雜難見。正知虎牙巀列。舟人望而避之。乃由荊門而上。是虎牙更險於荊門也。

又東南過夷道縣。北夷水從佷山縣南、東北注之。水經

漢武帝伐西南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酈注 夷道縣故城，在今宜都縣西。佷山故城，在今長陽縣西。夷水篇云：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佷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於江。夷水首出魚復江，尾入宜都江，行五百餘里，是亦荊州之沱也。古時自巴入楚，避三峽之險，皆由此路。

禹岷山導江，東別為沱之所經，以今輿地言之，江水出四川松潘衛徼外岷山，流逕衛北。衛，本禹貢梁州之域，後為氐羌地，漢置湔氐道，屬蜀郡，唐為嘉誠縣，松州治，明置松潘衛，屬四川都司，在成都城西北七百六十里。又東南逕疊溪營西。營在茂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本漢蠶陵縣，唐為翼州。元和志：大江經翼州城西，又逕翼水縣西二百步。今廢，翼州在營西，翼水廢縣在營南。又東南逕茂州西。茂州，在成都府西北四百十五里，本漢汶江縣，後周改汶山縣，唐為茂州治。元和志：汶江，北自翼州，流逕汶山縣西二里。又西南逕威州西，玉輪江注之。威州，在府西北四百五十里，本漢廣柔縣，唐為薛城縣、維州治，其故城在今州北高碉山上，亦曰姜維城。州西北有滲博嶺，玉輪江、即汶水。又西南逕保縣西。保縣，在茂州西南四十里，本漢綿虒縣，後周為汶川縣。江源記：岷江南入玄村，逕石紐、至汶川，導纓嶺，合草坡河，至蠶崖，入灌口。括地志：石紐山，在汶川縣西七十三里。又東南逕灌縣西，沱水出焉。灌縣、在成都府西少北一百五十二里，唐為導江縣。元和志：大江西自茂州界流入，逕青城縣北二里。寰宇記：大皁江，自灌口流逕青城縣，北入溫江縣界。青城廢縣，在今灌縣西南。玉壘山，在縣西北。蠶崖，在縣西南。或曰：即灌口山。宋河渠志：皁江支流迤北曰都江口，置大堰，疏北流為三：東曰外應口，溉導江、新繁、新都、達於金堂；東北曰三石洞口，溉導江、崇寧、九隴、濛陽、達於漢之洛；東南曰馬騎口，溉導江、崇寧、郫、溫江、成都、華陽、灌縣。書志：大江經縣西三十里，分為三派，其一東南經崇慶州，至新津者，今謂之南江；其一東循灌城者，今謂之北江。北江又分為三派，其一東南逕溫江、過府城、南入新津，合大江者，為流江；其一自縣寶瓶口，直東入五斗口，東北經郫、新繁、過府城東北，折而南，合流江者，謂之郫江；其一自寶瓶口，東北穿三泊洞，又東北經新繁、新都、至漢州，入雒者，為湔水。參考諸說，大皁江、即[illegible]水，實岷江之正流，有元和寰宇九域等書可證。郫江、即禹貢梁州之沱；流江，乃李冰所穿，與郫江為二江者。郫江、一曰北江，唯東合湔洛，又東南至江陽入江者，為禹貢之江沱。餘皆後人所穿鑿，或以郫江創自李冰，且指流江為岷江之正道，且大誤。江水又東南逕溫江縣西，崇慶州東。溫江、在府西少南五十里，本漢郫、江原二縣地。寰元和志：大江、俗謂之溫江，南流經縣西一里。

宇記・郫江、一名皁里水・自青城縣南流・經溫江縣、入江源縣界・成都新志云・大皁江・本岷江正流・自離堆鑿後・乃以流江爲正流・而以此爲南江・崇慶州、在府西南九十里・本漢江原縣・又東南逕新津縣東北・流江注之・新津・在崇慶州東南七十里・本漢武陽縣地・又東南逕眉州東・眉州・本漢武陽縣・元和志・大江亦名導江・在彭山縣東七里・又經通義、青神、二縣東・皆去縣三里・今州北有武陽故城・隋改武陽曰通義・唐爲眉州治・彭山故城・在州北・青神故城・在州南・本朝康熙六年併入・又南逕嘉定州東・嘉定・本漢南安縣地・後周分置平羌縣・隋改曰青衣・又改曰龍游・爲嘉州治、寰宇記・導江水在平羌縣西二十步・又云・大江自平羌流入龍游縣界・平羌・即今峨眉縣・在州西六十里・又東南逕犍爲縣北・犍爲・在州東南一百二十里・亦漢南安縣地・寰宇記・導江水在玉津縣西五里・又在犍爲縣東二十步・犍爲、唐爲嘉州・其廢址在今縣北・又東南逕宜賓縣東北合馬湖江・宜賓・爲敘州府治・本漢僰道縣・犍爲郡治・元和志・汶江流逕僰道縣東北・去縣十步・馬湖城在縣西二十一里・按馬湖江・在縣南門外・即若水下流・亦曰瀘水・自馬湖府東北流入・至城西南一里・爲蠻津口又東合於大江・又東南逕南溪縣南・南溪、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本漢僰道縣地・又東逕江安縣北・江安、在瀘州西南・本漢江陽縣地・又東逕納溪縣北・納溪・在州西南四十里・亦漢江陽縣地・又東北逕瀘州東南・沱水合湔雒諸水・從西北來注之・瀘州・本漢江陽縣・今州治・即其故城・隋改縣曰瀘川・唐爲瀘州治・華陽國志・江陽江中・有大闕小闕・季春黃龍堆沒・闕郎平・元和志・汶江水・經瀘川縣南三十步・寰宇記謂之瀘江・按雒江・在州北・亦曰湔水・亦曰緜水・互受通稱・漢志云・湔水・出玉壘山東南・至江陽入江・水經注云・雒水與緜水合・又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郫江・即沱水也・

沱水自灌縣西南首受大江・東逕郫縣北・郫縣・在成都府西四十五里・漢志・蜀郡郫縣・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元和志・郫江・一名成都江・經郫縣北三十一里・又東逕新繁縣南・新繁・在府西北五十六里・本漢繁縣・括地志・縣有繁江・首受郫江・即禹貢江沱也・元和志・郫江・在新繁縣南十一里・九域志・新繁有都江・即成都江也・又東逕成都縣北・漢舊縣・蜀郡治・今爲四川成都府治・括地志・郫江・一名成都江・一名市橋江・一名永平江・亦曰中江・亦曰內江・西北自新繁界來・又東逕新都縣南・新都・在府北五十里・漢舊縣・又東逕金堂縣南・金堂・在府東北七十里・本漢新都、牛鞞、二縣地・郫江至縣東南合湔水・亦曰五城水・酈道元云・湔水東絕緜雒・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於江・謂之五城水口・此涪水枝津・自五城縣界・西合湔郫・又西至成都城東南入流江也・又東南逕簡州北・簡州・在府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牛鞞縣・又東南逕資陽縣西・資陽・在州東南六十里・本漢資中縣地・又

南逕資縣西。資縣・在府東三百里・本漢資中縣・又南逕富順縣東。富順・在敍州府東北一百八十里・本漢江陽縣地・又東南逕瀘州北・又東南與江水會。酈道元云・緜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緜水口・蓋自五城以下・湔郫緜洛・互受通稱・緜水口・卽沱水口・江水又東逕合江縣北。合江・在瀘州東一百二十里・本漢符縣・又東北逕江津縣北。江津・在重慶府南一百八十里・本漢江州縣地・又東北逕巴縣東南西漢、羌、白、涪、巴、渝、諸水自北來注之。巴縣・爲重慶府治・本漢江州縣・後周改曰巴縣・唐爲渝州治・按自渝上合州者謂之內江・庾仲邕所云・涪內水是也・自渝戎瀘上蜀者・謂之外江・庾仲邕所云・蜀外水是也・又東北逕長壽縣南。長壽・在府東三百三十里・本隋巴縣地・又東逕涪州北涪陵江水自南來注之。涪州在府東四百五十里・本漢枳縣・隋改置涪陵縣・唐爲涪州治・大江在州北・方輿勝覽・謂之蜀江・自成都登舟十二程・至此合黔江・卽涪陵江・又東北逕酆都縣南。酆都、在忠州西二百里・本漢枳縣地・又東北逕忠州南。忠州・在府東一千里・本漢臨江縣・又東北逕萬縣南。萬縣・在夔州府西・四百五十里・本漢朐忍縣・又東北逕雲陽縣南。雲陽・在府西一百七十里・本漢朐忍縣・後周改曰雲安・寰宇記・蜀江在雲安縣南三十步・又東逕奉節縣南夷水故道出焉。奉節・夔州府治・本漢魚復縣・唐改曰奉節・瞿塘峽、在縣東・卽古廣谿峽也・寰宇記云・灩澦堆・周圍二十丈・在夔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瞿塘峽口・冬水淺・屹然露百餘丈・夏水漲・沒數十丈・亦曰猶豫・言舟子取途不決水脈也・范成大吳船錄云・峽中兩岸高巖峻壁・斧鑿之痕皴皴然・有黑石灘・最號險惡・按夷水一名清江・又東逕巫山縣南。巫山・在府東一百三十里・本漢巫縣・巫峽、在縣東四十里・吳船錄云・自巫縣下巫峽・灘瀧稠險・濆流洶洑・其危又過夔峽・三十五里・至神女廟・廟前灘尤洶怒・又東逕巴東縣北。巴東、在湖廣歸州西九十里・本漢巫縣地・梁爲歸鄉縣・又東逕歸州南。歸州・在荊州府西五百二十五里・本漢秭歸縣・又東逕彝陵州南。彝陵・在荊州府西・少南二百里・本漢夷陵縣・又東逕宜都縣北與夷水合。宜都・在州東南九十里・本漢夷道縣・夷水本首受奉節縣之大江・今建始縣北。建始・在夔州府東南・本漢巫縣地・晉分置建始縣・屬建平郡・唐屬施州・縣南至州一百三十里・夷水故道・自巫山縣南流入縣界・其故道皆已陻塞・唯從縣南、受施州衛開蠻界水・東逕巴東、長陽。長陽・在彝陵州西南八十里・本漢佷山縣・屬武陵郡・隋更名長楊・唐改楊爲陽・其故城・卽今治・縣南七十里・廢巴山縣・卽古捍關・至宜都縣北又東入于江・經所謂

東別爲沱者。禹所導、一爲梁州之沱。今郫江是也。一爲荊州之沱。古夷水是也。（禹貢錐指。）

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禹貢　澧、音禮。史記、漢書俱作醴。）

澧、水名。東陵、地名。（孔氏傳　水經。澧水篇。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又東過零陽縣之北。又東過作唐縣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於江。充縣。即今九谿、永寧、二衛。屬湖廣岳州府。）

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孔氏疏。）

九江、即荊州所謂九江孔殷是也。此九江發源山澤。分支別派。以入於江。而江則過之也。江水既過九江。又至於東陵也。（尚書全解。）

東陵巴陵。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書經集注。）

孔傳云。江於此州分爲九道。正義曰。傳以江是萬水大名。謂大江分而爲九。猶大河分爲九河也。潯陽記有九江之名。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陸氏釋文曰。九江、尋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菌江。八曰沙隄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州。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又鄱陽縣有鄱水。餘汗縣有餘水。艾縣有修水。南城縣有盱水。建城縣有蜀水。宜春縣有南水。南埜縣有彭水。又長沙國安成縣有盧水。皆入湖漢水。）渭按秦始皇滅楚。以其都壽春置九江郡。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淮南子曰。禹鑿江而通九路。地里

志。廬江尋陽縣下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王莽改豫章曰九江郡。柴桑縣曰九江亭。應劭曰。江自尋陽分爲九。郭璞江賦曰。流九派乎尋陽。自西漢以迄東晉皆言大江至尋陽分爲九江。禹之所疏鑿。而尋陽記、緣江圖又備列其名。元和志云。江州尋陽郡。禹貢揚荆二州之境。揚州云。彭蠡既瀦。今州南五十二里彭蠡湖是也。荆州云。九江孔殷。今州西北二十五里九江是也。彭蠡以東爲揚州界。九江以西爲荆州界。此亦遵舊說。九江孔鄭異義。而不言其處所。諸家皆謂在潯陽。其以洞庭爲九江者。自宋初胡旦始。而晁以道、曾彥和皆從之。朱子九江辨曰。九江若曰派別爲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爲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如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爲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況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入於海處。不知其當爲幾千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呑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爲不可通之妄說也。九江卽洞庭。既有山水二經爲根據。而又得朱子此辨。其不在潯陽亦明矣。 曾氏說九江。一曰沅。（出牂牁且蘭縣東・北注洞庭湖入江・） 二曰漸。（一名濬水・出武陵索縣・東入沅・） 三曰無。（出牂牁且蘭縣東南入沅・按說文無本古舞字・故無水或加水作潕・又作潕・） 四曰辰。（出武陵辰陽縣・東入沅・）

五曰敘。一作序。出武陵義陵縣。西北入沅。六曰酉。出武陵充縣。東南入沅。七曰湘。出零陵始安縣。東北入沅。八曰資。一作澬。出零陵都梁縣東北入沅。九曰澧。出武陵充縣。東北注洞庭湖入江。朱子考定九江。去無、澧二水。而易以瀟、烝。一曰瀟江。亦名營水。出營陽冷道縣留山。北流注湘水。二曰湘江。三曰烝江。漢志作承。後漢作烝。出劭陵縣界。至陵承縣北。東注於湘。四曰澬江。五曰沅江。六曰漸江。七曰敘江。八曰辰江。九曰酉江。按朱子據導江文。江先合澧而後過九江。故不數澧。然澧實會南江以東注洞庭。非上流自入江也。安得而不數。無字誤作元。朱子以為亡是水。故置之。古無瀟水。酈道元云。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是納瀟湘之名矣。然則瀟湘。猶言清湘。非別有瀟源。隋唐以後。始謂瀟水出九疑山。北合湘水。是曰瀟湘耳。武陵、零陵、長沙之水。皆入沅湘。如烝水者頗多。金吉甫云。郴水亦入湘。舊不列九江。未知與漸敘二水大小若何。然則朱子所更定。亦未有以見其為必然也。善乎林少穎之言曰。九江之名。與其地勢久遠。不可強通。然各自別源而下流入江。則可以意曉也。斯眞通人之見。傅同叔云。九江不必求其有九。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皆不可以數求也。此說本程泰之。恐又不然。當時必實有九水會同。故以為名。但水道通塞離合。古今不常。自戰國時唯知有湘、沅、資、微、澧而名之五渚矣。況後世乎。與其出此入彼。不若闕疑之為得耳。禹貢錐指。

江

江水自夷道縣北。又東逕上明城北。水經

江水、自夷道縣北。合夷水。又東過枝江縣南。沮水從北來注之。晉太元中、苻堅寇荊州。刺史桓沖徙渡江南。使

劉波築之。移州治城也。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地理志曰。江沱出西南東入江是也。盛宏之曰。縣舊治沮中。後移出百里洲。西去郡一百六十里。縣左右有數十洲。槃布江中。其百里洲最爲大也。其中桑田甘果。映江依洲。自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有九十九洲。酈注

上明城。在今松滋縣界。今枝江縣東。有枝江故城。百里洲、在縣東北六十里。寰宇記、引荆州圖曰。百里洲。其上寬廣。土沃人豐。洲首派別。南爲外江。北爲內江。嘉靖初。爲江水衝斷。今爲上百里洲。下百里洲。沮水篇。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東南流。經沮陽縣東南。又東南。逕汶陽郡北。又東南。逕當陽縣北。又南。逕麥城西。又東南。過枝江縣東南。入於江。

又東會沮口。水經

楚昭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酈注

又南過江陵縣南。水經

縣江有洲。號曰枚回洲。江水自此兩分。而爲南北江也。酈注 枚回洲。在江陵縣西南六十里。

又東逕鷰尾洲。水經

北合靈溪水。水無泉源。上承散水。合承大溪。南流注江。酈注

東得馬牧口。水經

江水斷洲通會。酈注

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水經

故楚也。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矣。秦置南郡。漢景帝改爲江陵縣。北對大岸。謂之江津口。故洲亦取名焉。江大自此始也。家語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風。不可涉也。故郭景純云。濟江津以起漲言其深廣也。酈注 江陵故城・卽今荊州府治・江自枚回洲分流・至此復合・勢益大・

又東逕郢城南。水經

地理志曰。楚別邑故郢矣。酈注 今江陵縣東北三里有郢城・

又東得豫章口。水經

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岡。蓋因岡而得名矣。酈注

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水經

江水左迤爲中夏水。右則中郎浦出焉。江浦右迤南。派曲而極。水曲之地。勢世謂之江曲者也。酈注 漢志・南郡華容縣・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華容故城・在今監利縣界・水經・夏水出江・流於江陵縣東南・注之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屈原所謂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也・龍門・卽郢城之東門也・

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出焉。又東。涌水注之。水經

水自夏水南通于江。謂之涌口。春秋所謂閻敖游涌。而逸于二水之間者也。酈注 涌水・在今監利縣南・

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又東南。油水從東南來注之。又東右合油口。水經 樂鄉城・在今松滋縣東・

又東逕公安縣北。左會高口。水經

江浦也。對黃州。酈注 今公安縣東北五十五里。有公安故城。

又東得故市口。水經

水與高水通也。酈注

又右逕楊岐山北。水經

山枕大江。山東有城。故華容縣尉舊治。酈注

又東左合子夏口。水經

江水左迤北出。通於夏水。故曰子夏口也。酈注

又東左得侯臺水口。水經

江浦也。酈注

右得龍穴水口。水經

江浦右迤也。北對虎洲。又洲北有龍巢。地名也。昔禹南濟江。黃龍夾舟。舟人五色無主。禹笑曰。吾受命于天。竭力養民。生死命也。何憂龍哉。于是二龍弭鱗掉尾而去。故水地取名矣。酈注

自龍巢而東。俞口。水經

夏水泛盛、則有、冬無之江水。北岸上有小城。故監利縣尉治也。酈注

又東得清揚、士塢二口。水經

江浦也。酈注

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逕赭要。水經

赭要、洲名。在大江中。酈注　石首山。在今石首縣西北。孫宗鑑曰。自竟陵南至大江。並無丘陵之阻。渡江至石首。始有淺山。石首者。石自此而首也。

左得飯筐上口。水經

秋夏水通下口間。相距三十餘里。赭要下即楊子洲。在大江中。二洲之間。常苦蛟害。昔荆佽飛濟此。遇兩蛟。斬之。自後罕有所患矣。江之右岸。則溝水口。口上即錢官也。水自牛皮山東北通江。北對清水洲。洲下接生江洲。南即生江口。水南通澧浦江。水右會飯筐上口。江浦所入也。酈注

又右得上檀浦。水經

江溠也。酈注　溠音詐。水名。說文。水在漢南荆洲浸。

行水金鑑卷第七十六

江水

又東逕竹畦南。水經

江中有觀詳湺。湺東有大洲。洲東分爲爵洲。洲南對湘江口也。酈注

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水經

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也。酈注下雋故城。在今武昌府通城縣西。巴陵亦下雋地。洞庭湖在其西南。水經注。澧水流注於洞庭湖。俗謂之曰澧江口也。水經。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爲旁溝水。又東至鐔城縣。爲沅水。東逕無陽縣。又東北過臨沅縣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於江。注云。沅水下至洞庭湖。方會於江也。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東北過夫夷縣東。北過邵陵縣之北。又東北過益陽縣北。又東與沅水合於湖中。東北入於江也。注云。湖卽洞庭湖也。所入之處。謂之益陽江口。益陽今長沙府屬。

湘水從南來注之。水經

江水右會湘水。所謂江水會者也。酈注水經。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東北過零陵縣東。又東北過洮陽縣東。又東北過泉陵縣西。又東北過重安縣東。又東北過酃縣西。承水從東南來注之。又東北過陰山縣西。洣水從東南來注之。又北過醴陵縣西。漉水從東注之。又北過臨湘縣西。瀏水從縣西北流注之。又北潙水從西南來注之。又北過羅縣西。溳水從東來流注之。又北過下雋縣西。微水從東來流注之。又北至巴丘山。入於江。湘水會資、沅、澧四水。同注洞庭。而北會大江。名曰五渚。巴丘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陵故城。西對長洲。南滕湘浦。北對大江。三水所會。謂之三江口。孫光憲北夢瑣言云。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遏住湘、浦。溢爲洞庭湖。凡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退。此山復居於陸。唯一條湘川而已。

山海經言洞庭、沅、澧之交、瀟、湘之淵。是爲九江之門。按澧、鼎、沅、湘合諸蠻黔南之水。匯爲洞庭。至巴陵與荊江合。而東州據其上。水經云。湘水右會小青口。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右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江。東到微湖。世謂之麋湖。西流注爲江。謂之麋湖口。左則澧水。謂之武陵江。凡此五水。注爲洞庭。北會爲大江。名曰五瀦。戰國策曰。秦與荊戰。大破之。襲郢取洞庭五瀦。楚辭、帝子降兮北瀦。皆其地也。 樂史言大江在巴陵東北。流入洞庭。今洞庭水會於江。非江流入洞庭也。荊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濁流洶湧。秋夏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頓皆渾濁。岳人謂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湖。或三五日乃還。俗云水神朝君山。岳陽風土記。

以今輿地言之。江水自宜都縣北合夷水。又東逕枝江縣北。枝江在荊州府西一百七十里。 又東逕松滋縣北。松滋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本漢高縣地。 又東逕江陵縣南。江陵荊州府治。隄防考云。大江流入郡境。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紆折。南北兩岸。俱平衍下隰。水易漫流。故有決溢之害。濱江諸縣。皆築隄以爲捍衛。自松滋至巴陵之城陵磯。長亙六百餘里。北岸有陽州茅埠隄。長亙七百餘里。咫尺不堅。千里爲壑。 又東逕公安縣北。公安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本漢孱陵縣。有涔陽鎮。在公安故城東南。 又東逕石首縣北。石首在府東南一百八十里。本漢華容縣地。 又東逕監利縣西。華容縣北。監利在府東南二百里。本楚容邑。漢置華容縣。三國吳析置監利縣。其故城在今縣東北。章華臺在縣西北六十里。夏水篇云。夏水東逕華容縣南。又東逕監利縣南。韋昭曰。雲夢在華容縣。郭景純言東南巴丘湖是也。今岳州府亦有華容縣。在府西北一百五十五里。本漢孱陵縣地。晉分置南安縣。隋改名華容。非古華容也。 又東至巴陵縣西北。會洞庭之水。巴陵岳州府治。本漢下雋縣地。荊江口在縣西北。洞庭水入江處。亦名西江口。又名三江口。元和志。巴陵城對三江口。岷江爲西江。澧江爲中江。湘江爲南江。按三江口北岸有楊林浦。一名楊葉洲。蓋卽水經注所謂巴陵故城西對長洲者。 此後世大江之經流。酈道元所稱北江者也。禹之所導。則異於

是。袁中道澧游記曰。酈注水經。于江陵枚回洲下。有南北江之名。南江卽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澎湃。而南江之跡。稍稍湮沒。僅爲衣帶細流。然江水會澧故道。猶可考云。今按小修此義。最爲精覈。水經注。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今岳州府慈利縣所轄。永定、九溪二衞。皆漢充縣地。歷山在永定衞西。澧水自衞界流。逕九溪衞西。又東婁水入焉。水出巴東界。東逕零陽縣。注於澧水。又東逕零陽縣南。今慈利縣北。有零陽故城。又東逕澧陽縣。右會漤水。謂之漤口。今石門縣西北有漤水。又東逕澧陽縣南。縣南臨澧水。晉天門郡治。今在澧州西一百十里。又東逕作唐縣北。作唐卽今安鄉縣。在澧州東南一百二十五里。北至公安縣界六十里。左合涔水。水出西南天門郡界。南逕岑評屯屯堨涔水。溉田數千頃。又東南流注于澧水。岑評屯在今澧州界。州在岳州府西四百二十里。北至公安縣八十里。本漢零陽縣地。隋析置澧陽縣。其故城卽今州治。澧水在州南三里。又東澹水出焉。澧水又南逕故郡城東。東轉逕作唐縣南。今安鄉縣東南有作唐故城。又東逕安南縣南。今華容縣是。澹水注之。謂之澹口。又東與赤沙湖會。河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謂之決口。赤沙湖在今華容縣西南。亦謂之赤亭湖。西接安鄉縣界。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注洞庭湖。俗謂之澧江口。澧水自石門以西。與導江無涉。其南江會澧故道。參以近志。有可得而言者。江陵縣西南二十里。有虎渡口。在龍洲之南。後漢郡守法雄。有異政。猛虎渡江去。因名。宋乾道七年。湖北漕臣李燾修虎渡堤。卽此。水經注。江水自枚回洲分爲南北二江。北江有故鄉洲。其下爲龍洲。南江從此東南流。注于澧水。同入洞庭。蓋卽所謂涔水也。澧州志云。涔水爲岷江別派。從公安入境。爲四水口。在州北七十里。東接安鄉澮口。北連荊江。又東南流。過焦圻一箭河。至滙口入澧。故稱涔、澧。楚辭、望涔陽兮極浦。今公安舊縣東南有涔陽鎮。卽其地也。澧水又東逕安鄉縣南。會赤沙湖。東距巴陵縣百里。而東入洞庭湖。湖在巴陵縣西南一百五十步。見元

和志。此導江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之故道也。春秋傳曰。物莫能兩大。故二水並行。一盛則一微。自然之理也。昔禹既疏鑿三峽。水勢幷注其中。而北谷村之舊流。遂爲斷江。其後魚復江所出之夷水。亦致淺狹。不可行舟。近事如句容縣故江乘地。北瀕大江。今皆爲洲渚。江水南去岸二十里。揚子江舊闊四十里。瓜洲本江中一洲。今北與揚子橋相連。而江面僅七八里。又如靖江縣大江。舊分二派。繞縣南北。明天啓以來。潮沙壅積。北派竟成平陸。與揚州之泰興相連。以今驗古。小修云北江漸盛。而南江日微。殆非臆說。然自屈原九歌云。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蓋涔陽在涔水之北。大江又在涔陽之北。則戰國時固以北江爲正流。而南江爲涔水矣。年代久遠。世鮮有知者。地志水經所言。宜乎與禹貢不合也。禹貢錐指。

東迆北會于匯。禹貢

迆者、斜出之辭。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其合處。則其勢迆靡而相屬。故漢水自發源嶓冢。皆東流。至其將與江合也。其稍折而南。江水自發源岷山。皆東流。至其將與漢合也。則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稍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滙者、彭蠡之澤也。不言會于彭蠡者。蓋蒙上東滙澤爲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注此澤也。漢孔氏以東迆爲一句。以北字屬于下。謂北會于滙。故其說以謂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爲彭蠡。鄭氏又以東迆者爲南江。夫既以迆爲溢。而又以東

溢爲分流展轉相訓乃成義・其文勢不相屬・非經意也・據經文言北江、中江者・是自彭蠡而東・方分爲二江・鄭氏以東迆爲南江・則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爲三矣・此說尤不合・尚書全解・

江至東陵・始與漢合・而逕于東陵之下・記其東行斜迆而北者・著其與漢既合之形勢也・繼曰會于滙者・著其同爲彭蠡澤也・經之文明潔如此・何得不信・而猶惑于孔、鄭之鑿說乎・禹貢集解・

江水迆北・由沙羨始・漢自大別以至彭蠡・大勢皆東・江自沙羨以至彭蠡・則東且迆北矣・經先漢後江・東滙爲彭蠡者漢也・而江水亦至其處・故曰東迆北・會於滙・言與漢所滙之彭蠡會也・于字俗譌作爲・則其義不可通矣・禹貢錐指・

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水經

夏浦俗謂之西江口・又東逕忌置山南・山東即隱口浦矣・江之右岸・有城陵山・酈注 今巴陵縣北有忌置洲・宋書檀道濟等討謝晦至忌置洲・列船過江・即此・其東有城陵磯・東北接臨湘縣界・磯下爲三湘浦・元和志云・在巴陵縣東北十二里・黃潤玉云・今江水衝城陵磯・而臨江驛至岳陽湖口六十里・皆淤沙漲起・南環湖・北沿江・塞隘九江之口・其章華臺之水・亦淤窄矣・

又東逕彭城口・水經

水東有彭城磯・故水受其名・酈注

江水自彭城磯東逕如山北・水經

北對隱巘。二巘之間。大江中有獨石孤立。山東江浦。世謂之白馬口。酈注　彭城巘在臨湘縣西江中，元和志云・在巴陵縣東北九十四里・卽今臨湘縣也・縣東北十里・有白馬磯山・又有隱磯・

又左逕白嬴山南。水經

右歷鴨蘭巘。北江中也。東得鴨蘭治浦二口。夏浦也。酈注

左逕止烏林南。水經

郇居地名也又東逕烏黎口。江浦也。卽中烏林矣。又東逕烏林南。吳黃蓋敗魏武于烏林。卽是處也。酈注

又東左得子練口。水經

北通練浦。又東合練口。江浦也。江之右岸。得蒲巘口。卽陸口也。水出下雋縣西三山溪。又入蒲圻縣北。又逕蒲巘山北入大江。酈注　蒲磯山在今蒲圻縣南五十里・圻與磯通・元和志云・赤壁山在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北臨大江・蓋其時未有嘉魚也・今蒲圻臨江之地・盡入嘉魚・而蒲圻無江水・

左得中陽水口又東得白沙口。水經

一名沙屯。卽麻屯口也。本名蔑默口。江浦矣。酈注

東右得聶口。水經

江浦也。左對聶洲。酈注

左逕百人山南。水經

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所起也．酈注 百人山在漢陽縣西南八十里·

東逕大軍山南．又東逕小軍山南．水經 大軍山在漢陽縣西南六十里·小軍山在縣西南五十里·

又東逕雞翅山北．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水經

沌水上承陽縣之白湖．東南流爲沌水．逕陽縣南注於江．謂之沌口．酈注 江夏本漢沙羨縣地·今爲武昌府治·

又東逕歎父山南．對歎洲．水經

亦曰歎步矣．江之右岸．當鸚鵡洲．南有江水．右迤謂之驛渚．三月以末．水下通樊口水．酈注 鸚鵡洲在漢陽府城西南二里大江中·尾直黃鵠磯·明季蕩滅·

又東逕魯山南．水經

右翼際山也．山左卽沔水口矣．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鵠磯西．而南直鸚鵡洲之下尾．江水溠回狀浦．是曰黃軍浦．船官浦東卽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酈注 魯山卽大別·在漢陽府城東北半里·黃鵠山在府城內西隅·聳峙江口·與大別對·夏口故城在今江夏縣西南·

左得湖口水．通大湖．又東合灄口水．上承沔水于安陸縣．而東逕灄陽縣北．東南注于江．又東湖水自北南注．謂之嘉吳江．右岸頻得二夏浦．北對東城洲．西浦側有雍伏戍．江之左岸．東會龍驤水口．出北山蠻中．江之右武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水經

荊州界盡此。酈注

東逕若城南又東過邾縣南。水經

庾仲邕江記曰。若城至武城口三十里者也。南對郭口夏浦。而不常泛矣。江水東逕白虎磯北。山臨側江濆。又東會赤溪、夏浦二口。江水右迤也。又東逕貝磯。此庾仲雍謂之沛岸矣。江右岸有秋口江浦也。酈注

右得黎磯北。水經

亦曰黎岸也。北對舉口。舉水出龜頭山西。又南東歷赤亭下。又謂之赤亭水。又分為二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南對舉洲。左傳定公四年。吳楚陳于柏舉。疑即此也。酈注

又東逕邾縣故城南。水經

南對蘆洲。酈注 邾縣即今黃岡黃陂縣地。黃岡縣西北有邾縣故城。蘆洲在今武昌縣西二十里。一名伍洲。

鄂縣北江水。右得樊口。水經 鄂縣即今武昌縣。樊口。在縣西北五里。陸游曰。黃州與樊口正相對。樊山。在縣西一里。江水又左逕赤鼻山南。水經

山臨側江川。酈注 赤鼻山在黃州府城西北。蘇東坡誤認為赤壁者也。

又東逕西陽郡南。郡治即西陽縣也。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水經

九州記曰。鄂、今武昌也。孫權以魏黃初元年。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縣。鄂縣徙治于袁山東。今武昌郡

治。城南有袁山卽樊山也。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江中有節度石三段。廣百步高五六丈。是西陽武昌分江於斯石也。又得東五丈。又得次浦。江浦也。東逕五磯。北有五山。沿次江陰。故得是名矣。仲邕謂之五圻。酈注

左則巴水注之。水經

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卽大別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或曰巴山。南歷蠻中。又南逕巴水戍。南流注于江。謂之巴口。酈注 雩婁縣。漢屬廬江郡。大別山在漢陽府。

又東逕軑縣故城南。水經

故弦國也。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也。酈注 軑縣卽今黃州府蘄水縣地。

東會希水口。出灊縣霍山西麓。山北有灊縣故城。水經

地理志曰。縣南有天柱山。卽霍山也。有祠。南嶽廟齊立。霍州治此。西南流分爲二水。枝津出焉。希水又南積而爲湖。謂之希湖。湖水又南流。逕軑縣東而南流注於江。是曰希口。水流急濬。霖雨暴病。漂濫無常。行者難之。酈注 希水在今蘄水縣南。

大江右岸有厭里口。安樂浦。水經

從此至武昌。尙方作部。諸屯相接。枕帶長江。又東得桑步。步下有章浦。本南陽郡治。今悉荒蕪。酈注

左得赤水浦。水經

夏浦也。酈注

又東逕南陽山南。水經

仲邕謂之南陽圻。水勢迅急。酈注

又東逕西陵縣故城南。水經

史記、秦昭王遣白起伐楚。取西陵者也。酈注　故城在今黃州府蘄州西。

東歷孟家溠。江之右岸。有黃石山。水逕其北。水經

卽黃石磯也。東山偏高。謂之西塞。對黃公九磯。所謂九圻者也。酈注　黃石磯在武昌府大冶縣東北三十里。西塞山在縣東九十里。元和志云。在武昌縣東八十五里。蓋與大冶分山也。

又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北東注之。水經

又東逕蘄春縣故城南。又東逕積布山南。西陽、尋陽二郡界也。酈注　蘄春縣卽今蘄州。水經。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南過其縣西。又南至蘄口。南入於江。

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水經　今武昌府興國州東。有下雉故城。

又東。左得青林口。水經

水經注。江水自下雋以東。所紀山水地名。或瑣細難考。沔水自石城以東。尤多舛錯。道元亦自謂未必一得其實。今據府州縣志。以爲之綱。而掇取水經注及羣書要語。附載於其下。江水自巴陵縣西北會洞庭湖。又東逕其縣北。又東逕臨湘縣北。（臨湘在湖廣岳州府東北七十五里・晉以後爲巴陵縣・宋析置臨湘縣・）又東逕嘉魚縣西北。與沔陽州分水。（嘉魚在武昌府西南二百五十里・漢沙羨縣地・隋爲蒲圻縣地・南唐分置嘉魚縣・沔陽在安陸府南少東三百三十里・本漢州陵縣・）又東北逕江夏縣西。漢陽縣東。又北。漢水自北來注之。（江夏爲湖廣武昌府治・本漢沙羨縣地・漢陽爲漢陽府治・本春秋之夏汭・亦漢沙羨縣地・）又北折而東逕武昌縣北。其對岸則黃陂縣、黃岡縣。（武昌在武昌府東北一百八十里・本漢鄂縣・黃陂在黃州府西二百四十里・本漢邾縣地・黃岡爲府治・本漢西陽、邾、西陵三縣・今縣西北有邾縣故城・）又東逕大冶縣北。蘄水縣南。（大冶在興國州西北一百五十里・本漢鄂・下雉二縣地・蘄水在黃州府東少南一百十里・本漢軑縣・）又東逕興國縣北。蘄州南。（興國在武昌府東南三百六十里・本漢下雉縣兼鄂縣地・蘄州在黃州府東少南一百八十里・本漢蘄春縣・）又東逕瑞昌縣北。廣濟縣南。（瑞昌在江西九江府西九十里・本漢柴桑縣地・廣濟在湖廣蘄州東七十里・本漢蘄春、尋陽二縣地・大江去縣七十里・）又東逕德化縣北。黃梅縣南。（德化九江府治・晉永興初・於此置尋陽郡・隋因改柴桑曰尋陽・而江北之名・遂移於江南・黃梅在蘄州東一百六十里・本漢尋陽縣・其故城在今縣東北・元和志・大江在黃梅縣南一百里・）彭蠡澤在德化縣東南九十里。其水北注于江。此導江東迆北會于滙之所經也。（今洞庭湖遇江漲・其水亦爲江波所過・而經獨於彭蠡言匯澤者・蓋禹時巴陵未有洲渚・九江即是江身・與彭蠡異・故不言匯澤也・）吳幼淸移前東滙澤爲彭蠡六字于此東迆北會于滙之上。其說曰。鄂北對漢陽軍大別山。漢水自北來入江。江水與之會合流曰滙。故曰東迆北會于匯。不言會于漢者。以漢有漾沔滄浪之異名。不可指定一名而言。故但曰會于匯也。金吉甫則直以匯爲誤字。其說曰。當作會于漢。蓋江勢迆北處。正受漢

口。若至彭蠡。則東流久矣。滙字必因上文而誤也。今按江漢合流。入揚州之域。會彭蠡水。始有三江之目。若以滙指漢水。則北江、中江。不待過彭蠡而始有其名矣。禹貢于荆州言江、漢。無中江、北江之名。于揚州始言三江。蓋必會南江。而後可命之曰北、曰中也。周禮、荆州曰。其川江、漢。揚州曰。其川三江。與禹貢若合符節。滙非漢口明矣。自宋以來。說此經者。遇難解處。不以爲衍文。則以爲錯簡。不以爲錯簡。則以爲誤字。眞禹貢之一厄也。禹貢錐指。

東爲中江。入于海。禹貢

漢、江二水。旣合于彭蠡矣。然後由彭蠡分出爲北江中江。入于海。此言東爲中江。入于海。而上文導漾東爲北江。入于海。有北江、中江。則是必有南江矣。卽揚州所謂三江旣入是也。尙書全解。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曾氏曰。豫章九江合于湖漢。東至彭蠡入江。此九江。蓋南江也。南江乃江之故迹。非禹所導。禹導漢水入焉。與舊江合流。而水之派分爲南北。故漢爲北江。又導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二江之中。故爲中江。南江乃故道。故經不志。程氏曰。經云東滙澤爲彭蠡。東迤北會于滙。是二語者。附著南江。以槩其所不書者也。彭蠡爲南江無疑。禹之行水。嘗經蹟導。則雖小而見錄。無所致力。則雖大而不書。南江源派誠大且長。正以不經蹟導。故自彭蠡而上。無一山一水。得見于經。然于其合幷江、漢。而以滙會名之。使天下因鼎錯之實。參北中之目。而南江隱然在二語中。此聖經之書法也。直略切。

邵氏曰・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入・三江並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唯見江不見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餘干張克修亦云・渭按三江之說・自康成、子瞻以後・得三氏而愈明・江、漢共爲一瀆・而其入海也・則漢爲北江・江爲中江・卽朝宗於海・並舉二川・已爲之張本矣・南江無所致力・不用循行・故導水無文・ 以今輿地言之・江水至江西九江府德化縣東北・贛水合彭蠡湖從南來注之・江水又東北逕湖口縣北・又東北逕彭澤縣北・其對岸則宿松縣、望江縣・湖口在江西九江府東六十里・本漢彭澤縣・彭澤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本漢彭澤縣地・縣北大江中・有馬當山・陸龜蒙銘曰・天下之險・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險而爲一・又聞乎馬當・宿松在江南安慶府西南二百六十里・本漢皖縣地・大江在縣南一百二十里・縣志云・小孤山在縣東南一百二十里・舊時峙江北岸・與南岸彭郞磯相對・江水經此・湍急如沸・明成化十二年・江水忽分流於山北・流日益廣・自是屹立中流・大江澎湃・環於四面・望江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亦漢皖縣地・晉置大雷戍・卽今縣治・大江在縣南十五里・楊溪河卽古雷水也・亦曰雷池・ 又東北逕東流縣西・其對岸則懷寧縣・東流在江南池州府西少南一百八十里・本漢彭澤縣地・大江去縣一里・懷寧爲安慶府治・本漢皖縣・大江在南門外・ 又東北逕貴池縣北・其對岸則桐城縣・貴池池州府治・本漢石城縣・大江去縣五里・桐城在安慶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春秋桐國・漢置樅陽縣・史記・秦始皇自雲夢浮江諸・下觀籍柯・括地志云・在同安縣東・隋改樅陽曰同安也・漢書、武帝自尋陽浮江・薄樅陽而出・今縣東南有射蛟臺・ 又東北逕銅陵縣西・又東北逕繁昌縣北・其對岸則無爲州・銅陵在池州府東北一百里・本漢陵陽、春穀二縣地・大江去縣里許・鵲頭山在縣北・左傳昭五年・楚伐吳・吳人敗諸鵲岸・卽此・繁昌在太平府西南一百三十里・本漢春穀縣・大江去縣五十里・赭圻城西臨大江・吳赭圻屯也・縣東北三十里江中・有鵲尾洲・無爲在廬州府東南二百七十里・春秋巢國地・漢置居巢、襄安、臨湖三縣・水經志・沔水與江合流・又東合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卽此・江水自濡須口又東・左會柵口水・水導巢湖・東過故東關城・又東南流注於大江・按州東少南九十里爲巢縣・漢居巢縣地・巢

湖在縣西。亦作漅湖。又名焦湖。方輿勝覽云。湖周四百餘里。占合肥、舒城、廬江、巢四縣之境。納諸水而注之江。濡須水在縣南。源出巢湖。亦曰東關水。又按寰宇記。江水在含山縣南一百七十里。九域志亦云。含山縣有大江。蓋唐宋時。其南境本瀕江。自明初割縣南周輿、銅城、梅山等鄉入無爲州。而縣界遂無江矣。

又東北逕蕪湖縣西又北逕當塗縣西其對岸則和州。

蕪湖在太平。府南少西六十里。春秋吳鳩茲邑。漢置蕪湖縣。大江去縣五里。蟂磯在縣西七里江中。中江在縣南。一名蕪湖水。元和志云。蕪湖水在當塗縣西南八十里。源出丹陽湖。西北流入大江。寰宇記云。蕪湖在蕪湖縣界。長七里。縣志以縣東十五里天成湖當之。一名天聖湖。當塗太平府治。本漢丹陽縣。牛渚山一名采石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西臨大江。渡江至和州二十五里。陸游云。古來江南有事。從采石渡者十之九。從京口渡者十之一。蓋以江面狹於瓜州也。和州在江寧府西一百三十里。本漢歷陽縣。大江在州東南。江上有梁山。宋大明七年祀梁山。大閱江中。立雙闕於山上。元和志云。梁山在歷陽縣南七十里。東岸有博望山。屬姑熟。二山隔江相對。望之如門。南朝謂之天門山。橫江浦在州東南。元和志云。歷陽縣東南二十六里。直江南采石渡處。烏江浦在州東北。元和志云。在烏江縣東四里。卽亭長檥船處。

又東北逕江寧縣西其對岸則江浦縣。

江寧與上元縣並爲江南江寧府治。本戰國楚金陵。秦改曰秣陵。漢置秣陵縣。屬丹陽郡。其故城在今縣東南五里。寰宇記云。大江從江寧縣西一百二十里。承當塗縣。分鰲浦、上田爲界。紆回屈曲二百九十三里。與和州、烏江、揚州、六合。並分中流爲界。胡三省曰。江水東流。自武昌以下。漸漸向北。蓋南紀諸山所迫。波瀾之勢漸。使之然也。至於江寧。江流愈北。蓋建康當下流都會，望潯陽、武昌皆直南。望歷陽、壽陽皆直西。故建康謂歷陽、皖城以西。皆曰江西。而江西亦謂建康爲江東。建康謂姑孰爲南州。京口爲北府。皆地勢然也。三山在縣西南五十七里。一名三山磯。又有歷山、慈姥山、落星山。皆西臨大江。江浦在府西四十里。本漢堂邑。全椒二縣地。舊志云。大江在縣東南三里。自浦子口渡江。至府城觀音門二十里而近。一名安陽渡。又云。大江自梁山來曰揚子江。抵浦子口。接六合縣界曰宣化江。

又東北逕上元縣北其對岸則六合縣。

上元本漢秣陵縣地。大江去縣二十餘里。有山臨江而出者。曰焦家嘴。又東曰觀音山燕子磯。又東歷濤山。以接黃天蕩。在縣東北八十里。胡三省曰。大江過昇州界。浸以深廣。自老鸛嘴渡白沙。橫闊三十餘里。俗呼黃天蕩。六合在府東北一百三十里。漢堂邑縣地。大江在縣東南。六合山在縣西北七十五里。隋開皇九年。晉王平陳於此臨江觀渡兵馬。瓜步山在縣東南。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主燾至六合。登瓜步。隔江望秣陵纔數十里。寰宇記引南兗州記云。瓜步山東五里。有赤岸。南臨江中。潮水自海入江。衝激六七百里。至此岸側。其勢始衰。按枚乘七發。言廣陵曲江之濤。曰凌赤岸。篲扶桑。郭璞江賦云。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於柴桑。皆謂此也。輿地紀勝云。滁河卽古涂水。源出合肥縣。東流逕全椒、滁州、六合。至瓜步入江，瓜步之東。又有石帆山。東矗居江中。山東卽黃天蕩。至江流至此。波濤甚險。

又東逕句容縣北其北岸則儀眞縣。

句容在府東九

十里・本漢句容、江乘二縣・大江去縣七十里・龍潭鎮在縣西北八十里・逼臨大江・儀眞在揚州府西七十里・本漢江都縣地・唐爲揚子縣・縣西二十里宣化鎮・有五馬渡・晉五王于此渡江・故名・

又東逕丹徒縣北・其北岸則江都縣・丹徒・鎮江府治・春秋吳朱方邑・漢置丹徒縣・北固山在府城北・下臨長江・京峴山在縣東五里・卽秦所鑿洩王氣處・吳謂之京口・以此・蒜山在府西五里・有西津渡・北與瓜州對岸・舊名蒜山渡・金山在城西北七里江中・周必大筆錄云・此山大江環繞・每大風四起・勢若浮動・名浮玉山・唐有裴頭陀於此開山得金・賜名金山・焦山在城東北九里江中・後漢焦先隱此・因名・旁有海門・二山金焦相望十五里・江都揚州府治・漢舊縣・故城在今府城南四十六里・爲江水所侵・魏志・文帝黃初六年・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卽此地・瓜洲鎮在府城南四十五里・有渡以通鎮江・元和志云・江都縣大江・南對丹徒之京口・舊闊四十餘里・今闊十八里・日知錄云・古時未有瓜洲・蔡寬夫詩話・潤州大江・本與今揚子橋對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今與揚子橋相連矣・以故自古南北之津・上則由采石・下則由江乘・而京口不當往來之道・史記・秦始皇登會稽・還從江乘渡・正義云・江乘故縣・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吳徐盛作疑城・自石頭至江乘・晉蔡謨自土山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皆以沿江爲防守之要・今江乘去江蓋二十里・以外皆爲洲渚・而渡口乃移於龍潭・又瓜洲既連揚子橋・江面益狹・而蕭唐之代・復以丹陽郡移置丹徒・於是渡者舍江乘而趨京口・宋乾道四年・築瓜洲南北城・而京口之渡・至今因之・按揚子江今北去揚州府城四十里・胡三省曰・今之揚子橋・或是唐揚子縣治所・橋以此得名也・地理志・江都有江水祠・

又東逕丹陽縣北・又東逕武進縣北・其北岸則泰州・丹陽在鎮江府東六十四里・本漢曲阿縣・大江在縣東北六十里・又東北十里爲包港・南接嘉山・在北通大江・又東十里・則武進之孟瀆河口也・武進爲常州府治・春秋吳延陵邑・漢置毗陵縣・大江在縣北五十里・地理志・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東入海・水經注云・毗陵縣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江卽北江也・泰州在揚州府東一百二十里・本漢海陵縣・唐爲吳陵縣・大江在州南・漢志、海陵有江海會祠・

又東逕江陰縣北・其北岸則泰興縣、靖江縣、如皋縣・江陰在常州府東北九十里・本漢毗陵縣地・大江在縣北・有馬馱沙・與泰興縣分領君山・臨江南去縣二里・亦名瞰江山・泰興在揚州府東南一百四十里・唐爲海陵縣地・靖江在常州府東北一百十里・本唐海陵、吳陵二縣地・宋爲泰興縣地・元改屬江陰縣・明成化五年・析置靖江縣・孤山舊在縣東北二十五里江中・成化八年後・潮沙壅積・轉而成田・今山在平陸・新志云・大江舊分二派・繞縣南北・天啓以來・潮沙壅積・縣北大江・竟爲平陸・因開界河・與泰興分界・而大江唯經其東南・縣遂爲江北之地矣・如皋在泰州東南一百四十里・本後漢廣陵郡地・晉分廣陵置山陽郡・有如皋縣・隋省・唐析海陵縣地・置如皋鎮・五代時・南唐升爲縣・大江在縣南・

又東逕常熟縣北・其北岸則通州・常熟在蘇州府北八十里・本漢吳、毗陵二縣地・大江去縣四十里・福山臨江有港・東連大海・曰福山港・通州在揚州府東四百里・本漢海陵縣之東境・狼山在州南十八里・布

洲峽在洲南四十里江中・黃子鴻曰・常熟與通州相對・古時縣界闊遠・故東北濱海・自明中葉分置太倉州後・凡縣境濱海之地・已割屬之・今江自太倉之七鴉口・始折而南・是爲大洋・其在本縣境者・自福山北距通州之狼山・水面不過百里・止可謂之江尾・而非海也・

又東逕太倉州北。其北岸則海門縣。又東入於海。

太倉在蘇州府東北一百十里・本漢婁縣地・梁以後爲崑山縣地・明初置太倉衛・弘治十年・始割崑山、常熟、嘉定三縣地・置太倉州・婁江在州南・大海在州東北・南接嘉定・北接通州・郟亶水利書云・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岡身・朱長文吳郡續圖經云・濱海之地・岡阜相屬・謂之岡身・州東北有七鴉浦・大江由此入海・海中有姚劉沙・直江口之東南・今爲崇明縣・在州東二百八里・元時海運從劉家港出海・至此放洋・海門在通州東一百里・本唐海陵縣之東洲鎮・五代時・置海門縣・海舊在縣東十五里・有六港・皆東通大海・潮漲則盈・退則涸・其地爲海水所侵・呑食日廣・本朝康熙初・縣治遂淪於海・今爲海門鄉・併入州境・

此東爲中江入於海之所經也。禹貢錐指・

行水金鑑卷第七十七

江水

漢高皇后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漢書高后本紀．

漢高皇后八年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漢書高后本紀　四川總志載．七年．江、漢水溢．後五年．江、漢水又溢．即此二年之事．云七年者．三年也．

是年南陽沔水溢．今隨州襄陽地．湖廣通志．書傳．漢上曰沔．地理通釋．漢入江處．謂之沔．志云沔水溢．即本紀所云江水、漢水溢也．

漢成帝河平三年春二月．犍爲地震山崩．雍江水．水逆流．雍同壅．下同．漢書成帝本紀． 是年二月．犍爲柏江山崩．捐江山崩．皆壅江水．江水逆流壞城．殺十三人．漢書五行志．

漢成帝元延三年春正月．蜀郡岷山崩．雍江三日．江水竭．漢書成帝本記． 是年正月丙寅．岷山崩．壅江．江水逆流．三日乃通．漢書五行志．

漢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溢．流害民人．是時天下大亂．後漢書五行志．

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人．後漢書五行志．

魏曹叡太和四年九月．大雨．漢水溢．三國志．

吳孫權太元元年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宋書五行志．

晉懷帝永嘉三年。江、漢皆竭可涉。晉書懷帝本紀。

晉穆帝永和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入石頭。死者數百人。晉書穆帝本紀。

晉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晉書五行志。

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戊子。濤水入石頭。毀大桁。殺人。晉書孝武帝本紀。

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晉書五行志。

晉安帝元興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胔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晉書五行志。

晉安帝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晉書五行志。

晉安帝義熙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入石頭。晉書五行志。

晉安帝義熙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晉書五行志。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夏五月。沔水泛溢。遣使循行賑贍。宋書文帝本紀。　是年五月。江水泛溢。沒居民。害苗稼。宋書五行志。

宋順帝昇明二年七月丙午。濤水入石頭。居民皆漂沒。宋書五行志。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七月。濤水入石頭。漂殺緣淮居民。齊書五行志。

梁武帝天監六年八月。建康大水。濤上御道七尺。隋史五行志。

是年。荊州江溢隄壞。刺史始興王憺。親率府將吏。冒雨賦丈尺築治之。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憺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隄。我獨何心以免。乃刑白馬祭江神。俄而水退隄立。邴州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救焉。州民乃以免。又分遣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槥。失田者與糧種。梁書始興王憺傳。

天監末。耒陽江水暴漲。湖廣通志。

梁武帝普通元年秋七月。江海並溢。梁書武帝本紀。

唐高祖武德七年七月。嶲州地震山摧。壅江水噎流。唐書五行志。

柬之罷政事。願還襄州。乃授襄州刺史。會漢水漲齧城郭。柬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唐書張柬之傳 按宰相表。柬之罷相。在神龍元年。

景龍三年七月。澧水害稼。湖廣通志。

唐明皇開元十五年八月八日。沔池縣夜有暴雨。澗水、穀水漲合。毀郭邑百餘家。舊唐書五行志。

唐代宗大歷七年二月。江州江溢。唐書五行志。

唐德宗貞元二年六月。荊南江溢。唐書五行志。

唐德宗貞元三年五月。揚州江溢。唐書德宗本紀云。貞元二年。揚州江溢。江南通志。

唐德宗貞元四年正月．江溢．唐書德宗本紀．是月．京師地震．金、房二州尤甚．江溢山裂．屋宇多壞．人皆露處．唐書五行志．

唐德宗貞元十一年十月．朗蜀二州江溢．唐書五行志．

　貞元二十一年．朗州江漲．流萬餘家．是年夏．朗州水鬬．湖廣通志．

唐順宗永貞元年秋．武陵、龍陽二縣江水溢．漂萬餘家．晉書五行志．

唐穆宗長慶四年．敬宗卽位．夏六月．漢水溢決．唐書敬宗本紀．是年夏．襄、均、復、郢四州．漢水溢決．唐書五行志．

唐文宗大和四年夏．舒州江溢．唐書文宗本紀．是年夏．江水溢．沒舒州太湖、宿松、望江三縣民田數百戶．唐書五行志．

唐文宗大和五年六月甲午．避廟諱．武江漲．高二丈．溢入梓州羅城．唐書五行志．

唐文宗開成三年夏．江、漢漲溢．壞房、均、荆、襄等州民居及田產殆盡．唐書五行志．

唐武宗會昌元年七月壬辰．漢水溢．唐書武宗本紀．是年七月．襄州漢水暴溢．壞州郭．均州亦然．舊唐書五行志．漢水溢．壞城郭．僧孺坐不謹防．下遷太子少保．唐書牛僧孺傳．會昌中．漢水害襄陽．拜鈞山南東道節度使．築隄六千步．以障漢暴．唐書盧鈞傳．

　後周廣順三年．襄州漢水漲溢．湖廣通志．

宋太祖建隆二年．襄州漢水漲溢數丈．宋史五行志作元年．恐卽此也．湖廣通志．

宋太祖乾德二年四月．廣陵、揚子等縣．潮水害民田．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元年六月．江水泛溢．壞民田廬舍．八月．集州江漲．壞民廬舍．及城壁公署．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五年六月．忠州江水漲二百尺．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六月．忠州江漲二十五丈．興州江漲．毀棧道四百餘間．七月．復州蜀漢江漲．壞城及民田廬舍．集州江漲．汎嘉川縣．宋史五行志．是年九月．興州江水溢．宋史太宗本紀．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八月．梓州江漲．壞閣道營舍．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七月．復州江水漲．毀民舍隄塘皆壞．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六月．均州涓水、均水、漢江並漲．壞民舍人畜死者甚衆．漢陽軍江水漲五丈．七月．南劍州江水漲．壞民居舍．宋史五行志．是年秋七月．漢水溢．宋史太宗本紀．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七月．江、漢皆溢爲患．宋史太宗本紀．

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七月．嘉州江水暴漲．壞官署民舍．溺者千餘人．雅州江水漲九丈．壞民廬舍．新州江漲入南砦．壞軍營．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雍熙二年七月．朗江溢害稼．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雍熙三年秋七月癸巳．階州福津縣有大山飛來．自龍帝峽壅江水逆流．壞民田數百里．宋史太宗本紀．

山崩而壅江水。漢書屢書之。茲曰大山飛來。恐猶是吾浙西湖飛來峯之訛傳也。小谷口薈蕞。

宋太宗淳化元年六月。吉州江漲。漂壞民田廬舍。黄梅縣江水漲二丈八尺。洪州江漲。壞州城三十堵。民廬舍二千餘區。漂二千餘戶。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淳化二年七月。嘉州江漲。溢入州城。毀民舍。復州蜀、漢二江水漲。壞民田廬舍。八月。藤州江漲十餘丈。入州城。壞官署民田。是秋。荆湖北路江水注溢。漫田畝甚衆。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淳化四年九月。江溢。陷涪州。詔溺死者給歛具鐵錢三千。宋史太宗本紀。

宋太宗至道元年五月。虔州江水漲二丈九尺。壞城流入深八尺。毀城門。宋史五行志。

宋眞宗咸平三年三月。梓州江水漲。壞民田。七月。洋州漢水溢。民有溺死者。宋史五行志。

宋眞宗景德四年六月。鄧州江水暴漲。八月。横州江漲。壞營舍。宋史五行志。

宋眞宗大中祥符三年六月。吉州、臨江軍並江水泛溢。害稼。宋史五行志。

宋眞宗大中祥符四年七月。洪筠袁州江漲。害民田。壞州城。宋史五行志。是歲。吉州、臨江軍江水溢。害民田。宋史眞宗本紀。

宋眞宗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利州水漂棧閣萬二千八百間。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天聖三年十一月辛卯。襄州漢水壞民田。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天聖六年七月壬子。江寧府揚、眞潤州江水溢。壞官民廬舍。遣使安撫賑恤。宋史仁宗本紀。

宋仁宗景祐三年六月壬申。虔、吉州水溢。壞城郭廬舍。賜被溺家錢有差。宋史仁宗本記五行志略同。

宋仁宗嘉祐元年四月。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關折。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宋史仁宗本紀五行志載。二年。河決。自五月大雨不止。水冒安上門。門關折。諸路江河決溢。河北尤甚。疑即元年之事。本紀與志紀年月不同。必有一誤。

姚渙知峽州。大江漲溢。渙前戒民徙儲積遷高阜及城。沒無溺者。因相地形。築子城埽臺。爲木岸七十丈。繚以長隄。揵以薪石。厥後江漲。不爲害。民德之。徙知涪州。宋史姚渙傳。

孝基通判閬州。閬州江水齧城幾沒。郡吏多引避。孝基率其下決水歸旁谷。城賴以全。宋史李孝基傳。

沈起知海門縣。縣負海地卑。間歲海潮至。冒民田舍。民徙以避。棄其業。起爲築堤百里。引江水灌溉其中。田益闢。民相率以歸。至立祠以報。御史中丞包拯舉爲監察御史。宋史沈起傳。

宋神宗熙寧八年夏四月壬午。湖南江水溢。宋史神宗本紀。

是年四月。潭、衡、邵、道諸州。江水溢。壞官私廬舍。宋史五行志。

師孟爲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爲江隄。浚章溝。揭北閘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歷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宋史程師孟傳。

宋徽宗大觀三年七月。階州久雨。江溢。宋史五行志。

宋徽宗大觀四年。夔州江水溢。宋史徽宗本紀。

紹興三年五月．武昌江漲．累月不洩．湖廣通志．

陳桷知襄陽府．明年漢水決溢．漂蕩廬舍．躬率兵民．捍築隄岸．賴以無虞．以疾乞祠．除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宋史陳桷傳　桷知襄陽，在紹興十五年．

宋高宗紹興十六年．潼川府東南江溢．水入城．浸民廬．宋史五行志．

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潼川府江溢．浸城內外民廬．宋史五行志．　楊政守漢中十八年．六堰久壞．失灌溉之利．政爲修復．漢、江水決爲害．政築長隄捍之．凡利于民者．不敢以軍旅廢也．宋史楊政傳．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五月．階州白江水溢．決隄圮城．浸民廬壘舍祠廟甚多．宋史五行志．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荊江溢．宋史五行志．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五月丁巳．階州白江水溢．浸城市民廬．六月辛卯．潼川府東南二江溢．決隄毀橋浸民廬．涪城、中江、射洪、通泉、郪縣．沒田廬．宋史五行志．　張孝祥知荊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隄．自是荊州無水患．請祠．以疾卒．孝宗惜之．有用才不盡之歎．宋史張孝祥傳．

宋光宗紹熙二年五月庚午．利州東江溢．壞隄田廬舍．　辛未．潼川府東南江溢．六月戊寅．又溢．再壞隄橋．水入城．沒廬舍七百四十餘家．郪、涪、射洪、通泉縣．滙田爲江者千餘畝．　七月癸亥．嘉陵江暴溢．興州圮城門郡獄官舍凡十七所．漂民居三千四百九十餘．潼川、崇慶府、緜果、合、金、龍、漢州、懷安、石泉、大安軍、

魚關皆水。時上流西番界古松州。江水暴溢。龍州敗橋閣五百餘區。江油縣溺死者衆。（宋史五行志。）

是年七月。襄陽大雨連旬。漢水溢。害稼。壞隄防民舍殆盡。（湖廣通志。）

宋光宗紹熙三年五月乙未。潼川府東南江溢。後六日又溢。浸城外民廬。人徙于山。七月襄陽江陵府大雨水。漢、江溢。敗隄防。圮民廬。沒田稼者逾旬。復州荊門軍水亦如之。鎮江府三縣。水損下地之稼。（宋史五行志。）

宋光宗紹熙五年秋。武陵縣江溢。圮田廬甚衆。（宋史五行志。）

慶元二年。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四川總志。）

宋寧宗開禧元年九月丙戌。漢水溢。（宋史五行志）寧宗登位。樞以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壞爲臣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爲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數萬。以爲捍蔽。民德之。（宋史袁樞傳。）

宋寧宗嘉定十年。蜀、漢二州。江沒城郭。（宋史五行志。）

宋寧宗嘉定十六年五月。鄂州江湖合漲。城市沈沒。累月不泄。是秋。江溢。圮民廬。（宋史五行志。）

宋理宗端平三年。襄漢江溢。皆大水。（宋史五行志。）

宋理宗淳祐七年五月。重慶府江水泛溢者三。漂城壁。壞樓櫓。（宋史五行志。）

宋度宗咸淳六年六月。漢水溢。（宋史李庭芝傳。）

宋度宗咸淳七年七月壬午。四川制置使朱禩孫。言夏五以來。江水凡三泛溢。自嘉而渝。漂蕩城壁。樓櫓圮壞。宋史度宗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九月辛卯。江水溢。沒民田。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七月。江水溢。免江夏田租。元史世祖本紀。

元成宗大德元年六月。和州歷陽縣江漲。漂沒廬舍萬八千五百餘家。元史成宗本紀。是年六月。和州歷陽縣江水溢。漂廬舍萬八千五百區。元史五行志。是年十月。廬州路無爲州江漲泛溢。漂沒廬舍。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五年七月。江水暴風大溢。高四五丈。連崇明、通、泰、眞州定江之地。漂沒廬舍。被災者三萬四千八百餘戶。元史五行志。

元成宗大德九年六月甲午。潼川霖雨江溢。漂沒民居。溺死者衆。飭有司給糧一月。免其田租。元史成宗本紀。是年六月。潼川郪縣雨。綿江、中江溢。水決入城。元史五行志。是年七月。沔陽玉沙縣江溢。元史五行志。

元成宗大德十年二月乙未。道州營道等處暴雨。江溢山裂。漂民廬。溺死者衆。復其田租。七月辛巳。平江大風海溢。漂民廬舍。元史成宗本紀。

元仁宗延祐二年七月。全州、永州江水溢害稼。元史五行志。

元英宗至治元年七月。乞里吉思部江水溢。八月。安陸府雨七日。江水大溢。被災者三千五百戶。九

月，京山、長壽二縣，漢水溢。元史五行志。是年九月庚子，安陸府漢水溢，壞民田，賑之。元史英宗本紀。

元英宗至治二年六月壬午，辰州江水溢，壞民廬舍。元史英宗本紀。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夏六月，渠州江水溢。元史五行志。

元泰定帝泰定二年六月，潼川府綿江、中江水溢，入城深丈餘。元史五行志。

元文宗至順三年八月，江水溢。元史文宗本紀。

元順帝至正八年五月庚子，廣西山崩水湧，灕江溢，平地水深二丈餘，屋宇人畜漂沒。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九年五月，蜀江大溢，浸漢陽城，民大饑。秋九月，江、漢溢，漂沒民居禾稼。元史順帝本紀。

明太祖洪武元年六月戊辰，江西永新縣大風雨，蛟出，江水暴溢，入城深八尺，民居蕩析，男女多溺死者。事聞，上遣使賑之。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三年六月戊寅，應天府溧水縣奏久雨江溢，漂民居。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四年秋七月壬子，南寧府大雨，江水溢，壞城垣，漂民廬舍。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六年七月己酉，敘州南溪縣大雨，江水漲，漂公廨民居。己未，德慶府言城臨江岸，每江水漲溢，城輒頹圮，乞移內地，令兵民并力興築。從之。明太祖實錄。

洪武二十三年秋八月，淫雨，漢水暴溢，由郢以西，廬舍人畜漂沒無算，州城幾陷，五日乃止。湖廣通志。

明太宗永樂元年三月癸未。修揚州府江都縣河東等鄉邊江圩岸。　五月辛巳。湖廣安陸州言州境及京山縣。俱臨漢江。舊有隄岸傾圮二百餘丈。乞修築。從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年五月戊辰。工部言太平府當塗縣慈湖等處。上通宣歙。東抵丹陽湖。西接蕪湖。地多瀕江。比雨水浸淫。及海潮漲溢。決隄傷稼。宜遣人相度修築。上從之。又諭之曰。緣江低窪之處。非止當塗一縣。霖潦傷稼必多。宜分遣官乘傳往視。凡浙江、江西、湖廣、安慶、蘇松等府。瀕湖泊窪下。圩岸頹圮。亟督有司修築。　己巳。湖廣布政司言長沙、瀏陽、益陽、岳州、安鄉、華容、常德、龍陽、武陵、荊州、石首、監利、江陵諸縣霪雨。湖水泛溢。壞民居田稼。命戶部遣人馳驛撫視。　十一月辛丑。江寧縣民言自龍江至三山門。河道窄狹。各處饋運之舟。聚集江滸。卒遇風濤。多致損壞。乞浚江東門外北河。令深廣。以納饋運之舟。從之。　癸卯。泰興縣言沿江圩岸。東至新河。西盡丹陽界。長六千六百五十丈。高一丈五尺。頃被江水衝決。為民患。請發民丁修築。從之。　戊申。直隸和州民言州銅城閘。上抵巢湖。下接揚子江。圩岸七十餘處。為江潮衝決壞禾稼。乞修築。從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三年十月乙亥。修無為州周興等鄉。及鷹揚鄉烏江屯緣江圩岸。（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四年三月丁未。湖廣石首縣言境內臨江萬石隄三百七十餘丈。當大江之衝。間為洪水所決。而隣境華容、安鄉。皆受其患。乞先時修築。從之。　六月辛酉。工部言湖廣蘄州廣濟縣武家穴等處。江

岸爲水衝決。宜發民修築。從之。七月辛未。修應天府江浦縣沿江隄岸。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七年五月戊子。湖廣安陸州奏潰馬灘江溢。決圩岸千六百餘丈。請發民修築。從之。十二月己未。揚州府泰興縣耆民言縣南攔江隄岸。爲風濤衝激。淪入于江者。三千九百餘丈。又大港北自縣河。南出大江。淤塞四千五百餘丈。請命浚築。皇太子遣官相度修治。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九年六月。自甲辰至戊申。直隸揚州府通州、泰興、江都、儀眞、海門等縣。風雨暴作。江潮泛漲。壞房舍。漂流人畜。事聞。命戶部速遣人巡視撫卹。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年六月辛未。湖廣荊州、武昌、黃州、常德、漢陽等府久雨。江水泛漲。沒民廬舍田禾。事聞。命戶部遣人巡視綏撫。九月癸未朔。湖廣黃梅縣耆民言縣臨大江。舊有圩岸百二十餘里。洪武中嘗修築之。今夏霖雨。江水泛溢。圩岸坍塌。傷民田千八百二十餘頃。請以闔郡丁夫修築。從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一年七月壬午。戶部言通州海門縣官民田。近被風潮衝坍入江者。該輸糧三千五百八十餘石。命除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四年五月。江西南昌等府言。自四月至五月淫雨。江水泛漲。壞廬舍。沒田稼。命戶部遣人撫視。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十年十月戊申。湖廣沔陽州奏。今秋霪雨。江水泛漲。渰沒田地。溺死人民。命戶部遣人撫

視。明太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元年十月戊午。直隸太平府蕪湖縣奏。今年五月久雨。江水泛溢。渰官民田一百五十八頃有奇。命行在戶部遣人覆視。蠲除租稅。　十一月癸卯。湖廣衡陽縣奏。今年六月初八日大雨。十四日止。江水泛溢。漂民廬。渰沒田稼。命行在戶部行布政司按察司。督府縣優卹。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三年四月乙丑。四川灌縣陰陽學訓術嚴亨奏。本縣都江等四十四堰。洪武間築以障水。灌溉民田。比因江漲衝決。乞仍發民修築爲便。上命行在戶部移文有司。令農隙用工。　八月庚寅。湖廣常德州奏。龍陽、武陵二縣。五月以來。霖雨不止。江湖漲漫。衝決隄岸。漂流民居。渰沒田苗。命布政司委官撫恤。　九月丙子。湖廣沔陽州及監利縣各奏。今年七月八月久雨。江水泛溢。低田悉渰無收。上命戶部遣人覆視。免秋租。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六年十月甲子，湖廣石首縣典史劉英奏。本縣舊有三隄。長一千九百四十餘丈、比因江水泛溢。風浪衝激。頹圮其半。近隄之田。連歲被渰。禾稼無收。其隄內民田。與荆州衛軍士屯田。利害適均。命軍民並力築之。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八年七月壬申。巡撫侍郎趙新奏。江西自六月初旬以來。大雨不止。江水泛漲。南昌、南康、饒州、廣信、九江、吉安、建昌、臨江等府。瀕江之處。漂流居民。渰沒田穀。請加寬卹。上命行在戶部。視有災處蠲

其租。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九年二月甲戌。巡撫侍郎吳政言。去秋湖廣江水泛溢。衝決江陵、枝江二縣。緣江隄岸三百五十餘丈。民田軍屯多被其患。請于農隙發傍近軍民。相兼修築。從之。仍令政遣廉幹官督之。八月癸酉。四川順慶府奏。五月初二日至初六日。江水泛溢。浸漫本府倉糧。壞南充縣居民房舍。漂溺牛馬。命行在戶部遣人巡視。幷寬卹之。明宣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七十八

江水

明宣宗宣德十年七月戊戌。英宗已卽位矣。湖廣黃州等府奏。今歲天雨連綿。江水泛溢。所屬州縣。田苗渰沒無收。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除其租稅。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元年十月甲戌。江西吉安府知府陳本深言。府城外緣江。隄岸損壞。宜修築以備水患。從之。　丙子。湖廣荊州府奏。江陵、公安二縣及荊門州大雨。江水泛漲。衝決圩岸。實爲民患。事下行在工部。覆奏。請令荊州府暨荊州衞協力修築。從之。　十一月戊午。直隸、揚州、蘇州、常州府各奏。十月初一日颶風大作。海潮漲湧。所屬州縣居民漂蕩者各數百家。湖廣荊州府所屬州縣各奏。六月至七月。天雨連綿。江水泛漲。渰沒民田。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以聞。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二年三月己酉。命襄城伯李隆禱於大江之神。以南京龍江關等處隄岸屢決故也。　十月己未。湖廣江陵、松滋、公安、石首、潛江、監利六縣各奏。近江隄岸俱爲水決。渰沒禾苗甚多。事下行在工部。覆奏。請移文勘實修治。從之。　十一月戊戌。修湖廣老龍隄。以其爲漢水所決也。　十二月丁丑。修江南通江橋東西一帶江岸。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四年二月乙卯．湖廣荊州府奏．府城西四十里．江水高城十餘丈．儻遇霖潦隄壞．水卽灌城．爲害不小．乞專命府通判一員．荊州等三衛千戶三員．常巡隄岸．少壞輒修．庶可以防水患．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五年六月甲午．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奏．積雨壞南京中新河上新河隄．幷濟川衛新江口防水隄．請俟水退．量撥丁夫修築．從之．　七月庚辰．江西南昌、饒州、九江、南康．自五月至七月淫雨．江水泛漲．事聞．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六年二月辛卯．命南京守備豐城侯李賢禱於江神．以江水決隄故也．　四月丙子．江西布政司言寧縣、武寧縣、建昌縣江通舟楫．而多灘石．兩岸樹木叢生．乞興役修築．從之．　五月乙卯．修江西吉安府城南近江隄．　六月己卯．直隸當塗縣大信巡檢司．前漕河南通大江．舟行避險者．悉由此行．後以江水泛漲．沙土壅積不通．有司請疏濬．從之．　九月癸未．先是南京江岸累決．已命工部侍郎吳政等修築．政等言水深未便工力．請於農隙時疏江中沙洲．以殺水勢．然後用工．至是復以興役請．上命守備豐城侯李賢、太監劉寧、同政提督．仍戒其務恤軍民．毋容侵擾．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七年五月丙辰．江西廣昌縣縣丞張壽芳奏．請修近縣江岸．從之．　七月．築南京浦子口大勝關隄．先是江中有洲．激水橫流決隄．豐城侯李賢請鑿洲．引水直流．則隄可固．上可之．會詔蠲天下徭役．遂不果鑿．止令築隄．遣兵部右侍郎徐琦祭告大江之神．然後興役．壬戌．湖廣荊州府奏．東門外小江．

接荆門潛江等處近爲沙土淤塞者三十餘里請疏浚以便民 九月辛酉先是江西九江府城以邊大江爲水頹者二百餘丈隄決倍之巡按御史及有司以聞命九江衞率軍工修築至是以人夫物料不足爲請事下工部議宜諭三司官計其所需與之第毋擾民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九年閏七月戊寅應天、湖廣岳州各奏江溢 丙申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段信奏江都縣揚子江沙洲上民戶不下數百餘七月間中夜風雨大作江潮泛漲沙洲水高丈五六尺溺男女千二十人貲產田禾渰沒無算越三日風息水始縮上命御史府縣官出官錢葬溺死者而給存者以食渰沒田畝悉蠲其稅明英宗實錄

正統九年江潮泛漲漂溺江都等縣一千七百餘人揚州府志

明英宗正統十一年八月辛酉湖廣龍陽縣奏今年二月以來大雨洞庭湖隄決居民男婦多被溺死漂沒廬舍禾稼牲畜無算上命布政司亟發人夫修完湖隄存恤被災民戶明英宗實錄

明景帝景泰元年六月己丑先是南京風雨江水泛漲壞城垣官舍民居甚衆拔神營監樹木二十餘株至是詔有司修理之明英宗實錄

明景帝景泰二年六月乙亥命以直隸揚州府瀕江新漲地土與坍江失田人戶耕種明英宗實錄

明景帝景泰三年十二月戊午四川綿州奏本州西岔河名飲馬池者以通大江數敗隄岸請率民修築

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景帝景泰五年九月丁巳。四川都司奏。七月大雨。江水泛溢。漫入東城水關。決城垣三百餘丈。壞駟馬、萬里二橋。欲同布、按二司。起附近府衛軍夫備料修理。從之。明英宗實錄。

景泰六年。江水泛漲。遣巡撫王竑祭於江神。揚州府志。

明英宗天順二年八月乙丑。安慶府屬縣江水泛溢。浸爛秧苗。秋成無望。糧草無從徵納。上命戶部知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四年八月甲辰朔。湖廣都、布、按三司奏。武昌、黃州、漢陽、襄陽、德安、辰州、常德、荊州諸府衛。自四月至六月。陰雨連綿。江水汎溢。衝決隄防。渰沒麥禾。民多流徙。上命所司加意安撫賑濟。除其租稅。十月壬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奏。瑞州、南昌、南康等府。四月以來。江水泛溢。二麥渰死。顆粒無收。上命戶部勘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五年十一月丁巳。直隸揚州府奏。所屬海門等縣。今年春夏旱傷。七月以來。江潮泛溢。淹沒田禾。事下戶部覆視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七年五月壬辰。襄王瞻墡奏。襄陽城逼漢江。自昔有隄。號曰老龍。環護城郭。歲久爲水衝激。已漸坍決。及城南有救生橋。水大人可度橋登山。以免水患。今亦損壞。非大起工匠修築。不足捍災禦患。

請敕附近府州縣．幷本處有司軍衞爲之．事下巡撫湖廣左僉都御史王儉覈實．儉以爲宜．上命儉督有司修築．九月乙酉．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陸平奏．九江府德化、彭澤二縣．今年六月以來．天雨連綿．江水泛溢．邊江民田渰沒無收．欲徵秋糧．恐逼民逃竄．乞量爲優免．上命戶部理之．明英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三年六月癸卯．湖廣江夏縣水衝隄岸．起竹簰門外江口．迄夏口驛、漢陽馬枋閘．長八百五十丈有奇．從巡撫都御史羅箎等．各言隄岸逼近城址．近者不滿十步．宜命有司採辦物料．量役軍民．以漸修築．明憲宗實錄．

夏時正成化五年遷大理寺卿．明年春．命巡視江西災傷．增築南昌濱江隄．及豐城諸縣陂岸．民賴其利．明史稿．

明憲宗成化六年十月戊午．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奏．江水泛溢．衝場上新河口岸．南北共長一百三十四丈．河口坍入三十五丈．兩岸軍民房屋．災者四十八間．事下工部．覆奏．移文南京工部．會守備等官勘議．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七年四月丁卯．禮部奏南京江東門外江水泛溢．崩頹北岸．損壞民居．請遣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祭告江神．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八年二月辛卯．襄王瞻墡及巡撫右僉都御史吳琛．幷湖廣守臣各奏．襄陽府江岸石橋．被

水衡場俱宜修築。事下工部。以為其事已經勘議。但今彼處民困未甦。合俟秋成之後。勘酌修築。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二月甲戌。直隸安慶府大雨。江水暴漲。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四年五月丙戌。吉王見浚奏。長沙府地西臨大江。水勢洶湧。岸無迴曲。往來客舟灣泊。多為風濤所損。聞府外西南。原有通江一港。年久淤塞。不便舟楫。今左少監唐宏、員外郎劉琛。奉勅於此營造府第。工完之日。宜令督工疏通之。工部議以宏、琛事完。即當復命。其疏浚河道。宜移文巡撫等官覈實。令有司行之。上曰。事果無礙。當從所請。　六月丁巳。襄世子祁鏞奏。今年四月中旬。久雨江漲。漂流居屋。衝決隄岸。水幾入城。驚惶無地。乞敕所司同議修築。俾無後患。事下工部議。以水患急務。宜移文撫按幷三司分守等官覈實。修築務在高廣堅厚。以為久計。詔可。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二十二年冬十月丙子。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奏。新江口操演戰船。俱於中下二新河住泊。以避風濤。今二河為泥沙淤塞。至秋深水涸。出塢為難。請敕工部循往年例。督軍修浚。庶船出入便利。遇警不至誤事。從之。明憲宗實錄。

宏治三年春二月。施州石信山崩。有大石二。如人形。卓立路旁。距五里清江南岸山崩。大石塞江。水為不流。遂壅為灘。湖廣通志。

明孝宗宏治七年七月戊子。直隸蘇、常、鎭三府。風雨驟作。潮水泛溢。拔木飄瓦。平地水高五尺餘。沿江地水高一丈。坍塌房屋城垣。民多溺死。九月丙申。禮部尙書倪岳等言。近日南京風雨大作。蘇、松等府。海潮逆湧。江水泛濫。湖廣武昌等府州縣。天雨不止。洪水泛漲。一望無涯。軍民房屋。俱被渰沒。明孝宗實錄。

宏治十二年。安陸漢水溢。田廬漂沒。民多溺死。湖廣通志。

明孝宗宏治十三年十月丙申。遼王寵綬奏。荆州府舊有護城隄岸長五十里。近隄崩壞。致江水衝決城門橋樓房屋。爲患甚急。請命修築。工部覆奏。從之。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宏治十五年八月庚戌。遣官祭告孝陵太廟。先是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淸等奏。南京自本年六月一日。霪雨浹旬。平地皆水。至七月三日。猛風急雨。震蕩掀播。江潮洶湧。江東諸門之外。浩浩波濤。浸入城五尺有餘。軍民房宇倒塌者千百餘間。男婦有渰溺死者。新江口中下二新河等處。官民船飄沒。人多溺死。鎭江、揚州諸府。沿江風潮。亦復如是。故有是命。明孝宗實錄。

宏治十六年。江潮入望京門。浦口城圮。江南通志。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八月戊寅。命南京守備魏國公徐俌祭大江之神。以江水衝決浦子口上新河等處故也。明武宗實錄。

是年平蘳頤灘安盤記云。蜀之灘以千計。戎州之西最險。戎以西。灘以百計。犍爲之蘳頤最險。灘在犍

爲西十里。石牙中橫江水走其上。前壅後迫。勢不得不起而立。衝擡噴薄。叫號怒激。聲聞十數里外。舟人上下。咸默脂重足。睜目屛氣。以幸無事。一失其勢。輒破壞漂溺。不可救。人死是灘者。歲以千數也。昔李氷守蜀。鑿豚崖以避沫水之害。豚崖在嘉州犍爲。今之犍爲。嘉屬邑也。相去不遠。不應舍之不治。然氷之治水也。多沈犀以彈壓湍急。犍爲故有沈犀驛。豈氷嘗治之而無成歟。抑江流變遷。當時水由他道。而無是險歟。不可知也。正德十一年丙子。蘄陽張公思齊以憲僉行縣。邑人赴訴。萬口一辭。時適有幾。公可與事。公進諸生而語之。吾受天子命。官以水利爲名。豈一一利之去害。乃以爲利也。計度安出。諸生曰。濬其西岸。水放而西。灘其可夷。公曰。然。吾意如是。驗其同耳。且事委曲。得俞監臨。監臨者。巡按監察御史盧公雍也。乃卜乃虔。臨江用牲。萬夫齊奮。身自爲督。壅石爲隄。以木爲捍。既鑿既疏。自下而上。時天大寒。雪雨交集。公撤去麾蓋。勞來巡行。率至夜乃息。凡在後者。益感公意。并力趨事。兩月告成。導江之日。人士走觀。空其一邑。歡呼嗟歎。不圖成功。乃至於此。由是灘險遂虛。而夜亦可航矣。四川總志。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七月壬辰。大學士梁儲等言。湖廣荊、襄等處。以霪雨江水泛漲。疏入不省。明武宗實錄。

是年。安陸漢水溢。田廬漂沒。民多溺死。湖廣通志。

明武宗正德十三年三月甲寅。湖廣衡州府大風雨。江水溢。浸入城郭。房屋及人民。多漂沒者。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六月己卯。漢、江溢。漂溺人口。用承奉張佐言。購人駕舟拯救。其後又出資糧築隄四

十餘里。自是水患乃絕。而軍民瀕水之田。皆恃以安。明武宗實錄。
是年。揚州大風。江海溢數丈。漂沒廬舍。民多溺死。揚州府志。
明世宗嘉靖元年七月己巳。南京暴風雨。江水溢。郊社、陵寢、宮闕、城垣吻脊欄楯皆壞。拔樹至萬餘株。大江船隻。漂沒甚衆。八月庚子。敕諭兩京文武羣臣。朕以眇躬。嗣守祖宗鴻業。代天理物。負荷維艱。夙夜競競。罔敢自逸。黽勉逾歲。治效未臻。災異迭見。近者南京守臣奏報。七月二十五日。猛風驟雨。砂石飛揚。江水湧溢。郊社、陵寢、宮闕、城垣等處吻脊闌楹。多被損壞。幷各衙門樹株。拔倒甚多。大江船隻。漂溺甚衆。上新河等處。邊江軍民房屋被水衝塌者。不計其數。又前此湖廣、江西地方。水患尤甚。朕心祗懼。莫究其端。意者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甦。國是未定。以致上干天和。昭示譴告。朕方致齋積誠。祗告於天地、宗廟、社稷。凡事關朕躬者。痛自省循。爾兩京文武羣臣。宜同加修省。務在守法奉公。勉修職業。以圖消復。其被災軍民之家。各遣官巡視。量行賑恤。庶幾天意可回。用保我國家億萬年太平之祚。欽哉故諭。十二月辛巳。湖廣荆州府潛江縣知縣敖鉞疏請開濬淤洲。以弭水患。但沿江一帶淤洲。盡屬皇莊。未敢擅興工作。戶部覆議。江洲原非額田。歲入無幾。苟可救一縣之民。何惜於此。請令巡撫湖廣都御史行守巡官親詣縣治。相度地形水勢。果爲民患。即及時併工疏濬。淤洲新增子粒。悉蠲勿徵。從之。明世宗實錄。
是年七月二十五日。揚州大風雨。江潮湧漲。溺死男婦一千七百四十五口。揚州府志。

嘉靖五年。漢水決洋渡。初渡口忽陷。城穴有女子衣絳綠。恆坐其上。一夕痛哭。河遂決。湖廣通志。

明世宗嘉靖六年八月辛未。御史郭希愈言。江北岸善崩。凡坍江田地。約有四萬二千餘畝。所損民額。咸取償於民。而江西新漲灘田九萬八千餘畝。漸成沃壤。豪民霸占爭訟。致傷人命。數年不決。前奉明詔下有司覆勘不報。宜責南京巡江御史勘理。戶部覆請。上命南京巡江御史委有司踏勘。其坍漲田數相應抵補者。咸通融撥給。以足糧額。餘皆賦民耕之。先已告田納糧者。咸與公斷。以杜爭訟。明世宗實錄。

嘉靖八年秋。漢水溢。湖廣通志。

嘉靖十一年。僉事張彥果議築都江堰石工不果。　江漢之水。出自岷嶓。其勢建瓴。而注全蜀。神禹疏濬之功茲最烈焉。至秦李冰。鑿離堆以疏沫水。衆渠順流。沃野千里。號稱陸海。厥後文翁、白敏中、張詠。咸加修浚。迄今賴焉。嗟夫。郡國之有流渠。猶人身之有脈絡也。一縷不通。合體皆病。按方而治之。則鬱滯決而精神流通矣。守土者其尙因時修之以甦蜀哉。蜀中諸水。咸出岷江。江源在羌地之列鷲村。所謂羊膊嶺者。分爲二派。一西南流爲尖囊大渡河。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歷今灌縣境。又有湔水出焉。灌之上流西北十數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水出白沙口。同會於灌。經灌西南流者。今謂之南江。卽禹所導岷江正流。自秦李冰鑿離堆。引江水循灌城東注北折。於是始以東南正流爲南江。經離堆薄灌城而東北注者爲北江。北江出自寶瓶口。穿三泊洞而北注者爲外江。自寶瓶口直東

入五斗口。而東北注者爲內江。蓋北江析爲二江。并南江而三。其北行入五斗口一支。在南北二江之上。故以內江別之。外江北經崇寧、彭縣、新繁、漢州界。出金堂峽。內江東經郫縣。崇寧界內。下過府城北。南會府城前江。以趨於彭。合彭、山、金堂諸水。會于瀘州。合綿、涪諸水。并嘉陵江。經合州。會於重慶。合硐、雅諸水。會於嘉定。合松、潘之西南。入尖囊大渡河者。會於敍州。遠近漑田。不可勝計。然各府塘堰。皆民間自修。官課其成而已。獨李冰所鑿離堆山。設立都江堰。在岷江中流。時歲工費鉅萬。元至元元年。廉訪僉事吉當普。建白用石包砌諸堰爲石門。以時啓閉。國初加意水利。每歲冬春之會。令得水州縣。與軍衛屯所共役人夫五千。竹木工料。計田均輸。修葺堰得不壞。成化九年。巡撫都御史夏塤以遠人赴役不便。又將郫、灌二縣。雜派科差均敷。得水州縣。專備工料。以供堰務。宏治九年。添設按察司僉事一員。專一提督都江堰。併各府州水利。於時灌縣知縣胡光伐石冶金。即舊趾甃砌爲防。貫以鐵錠柱三。各長一丈二尺。使當湍勢。石隄中貫鐵處。固以油灰。直長一十五丈。高一丈三尺。闊五尺。首闊一丈二尺。用鐵三萬餘。石一千二百。高廣丈餘。長倍之。桐油五百。麻線二百。木二千五百。各色工役計二十五萬三千二百有奇。正德間。水利僉事盧翊。親詣督理疏濬。直抵鐵板。得秦人所書六字訣曰。深淘灘。淺作堰。大書觀瀾亭上。以昭永鑒。先是每年起工役。有不均之歎。翊乃下令。以糧三石。派夫一名。分八班。凡八年一周。仍啓蜀府每年助靑竹四萬竿。委官督織竹籠。裝石爲堰。嘉靖初僉事劉隅。重修都江堰。

觀瀾亭。十一年。僉事張彥果議築石工。復吉普當、胡光之舊。以工費浩大。不果。謹按四瀆。惟江最大。蜀水自江之外。有七。皆注於瞿唐由荊達揚。以入於海。世傳杜宇命其相鱉靈作三峽。以通江水。而李冰離堆之鑿。最有功於蜀。然總之則大禹平成。功在萬世矣。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蓋水出于岷者。皆謂之江。出於江而別流。別而復合。皆謂之沱。此禹治功之神。流澤之遠也。或謂灌縣都江堰。乃諸堰綱領。而分江流之第一咽喉。當事者嗣而修築之。亦一方之利也。謹附著之。四川總志。

行水金鑑卷第七十九

江水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正月壬寅。以南京江水衝囓。詔守備鎮遠侯顧寰祭江神。明世宗實錄。

嘉靖三十九年。江水漲至三山門。秦淮居民。水深數尺。江南通志。

是年湖廣江隄決。　按湖廣境達八省。凡秦關巴蜀中原貴竹嶺右諸水俱注之。導爲三江。瀦爲七澤。卽禹貢江漢九江。沱潛雲夢之故區也。江發岷山。抵巴東入荆。襄。流至岳陽。與洞庭水合。其受決害者。惟荆州一郡爲甚。漢發嶓冢。抵上津。入鄖地。流至漢陽。與大江水合。其受決害者。鄖、襄、安、漢四郡。而襄、安爲尤甚。九江是沅、漸、元、辰、敍、酉、澧、資、湘諸水。合流入洞庭湖。沿滙八百里。經岳陽樓西南出湖口。與江流合。其受決害者。常、武、岳陽二郡也。三水總會于武昌。其江身始闊。直注而東。以故武昌蘄黃之境。無大水害。大較隄防多在襄、安、常、武、荆、岳間。蓋古七澤。正其地也。漢唐以來。代苦水患。至宋爲荆南留屯之計。多將湖渚開墾田畝。復沿江築隄以禦水。故七澤受水之地漸湮。三江流水之道漸狹而溢。其所築之隄防。亦漸潰塌。明嘉靖庚申歲。三江水汎異常。沿江諸郡縣。蕩沒殆盡。舊隄防存者。十無二三。而後來有司雖建議修築。然旋築旋圮。蓋民私其力。而財用贏絀之勢異也。　又案禹貢岷山導江東

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迆北會爲滙。東爲中江。入于海。今澧州巴陵。正澧與九江東陵故地也。江水方出三峽口。如建瓴勢。夏秋一漲。頃刻千里。然迴彝陵而上。山阜夾岸。勢不能溢。嘉魚而下。江面浩闊。順流直注。中間郡縣。兩岸俱平衍下溼。水易漫流。但江當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迂回。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迸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荆州夾江南北諸縣。縣各沿岸爲隄。南岸自松滋至城陵磯隄。凡長亙六百餘里。北岸自當陽至茅埠隄。凡長亙七百餘里。咫尺不堅。千里爲壑。且決口四通湖泊。盜賊竄伏其間。江陵之龍灣市。監利之分監所。公安、石首、澧州、安鄉之四水口。嘉魚之簰洲東江腦。俱爲盜賊藪。蓋以防隄不修。則津渡散漫。盜可四出故也。自元大德間。決公安竹林港。又決石首陳甕港。守土官每議築隄。竟無成績。始爲開穴口之計。按江陵舊路有九穴十三口。其所可開者。惟郝穴、赤剝、楊林、宋穴、調弦、小岳六處。餘皆湮塞。迨明初。六穴復湮其五。故隄防不時泛決。然未甚也。惟嘉靖三十九年決後。殆無虛歲。而荆、岳之間。幾爲巨澤矣。　漢陽縣舊有襄陽口。在漢口北岸十里許。卽古漢水正道。漢水從黃金口入排沙口。東北轉折。環抱牯牛洲至鵝公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口。對岸曰襄陽口。約長四十里。然後下漢口。明成化初。於排沙口下郭師口上。直通一道。約長十里。漢水徑從此下。而古道遂淤。且漢口雖爲漢水瀉流之地。但爲江水洶湧。橫截其口。流不能洩。復逆折而上。故太白、新灘、馬影、蒲潭、沌口、刀環等湖易於泛溢。而春夏水漲。郡治常苦浸

浸之患。其障禦全藉大別一山。故從來未設隄防。　漢川縣東至漢陽。南至沔陽。西至景陵。北至雲夢。正當漢江下流。故有長湖、橫湖、觀湖、龍車、小松等湖以蓄水。又有城北、南湖、魚湖、蓼湖、西岡、水洪等垸以禦水。且漢江至此分流。一由張池口經縣治。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二水復合流出漢口。故無大水患。明嘉靖三十九年。漢水大溢。各垸隄俱潰。而竹筒河衝塞五十里許。其張池口江身。又復淺狹。以故水多壅滯于鍾祥景陵間。而劉家隔之估船。不得通于漢川。民亦病之。頃年查勘。上自河口中經排子口至東湖流水口。大約淤塞一千三百一十二丈。上河口地勢稍低。不便受水。改從沙臺寺前。去舊口約數十丈許。中排子口至東湖流水口。舊河身甚曲。新改直勢。以順水性。約直二百丈零。下口叫子臺出風門。又半淤。計二百丈餘。巡撫劉慤奏請。贖鍰一萬餘兩。募夫開濬。親臨閱工。乘流下上。河勢大通。自春二月興工。至三月告成。　按禹貢、九江孔殷。謂沅、漸、元、辰、敍、酉、澧、資、湘九水。會合滙爲洞庭一湖是也。今以郡縣志考之。辰常衡永枝河。會流於洞庭者。無慮數十水。而其會衆流而注之湖。則有三焉。曰沅江、湘江、澧江而止。沅發自牂牁。經辰溪。合麻陽諸溪洞水。過常武。出湖之北。湘發自廣西興安海陽山。至分水嶺分爲二派。一爲灕水。一爲湘水。至永州合瀟水、汨羅。過長沙。出湖之南。澧發自武林古克縣。東流過武水口。合焦溪、如溪諸水。經慈利、石門至澧州。出湖之西。而漸、沅、辰、敍、酉、資共合流而匯爲洞庭。以爲之壑。故沅、辰、衡、永、長沙得免水患。惟常武當沅江之下流。岳陽當江、湖之會合。故歲遭浸

溺。而隄防之設。最宜急圖者也。　岳州府城西岳陽樓一帶。正臨洞庭湖。春夏水漲。波濤撼城。勢甚可慮。宋守滕宗諒築偃虹一隄障之。迨明初。隄漸崩洗。城漸退縮。後移城於岡阜。至嘉靖三十九年以後。岡阜半摧。而縣城孤危。岳陽樓亦將頹塌。知府李時漸顧募夫役。用辦磚石。繕修城垣。自岳陽樓而南。凡二百六十餘丈。城下築土隄。以殺水勢。其屬邑臨江。常苦水患者有四。安鄉、華容、巴陵、臨湘也。但安鄉四面皆水。難以設隄。臨湘半倚山城。雖可捍禦。然西北俱濱江。水口又多。勢難築隄。巴陵隄防。祇在江北諸里。惟華容四十八垸之隄。最爲要害。湖廣通志。

嘉靖四十五年十月。江隄大決。　江水之患。全在荊州一郡。夾岸南北。凡六縣。北岸則江陵、監利。隄凡四萬九千餘丈。南岸則枝江、松滋、公安、石首。隄凡五萬四千餘丈。明嘉靖庚申歲。洪水決隄。無慮數十處。而極爲要害者。枝江之百里洲。松滋之朝英口。江陵之虎渡黃潭鎭。公安之𡎺頭鋪艾家堰。石首之藕池。諸隄衝塌深廣。最難爲力者也。每歲有司隨築隨決。迄無成功。至四十五年十月。知府趙賢估議請築。務期堅厚。自丙寅歷戊辰。凡三冬。六縣隄稍就緒。始立隄甲法。每千丈隄老一人。五百丈隄長一人。百丈甲一人。夫十人。江陵北岸。總共隄長六十六人。松滋、公安、石首南岸。總共隄長七十七人。監利東西岸。總共隄長八十人。夏秋守禦。冬春修補。歲以爲常。然荊州郡治濱江。郡西上六十里。有萬城隄。在當陽、江陵之界。嘉靖十一年一決。直衝郡西城不浸者三版。十二年。有司挽築。更築李家埠重隄護

之。二十九年又決此隄。乃郡治之大要害也。後江陵縣專爲修理。始得無虞。 案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今考漢江圖。西自漢中流至漢陽大別山。出漢口與江水合。卽漢水故道也。水多泥沙。自古遷徙不常。但均陽以上。山阜夾岸。江身甚狹。不能溢。襄、樊以下。景陵以上。原隰平曠。故多遷徙。潛、沔之間。大半匯爲湖渚。復合流至乾鎭驛中分。一由張池口出漢川。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以故先年安、襄一帶。雖遷徙而無大患者。由湖渚爲之壑。三流爲之瀉也。明正德以來。潛、沔湖渚。漸淤爲平陸。上流口以壅滯。嘉靖初年。安陸石城故道。改徙沿山灣。二十六年。決荆門沙洋鎭。三十九年。決紅廟隄。四十五年。決襄陽老龍隄。宜城故道。改徙搗潼新河。而竹筒河復湮淺十餘里。下流又日淤阻。故水患多在荆、襄、安陸、潛、沔間矣。 鄖陽府西北控扼秦、豫。東南接連荆、襄。四面皆疊山峻嶺。屬邑半依山城。獨郡治孤立川原之間。正當水衝。故上津、竹山諸縣。雖臨漢濱。不必隄防。其水患祇在郡治。而禦水又以城爲隄。自古無大決害。至明嘉靖四十五年九月初九日。衝決東齊門外土隄。城半傾塌。民多漂浸。 襄陽古有大隄曲。是隄防之設。自商、周已然矣。漢壽亭侯決水灌樊城。是漢水爲襄、樊患。最切要害。明初水流故道。不復爲災。故大隄漸塌。民多侵爲己業。而有司並無築隄慮。嘉靖四十五年。洪水四溢。郡治及各州縣城俱潰。民漂流以數萬計。郡西老龍隄一決。直衝城南而東。故郡治之患爲尤甚。副使金世龍、秦淦、徐學謨。先後條議估修。踰二年成工。薈蕞云。按唐書神龍元年。漢水齧城。張

江之故道。逼近安陸府治石城而下。明嘉靖初。徙新東之罷政事。還襄州。因壘爲堤。以遏湍怒。自是郡置防禦守隄使。隄在縣東北。樂府有大隄曲。謂此也。洪。遶沿山灣東去城彌遠。水患日深。考其故在豐樂則舊有九龍灘、龍抉港、桐木嶺、金花、熨斗等湖之分洩。至石城則舊有城北湖池河、般家等河之注蓄。後皆淤平。軍民官莊爭墾爲業。而下流竹筒河復淤。下滯上汎。固一郡水患之源也。屬邑大半濱江。而受害甚者。北岸則鍾祥、京山、景陵之紅廟。南岸則荊門、潛江、沔陽之沙陽也。湖廣通志　蓉裳云。頃晤桑魚山侍讀於淮陰試院。以黃河利害相質問。魚山曰。子知黃河之害。而不知長江之害爲尤甚也。予前使楚。見濱江州縣。受江水之齧岸者。小民深以爲苦。惜乎史志不能悉載。閱湖廣通志隄防考略。獨言嘉靖三十九年、四十五年之事爲詳。爲備錄於此。

是年。漢水溢樊城。城北舊有大隄。城南面江一帶皆甎城。盡潰決。議者謂樊城潰則襄城無患。于是疏塞不蚤。樊城之富庶漸衰。禹貢錐指。

明穆宗隆慶二年四月辛巳。湖廣撫按官劉慤等言承天府元祐宮。故避廟諱。妙觀也。自陶仲文請易今名。以爲祝延聖壽之所。而高士劉永德因奏乞供養之田。歲入千七百餘金。又比顯陵興邸例。使有司季爲估修撫按。歲爲奏報。僭擬不經。無過於此。請追奪入官。徵其租以供漢江築隄之費。戶部覆奏。報可。明穆宗實錄。

明穆宗隆慶三年四月辛卯。巡撫湖廣都御史劉慤。請開竹筒河。以洩漢、江之勢。工部覆議。從之。明穆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二年三月辛丑。工部覆河道侍郎萬恭題。瓜洲、花園港等處。原設建閘。蓋俾江南糧運可以

直達。免□□之費也。自隆慶六年。花園港猪市上下閘成。迄今二載。糧艘無滯。省民間不貲之費。但上閘重建方畢。而下閘衝嚙又壞。合行河道侍郎。將瓜洲應改下閘。及詹家洲應建中閘。作速興舉。并議運河楊子橋。亦於明年接續修建。以收全功。其江商應該協助修閘銀兩。嚴行追解濟用。從之。四月乙巳。湖廣撫按趙賢、李栻題築荊州采穴、新衝二口。承天、泗港、謝家灣各穴口。以殺水勢。工費重大。錢糧不敷。已將德安倉糧銀。并各王府減存備用祿銀接濟。戶部覆如議行。　辛酉。戶部覆工部咨稱。湖廣撫按趙賢等題。湖省當江、漢之委。荊州承天等處。頻遭水患。其民恃隄爲命。而隄所恃以固者。惟穴口分洩之力。祇因舊穴湮塞。以致水勢橫決。今議開荊州采穴、新衝二口。承天、泗港、謝家灣各穴口。以殺水勢。前此節經撫按奏修隄塍。請銀一萬五千餘兩。水患如故。合將庫貯德安倉糧銀。并減存備用各祿銀三千三百二十二兩。未完廣阜倉銀五千三百三十一兩五錢。准令支用。以後年分徵解濟邊。不許一槩混用。從之。九月癸酉。湖廣荊、岳等府。松滋等縣老垸隄。新築不堅。水勢異常。撫臣趙賢請將公安、石首等處五縣南兌二糧。照例改折。內公安等縣。仍與安鄉縣。蠲免存留多方賑濟。及將衝決前隄。仍令原管官戴罪修築。部覆報可。明神宗實錄。

是年。通、泰等州縣風雨異常。江潮漂沒人民無數。揚州府志。

萬歷四年三月。都江堰功成。陳文燭記略云。灌縣都江堰。蓋江之會云。禹導江自岷山西。入大渡河南。

過於汶。歷于灌。堰在江中流爲二。有南河者。會新津。有寶瓶口者。流爲三。至于漢。至于崇寧。至于華陽。故稱灌口。堰外低而寬。堰內高而狹。水勢也。作堰灌田。始于秦李冰。司馬遷著河渠書。瞻蜀之岷山大李公之功。且云。渠可舟行。民饗其利。蜀人廟祀焉。漢、唐以及宋、元。堰法漸壞。至元間。僉事吉當普鑄鐵龜。民利之。昭代以來。屢修屢圮。嘉靖間復鑄鐵牛。銘曰。問堰口。準牛首。問堰底。尋牛趾。堰隄廣狹順牛尾。水沒角端諸堰豐。須稱高低修減水。眞名言云。萬歷乙亥。江大溢。堰盡壞。成都知府徐元氣、灌縣知縣蕭奇熊。列狀修復。巡撫都御史魯公、羅公。慨然允行。後先軫念。巡按御史郭公。慮益深長。增以鐵柱。命尋牛趾而濬之。自堰以下。如仙女、三泊洞、寶瓶、五陡口、虎頭諸岸間。植三十二柱。每柱長丈餘。共用鐵三萬餘斤。又樹柱以石護岸。以江水遇重則力分。安流則堰固。大都做古云。水利僉事杜公詩悉心區畫。始萬歷三年十一月。越四年三月工成。費金三萬。灌溉千里。民咸歌頌。四川總志。

是年。修桑落洲隄。萬衣記略云。予郡德化縣桑落洲之有隄也。有司者奉巡撫都御史烏程潘公。名季馴。繼封郭隄而築也。隄延亙七十餘里。視封郭三倍有強。才五閱月而告成。當其告成之時。都御史言曰。往予在江郡。視若州土田黑壤。沙磧雜壤中。江水溢。輒善潰。剏新簣鮮實。欲速唯難。而可以爲成乎。復命按察僉事劉公來視。按察故懇懇民瘼者。卽轡行隄上。鎭日終日不爲輟。審隄虛實狀。檄九江知府李君。規畫方略。同知宋君。專領其事。率其民卒。增高若干尺。廣稱是。又沿隄種柳無慮數十萬以護之。

江之所趨．則佈椿捲埽以防外衝．水之所聚．則開渠導引以避內漲．分隄而守．則德化、湖口、黃梅、宿松四縣之民．南昌、九江、蘄州三屯之卒．畫疆勒石．限地以責其成．不閱月而績奏．西江志 按入蜀記．江自湖口分一支爲南江．蓋江西路也．江水渾濁．每汲用．皆以杏仁澄之．過夕乃可飲．南江則極清澈．合處如引繩不相亂．晚抵江州．州治德化縣．即唐之潯陽縣．柴桑、栗里．皆其里也．南唐爲奉化軍節度．今爲定江軍．岸土赤而壁立．東坡先生所謂舟人指點岸如頳者也．澎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湧．蓋以此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姑廟有彭郎像．彭郎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德化縣今爲九江府治．府東六十里曰湖口縣．又東一百里．曰彭澤縣．通志．小孤山在彭澤縣十里大江中．一名髻山．取其形如髻也．江側有澎浪磯．俗訛云彭郎磯．遂呼爲小孤堉．廟像婦飾．而敕額爲聖母云．大孤山在府城東南彭蠡洪濤中．屹然獨峙．唐顧況詩．大孤山盡小孤出．月照洞庭歸客船．

是年．巡撫江西．先在九江．見德化桑落洲隄崩不及修．至是發廪捐築四十餘里．視封郭三倍有餘．遂成沃壤．宮保尙書潘季馴傳 季馴由嘉靖庚戌進士．爲九江府推官．不及築隄．越二十七年．始克成之．

萬歷十年．漢水溢．壞興安州城．公私廬舍皆盡．溺死者數千人．湖廣通志．

明神宗萬歷十一年四月甲戌．承天府大雨．江水暴漲入城．漂沒官民廬舍．溺死人畜無算．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十三年二月丁未．淮安、揚州、廬州及應天上元、江寧、江浦、六合．俱江濤沸騰．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十五年十二月庚申．直隸應太等府．自五月以來．霪雨連綿．江湖泛溢．平地水深丈餘．田廬沒爲巨浸．七月中．颶風大作．漲漫滋甚．壞數百里之地．一望成湖．太平地勢最低．被禍更烈．詔被災地方．錢糧停免有差．明神宗實錄 萬歷十九年．江陵黃灘堤決．二十一年．逍遙堤潰．並見後．

萬歷二十一年。修紫陽隄。吳國倫記略云。南康南城。當彭蠡湖一面。湖受章、貢、弋三江之水。而成巨浸。禹貢所謂匯澤爲彭蠡是也。揚瀾左蠡。懸流而下。稱江湖極險。南康以斗城扼之。能保無陵谷之虞乎。宋淳熙間。水勢漸迫城西。時朱元晦爲太守。大治隄以障之。至今號紫陽隄不朽。邇年水勢徙而漸南。南城人患之。以告太守田公。公鳩工伐石。聚傭操畚鍤。距城半里許。累爲長隄。由大南門遶文昌閣、黃婆磯以下。延袤可千餘尺。廣可二十尺。未數月隄成。公名琯。字希舜。閩之大田人。起家進士。西江志。

明神宗萬歷三十六年六月丙子。南京守備太監劉朝用報江湖水災。乞行賑濟。得旨留都重地。水災異常。百姓漂沒。合行修省賑濟事宜。令該部議。　乙卯。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卿、應天巡撫各揭稱。地方霪雨連綿。江潮泛漲。自留京以至蘇、松、常、鎮諸府。皆被渰沒。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災。大學士朱賡等。請速議蠲賑。幷乞罷免。以塞其災。明神宗實錄。

是年。湖廣常德府江隄決。　按郡治與武陵、龍陽二縣地。皆濱江。歷來歲遭水害。南齊永明十六年。沅江諸水暴至。常德沒城五尺。宋淳熙十六年。沒城一丈五尺。漂民廬舍。後唐沈如常砌二石櫃。以殺水勢。得保城垣。元延祐六年。郡監哈珊于府學前又砌石櫃一座。高二丈餘。益加保固。明嘉靖元年。大水決隄。十二年。江漲。幾欲衝城。隆慶五年。萬歷三十六年。皆大水。頻遭渰沒。頃年修築。民始有寧居。湖廣通志。

萬歷四十一年。築封郭洲隄。葛寅亮記略云。封郭洲者。在江北。其隄綿亙三十里。先是萬歷三年。督撫

楊公、觀察魏公。始築外隄。易沮洳爲場圃。三十六年。直指史公。又建石閘。以備隄內之蓄洩。歲癸丑。淫
雨大浸稽天。泊所築外隄。潰其七口。新建石閘亦崩圮十之三。乃悉發贖鍰及稅。募夫培築。以癸丑年
十月□日始事。告成□□月□日。取決七口。咸復其故。隄長三千八百丈有奇。悉培而高廣之。西江志。

明神宗萬歷四十四年七月乙未。時江西報水忽漲。民居蕩析。浮屍蔽江。湖廣亦報水怪突發。明神宗實錄。

崇禎五年十月丁丑。兵科署科事給事中劉安行上言。臣鄉襄陽大水爲災。上自漢口。下及武昌。濱江
一帶。俱遭淹溺。崇禎長編。

崇禎七年二月己巳。錦衣衞鄒之有請移公安縣治。於城南四十里祝家岡。以避水患。帝令撫按看議
以聞。崇禎長編。

是年夏。江水暴溢。溺死老幼無算。儀眞縣志。

崇禎十三年七月乙巳。兵科給事中宣國柱疏言。安慶一府。屏蔽陪京。壤連楚、豫。頻年遭寇焚殺蹂躪。
民之流徙四方者。又不知幾何矣。近雖安集招徠。瘡痍稍甦。不料四五月間。霪霖不止。江水暴漲。濱江
田禾。俱成巨浸。卽高田之不被沒者。傷於多雨。亦復萎敗成秕。以故米價騰貴。小民併日一飧。或枵腹
待斃。菜色鳩形。觸目堪涕。夫水患泛溢。江南江北所同。而至兵燹之餘。復遭水荼毒。則安慶所獨。臣仰
體皇上救民水火之仁、不敢不爲呼籲。伏乞皇上亟敕撫按。實核被災分數。作何蠲賑。災民幸甚。帝命

該撫按察奏。崇禎長編。

揚州以南瓜儀。並通漕江西、湖廣上江之舟。並由大江入黃泥灘。過儀眞。通江閘以溯揚、淮。所謂江漕也。洪武中。餉漕卒者。從儀眞上淮安。由鹽城泛海。餉梁晉者。亦從儀眞赴淮安。盤壩入淮。江口則設壩置閘。凡十有三。浚揚子橋河至黃泥灣九千餘丈。永樂間。浚儀眞清江壩下水港及夾港河。修沿江隄岸。洪熙元年。浚儀眞壩河。後定制。儀眞壩下黃泥灘、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之孟瀆河。皆三年一浚。成化中。建閘於儀眞。通江河港者三。江都之留潮通江者二。已而通江港塞。宏治初。復開之。既又於總港口建閘蓄水。儀眞、江都二縣。間有官塘五區。築閘蓄水。以溉民田。豪民占以爲業。眞、揚之間。運道阻梗。嘉靖二年。御史秦鉞請復五塘。從之。萬歷五年。御史陳世寶言儀眞江口。去閘太遠。請於上下十數丈許。增建二閘。隨潮啓閉。以截出江之船。盡令入閘。庶免遲滯。疏上。議行。白塔河者。在泰州。上通邵伯。下接大江。與常州孟瀆河斜對。江船由此。可免瓜洲盤壩之累。與泰興北新河。皆浙漕間道也。自陳瑄始開。尋稍淤。宣德間。從趙新、陳祚請。命瑄役夫四萬五千餘人浚之。建新閘、潘家莊、大橋、江口四閘。正統四年。白塔河水潰。閘塞。都督武興因閉不用。仍自瓜洲盤壩。瓜洲之壩。洪武中。置凡十五。列東西二港。永樂間。廢東壩爲廠。以貯材木。其港盡淤。止存西港七壩。漕舟失泊。屢遭風險。英宗初年。復浚東港。及是。漕舟盡由之。既而巡撫周忱。築壩白塔河之大橋閘。以時啓閉。漕舟稍分行。成化中。定白塔

河三年一浚。視瓜儀例。正德二年。復浚白塔河及江口四閘。自鎮江裏河開浚。漕舟出甘露新港。徑度瓜洲。而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險遠。捨而不由矣。明史稿。



行水金鑑卷第八十

江水

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庚寅。江水大漲。湖廣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江水決於萬城。湖廣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一年。甲午。漢水決於沙洋之下。湖廣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年。江水決於周尹店。湖廣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年。郝穴隄潰。浲洞滔天。饑饉遍於巢窟。湖廣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五年五月。郝穴江隄潰。湖廣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年二十一年。辛酉壬戌。江隄連潰。漢水並溢。胡在恪江陵隄防議曰。江出岷山。漢自嶓冢。攙萬川以東注。而荊州正當其衝。稱澤國焉。蓋江水在瞿塘、灩澦間。爲諸山所束。屹崪盤礴。雷呴而電激。既出峽口。始得展逸勢以前驅。夏秋一漲。頃刻千里。而經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迂迴。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迸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荊州。夾江南北諸縣。縣各沿岸爲隄。以禦水勢。由來久矣。江北之隄。自當陽以下之逍遙萬城以至監利。不下四百餘里。而江陵之黃灘隄。

在縣東南二十餘里。一決則江陵、潛江、監利、沔陽、荊門。皆爲魚鼈。蓋古所謂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者。以東至沙市有砥突出大江數十丈。捍蔽江水。水爲之稍紓抱。而黃灘之怒差殺。其後蕩焉無存。而水之向黃灘者。駭崩浪而相礧矣。稽古大禹洒沈澹災。以奠高山大川。而自漢、晉以暨有明。南郡大水。荊州大水。史不勝書。嘉靖二十六年。沙洋隄決以後。水災殆無虛歲。萬歷十九年。江陵黃灘隄決。民之溺死者無算。二十一年癸巳。逍遙隄旋潰。距今九十餘載。國朝庚寅年。江水大漲。時幸瓦全。嗣後癸巳夏。江水決于萬城。郡城東數百里。茫然巨浸。戶遍逃亡矣。癸卯秋。江水決于周尹店。逮丙辰之五月。麥秋方至。而郝穴之江堤潰矣。犬哭鳥散。鳩面鵠形。眞繪圖所難盡者。展轉數年。流移略集。而辛酉七月。黃灘倏決。一望直溟渤尾閭耳。人自爲築。功爰告成。壬戌六月。江隄復決。漢水並溢。所謂隄防者。衝盪漂流。於斯爲盡。湖廣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八年二月日。總河王光裕會同江督傅、總漕董疏稱。應仍挑新洲舊河身直通四閘。一切糧艘。令循沙漫洲尾轉入新河口。可以通行。其日後或有淤阻。聽河臣酌量挑浚。奉旨。朕前巡行江南。經過儀眞地方。見水淺閘壞。行船艱難。俱宜修理。著再議具奏。部議。據該督疏稱。新河口之北新洲。可否挑挖成河。難以預必。卽挑成之後。果否不復淤長。尤難逆料。且糧艘皆由瓜洲一閘經行。未見阻滯。其儀眞挑河修閘。俱應暫停。飭令量爲修葺等因。臣部以各省糧船。盡由瓜洲一閘進口。勢必頂阻守候。

以致遲誤．亦未可定．請敕總河總漕江督．會同確勘定議具題等因題覆．奉旨儀眞河閘關係運道．著河道總督會同江南、江西總督、漕運總督詳閱定議具奏．臣部以應如該督等所題．交與總河確估具題．題覆．應准其開銷．題覆奉旨依議．江防廳冊．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二年十月日．總河于成龍題請．將瓜州儀眞河道閘座事務．就近改交江防同知專管．疏詳運河．部議覆奉旨依議．江防廳冊．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五年三月日．總河趙世顯奏稱．瓜洲河道．乃糧艘經由要區．關係綦重．荷蒙聖明洞悉機宜．睿慮精詳．修建頭四兩閘．蓄水濟運．甚有裨益．伏查瓜洲自四閘起．至江口止．計長二百九十七丈．統名花園港．渡江船隻．賴以屯泊．上年六月內．江流北徙．將四閘之下．運河南岸．花園港地方．淤蘆田畝中間．坍塌一百二丈．以致屯船無多．總漕施移商．臣恐糧艘遲滯．令將瓜洲邊城河開壩行漕．重運糧船．已於三月初九日．盡數過完．臣慮非經久之計．率領道府廳縣河官．細加看議．相度現今情形．應於四閘之傍．運河北岸．挑挖月河一道．以爲屯船之地．此議挑月河．江防同知胡璉．情願捐俸挑挖．以備屯船．倘來年江流北徙．逼近四閘．則預將四閘石塊錠鍋．拆起存貯．臨期細勘．另行酌議．其瓜洲邊城河逼近城垣．護崖埽工．不敢議動錢糧．江都縣知縣李蘇．情願捐備．加謹保護．再照瓜洲之息浪庵前石馬頭．已坍塌去十分之六．廟宇因坍塌逼近．拆去兩層．拆後地遂坍塌．蓋因江潮浪湧．大溜北趨所致．會同總

漕施世綸具題。著令阿達哈哈番、張杓齎奏。閏三月十一日。奏事雙全等。傳旨此事甚屬緊要。著大學士帶領張杓當面具奏。本日大學士松柱。帶領阿達哈哈番、張杓面奏。奉旨據趙世顯奏稱。花園港地方。及息浪庵前石工馬頭。俱被江水衝坍。屯艘之處狹窄。風浪可虞。題請挑挖月河等因。乃伊慮及河工之意。朕以普天之下生民爲念。無處不預爲籌畫。倘江水日漸北流。衝刷不已。則瓜洲城垣。必致危險。其荊州、杭州等處。俱有護城隄岸。瓜洲地方。修建護城隄工。作何保護。不致危險。庶瓜洲一帶地方。始得完固。齎奏張杓。爲人明白。著九卿向伊問明。詳加確議具奏。會議。查該督既稱江口花園港地方。向來渡江糧艘。賴以停泊。因上年六月內。江流北徙。將花園港坍塌一百二丈。以致屯船無多。恐遲誤糧船。將本年重運糧艘。暫由遶城河行走。又風浪驟作。江口停泊不便。請于四閘傍運河北岸。挑挖月河。預儲屯船等語。應如所題。速行挑挖。并遶城河岸捐備埽工。加謹保護。至瓜洲城垣與息浪庵相去四十餘丈。息浪庵已漸坍卸。我皇上軫念民生。誠恐江流日漸汕刷。逼近城垣。應照荊州、杭州等處。建築護城隄岸。此誠睿慮周詳。聖謨宏遠。預爲百萬生民。籌畫萬全之至意也。但護城隄岸。作何建築。併築成之後。作何保護。不致危險。臣等因地方遼遠。水勢靡常。不能深悉。難以懸議。應行總河會同江南督撫、漕運總督。作速親勘。相度形勢。詳加確議。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具題。奉旨據趙世顯奏稱。江溜北徙。花園港地方。被衝坍塌一百二丈。瓜洲息浪庵前石馬頭。亦被汕刷坍塌等語。倘江流日漸北徙。衝刷瓜洲城垣。必致危險。事關民生。若

不預爲籌畫．修隄保護．斷乎不可．著江南督撫、總河、總漕．速行親往．詳加察勘．作何修隄，保護城垣．勿致危險之處．作速詳議．一面動帑修築．一面奏聞．督撫四院．親詣瓜洲察勘．議於息浪庵門首建築護城隄埽工長二百七丈．護城石工長三百一丈．花園港越埽長一百八十丈．及開寬挑深渡軍橋起等處河道．並設文武汛官河兵住工．每年入歲搶修案內修防．奉旨依議．江防廳册．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九年冬．奉上諭．岷山導江．今江源所出之地．番人名阿那．是知岷山、岷江．古人即取土音．京抄

江防廳所管臨江工段　一、息浪庵前建築埽工．長二百七丈內．康熙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興工．本年七月十五日完竣．息浪庵彌勒殿．自西山拐角起．至馬頭東轉角止．長十二丈．又馬頭東轉角石牆長五丈．二共長十七丈．大觀樓西首起．至息浪菴西山止．沿江一帶．築隄岸一道．連越灣長一百五丈．息浪庵東山石馬頭下首起．至東土隄上首止．沿江一帶．築護城隄岸一道．長八十五丈．以上共長二百七丈．康熙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興工．本年七月十五日完竣．　一、自花園港三官殿後起．至四閘下劉家涵洞止．築護灘隄一道．長一百八十丈．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初十日興工．六月十二日完竣．　一、瓜洲城自北水關起．至西北城拐角下首止．建石工長三百一丈．康熙五十五年五月二十日興工．本年九月二十日完竣．　一、遶城河間段開挑寬深．工長一千三十一丈內．渡軍橋起．至北水關止．河長二百二十六丈．北水關起．至埽工迤南止．河長三百二十五丈．埽工頭北起．至南關壩止．河長二百四十丈．南關壩起．至基心

橋止。河長二百四十丈。以上共長一千零三十一丈。康熙五十五年五月二十日興工。本年九月二十日完竣。一、花園港建築埽工。長四百丈。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五日興工。本年十一月二十日完竣。一、花園港建築越隄埽工一道。長五百三十丈。以作重門保障。康熙五十七年五月初二日興工。本年十月三十日完竣。一、江防廳捐挑瓜洲西門城西越河一道。長二百丈。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興工。十二月十三日完竣。一、瓜洲正人洲開挑引河二道。內第一道長五百五丈。第二道長五百二丈。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興工。康熙五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完竣。一、花園港西丘家巷建築挑水壩一座。幷雁翅包灘裹戧。共工長一百八十五丈。又舊四閘西龍王廟建築護埽工。長一百三十八丈。康熙六十一年七月初六日興工。本年十月十五日完竣。江防廳冊。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年。開武曲港。萬承蒼記略云。贛水逕南昌北流。匯爲彭蠡湖。又北過湖口縣。會湖漢九水入江。瀦盛洩湍。兩石鐘山扼之。驚濤怒奔。虹洞駭目。我國家置榷關於此縣城下。故有虹橋港。甚險。隆冬水涸。舟不可入。夏漲僅椓百杙。餘悉艤江滸。每西南風作。觸石抵巖。或彼此互相擊撞。檣折底脫。人溺死無算。皇上御極六十年。洞悉九州水道、別其平險。南顧咨嗟。歲丁酉。大中丞白公潢持節江右。陛辭諭及之。公蒞任一年。案行關所。周覽形便。得武曲港故址。距下石鐘五里。依山帶洲。約可舶千舫。沙礫壅陷。厥流弗通。爰具疏繪圖。請捐俸錢浚治。以利行舟。得報可。於是下令鳩工。挽水鑿石。堙者闢之。障者決之。公以時臨視。人歡功倍。五閱月告成。自江干至港口。道以丈計。袤九十有三。廣八十二。深二或倍之。因港爲塘。袤如港口之數加七。廣強半於袤。深視港取中焉。距江建軟埽。左右各一。以遏淤沙。袤四十丈。

廣八丈高二丈許・外加排椿衞之・又酌捐歲修費・使可恆守・是役也・費白金二萬六千兩有奇・皆出公私庫・中上無煩國帑・下無妨民力・迄工畢・而所部不知其勞・西江志湧幢小品云・鄱陽湖出江處・地名曰八里江・舟至此・皆泊於江北・蓋南有湖口稅關故也・風濤盜賊之患・歲無虛月・盜猶可言・若夜半大風陡起・千百艘一捲無跡矣・議者欲於北岸鑿潭屯船・建一堡・移衛軍守護・余致書南操江丁改亭・合江省撫臣議之・丁欣然力任・竟以江撫異議・不果行・此明萬歷年間事・改亭名賓・吾鄉嘉善人・作小品者・烏程相國朱文肅公也・事關地方大患・少有仁心者・亟宜爲民請命・乃爲異議所阻・至百餘年後・白公始毅然舉行之・恩流汪濊湖漢九水間・將名垂千古矣・

江漢源流・昔人言之詳矣・而莫簡明於湖廣通志所載・漢水引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于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道漾自嶓冢・逕梁、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徑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流・入于江・江水云・江出岷山・源自西羌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嶲州合大渡河・穿邊界十山以會之・至敍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番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與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然後總而

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瓮。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此言江、漢之大凡也。再就大清一統志稿本分省所紀。櫽括而合觀之。更灼然矣。陝西漢水。源出寧羌州嶓冢山。經沔縣、褒城、南鄭、城固、洋縣、西鄉、石泉、漢陰、紫陽諸縣。（俱屬漢中府。）又經興安州、洵陽縣、白河縣。（亦屬漢中府。）而入湖廣鄖陽府界。一名東漢水。又有西漢水。源出秦州。（屬鞏昌府。）西南嶓冢山。經西和縣、成縣、徽州。（俱屬鞏昌府。）合兩當水。又徑略陽縣。寧羌州。（俱屬漢中府。）而入四川之廣元縣界。亦名嘉陵江。四川岷江。源出岷山。（漢志。江水出湔氐道徼外岷山。元和志。江源鎮在松州交川縣西北三十里。輿程說。江源出松潘衛北二百二十里大分水嶺。）南流經松潘衛。（南至疊溪所界二百里。）疊溪所。（南至茂州界三十里。）茂州。（屬成都府。）至灌縣。（屬成都府。）導流益多。包絡於成都。其正流徑崇慶州。（屬成都府。）眉州。嘉定州。（皆直隸州。）又經敍州府。瀘州。（直隸州。）又經重慶府涪州。忠州。（俱屬重慶府。）又徑夔州府。而入湖廣界。亦曰汶江。亦曰都江。亦曰外水。其在州縣城邑間。往往隨地立名。而都江外水。則岷江之通稱也。通釋云。自蜀而言。大江之外。其水有七。曰綿水。曰雒水。曰湔水。（漢志。雒水出雒縣章山南至新都谷入湔。又綿水出綿竹縣紫岩山。南至新都。北入雒。又湔水出綿虒縣。東南至江陽入江。過郡二行千八白九十里。是以湔水爲經流也。水經注。洛水出洛縣。南流至新都、與綿水合。又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又南至江陽入江。謂之綿水口。亦曰中水。是以雒水爲經流。兼有綿水之稱也。今雒源出漢州什邡縣西北。東南流經德陽縣南。又東南徑漢州東。又南合綿水。其水出綿竹縣西北。東南流經德陽縣東。又東南徑漢州東。而入雒。雒水又南徑金堂縣東。合湔水。其水出大江。自灌縣分流。東徑郫縣、及新繁。新都縣北、漢州及金堂縣南。而入雒。雒水又南出金堂峽。徑簡州東。一名牛鞞水。又名雁水。又東南徑資陽縣東。又東南經資縣南爲資江。又名珠江。又東南徑內江縣西。又東南徑富順縣東。又東徑隆昌縣西南。又東南至瀘州北。入大江。雒江之名。隨境而更。而中水爲其通稱。元和志謂之中江。）曰涪水。（漢志。涪水出刪氐道徼外。南至墊江入漢。過

部二行千六十九里。今涪江出松潘衛東九十里小分水嶺。東南流徑小河所北。又東南徑龍安府南。又東南徑江油縣東。又南徑綿州西。又東南徑潼川州東。及射洪縣東。又南徑蓬溪縣西。遂寧縣東。折而東。徑合州。南會嘉陵江。又東南至重慶府。北入大江。 曰嘉陵水。曰巴水。曰渠水。巴水源出陝西南鄭縣南之大巴陵。南流入保寧府界。徑南江縣及巴州東。又東南至夔州府達州西。合渠江。渠江出達州太平縣東北之萬頃池。西南流徑東鄉縣及州南。又西南徑順慶府渠縣東。又西南徑廣安州南曰宕水。亦曰洄水。又西南至重慶府合州城東北。而入於嘉陵江。又東南入於大江。 七水合於江。而江始大。今按綿水、湔水入雒。而巴、渠合爲一水。則大江之外爲巨川者四而已矣。其出於夷中入中國而附於江者。又不與焉。嘉陵江。卽古西漢水也。水經注、西漢水南流入嘉陵道。爲嘉陵水。在今陝西鞏昌府成縣界。九域志、始以故道川爲嘉陵江。在今漢中府鳳縣界。二水至徽州合流。南徑寗羌州。入四川界。其流雖同。其源則異。 自陝西寧羌州南流經廣元、昭化二縣。屬保寧府。 合白水。又徑劍州蒼溪縣。又徑府城西。又徑南部縣。俱屬保寧府。 又徑蓬州。屬順慶府。 順慶府城東。又徑合州。屬重慶府。 合渠江。又合涪江。又至重慶府城東北。入大江。亦曰閬水。以流徑閬中也。亦曰巴水。以水流曲折也。亦曰渝水。王貽上行棧中二十四馬鞍嶺記云。棧中之水。大約有四支。茶坪以北。衆水北流。爲清澗河。入渭爲一支。茶坪以南。衆水西流。至階州西和。成白水江爲一支。鳳縣以北。斜谷、大散、嘉陵諸水西流。由徽州兩當界。成嘉陵江爲一支。柴關以南。青羊水西南流。至武關北。褒水從東來注之。合流至武關。石溝水從西來注之。合流至馬道驛。樊水從西來注之。又南合青橋沙河諸水。以入漢江。其大較如此。 蜀又有瀘水、大渡河。亦入大江。瀘水卽古若水。漢志、若水出旄牛徼外。南至大作入繩。又繩水出遂久徼外。東至爽道。入江行千四百里。水經注。若水與繩水合。亦通謂之繩水。又經越巂馬湖縣。爲馬湖江。又東北至朱提。爲瀘江水。又曰永昌有瀾滄水。卽瀘水也。今瀘水亦名打衝河。自寧番衛西徼外。東南流徑建昌衛西。鹽井衛東。又東南徑會川衛。西南與雲南金沙江合。又東徑東川土府。西折而東。北經烏蒙土府。西北。又東北經馬湖府南。又東經敍州府南。而北入岷江。 大渡河卽古涐水。漢志、涐水出汶江道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行三千四十里。說文作涐水、唐時始謂之大渡河。韋皐拒吐番。李德裕拒南詔。皆經營於此。今水自茂州徼外南流。徑黎大所西。折而東徑所南。又東徑建昌衛北。又東徑嘉定州峨眉縣南。又東北至州城東南。入大江。 湖廣江水自四川巫山縣流入界。經巴東縣、歸州。俱屬荆州府。 歷華容縣。屬岳州府。 至岳州府北。又徑臨湘縣。屬岳

州府。嘉魚縣。屬武昌府。又北至漢陽府城東。武昌府城西。而會於漢水。復北折而東歷武昌府北。東南歷廣濟、黃梅二縣。屬黃州府。南而東入江南宿松縣界。江之南岸則江西德化縣界矣。漢水自陝西白河縣流入界。徑鄖陽府城南。至襄陽府城北。折而東南。又南徑安陸縣。屬德安府。西荊門州。屬安陸府。東復東南至漢陽府城東北大別山下。會於大江。又有沮水入於大江。又湘水、沅水並入洞庭湖。沮水出鄖陽府房縣西南景山。東南流徑襄陽府南漳縣南境。又南徑荊州府夷陵州遠安縣東。而入安陸府荊門州界。至當陽縣北。又東南合於南漳縣境。東南徑當陽縣北。又東南與沮水合流。達縣南之沱江。至荊州府枝江縣而入於大江。湘水自廣西全州東北流入界。經永州府東安縣南。至府城西南。引而北會瀟水。謂之瀟湘。又從衡州府城南。引而東北。有蒸水會焉。謂之蒸湘。又北流經湘潭縣西。至長沙府城西。環城而下。過湘陰縣西。又北而達青草湖。注於洞庭湖。沅水源自貴州鎭遠府。會羣川之流。至辰州府沅州界而益大。因名沅江。徑州城及黔陽縣城南。又東境靖州會同縣西界。東北流徑辰溪縣北。瀘溪縣南。又達辰州府城南。東北至常德府桃源縣南。又東達常德府城南龍陽縣北。至沅江縣之西。注於洞庭湖。今辰州之西五溪之水。皆附沅水。而注洞庭。資水出靖州綏寧縣東南唐糾山。東北流徑寶慶府武岡州北。又徑府城北。邵水會焉。或謂之邵江。北流至新化縣東。而至長沙府安化縣境。徑縣西。又東北出益陽縣南。寧鄉縣北。而入常德府沅江縣西南境。注於洞庭湖。洞庭湖在岳州府城西南一里。湖之南爲青草湖。北去巴陵縣七十九里。南去長沙府湘陰縣百里。周迴二百六十五里。自冬至春。青草彌望。水溢則混合。洞庭之西爲赤沙湖。東去巴陵縣一百里。西北去常德府龍陽縣三十里。周迴一百七十里。夏秋水泛。亦與洞庭爲一。洞庭南連青草。西吞赤沙。名三湖。亦名巴丘湖。

湧幢小品云。湖水與江相連者。惟洞庭最闊。夏漲則江濁。而湖高以清。秋落則江清。而湖低以濁。又云。江自嘉州至荊門。灘險幾凡千百餘。舟人一一能言之。其灘之外。有洞有磧。凡數十。皆見於字書。今載其略。洞疾流也。水流沙上曰瀨。水出尾下曰瀆。回流旋轉曰漩。石積水淺曰磧。水疾崖傾曰碥。灘磧相滲曰湫。水如轉轂曰漕。水漫不流曰沱。潭下急流曰灘。其名尤多。不能盡書也。

江西大江自湖廣興國州流來。橫亙於九江府北。廣二十里。東流百二十里。經尋陽驛。又百七十里入江南望江縣。徑雷港驛。亦名潯陽江也。贛水因章、貢二水合流而名。自贛州府城北會流北注。一名南江。徑吉安、臨江二府。過豐城縣西北。至南昌府城西。繞城而流。東北入於鄱

陽湖。北出湖口縣。西注於大江。鄱陽湖卽彭蠡湖。在南昌府東北百五十里。饒州府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府東南九十里。周四百五十里。浸四郡之境。江南大江。自江西彭澤縣流入宿松縣界。屬安慶府。下流過江寧府城北。又東至通州東入海。東西橫亙幾二千里。若貴州之烏江。雲南之金沙江。其流亦入大江。烏江在貴陽府北二百里。出水西境內。與四川遵義府分界。其渡處有烏江關。東北流徑平越府餘慶縣。又甕安縣西。又北經石阡府西。又北入思南府。徑府西北流。入四川重慶府彭水縣界。而爲涪陵江。徑縣南。又東北徑武隆縣治南。復折而西北。徑涪州城東。而入於大江。金沙江源出麗江府西北旄牛徼外。下流至四川敘州府東南。注於大江。詳見黑水。 竊按一統志稿所載江南江西大江。失之太簡。崑山鄭若曾作江防圖考。自江西九江起。至江南鎮江揚州。沿江信地。頗有里數可稽。爲摘錄之。江西則有南湖信地。南岸上自九江府下巢湖起。下至馬當止。計三百二十五里。北岸上自湖廣龍坪鎮起。下至沙角灣止。計二百四十里。江南則有安慶信地。南岸池州。北岸安慶。南岸上自馬當起。下至池口止。計二百九十里。北岸上自史家溝起。下至老洲頭止。計三百六十里。荻港信地。南岸池州。太平。北岸安慶、廬州。南岸上自池口起。下至東梁山止。計三百五十里。北岸上自老洲頭起。下至西梁山止。計三百里。遊兵信地。南岸太平。江寧。鎭江。北岸和州、江寧。南岸上自東梁山起。下至高資止。計三百四十里。北岸上自西梁山起。下至黃天蕩止。計二百四十里。儀眞信地。南岸總載後。北岸江寧。揚州。北岸上自瓜埠黃天蕩起。下至瓜洲止。計一百四十里。瓜洲信地。南岸總載後。北岸揚州。北岸上自花園港起。下至深港止。計三十里。三江口信地。南岸總載後。北岸揚州。北岸上自瓜洲起。下至廟港止。計一百四十里。圌山信地。南岸鎭江、常州、蘇州。南岸上自高資港起。下至包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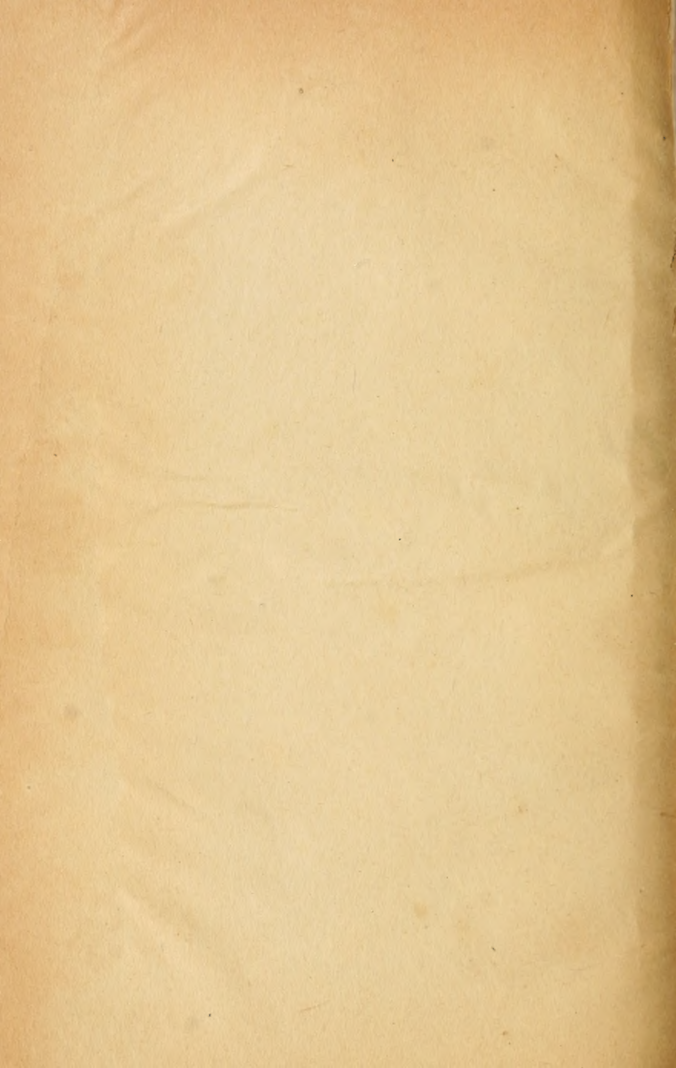
止。計二百五十里。以上八營信地。沿江共計一千五百餘里。江南省城去句容九十里。句容抵龍潭。抵斜溝。俱七十里。長江一帶。洲渚限隔。唯斜溝、龍潭二處。船隻由此出入。故黃天蕩爲賊淵藪。而龍潭、斜溝則津要之地也。揚州府信地。上自儀眞縣東溝起。至青山白茅墩止。江面四十里。自青山起。至羅漢洲止。江面八十里。中間青山爲黃天蕩最要。自下江口起。至窰港止。江面四十里。自窰港起。至何家港止。江面□□里。自羅漢洲起。至舊江口止。江面八里。自舊江口起。至蔣八港止。江面十里。自蔣八港起。至深港止。江面十里。自深港起。至穿心港止。江面六十里。三江會口。上至瓜洲鎮。下至廟港止。江面一百五十里。乃瓜儀險要之最。自穿心港起。至急水港止。江面三十里。自急水港起。至李家港止。江面三十里。圌山兀處江邊。與周家橋相對。乃鎮江之咽喉。江寧之門戶也。鎮江府東西二馬頭。皆濱大江。逼近城郭。亦爲要地。北至瓜洲、儀眞。以備江寇。南至圌山、安港。以防海賊。三江會口。係江都縣地方。西至瓜洲鎮一百三十里。東至周家橋四十里。與江南圌山相對。中有順江洲。江面頗窄。水流湍急。最爲險要。瓜洲鎮係江都地方。南濱大江。東至沙河港二十里。西至花園港七里。北至揚州府城四十五里。與江心金山寺相對。建有甎城。居民稠密。商賈輻輳。江南糧運由此過焉。花園港係江都地方。東至瓜洲鎮七里。西至何家港十五里。商船多於此住泊。何家港係儀眞地方。東至花園港十五里。西至舊江口十里。舊江口係儀眞地方。東至何家港十里。西至下江口六十里。與江心新洲相對。下江口係儀眞地方。東至舊江口十里。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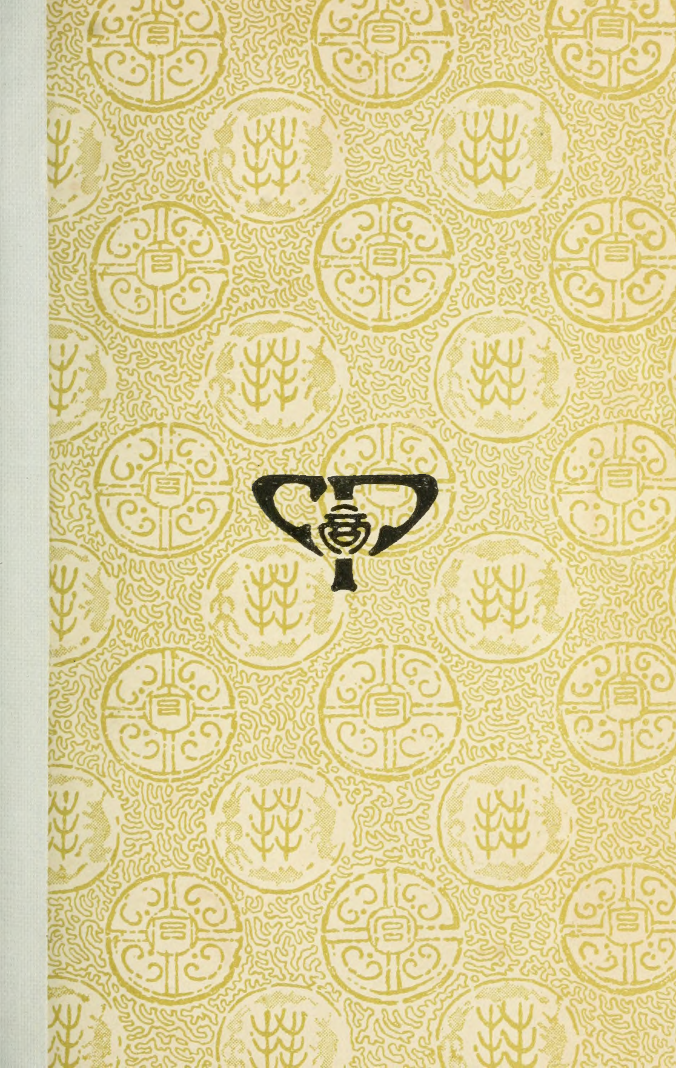
至青山嶺三十里。與江心天寧洲相對。其洲接連何家港。爲江洋要害。儀眞縣城東至瓜洲鎭四十里。西至六合縣六十里。東北至揚州府七十里。南濱大江。貨財輳集。漕運糧船。由此過焉。上江口係儀眞地方。東至下江口約一里。去下江口不遠。青山嶺係儀眞地方。東至下江口三十里。西至東溝二十里。東溝係儀眞、六合二縣交界。正當黃天蕩大江之中。險要尤甚。此皆沿江一帶設兵防守之處。雖無預於河工。亦以見王公設險之至意也。小谷口薈蕞。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026 4253